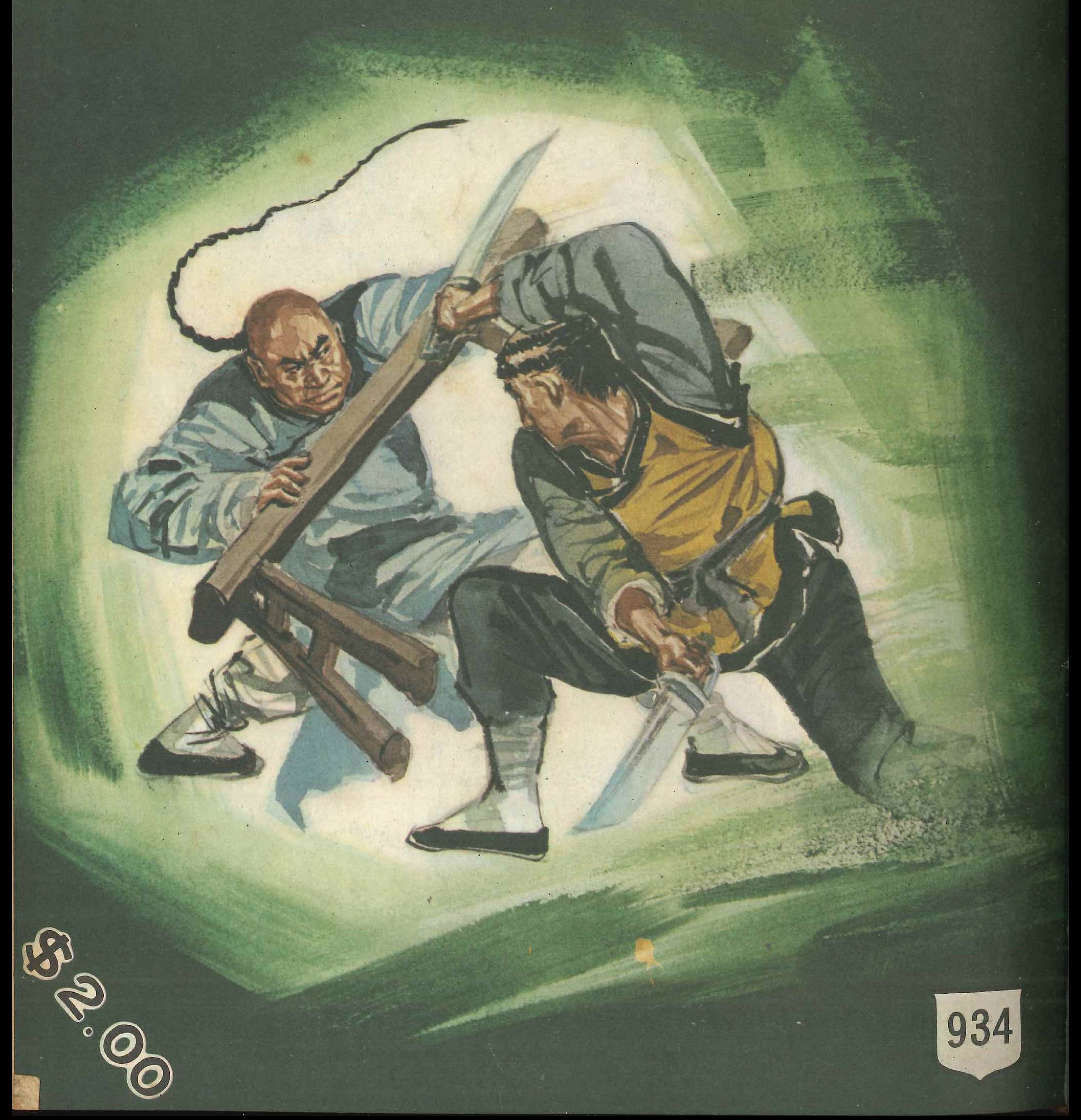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菲島僵人 文明世界的人死了之後入土爲安，但菲律賓土人死了之後却喜歡把屍體臘成「人乾」，其中恐怖過程將在本期的「鐵拐俠盜故事」中介紹出來。請萬勿錯過！



$2.00

934

◀編　後　話▶

今期巨型小說又是全港本刊獨家專有的「鐵拐俠盜」故事——「菲島僵人」，這是一篇充滿刺激、恐怖的故事，內容曲折詭奇，變幻莫測……鐵拐俠盜呂偉良自從變成了半個電子機械人，協助國際特警隊破獲納粹幽靈一案後，三俠等人南下菲島渡假，期間他們遭遇到一件不尋常的怪事——「僵人」復活！他們爲了追查眞相，歷盡危關，終於又揭發了一宗驚人大秘密！欲知詳情，請閱本文。

***　***　***

古龍的俠情中篇「碧血洗銀槍」故事發展至白熱化高潮頂點，同時全文亦接近尾聲階段，神秘人物今期紛紛登場出現，一場雜貨店門外瘋漢無十三大肆屠殺事件並不簡單，耐人尋味！馬如龍奮不顧身面對無敵殺手，英勇感人，纛囊欽敬，本故事今後情節發展定當使你意料不到的。

***　***　***

奇俠沈勝衣下期又再度出現了！「追獵八百里」是下期刋出的「特巨」小說，本故事場面偉大，人物衆多，高手如雲，惡戰頻生！沈勝衣爲了千金一諾，追獵八百里，展開了一番以眼還眼，以殺止殺的生死戰，過程緊張刺激，奪魄驚心！要看一部爆炸性的武俠小說讀者們，千萬不要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58.00
	一年港幣 $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71.00
	一年港幣 $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3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菲島僵人

馬雲·文
盧令·圖

神秘事件 接二連三

菲律賓是由七千一百多個大小島嶼組成。

統治過菲律賓的是西班牙人，但第一個到菲島去的「遊客」却是葡萄牙籍的航海探險家麥哲倫。

一五二一年四月，麥哲倫帶了四十多名水手，登陸菲律賓中部宿務附近的馬丹海灘，結果被當地力普力普族土人所殺。

由於被西班牙統治的關係，菲律賓的建築物，以及人民的思想，宗敎信仰等等，均受到傳統性的影响，時至今日，遊客仍然可以見到不少西班牙式的建築物出現於各地。

菲律賓本土人絕大部份信奉天主敎，這點亦與西班牙有關。但華僑們大多數仍然信奉佛敎。

貧富懸殊的現象，普遍出現於菲島各地，有些人非常富有，有些則窮無立錐之地，尤其是善於營商的中國人，他們擁有的財富，經常令到菲島本土人既羨慕，又妬忌。

要形容僑胞們在菲島的富有情形，不妨以他們的最後歸宿處——墳墓講起。

菲島僑胞的墳墓，可以稱得上世界之最——最講究，最豪華和最宏大！

在五十三萬六千平方呎的土地之上，興建幾百個墳墓，而且個個落足工本，瑰麗堂皇、美輪美奐，相信至今為止，也只有馬尼拉的華人墳場。

初到此地參觀的人，會在錯覺上以為這是一座博覽會會場，因為眼前所見，盡是第一流的建築材料，加上第一流的設計，絕不似墳墓！然而這裏却是眞眞正正的墓地。

最名貴的花崗石，最精緻的雕刻，有些建築物外型像祠堂，有些似佛廟，有些像敎堂，更有些用白色花崗石堆成的似足了美國首都的白宮！總之五花八門，令你目不暇給。

一般來說，墳墓只建造給先人作為葬身之地，但這裏却是「兩用」的；固然是先人的安息之所，也是後世子孫「渡假勝地」。

原來富有的僑胞們，對先人固有懷念之情，對鄉間舊習亦不忘懷，所以每年清明時節，即按舊例前往拜祭祖墓。

但他們並非拜完就走，一家大細還住在那些「別墅式」的墳墓之內，有些還帶了大厨師同往，一住就住上好幾天。

這一類別墅式的墳墓，通常下層要來停放先人的遺體，上層則像渡假別墅，廳房均安裝有冷氣機，鋪上地毡。

據說其中最貴一座，花費了一百萬披索。若以目前市價每一百港元可兌百多披索計，則僅值數十萬港元而已；但聽說建築時披索貴過港紙，所以當時約值港幣一百四十多萬元云。

由上述情形可以想見，僑胞們的富有程度，的確是驚人的！

菲律賓早期受到西班牙人統治的影响，所以人民信奉天主敎，建築物也是西班牙式的居多，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菲島却受託於美國，因此後期又受到美式生活的影响。

美國人民可以買賣槍械作為自衞之用，菲人也是一樣，雖然年來由於槍殺事件不斷增加的影响，政府一度下令禁止平民帶槍上街，但平民為了自衞，相信自己的手槍多過信任警方的保護力量。

由此可見，菲島各地治安之壞，絕非我們外人所能想像。

今日在香港，只須花費千元左右，就可以跟隨旅行團到菲律賓玩上幾天，但這幾天時間似乎太過短促了一些。

一般旅行社安排的節目不外乎就是「激流蕩舟」，「首都花車遊」，「碧瑤度宿」……等等。其實，菲律賓值得一遊之處還多得很呢。

首先一般旅行團很少會安排遊客去參觀「全世界最名貴的墓地」，其次就是那些「活火山」以及琉璜溫泉等處。

此外，更有回力球場，鬥鷄場，土風舞，以及巴遜納加公園著名的「樹頂蜜月樓」。

火山分「死火山」，又稱「睡火山」與「活火山」兩種。

死火山亦即沒有再噴岩漿的火山，一切活動已告停止了，故又稱「睡火山」。

活火山，則是至今仍在「活」動的火山。

菲律賓目前還有九座活火山分佈於各地，一是位於亞眉省的馬容火山，二是描東岸的泰爾火山，三是達佛省的愛寶火山，四是樹樹銀的武路火山，五是計順省的班那哮火山，六是甘美銀島的喜木喜木火山，七是描丹尼斯島的依拉蜺火山，八是蘭老省的加朱冷火山，九是南甘馬仁省的伊沙洛火山。

上述九座活火山之中，尤以馬容火山和泰爾火山最著名。

馬容火山在呂宋島南端，海拔七千九百二十呎，其形如錐，山內不時有烟霧噴出，大震盪時，有岩漿噴發。自一六一五年以來，此活火山先後發生三十多次大震動。最嚴重的一次發生於十八世紀，死一千二百多人，山下之達拉城即於該次被埋沒。

從馬尼拉到馬容火山去觀光，可分陸空兩路前往，陸路可自馬尼拉乘特別快車到黎牙實備市，空路則搭飛機。

馬容山半山間有小旅社，遊客可以在此渡宿，天亮時觀看火山口之烟霧最為美艷。

山脚下之「地威溫泉」，有琉璜質，當地人在此蓄池，將熱騰騰之琉璜水混和自來水，供遊客沐浴，對皮膚極之帮助。

未經混和之溫泉，其熾熱程度可以灼熟鷄蛋，據說此亦天然之補品云。

至於泰爾火山，亦經常爆發，山前有湖，當地人稱之為文文湖，但遊客多稱之為泰爾湖。

泰爾火山經常爆發之外，文文湖亦經常受到影响而發生巨大震盪，最嚴重一次發生於一九一一年元月三十日，死一千三百餘人。

除了火山值得一看之外，回力球及鬥鷄均屬賭博玩意。

回力球設於馬尼拉市的塔虎脫大道，多由下午五時開始以至深夜，情形與澳門回力球之賭博方式相似。看不看也罷。

要看鬥鷄，可到宿務市，每逢星期日由上午十一時起，即鬥個不停，賭徒亦賭個不休。

到宿務市，不妨參觀一下聖柏拉圖堡壘，建於十五世紀之古炮，據說是為防海盜突襲而設，至今仍然存在，值得一看！

由宿務市乘車到巴遜納加公園，最值得參觀的是：「樹頂蜜月樓」。顧名思義，該樓建於樹頂，專供蜜月夫婦渡假之用。

這上面有冰箱，自來水，厨房，水厠等等，自然少不了一間蜜月房。

呂偉艮，林愛莉和阿生等三俠到此遊覽時，也參觀了這別開生面的設計。

出乎他們意料之外，非籍嚮導羅拉竟然告訴他們說：「這幾乎是免費的，只要你寫信申請，這裏的管理人就會為你安排時間住進去。」

阿生不大相信，反問道：「完全免費的？」

「少許手續費，給清潔女工的，大概不超過一美元。你說是不是幾乎等於免費

？」嚮導羅拉說。「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給你討來一個詳細地址，讓你寫信給他們申請，寄給珊波恩格市市長，或者這裏的公園督察一樣可以。」

林愛莉道：「既然如此，相信申請者一定大不乏人。」

羅拉道：「那又未必，許多人根本不知道有這麼便宜的事，所以剛才我說出來，你們三位也不相信，還以爲一定收費高昂呢！」

呂偉艮道：「這麼說來，相信一定另有嚴格的規定，例如不能住得太久，以及不能有人來探訪等等，自然更不可以弄毀裏面的用具。」

「是的，此乃理所當然的事！」羅拉道：「每對蜜月新婚夫婦規定只可住上兩天，不准親友登上探訪，不准毀壞公物等等。」

林愛莉道：「即使如此，也是應該的，最少這也表示本地政府肯爲人民做一些有意義的事，無論如何總比起那些斤斤計較講錢講利益的政府要好得多！」

三俠後來再往狄比拉堡壘參觀，晚上才回返宿務市。

菲律賓島嶼已多，堡壘亦多，尤其是馬尼拉灣的哥里基多島。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盟軍曾經在這小島之上固守，令到侵略菲島的日軍吃盡了苦頭，時至今日，島上樹林野草之間，仍可見昔日戰火的遺痕——被火燒過，被炮彈擊毀的堡壘，經常有遊客前來憑弔。

哥里基多島又稱爲「一哩軍營」，內設軍事行政管理辦公室，軍醫院和軍營宿舍。

據說，島上的防禦工事是本世紀初美國人進入菲島時建設的。

十二吋口徑的古老大炮，是一八九〇年代建造的，至一九一三年才移置於此，射程可達三萬碼，威力極之强大，試炮時曾將二哩以外軍營的玻璃窗門震碎了。

但最值得遊客參觀的，並非這些古炮，而是一條隧道——馬連達隧道。

日軍攻非之時，麥克阿瑟將軍曾率領部下死守此島，雙方惡戰了六星期。當時麥帥的指揮總部即設於此隧道之內。

如果要憑弔二次大戰戰事的英雄，不妨到馬尼拉的美軍公墓拜祭，那兒經常有人獻上鮮花。

此外，菲律賓愛國志士黎利，亦極之受非人敬仰，爲了紀念這位英雄人物，馬尼拉最長的一條花園大道就稱爲「黎利大道」。

黎利花園大道風景之佳，譽滿東南亞！尤其是晚上，燈火齊明，照耀得如同白晝，加上整條大道長達六哩，一望無際，更覺偉大。

假如時間許可，遊客單單在黎利公園之內，已可留連整日。

但香港人到菲島，似乎只知道「激流蕩舟」這一項刺激的節目。

其實所謂「激流蕩舟」，只是將一艘獨木舟，逆水推至上游，讓急流而下的河水冲撞，順勢而下，如此這般而已。

這條河叫柏莎珍河，位於馬尼拉市郊，車行約須兩小時。

獨木舟沿柏莎珍河急流而下，整個「航程」則須一小時左右，有「暈浪」習慣的人，切不可輕試，否則一定叫苦連天。

造成急流的原因十分簡單，柏莎珍河位於峽岩之間，河床極淺，山水滙聚於此，造成湍急之水流。於是當地人仕便想出這種新奇刺激的玩意來。

喜愛刺激的遊客，自然感到滿足，因爲在整整一小時之內，坐在有船夫把持的小舟之上，順住水流，穿過峽岩，兩旁怪石嶙峋，高處是危崖絕壁，間中還可以見到若干小瀑布，對一個沒有心臟病的健康人仕來說，的確另有一番感受。

不過有經驗的遊客，都會先行換上泳衣，帶備軟墊，否則小舟沿急流冲下時，有如野馬狂奔，水花四濺，一小時航程完畢後，只怕會腰酸「臀」痛，苦不堪言。

此外，香港人遊菲島，一定會念念不忘碧瑤這個渡假勝地。

呂偉艮等三俠這一次到菲島旅遊，是爲了避開歐洲的寒冷天氣。

三俠同是喜愛刺激的人，他們不否認百勝灘是個消暑勝地，而且也承認「激流蕩舟」的玩意十分緊張刺激。

嚮導羅拉針對他們的心理，又介紹了一個好去處，那就是碧瑤北部。

碧瑤北部的「邦土」附近，有個無底深洞，深不可測！

據說，有人將石塊投入洞內，僅可聽到石塊掠過邊壁時的撞擊聲響，根本未聽過到達底部的回聲。究有多深？從來沒有人知道。

據說日軍侵非時，曾有兩個好奇的日本兵以繩子綁穩身體，吊入洞中，豈料深入三百尺仍未到達，吃驚之餘，不敢繼續下沉。

阿生此番前往，正是想一試這個無底深洞！但是，當他們到達卡令加時，却遇上了一些意外。

卡令加也是位於碧瑤北部一個市鎮。

這裏的女子至今仍保持着原始的赤裸風俗，只有下體稍加掩飾而已！但男孩子却可以全身赤裸，到處亂跑，不受限制。

任何一個遊客到這兒來，都難免被眼前的情景吸引住，阿生更不例外。

其實眞正吸引阿生的，是那些在田裏工作的女人。

原來卡令加（譯音）這個地方的風俗十分古怪，男人要留在家中看管孩子，女人則到田裏去工作。阿生十分佩服那些女人的頂上功夫，她們以頭頂頂住許多東西，走起路來還是十分的輕巧。

另一點吸引住阿生的，是她們頸上的頸鍊——有些用貝殼做的，有些用古錢做的，都十分精緻，掛在胸前搖搖擺擺的，不少遊客均願出高價購買回去作爲紀念品收藏。

阿生與嚮導羅拉雜在一羣遊客之中，參觀着那些由田裏走上來的女子。而呂偉艮夫婦二人却被招呼在一位華僑的家裏作客，這時並沒有同來。

阿生發覺這一羣無上裝女郎態度自然，也許她們習慣了這種生活方式，也習慣了讓人參觀，所以見怪不怪，反而一羣西方遊客却大驚小怪地，瞪住她們！

突然間，那邊傳來了一聲怪叫聲。

一名二十餘歲的女子，含怒地掌摑一

名西方男子，立即引起一陣騷動。

阿生與羅拉隨着人羣擠過去，發覺那西方男子在衆目睽睽之下，十分生氣，正欲以拳頭相向。

阿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是從臉色與眼色中看得出那女子似乎受了委屈。

那女子的表情非常複雜，既驚恐，又抱歉，其中更夾雜了怒意。

眼看那西方男子的拳頭即將加諸於她的身上，阿生一個箭步衝前，急忙伸手接住了那男子的斗大拳頭！

那西方男子棕髮藍眼，身裁魁梧，分明對阿生表示生氣。

他用力擺脫阿生的掌握，阿生也沒有對他苦苦糾纏。

阿生剛才也無心多管閒事，只是企圖制止他惡意傷人而已。想不到這男子覺得處境尷尬，盛怒之下，迅速把攻擊的目標轉移到阿生的身上。

阿生看見他來勢洶洶，急忙閃避！對方孔武有力，阿生從拳風中可以感覺得到對方十分厲害，偏偏他又不知如何解釋。

嚮導羅拉以生硬的英語揚聲制止，可惜沒有生效。

阿生一再忍讓，對方却是苦苦追迫。遊客們哄動聲中，竟然有人喝采！也許由於他們都是西方人仕，認爲阿生這個東方人太不濟事了，於是紛紛爲那傢伙打氣。

阿生忍無可忍，反守爲攻，掄拳相迫，令到那男子勢成騎虎。

阿生存心敎訓他，上虛下實，專向他下盤進攻，令到那西洋拳法無所拖其技，敗象立呈。

阿生對中外武功素有研究，他看得出對方的西洋拳打法破綻百出，要取勝，實在易如反掌，只是一班西方遊客既然要看熱鬧，阿生也有意讓對方輸得心服口服而已。

對方如狠似虎，轉眼即氣喘如牛，焦急之情，顯而易見。

阿生故意讓對方出醜，左閃右避，圍住對方團團地打轉。

誰也可以看得出，阿生在輕敵，引誘對方繼續消耗氣力。

那男子汗如雨下，隨即氣喘喘地，屹立不動。

他的同行者紛紛趨前，將他摻扶住，阿生却連聲道歉。

羅拉担心對方人多勢衆，勸阿生立即離去。

事實上對方也的確是人多勢衆，無奈剛才一場哄動之後，已引來不少村人，當人們知道有婦女被人欺負之際，已有人喝打。

幸好阿生爲村人先行出頭，敎訓了那個西方色狠，否則，還可能弄出更可怕的事。

阿生事後才知道，那男子藉故向那赤裸上身的女子購買一串頸鍊，竟然加以輕薄，所以那女子才會摑了他一掌。

事情就是如此這般引起，那女子却在混亂中逃去無踪。

羅拉怕再惹來不必要的痲煩，把阿生匆匆帶離了現場。

圍觀熱鬧的人，却仍在議論紛紛。

× × ×

正招待着呂林夫婦二人的華僑，是早年落籍菲律賓的福建人，叫林福祥。

林福祥在碧瑤一帶有許多生意，他對呂林二人十分熱情。

呂偉艮就是給他這份熱情感動，才會留下來，沒有跟阿生一齊出去遊覽。

林愛莉爲了陪伴丈夫，才會放棄外出的機會。

林福祥正是因爲與林愛莉有同宗之誼，對呂林二人顯得更爲親切。

不過，呂偉艮是個久歷江湖的人，他對這位僑胞的態度開始懷疑起來。

他看得出林福祥有滿懷心事。

他也看得出林福祥那勉强的笑容。

但是，林福祥竟然一句也沒有透露。

這本來是不足爲奇的，因爲他們彼此並非深交，但林福祥爲什麼一定要强留他們住在這幢巨宅之內？

這是位於一處山坡之上的花園洋房，住在這一帶的人毫無疑問是非富則貴的。

呂偉艮早年旅美時，在三藩市的中華會所認識林福祥，彼此交換了地址，但從來很少通訊。直至到這一次三俠南遊，呂偉艮才記起這兒還有這位有過一面之緣的朋友。

林福祥老早已十分仰慕這位鐵枴俠盜的大名，當年他也是作客三藩市，親耳聽過美國僑胞們對呂偉艮的稱贊。

這一次見面，林福祥表面上是盡地主之誼，但呂偉艮就看得出他另有心事。

照計假如他家中有事，不該把呂林二人留下來，想不到他反而悄悄叫人爲三俠準備好了睡房。

呂偉艮的忖測果然沒有錯，林福祥終於在嘆息聲中，吐露了他的心事。

林福祥坦然對呂林二人說出一件一直令他耿耿於懷的怪事，他唯一的兒子林光石失踪後，至今將近一個月了，一直未有消息。

那唯一的兒子林光石年紀二十八歲，還沒有結婚，大約四周之前，他不知怎的，下落不明。

林福祥已向當地警方備了案，但至今仍無消息。

警方並沒有他出境的記錄，也沒有人發覺任何棄屍，也未見有人向林家索取贖金。

也就是說：林光石未離過菲島，也不似是被人勒索。

那麼，他究竟躲到何處去了。

照計他是不會躲起來的，因爲他父親這麼富有，他是唯一的合法繼承人，爲什麼要避過警方的明查暗訪？

唯一的可能似乎是：他出了事。

他出了什麼事？

出事的可能性是多方面的，例如他在不知不覺中失足墮崖，墮海等等。

菲律賓有許多山崖，也有更多的海傍，這一類意外原是不足爲奇的。

不過，林光石是個富家子，他出入有汽車代步，甚至還有司機。

假如他墮崖或墮海，必然是連人帶車，又怎麼會獨自留下汽車？

呂偉艮開始對這件事感到有興趣。

追問之下才知道，林光石當晚在碧瑤市區夜遊。吩咐司機先開車返家，約好司機在午夜十二時，再開車至一處地方等候他。

但是，當晚司機足足等了一小時，還沒有見過他主人的影子。

司機吃驚起來，立即通知林福祥。

林福祥以爲兒子有應酬，派人至各夜遊場所查察，可惜仍然找不到。

如是者直至天亮，林家家人仍未敢報警。

從林福祥的吞吞吐吐情形可以忖測得到，這位慈父亦有難言之隱。

林愛莉道：「他常常夜遊？」

「這是無可避免的事。」林福祥說，「這些日子以來，我已處於半退休狀態，我的業務，多數交到他手上去。」

呂偉良問道：「以前他也有夜歸的習慣？」

「是的。」林福祥說，「但從來沒有在外間過夜，所以我當晚已心感不妙！」

「爲什麼你不立即報警？」呂偉良又問。

「相信你也知道報警後的後果如何了。」林福祥說，「這可能驚動報界，弄到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但是現在同樣不是報了警麼？」

「雖然報了警，但我要求他們保密，不要驚動了報界。」

呂偉良很輕易就可以看得出，林福祥不但是個慈父，還是個十分愛面子的人。

他有錢，也有個寶貝兒子，但兒子未必是個好兒子，問題極有可能就是出在這裏。

林光石在外夜遊失踪，會不會另有內幕？

過去不知試過多少宗這一類案子，就是兒子故意自我失踪。

自我失踪的目的，毫無疑問又是爲了錢。

但是，林福祥既然已把財權交託兒子手上，林光石又何必多此一舉。

林福祥只有這麼一個兒子，林光石沒有理由作賤自己。

呂偉良和他妻子林愛莉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默默無言。

其實，他們的內心都在想着同一件事，林光石究竟是生是死？

未發現屍體，並不表示他未死，也許死了，但被人埋屍，所以有關方面找不到而已。

假如他仍生存，沒有理由至今仍無訊息。

假如他被綁架，他父親此時最少也該接到勒索函件。

但是，除非林福祥存心隱瞞事實，否則，綁架勒索的可能性又不存在。

一個人無緣無故消失於這個世界上，這是令人不解的事。

呂林夫婦二人百思不得其解。

他們眞想找阿生回來商量一下，但是，天色將晚，阿生與他們請來的嚮導羅拉，仍未見回來。

羅拉是三俠由馬尼拉請來的菲律賓嚮導，因爲他們沒有參加旅行團，所以只有自行請嚮導。

參加旅行團壞在節目編排太過緊促，往往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倦，同時旅行團的嚮導介紹名勝古跡，彷彿小學生背書，一切只是循例而已。

所以三俠一向很少參加集體旅遊，寧願多花一些錢，自己另行請嚮導。

三俠聘請羅拉，也是由於馬尼拉一位僑胞的介紹。

呂偉良喜歡旅行，所以，在世界各地有許多朋友，尤其是同祖同宗的中國人朋友。

馬尼拉市那位僑胞認爲羅拉對菲律賓各地的風土人情十分熟悉，所以認爲是個理想人選。

事實上，羅拉也沒有令三俠失望，他不但熟悉環境，對僱主也十分忠心。

一般而言，嚮導介紹遊客購物，幾乎有個不成文的慣例，就是回佣——店鋪將這份佣金加諸於遊客身上，遊客負担自然加重。

但是羅拉爲人公道得很，嚮導費要貴了，帶三俠去購物時，竟公然向店方聲明不收回佣，請求店方將價錢壓低。

因此，呂偉良對羅拉，可以說相當信任。

爲什麼他與阿生這麼晚還未回來？

呂林夫婦二人這時正在林福祥的花園內，參觀一名花王打理園藝。

呂偉良故意擺脫林福祥，找機會接近林家的下人，目的無非要知道更多；尤其是關乎林光石這個人的一切。

但是，林家的下人們却十分機警，他們彷彿早已得到了主人的吩咐，對小主人不敢妄加批評。呂偉良的心血又告白費。

呂林二人有過這種經驗，許多時明刀明槍很難有結果。

所謂「明刀明槍」意思是指單刀直入式的去查問。

有時旁敲側擊會有意想不到之收穫。

所以呂林二人以閒聊方式與下人們搭訕，希望有意無意之間打聽一下。

但是，林家的下人們，包括了花王，女傭人和司機等等在內，都十分敏感，只要呂林二人稍爲將話題涉及小主人方面，他們就機巧地避開了。

呂林二人感到很奇怪！究竟林光石是個怎麼樣的人？

一個人的人格，以及平日所作所爲，直接影响到他本人的遭遇，呂偉良就是考慮到他的過去，直接造成今日的後果。

可惜呂偉良根本查不出他的爲人。

「算了吧！」林愛莉說：「這件事我們根本不可能去理。」

「嗯！」呂偉良沉吟着。

他與妻子併肩兒走在花園的碎石路之上，內心充滿了疑問。

呂偉良是個十分頑强的人，甚至有人認爲他是一個怪人。

警探查案是基於一種責任感，他們吃的是官家飯，自然要盡力而爲。

私家偵探則純粹爲錢去替人辦事。

只有呂偉良這種人是眞眞正正基於興趣與道義，既不爲錢，亦非責任上應做。

總之，他認爲某一件事情應該做的，值得做的，他就全力去做，絕不猶疑。

這是一個現實社會，也是一個商業社

會，什麼事情都以金錢爲主。

但是呂偉良做事從來不計較到金錢的酬勞，所以難怪有人叫他傻瓜！其實眞正的傻瓜是誰？呂偉良反而覺得那些爲金錢而去賣命的人才是傻瓜。

爲了錢而去做一件自己不願意做的事，做了，賺了也不會開心。

反之，做了一件令自己稱心的事，即使沒有錢賺，像呂林等三俠一樣，有時還要賠本，但他們却時時去主動地做，而且做得十分的好。

究竟值不值得去做？——這正是呂偉良這個人一向做事的標準。

目前這件事呂偉良就覺得值得他們去做；而且他在心理上已有了準備，一定要得到答案。

然而，這一宗有如無頭公案的怪事，如何着手去偵查？

呂偉良一直在想着這個問題。

反而他忘記了阿生。

照計阿生不會有什麼痲煩的，可能只是遊興正濃，忘了歸程而已。

但是，林愛莉不知怎的，心裏越想越覺得不妙，越想越覺得焦急。

阿生爲什麼不回來？

阿生是否遇上了什麼意外？

林愛莉雖然不敢作聲，尤其是當呂偉良正在思索之際，她不想打擾他。

可能是女人心細，也可能是一種靈感作祟，林愛莉所害怕的事，終於發生了。

嚮導羅拉正匆匆由那邊奔跑過來。

羅拉面色蒼白，一看就知道有事發生，加上阿生不在他身邊，林愛莉直覺上已暗叫不妙。

羅拉本來是駕着車子與阿生外出的，現在只有他一個人開着車子回來。

車子停在外面，羅拉却連奔帶跑的，飛奔過來！氣急敗壞地，對呂林二人說：「不好了！阿生先生失踪了。」

呂偉良有如從噩夢中驚醒，只有林愛莉不會感到意外，因爲她早已想到了。

呂偉良道：「羅拉，你慢慢說好嗎？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羅拉這才說出當天他們的遊覽經過，包括與一名西方遊客交手的事。

但事後阿生和羅拉已分道揚鑣，各走東西，爲什麼阿生突然失踪？

原來羅拉說：後來他們繼續到各處遊覽，包括參觀邦土這個地方的「歡樂營」以及「無底深洞」。

無底深洞上面已介紹過了，那是一個深不可測的井型無底洞穴。

至於那些所謂歡樂營，實際上却是一些茅屋。爲什麼要稱之爲「歡樂營」？

原來熱帶兒女早熟，一到八九歲，已經成熟了。

男女孩子成熟之後，父母就讓他們住到歡樂營去，讓他們自由選擇對象。

當地人認爲結婚爲了傳宗接代，所以有了身孕的女孩子，很快就會被她的「愛人」的家人接離歡樂營，正式成爲人家的媳婦。

假如沒有身孕的話，男方根本不必負上任何的責任。

這種風俗毫無疑問，正是今日自由世界的所謂「試婚」。

當然，這不是一種好風俗，但邦土這個地方，至今仍然盛行。

試過有一個女子先後有了十二個男友，自然都是發生過關係的，但無法受孕，所以一直也嫁不出去。

究竟阿生在什麼地方失了踪跡？

羅拉說不出。

他只說阿生好奇心很重，什麼事都查根問底，雖然羅拉提醒過他，有些事情犯上土人的大忌，切勿深入追究，無奈阿生不大理會。

他會不會爲了滿足好奇心而闖禍？

他會不會在離開羅拉時，墮入了無底深洞？

羅拉只知道阿生可能由於長相英俊，十分吸引女孩子，而且中途一再離開羅拉，與一些女孩子們談談笑笑的，但却無法知道他的去向。

聽羅拉的語氣，阿生還一再故意避開了羅拉，要獨自行動。

但是羅拉覺得這兒對阿生來說，是個陌生的地方；他担心阿生出事，而且身爲嚮導的他，實在有很大的責任。

所以，羅拉由始至終不肯讓阿生獨自行動。

話雖如此，呂林夫婦二人都感覺到阿生並非那種人。

阿生爲什麼好端端的要規避羅拉？

阿生爲什麼要獨自行動？更沒有理由要羅拉先回來。

呂林二人都非常熟悉阿生的性格，所以他們對嚮導羅拉的陳述只是半信半疑。

但是羅拉却指天誓日，證明自己沒有講過半句謊言。

羅拉又說：「這個地方有許多神秘事情，根本不許外人追查，但阿生先生太過好奇心了，我眞担心這時候他的安全。」

呂偉良知道這時候向他生氣也沒有用，假如他是個歹徒，這時候也不會回來。

呂林二人決定與羅拉親自去找阿生。

當他們走到門外停車的地方時，遇上了這裏的主人林福祥。

林福祥這些時日以來也是忙到不可開交，爲了兒子的神秘失踪東奔西撲，但他對呂林二人仍恐招呼得不够周到。

這時候林福祥發覺呂林二人外出，急忙過來查問發生了什麼事。

呂林二人約略交代過了，便與羅拉匆匆外出。

羅拉開着那輛吉甫車，急急駛去。

羅拉憑記憶，將阿生到過的地方，以及做過的事情重述了一次。

但是，他們一直找到了入黑之後，仍無阿生的下落。

那一晚，他們也來不及返回碧瑤近郊的林福祥別墅去。

在羅拉的安排下，他們只能住在一處鄉間的一間民居之內。

呂林二人在這種環境底下，感到有些心煩意亂。

這是一處相當落後的鄉間，一切通訊和交通設備都欠缺。所以，呂偉良想通知馬尼拉市方面的國際特警隊辦事處也不可能。

呂偉良既焦急，又担心，一向冷靜的鐵拐俠盜，這時候也開始有些方寸大亂。

羅拉更加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他一再表示內疚，行不是，坐也不是，甚至那晚睡也睡不闔眼。

經過數小時的疲於奔命的搜索之後，三人本來已感到倦極。

但是，呂林夫婦二人和羅拉那一晚卻談到半夜三更。

他們研究阿生的動向，是被人綁架，還是另有想不到的原因？

羅拉可能不知道，但呂林二人最清楚，像阿生這種人，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因為他本身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在世界各地，先後不知跟多少人交惡。

這些對手之中，有犯罪性的國際組織，有世界性的恐怖組織，更有政治性的特務組織，正是林林總總，要分析已經不容易。

但是，羅拉表面上只知道阿生是個中國人，是一名遊客。

呂偉良雖然不便言明，內心卻是心中有數；到底阿生會不會被人追蹤而來，伺機暗施毒手？也真難說。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睡在農舍中，討論到深夜才睡去。

羅拉睡在另一角，他不知用什麼方法與藉口，說服了這裏的主人，否則那一晚，他們這三個人就唯有睡在吉甫車子上。

現在羅拉也呼呼地睡了過去。

儘管說羅拉內心感到歉疚，畢竟也沒有呂林二人那麼擔心。

羅拉只是責任問題，但呂林二人擔心的卻是阿生的安全。

那並不單止因為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而是因為三俠的親情；一直以來，三俠有如兄弟姊妹一樣親切。

他們希望彼此能自始至終的，團聚在一起，可惜冒險生涯往往令到他們分開，也令到他們之中有人處於不利環境之下。

呂偉良突然像聽到了一聲爆炸似的，從夢中驚醒。

其實那絕非爆炸聲，而是一聲慘厲的，令人聽來感到毛骨悚然的慘叫聲。

聲音顯然來自隣近一處農舍，否則呂偉良一定聽不到。

其實其他人也一樣可以聽到，只是這時候大多數的人都睡着了。

也許是呂偉良份外敏感，也許是由於呂偉良心裏有事。

他是第一個紮醒，於是推醒他妻子。

林愛莉實在疲倦欲絕，而且又是剛剛睡去了才不久，若非她丈夫叫醒了她，她可能什麼也聽不到。

呂偉良再過去叫醒羅拉，告訴他剛才聽到了一聲悽厲的慘叫聲。

羅拉揉揉雙眼，彷彿發夢一樣，拉長耳朵傾聽之下，什麼也聽不到。

「你可能發夢吧！」羅拉說，「許多時心裏有事的人都會發生錯覺，我剛才也發了一個夢，夢見阿生先生墮入無底深洞去，慘叫了一聲！要不是你叫醒我，我還有一會兒吃驚呢！」

呂偉良強調說：「羅拉，不是發夢，我自問腦筋清醒……」

豈料呂偉良話猶未完，外面已傳來了一陣陣吵鬧的人聲。

羅拉不能不相信呂偉良剛才的一番說話。

這農舍的主人——一對年約半百的農夫夫婦，這時候也跑了出來。

「你們有沒有聽到？」農夫問。

羅拉反問他：「你聽到了什麼？」

農夫道：「似乎發生了什麼事。」

農婦道：「是的，一定是發生了事，否則不會這麼吵鬧。」

各人於是一齊離開了農舍，到外面去查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另一座農舍的門外，擠滿了人。

那些村人正在議論紛紛，呂林二人即使還未進一步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也可以從各人的面色和眼神之中曉得一定是一宗可怖的事情。

村中長老來了。

那是一位鬢髮斑白的人——一個典型的菲律賓老人。

根據羅拉說，他是這條村莊的村長。

這裏似乎沒有警察，否則這個時候警方人員總應該到達現場了。

現場之上，也沒有人維持秩序，所以身為村外人的呂偉良他們，也可以擠了入去。

一具恐怖的男屍，鮮血斑斑，躺在農舍中的客廳之內的地上。

屍體頸上有傷口，彷彿「吸血殭屍」片集中的被害者一樣。

沒有人知道發生過什麼事，但死者的確已經氣絕身亡。

死者是本村人，妻子早死，兒女早已離鄉在外謀生，所以留下死者獨居於此。

似乎毫無疑問，剛才那一聲淒厲的慘叫聲就是由死者發出的。

誰能在刹那之間將他殺害？

村人們正在議論紛紛之際，突然有人喝叫起來：「喂！你是誰？」

呂偉良當時正注視着地上的男屍，沒有理會到一些村人的視綫正集中在他這陌生人的身上。

直至到羅拉輕輕碰了他一下，呂偉良才如夢初覺地，轉過身來。

林愛莉也警覺了。

他們忽然之間變成衆矢之的似的，像磁與鐵一樣，把所有視綫扯了過來。

「你是什麼人？」一名壯年菲律賓男子，以淩厲的目光瞪住他們夫婦二人。

羅拉在直覺上已感到不妙，急忙解釋道：「他們是遊客。」

「遊客？」那人以懷疑的目光盯住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遊客怎麼會跑到這兒來過夜？」

羅拉再解釋道：「我們是為尋人而來。時間太夜了，明天一早又要出發，所以沒有返回碧瑤去。」

林愛莉心裏道：「這一回可真倒霉！假如有什麼誤會無法解釋時，他們只有出於一走；因為他們不能再被人無故囚禁起來，否則阿生就更加凶多吉少了。」

呂偉良為人冷靜，他一直在想：死者究竟如何會死？

甚至直到現在，他仍不會為自己的安全而感到擔心。

死者這麼死法，兇手的身上至少也會沾染上一些血漬。

呂偉良的想法自然是文明社會中的人最普遍的想法，可惜這兒不是完全文明的社會，只是一個相當落後的村莊，村中人的想法，未必可以用常理解釋。

假如呂偉良當時懂得這麼想，他也一定會暗自吃了一驚。

他瞪住呂偉良：「你這個時候，跑到這兒來究竟為了什麼？」

呂偉良道：「我是跟你們一齊進來的，我不久之前被一種淒厲的慘叫聲吵醒，想不到，這裏果然出了命案。」

「一定是他們帶來了噩運！」一名村婦突然大叫起來。

其他人竟然一唱百和。

這的確是無法理解的事，呂偉良也呆住了一陣。

林愛莉低語呂偉良：「這一回正是秀才遇着兵——有理也講不清！」

呂偉良明白他妻子的意思，他用他們才聽得懂的方言道：「別魯莽，我們還要救阿生呢！」

羅拉本身是非律賓人，他對村長說：「這件事可能是誤會，我敢保證，這兩個中國人不可能是殺人的兇手。」

村長想了想，又自頂至踵的，打量了呂林二人一遍。

呂偉良乘機對村長道：「如果我殺了人，老早就逃走了，可不是嗎？」

「我本來想逃的，可惜逃不了。」一名農夫盯住呂偉良說。

羅拉急忙道：「大家最好冷靜一些想想清楚，他們彼此互不相識，為什麼要行兇？再說，他們三人同遊，其中一人失踪，現在聽說有人被殺，任誰也會產生錯覺，先跑來看看是否自己要找的人遭了人家的毒手。」

村裏的人似乎對陌生人份外敏感，也沒有好感；除了羅拉認識的農舍主人之外，因此，各人紛紛以仇視的目光瞪住呂林等人。

最後還是農舍主人夫婦忍不住了。

他們幾乎異口同聲說：「我們可以證明他們，剛才仍在夢中。」

村長看見這情形，也把各人勸開。

村長對一名村民說：「你快去通知警察派出所，就說這兒發生了命案，一切由他們作主好了。」

原來附近也有警察派出所，但不是在這條村莊之內。

那名年青的村民領命去了。

呂偉良本來想仔細視察一下死者，但這時候反而不敢輕舉妄動，以免惹來更多的誤會。

呂林二人和羅拉他們正待離去，卻被村長留住：「你們一定要留下來，直至警方人員到來為止。」

這幾乎就是命令，呂林二人，不敢不從。

村民們仍在議論紛紛。

有人說：吸血殭屍作怪。

也有人說：這是這個月來的第三宗，在此之前，隣村也有二人被害云。

死者叫巴斯，是個孤獨的人。

據說，他妻子早喪，兒子在馬尼拉謀生，女兒到了香港替人做女傭。

這裏的人根本不知道呂偉良的來頭，自然沒有人明白他對每一宗奇怪的命案，都有很大的興趣。

呂偉良同樣不知道這班人仍未開化，連這麼簡單的道理也想不通，否則他一定不會送上門來，繼續尋好夢去了。

然而現在，他卻勢成騎虎，必須留在現場，等警察來。

這也好！——呂偉良心裏想：警方人員最少比較明白事理吧？

不管呂偉良怎樣想也好，村長已開始盤問呂林二人和羅拉他們。

呂偉良非常不忿，林愛莉更加氣結，但他們必須容忍，因為，眼前是形勢比人強。

羅拉極力維護呂林二人。

農舍的主人夫婦也一再強調呂林二人不會是殺人兇手。

但村長似乎受到村人的影響，對呂林二人很不友善。

呂偉良為之啼笑皆非。

現在他們只有等，希望可以早些見到警方派來的人。

呂林等人借宿的農舍主人——那位老成的農夫，也留下來陪伴呂偉良他們。

呂偉良趁住這時候，向農夫查問這兒隣近村莊最近發生的事。

根據那農夫說：隣近村莊最近的確發生過先後二宗很可怕的命案。

其中之一是一名村婦日間被害。

在一處山間的村林中，該村婦被人發現死於草叢間。

當時死者渾身上下也找不到傷口，衣着整齊，於是村民們以為她「被鬼迷」，或者昏倒那兒而已；因為這一帶的人十分迷信。

但是，警方查究起來，經驗屍官證實，死者死於身體內的血液被吸乾；於是村民們立即傳開有人死於「吸血殭屍」。

原來表面上雖然沒有傷口，但驗屍官事後卻證實死者手部有傷口，頸部耳後也有傷口——只是少許的針口。

就像一般人到輸血站抽血一樣，難怪表面看不出什麼。

第二宗發生於深夜時份，一名青年睡夢中被傳說中「吸血殭屍」所害，與今晚較早時的情形一樣，先是有人聽到一聲淒厲的慘叫，那叫聲令人聽來毛骨悚然！

後來就有人在一處茅屋中發現了該青年人的屍體，同樣的死法，同樣的針狀傷口。

至此，隣近村民越傳越可怕！

尤其是孩子們，一聽到吸血殭屍，他們就連啼哭聲也消失！

當然，呂偉良他們是不會相信這麼一回事的！銀幕上的吸血殭屍只可以娛樂觀衆，又怎麼可以真的為患人類？

然而，連說故事的人——那個農夫，也認為這是真的。

他補充說：在這兒不遠處的堪巴揚地方，一些山洞之內仍可以見到真正正的「殭屍」；但當地卻稱這些風化了的屍體為「僵人」，而非「屍」！更加不是「殭屍」。

堪巴揚山洞中的僵人，有些已經存在了數百年之久。

據說十五世紀時期，當地土人死後不

喜歡「入土爲安」。

他們的屍體，習慣放在大樹的樹心之內。

這些大樹大的程度自然足以容納一個人。樹幹內部是挖空了的，死了的人便「連人帶樹」的被送入一個洞中去安放！

不過，這個山洞也是特別「製煉」過的。

所謂「製煉」，方法簡單，就是用薑烘過。

據說這樣不但可以保存屍體，也可以令到虫蟻不蛀食那些大樹樹幹云。

如是者，在山洞中封存了一段時期，樹心裏的屍體，打開來就是風乾了的「僵人。」

據說這種防腐方法流行於十五世紀，比起埃及的木乃伊製法更勝一籌。因爲時至今日，在山洞中發現的「僵人」，仍然可以分得出男或女，手脚的筋胳肌肉，幾條分明。

一些巳被發現的「僵人」，盤坐於山洞之內，村民們不敢移動他們，只有祭祀和參拜，防止他們出洞作祟云。

農夫的說法獲得了嚮導羅拉的證實。

羅拉說：「我本來要令你們驚奇一下，所以事先未加說明。其實參觀僵人的節目，我也編排好了，想不到現在却發生這許多意料不到的事。」

呂偉艮覺得這地區實在太落後，死去了多時的人，又豈能作怪？

但無論如何，他也希望有機會實地參觀一下那些「僵人。」

可惜那種機會不知何時才來臨！

洞中乾屍　深淵鬼影

好不容易才獃到警方的人到現場來。那班村民巳有不少散去。事實是：這巳是深夜時份，任誰都有睡意。

呂偉艮先由羅拉向一位警長解釋，然後又親自交代了一次。

警長索閱呂林二人的旅行證件，又問了一些例行問話。

呂偉艮坦然相告：他們要找的人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

警長這一回眞的是呆了一陣！

「特警隊隊員？」警長反問道：「這是一個什麼組織？」

呂偉艮這才記起：「國際特警隊」是一個世界性的秘密組織，根本不公開。因此，像這種落後地區，這麼低級的警方人員可能也根本不曉得有這種組織之存在。

呂偉艮於是說：「據我所知，國際特警隊與國際刑警乃姊妹機構。菲律賓也是這兩個組織的會員國之一。你可否告訴我這兒與馬尼拉之間有沒有長途電話？」

「當然有。」警長說：「但目前我們循例要先扣押你們！」

「什麼？」呂林二人吃驚起來，「爲什麼要扣押我們？」

「道理簡單，我們根據村民的口供，覺得你們有可疑之處。」警長道。

林愛莉生氣地說：「你們怎麼可以聽一面之詞？這死者分明與我們無關。」

「但我們必須查明白你們的來歷才可以放人。」警長一邊取去二人的旅行證件，一邊向二名警員打眼色。

呂偉艮覺得這一回眞的是有口難言！

他們以爲警察來了之後，就可以回到農舍去休息了，想不到連這警長也如此不講理。呂偉艮看得出他妻子十分生氣，也看得出她想動起手來；但呂偉艮却用眼色制止她！呂偉艮知道一切只是一時間的誤會，根本與他們無關。

假如他們反抗，逃走，只有令事情變得越加複雜而巳！

因此，他們只有乖乖的，跟警方人員回到派出所去。

到了派出所之後，呂林二人要求用電話，可惜不獲批准！

至此，呂林夫婦才吃驚起來！

在文明世界裏，任你犯上了天大的罪，也有權找你的律師。何況現在呂偉艮想找的，並非律師，而是馬尼拉市的特警辦事處人員。

但是，警長作威作福的，吩咐警員將他們送入一間黑房之內。

那是一間臨時羈留所。

呂林夫婦二人這時才發覺，羅拉未有一同「落網、被捕。」

也許因爲羅拉本身是菲律賓人，也許因爲他存心規避以免一齊落入警方之手。

總之，呂偉艮這一次不認倒霉也不可以了。

林愛莉在黑暗中嘆了一口氣：「這一次我們眞眞正正是泥菩薩過河，自身也難保！還如何去救阿生呢？」

呂偉艮安慰他妻子道：「這可能只是一時誤會，希望他們與馬尼拉方面通過長途電話之後，會把我們釋放吧！」

四周一片漆黑，見不到其他人，呂林夫婦二人覺得這裏根本沒有第三者存在。

呂偉艮與他的妻子背靠背的，閉上了眼睛，睡了過去！

× × ×

阿生這個年青人，不知道是由於他本身職業上造成了習慣性的敏感，還是爲了其他原因，他竟然一直覺得有人暗裏跟踪他——這正是當日他悄悄離開嚮導羅拉的原因之一。

羅拉的底子阿生絕不清楚，只知道他是個非律賓人而巳！

阿生自從擊退一名西方遊客，救出一名裸着上身的非女之後，就一直覺得有人對他亦步亦趨地，向他追踪而來！

不過阿生沒有將這種情形告知羅拉。

他只希望知道對方是何方神聖。

於是，他試過有好幾次想擺脫羅拉，其實他只不過想擺脫跟踪的人；但是，可惜羅拉沒有默契，他三番四次找回阿生，這也等於替對方把失去了的目標找回來！

阿生啼笑皆非！

最後阿生決定要讓羅拉找不到自己，同時也下了決心，要查出對方是誰！

這一次果然成功了，但結果也令他出乎意料之外！

阿生本來打算查出對方的來龍去脈之後，就返回林福祥的別墅去，或者再找到嚮導羅拉。

但是，事情的發展，令他事前無法可以預料得到！

當日的情形是這樣的：阿生擺脫羅拉之後，向跟踪自己的人「反跟踪」！

那人似乎毫無所覺，直至阿生在他背後，用手輕輕拍了他肩膊一下，他才吃驚地回過頭來。

「你是誰？」那人當時裝蒜地問道。

阿生笑了笑：「你眞會演戲，可惜現在不是演戲的時候！」

「你說什麼？我一點也不明白！」

阿生盯住他，道：「爲什麼你一直跟踪我？」

「你怎麼知道我跟踪你？」

「我是這方面的專家，你是騙不了我的。」

那人怔了一怔！他終於聳聳肩，苦笑道：「我承認跟踪你，那又怎樣？」

「目的何在？誰主使你？」阿生覺得對方還算爽快！

豈料那傢伙竟然洋洋自得地，指指阿生的背後：「主使我的人就是他！」

阿生直覺上巳感到不妙，因爲差不多同一時間，他覺得背後有人用一硬物抵住他的背部——那是一支手槍！

阿生不敢輕舉妄動！

他甚至還沒有看見背後那人的面目，就被人用硬物迎頭一擊，登時昏了過去！

當阿生逐漸清醒過來之前，他矇矇矓矓地，聽到有人說話。

「是不是他？」

「正是他！」

「看清楚一些，他是個中國人。」

「一點也不會假。」

「那麼，把他交給我，我會把他處決的！」

「殺死他？」

「不！我有更好的方法！」

「不要惹麻煩，我只想出了那一口烏氣而巳。」

「我的辦法不會有麻煩。我會把他扔入無底深洞中去！那兒連屍體也找不到，那裏會有什麼麻煩呢！」

「但是，他是個遊客。」

「遊客又怎麼樣？每年不知有多少遊客發生意外呢！」

「嗯——這件事，我想你還是考慮清楚才好，朋友。」

「別担心，奧地，這些小事還是讓我來處理吧！你先去休息一下，回頭我會令到你大感意外：那是另一件令你開心的事情。」

阿生儘管清醒過來，這時也不敢睜開眼睛；他在聽覺上覺得，他與談話的人，近在咫尺之間。

同時阿生也彷彿認得那個叫「奧地」的人；他好像正是與阿生發生過口角的西方遊客——那個狂妄的典型色狼。

那傢伙怎麼會在這裏？

這兒又是什麼地方？

呂偉艮訓練阿生的時候，是顧及多方面的，包括身手的敏捷，頭腦的靈活運用以及冷靜，還有聽覺，忍耐和判斷能力等等。

所以現在阿生一邊佯作昏倒未醒，一邊又要作好心理準備！

萬一等會兒就被人抬去無底深洞，他又將如何應付？

在此之前，阿生巳聽了羅拉的講解，也知道任何人墮入洞中亦無法再上來。

阿生聽到奧地走了，也聽到有人吩咐下去：「把這小子暫時囚禁起來，天黑後再把他投入無底洞去，別讓外人見到。」

有人應了一聲。

不久，有人將阿生抬入一間房去。

阿生聽到人關門聲，這時才敢張開了雙眼。

可惜他的手脚仍被人綁住，完全無法動彈。

阿生利用腰力坐了起來，往四下裏張望了一遍，他發覺這是一間密室。

密室的門關閉了。

四周沒有窗，光綫由高處射下來。

阿生運動令到肌肉擴張後又鬆弛下來——這是唯一可以使繩索變形的方法。

阿生如是者做了好幾次，綁住雙手的繩子巳經鬆弛了許多。但仍不致脫落。

儘管如此，阿生也舒服得多了。

阿生心裏想：假如他被人投入無底洞，肯定沒有生存之機會。

那麼，他必須趁住這個時候設法逃走。但是有什麼辦法呢？

他手足被綁，能夠解脫這些繩索巳經不是一件易事，莫說解開了之後，還有困難重重等在後面呢。

解開四肢的繩子之後，他還要闖出這密室的大門，然後外面還有人，他必須有把握戰勝他們，最後才可離去。

假如對方有槍，阿生又多了重危險，因爲對方隨時會殺死他。

儘管如此，阿生仍不斷去想，不斷地掙扎；像他這種人，是決不會坐而待斃。

阿生後悔自己不早些醒來，假如他早點醒來，就不會被人綁得如此結實。

他是個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訓練期間，接受過多方面的訓練。即如被人綑綁，也是其中一項訓練課程。

原來被人綑綁之前，如果作好準備的話，脫身機會甚高。

主要的秘密與關鍵就是：被綁部份的肌肉與姿勢。

看過「大魔術」的人都知道魔術師有「借海遁」那一套。

魔術師四肢被綑綁，再由人將他放入箱子之內，投入海底。

不消數分鐘光景，魔術師就由海底升出了水面。

這種「大魔術」之關鍵，就在乎魔術師事先的準備功夫做得好。他雙手擺放的位置，以及暗自令肌肉擴張等等，全是爲後來掙脫繩索作鋪路。

甚至他被開始關進箱子的刹那間起，巳經進行掙扎。

因此，當箱子沉入海底時，他實際上巳經可以在箱內自由活動。

他利用箱內僅有的空氣呼吸，然後由箱子老早預備好的機關逃出來。

在觀衆看來，這是不可思議的事。其實懂得魔術的人，老早就曉得他們必然是有驚無險。

特警的訓練課程，包羅萬有，「如何被人綑綁」，也是利用了同樣的「魔術原理」。

假如阿生當時不是昏倒得太久，他一定也會暗自進行同樣的準備功夫。

可惜他被人綑綁時，仍在昏迷中。

阿生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外面又傳來一陣人聲與步聲。

阿生立即躺在地板之上，讓身子滾動，盡量靠近門後。

他聽到了，外面是兩個男子在交談。非律賓人大多數是講英語的，所以阿生可以聽得懂。

「那傢伙究竟是誰？」

「你說奧地？」

「是的，夏迪似乎很重視他。」

「他表面上是一名西方遊客，聽說是醫生。」

「醫生？嘿！那麼，夏迪豈非遇上了眞正的對手麼？」

「你放心，夏迪不會這麼大方的，他一定另有企圖。」

「嗯！什麼時候了？」

「快天黑啦。」

「那麼，快些動手吧！」

「不！夏迪吩咐天黑齊了才可動手，他要求我們做到天衣無縫。」

「他媽的，老子今天晚上有約。」

「約了誰？」

「關你屁事麼？當然是女友。」

「瞧你！何必這麼心急？遲一會兒去，她還是要等你的。」

「別嚕囌了，動手吧！否則老子不等，讓你自己揹他去好了。」

「你瘋了麼？我那有這股氣力？那傢伙生得神高神大，我如何揹得起他？」

「所以我叫你現在動手呢！這個時期，人們都給吸血殭屍嚇得半死，那裏還有人敢在黃昏時候出來走動？」

「好吧！看來也快要天黑了，我順從你一次，但先此聲明，讓夏迪知道，你要負責。」

「放心好了，這個時候他正與奧地那傢伙喝酒行樂，那有心情來理會我們？」

隨即有人開門入來。

阿生趁門未開之前已經滾開。

他半死似的，躺在地上。

他半張着雙眼，呻吟道：「可以讓我喝點水麼？我快要死了。」

「你反正也難逃一死，忍耐一下吧，小子。」一個非律賓青年已動手把阿生自地上扶起。

阿生絕非如此不濟，他所以故作呻吟，一方面故意示弱，讓對方起輕敵之心；另一方面如果對方眞的肯讓他喝水，他一定可以獲得喘息的機會甚至還可以鬆綁

可惜對方十分狠心。

兩名青年一聲不發，就合力把阿生摻扶住，押了出去。

阿生當然明白他們此行的目的地就是隣近的無底洞。

但是他仍然故意問：「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去吃餐！」一名青年笑道：「你是遊客，我們還有女人供應。」

阿生明知開玩笑，也明白本身的處境，只是無計可以脫身。

阿生哀求着說：「可否讓我鬆一下綁，紮得我好痛啊。」

阿生一直以來就是個鬼靈精，他懂得利用機會，懂得運用心理學，更懂得利用對方的弱點。

因此，他由「押解」開始，已經表現得步履蹣跚的一步三拐！走得十分的不自然。

他心裏想：他走得這麼煩，對方一定答應他的要求。

但是，想不到對方這二名菲籍青年竟然生成一副鐵石心腸。

他們對阿生不但毫無同情之心，還索性將阿生打橫抬了起來。

阿生担心「無底洞」就在眼前不遠處：那麼，他轉眼之間就會死得不明不白。

阿生靈機一觸，說道：「你們再不把我放下來，我就揚聲大叫。」

「你叫什麼？」一名青年一邊走，一邊反問道。

「你老闆叫你天黑後才處決我，爲什麼這早就動手？」

「他媽的，原來你也知道？」一名青年說。

另一名也道：「現在我們不必用電筒照明，你也死得爽快些。天黑了之後，走路不方便，你也死得更胡塗。」

走在後面的，抬住阿生雙足的人又說：「你敢吵鬧，老子先送你一刀，再投你入無底洞。」

阿生知道這二名青年是心狠手辣的傢伙，說得出一定做得到。

他不敢叫了。

但是，他又不想就此死去。

有什麼辦法可以脫身？

阿生已被抬着走出了屋外。

這時他才發覺，這是一處樹林——郊外的地方，四周很靜。

阿生放眼四望，見不到太多的屋宇，只有寥寥數間。

看來，這兒不是村莊，但一定有人居住。

他被人抬着走，眼睛也只可以「打橫看」，印象自然模糊。

樹木一直「往後跑」，而且「跑」得很快。

當然，這是阿生當時的一種自我感覺而已。事實上只是那二名青年脚步加快。

黃昏後，樹林中的光綫更加黯然。

阿生在天旋地轉中，一些辦法也想不出。

他上不到天，下不到地！眼看不久之後就要沉屍於無底洞了。

突然之間，他被人重重地扔了下來，跌得天昏地黑的，差些兒又暈了過去。

他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也許是其中一人走得太快，兩個人一先一後，抬住重物走路時的情形，阿生是知道的。他們彼此必須互相配合。

任何一方太快或太慢，也會影响到另一個人的步韻。

所以，當我們在碼頭上，貨倉前瞥見那些苦力們進行體力勞動時，就切莫小睹他們；他們絕非只會用力之輩。除了體力之外，還須要有頭腦，更要有默契。

阿生當時正是以爲其中一人失去了默契，失足跌倒，他才會被人由肩膊上扔了下來。

但是，當阿生痛定思痛之際，回頭竟然覺有個人自樹林那邊飛奔而來。

再反眼看看身旁二名青年，他們竟然動也不動的，躺在草地上。

發生了什麼事？

毫無疑問，一定是有人來救阿生。

阿生以爲來者要不是呂偉艮，一定是林愛莉。只有他們才會救阿生。

那是一個女人，走得很快。

當阿生可以看清楚她的時候，發覺她上身完全赤裸。

她，當然不可能是林愛莉。

阿生對這個女子不會陌生，因爲他曾經救過她；想不到這麼快就報恩了。

那女子一聲不響，用刀子替阿生割開綑綁住四肢的繩子。

阿生幾乎一句話也來不及發問，已被那女子拖住手，朝樹林中逃走。

她走得很快。

快到幾乎連阿生也跟不上。

當然阿生決非如此不濟的人，他是個特警，受過訓練，又怎麼會連一個女人也不如？

但是阿生四肢被人像紮粽子一樣綑綁，又餓又倦，剛才還重重地跌了一跤——被人由肩上扔下。加上對這兒的環境又不熟習，所以走起路來十分的狼狽。這亦理所當然的事。

相反看看那女子，健步如飛，甚至阿生也可以直接感覺得到，她氣力驚人。

阿生像小孩一樣，差不多被她提着走。而且走得極快。

他們有如驚弓之鳥。

儘管如此，阿生至今還未明白那二個男子如何會倒地？

阿生發覺她步伐慢下來的時候，大概也走到了一里以外。

這時那女子才回頭瞪住阿生：「謝謝你，今天救了我。」

阿生笑道：「其實我應該多謝你，要不是你，我死實了。」

「一切因我而起，你何必客氣？」那女子在一棵大樹之前停了下來。「請到我家中一聚吧！」

「你家中？」阿生怔了一怔。

他放眼四望，雖然光綫十分微弱，也可以見到四周的景物。

這一帶，沒有屋宇，究竟她的家在何處？

那女子似乎猜到了阿生的想法，笑了笑，道：「跟我來吧！」

說完，她攀樹而上。

阿生立即仰望樹上，只見密密麻麻的樹葉，此處什麼也見不到。

她爬得很快，彷彿四肢附上了吸盤似的，轉眼已坐在一棵樹的橫椏之上。

阿生暗念她救得自己，想落一定不會靠害，於是他也不示弱，爬了上去。

假如這是在正常情況之下，阿生一定爬得更快，但現在阿生已是氣喘如牛。

那女子瞪住阿生，充滿了同情之心地說：「你一定又餓又倦了，我實在不該要你爬得這麼高。這樣吧——」她想了想又說：「你先等在這裏！」

「你要去那裏？」阿生問。

「我先上去，再吊下繩子，把你扯上去！」那女子道。

阿生十分驚奇地問道：「你就住在上面？」

「是的。」那女子眨着一雙柔情似水的眼睛，在僅有的光綫下，放出了異彩。

阿生感到她非常動人，甚至不相信她剛才會做出如此驚人的事情來。

她轉眼間又攀住樹籐，游了上去。

阿生不會等她把繩子吊下來，他還有氣力往上爬。

他跟隨住她登上了另一叢橫枝。

那女子用驚奇的目光注視住他：「你眞難得，竟然還有氣力。」

阿生苦笑聳肩，半開玩笑道：「我豈可連一個女子也不如？」

那女子一笑，有如一朵盛放的鮮花，迎風招展，尤其是在這種面對面的詩樣環境之下，更加令阿生心醉。

她攀住樹籐，縱身一躍，身子立即離開了原來的地方。

再一蕩，凌空越過了樹林中的空間，就像電影中的女泰山一樣，轉眼已站穩在另一棵大樹的橫枝之上。

阿生開始有些担心起來。

以目前他的體力，他不知道能否做得到這一類須要特別技巧的玩意。

阿生終於咬實牙齦去試試。

他想過了，只要他攀緊那些長籐，大不了就是飛蕩回來；只要不墮下去，大概總不會跌死他吧？

當阿生的身子飛蕩衝前時，那女子已一手攀住樹枝，一手伸了出來，攔腰把阿生接了上去。

在這一刹那間，阿生身不由主地，撲到了她的胸前，他彷彿觸了電似的，渾身一震，差些兒就要失足墮下。

那女子仍像日間阿生見到她時的情形一樣——赤裸上身，胸前懸掛着一串串的項鍊，在健美的胸脯上搖曳生姿。

阿生當時十分尷尬，但那女子却極之自然。

她又是嫣然一笑。

然後仰首示意，指指他們的頭頂。

阿生循勢上望，果然可以隱隱約約見到一個雀巢似的東西，雜在枝葉之間。

沿住樹枝往上爬，一座小小的奇怪建築物迅速出現眼前。

那是以茅草，樹枝和竹枝構成的「巨型雀巢」。

但是對雀巢來說，也許稱得上「巨型」，對人就未免矮小了一些。

阿生須要彎腰才可以走進去。

這裏面大約只有一張雙人床那麼大，鋪滿了乾稻草。

阿生不能在此站立，只可以坐下來。

「口渴麼？」那女子雙膝屈跪在地上，慇懃地問。

「這裏有水可以喝？」阿生四處張望着。

「有的。」那女子笑了笑，伸手推開一扇窗門，又說：「還有吃的。」

原來窗外另有一個框框，儲住一些生菓之類的東西。

「這就是你的廚房？」阿生也湊了過去。

「不！在文明人來說，這只是一個生菓籃而已。」她又笑了。

笑得甜膩膩的，尤其是在夕陽餘暉之

下，那健康的膚色，那自然的態度。阿生只覺得內心有無限的溫馨。

她把一隻椰子取了進來，用腰間的尖刀戳了一個洞孔。

阿生把椰子接過了，喝了一大口，又清甜，又凉快。

她笑了笑，又取了一些香蕉進來，剝了皮，送到阿生的口裏。

阿生從來沒有過這種感受，尤其是在目前這種環境底下。

夕陽西下，但在樹頂高處，仍有一抹餘霧。

阿生這時才發覺，那女子的腰間還插了一支手指大小的竹筒。

此外就是一個小皮套，那是要來儎住那一柄小刀的。

還有一個小小的「荷包」似的東西。

阿生忍不住問：「這些是什麼？」

女郎順手把腰帶解下，說道：「這是民格利吐毒箭！」

「毒箭？」阿生呆了一呆。

「是的。」女郎把手指大小的竹筒自腰間拔出，讓阿生把弄。

阿生放眼望入去，裏面空空如也。

阿生道：「這就是箭？」

「不！」女郎道，「它只是一支十分普通的竹筒。」

「那麼——」

阿生還沒有說下去，女郎已把「荷包」似的小腰包打開。

阿生看見裏面有些七彩繽紛的羽毛。

光綫越來越微弱，所以阿生須要將那東西稍為傾側。

那女郎見狀立即制止他：「小心，這些是餵了毒的箭。」

這時候阿生才恍然大悟，所謂「箭」，就是這些有七彩羽毛作尾巴的飛鏢。

那些矢果然黑油油的，發出了寒光，也許正是餵了劇毒的緣故。

阿生順口道：「你用這些東西殺了他們？」

「是的。」女郎坦然道，「他們是魔鬼的門生，該死有餘了。」

女郎顯然担心阿生觸及那些毒箭，把小盒迅速蓋上。

她盤膝而坐，與阿生面對面相對。食物就在窗外，探手可得。

女郎柔情萬種地，親自爲阿生揀了一些可口的菓子，送入他口中。

阿生對那些毒箭極感興趣。

他問：「你常常用這些毒箭殺人？」

「不！」她也咬了一口香蕉，「我不喜歡殺人，我只殺壞人。」

「你叫什麼名字？」

「瑪花。」

「很够詩意。」阿生又問：「你只有一個人，住在這裏？」

「噢！」她點頭。

「親人呢？」

「父母早就死了。」她委屈地說，「我沒有丈夫，但早已經是個婦人——被人視作不祥的婦人！」

「噢——」阿生有點不解地瞪住她。

「算了。」瑪花苦笑了一下，「這些事你何必多問呢？反正你對我有恩，我對你有義，既然上天安排我們在一起，就讓我們相對一晚吧。」

阿生一怔，道：「今晚我們就睡在這裏？」

「是的。」瑪花已把身子湊了過來，摟住阿生，吻他。

阿生無法抗拒，但內心却不會忘記他本身處境充滿了危機。

阿生問：「他們會來嗎？」

「你指夏廸和他的手下？」

「我不知誰是夏廸，只知道有一個叫夏廸，一個叫奥地。」

「夏廸是個邪教中的人，人家叫他神醫，我說他只是魔鬼。」

「神醫？」

「是的，許多外國人都慕名而來。」

「今天當衆侮辱你的那西方人，好像就在夏廸那兒。」

「是的，他叫奥地。」

「你怎麼知道？」

「我後來才查到的。」瑪花說，「他表面只是個西方遊客，其實與夏廸是蛇鼠一窩。」

「你似乎什麼都知道。」

「是的，我表面要佯作什麼都不知道，其實我什麼都知道。」

「你的意思是——」

「這一帶都是夏廸那魔王的勢力，如果他曉得我知道這麼多，我就有麻煩。」

「所以你當衆被辱，也只好忍氣吞聲，是不？」

「噢！」瑪花點點頭。

「你說夏廸是魔鬼，這又是什麼意思？」阿生問。

「他殺人不見血，不是魔鬼又是什麼？」瑪花又說，「他養了一班爪牙，許多人死得不明不白，我相信定與他有關。」

「庸醫殺人的事，全世界都有。所謂神醫，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那當然是騙人的，如果他是神醫，就不會醫死那麼多人。」

「當局爲什麼不理？」

「什麼當局？」

「例如警方。」

瑪花道：「這兒山高皇帝遠，那有人理會他？」

「你一直住在這裏？」

「不！沒有人知道我住在這裏。」瑪花說，「我日間替一些農戶做散工，做到那一家就住到那一家。」

阿生想起了：「你今天正在替人下田做散工，是不？」

「是的，想不到就遇上那殺千刀！」

瑪花輕吻阿生。

阿生不是第一次接觸女人，但這却是第一次在樹頂之上與一個野女郎睡覺。

她雖然是個野女郎，但却有感情，也有良知，否則就不會講出剛才那番說話。

「你剛才說的民格利吐毒箭，這名字從何而來？」阿生忽然又問。

瑪花道：「民格利吐族是菲律賓土人的一個部落，毒箭是由他們發明的，由他們吹出的羽箭，百發百中。」

「你自然也是他們教的。」

「我曾由一名酋長收養，僥倖學到了他的衣鉢眞傳。」

「你眞厲害！」阿生忽然又想到了另

一個問題：「你未結婚？」

瑪花道：「你何必多問，你應該感覺得到的。」

「我在這方面沒有經驗。」

「你這傻瓜。」

阿生猛然想起了「歡樂營」那些奇風異俗來。

他輕輕地在她耳畔問：「你是個不孕的女子，是不？」

「你怎麼知道？」

「嚮導告訴過我，歡樂營中，你們可以自由結交男友，但不孕的女子，將終生嫁不出去。」阿生道。

「是的。」瑪花嘆氣道，「這種風俗害死人，所以我只好獨自生活。」

阿生對瑪花非常同情。

忽然他又問：「你殺了夏廸的人，他們會不會找到這裏來？」

「不可能的，放心吧！」瑪花道，「沒有人知道我會吹民格利吐族的毒箭。」

「你救了我，但却殺了兩個人。」

「像那種壞蛋，死一百個還嫌少，像你這種好人，死一個也嫌多了。」

「你怎麼知道我是個好人？」

「最少你敢出面阻止那色狼侮辱我，這是十分難得的。」

「明天怎辦？」

「明天的事，明天再說！」瑪花倚偎着阿生，「現在，我們天大的事情也不要去想它。」

阿生不再作聲……

事實上，現在距離明天還遠呢！

× × ×

呂林夫婦二人不敢躺在地上。

他們只好背靠背的，坐着睡。

這種睡法自然睡得不甜。但總好過站着，或者沒有得睡。

這是一個密室。

地上十分的潮濕，雖在黑暗之中，呂林二人也感覺得到。

矇矇矓矓之間，有人聲。

人聲已傳來了好一陣，但倦極入睡了的呂林夫婦二人，一直不大留意；直至到他們彷彿聽到對方談論着的事可能與他們二人有關，這才從夢中紮醒。

「我說過不可以就不可以！」似乎是位警長的聲音，「你再下去我就開槍。」

「你既然不准我們保釋他們出來，讓我們見見他吧。」一個男子苦苦哀求。

呂林夫婦二人都聽得清楚，這是嚮導羅拉的聲音。

原來羅拉伺機悄悄溜掉，就是爲了趕回碧瑤向林福祥報訊。

羅拉想過了，只有林福祥才可以有辦法把呂林二人救出。

但是，想不到現在這位警長，竟不賣賬。

林福祥在羅拉的陪同下，還有他的司機。

羅拉靈機一觸，向林福祥示意。

林福祥立即會意，掏出一叠鈔票來，塞了兩張到警長的手心裏。

「這是什麼意思？」警長問。

「只求你賣個方便。」林福祥低聲下氣的地說。

「好吧！只准見一分鐘。」警長把鈔票納入口袋中。

一名警員會意，帶住林福祥等三人，拐進走廊去。

彼此相距不遠，整間派出所也不會大到那裏去。所以呂偉艮他們剛才能够聽到各人的交談情形，就是這緣故。

呂林二人被警員召到閘門後面。

他們隔住鐵欄見到林福祥和羅拉。

林福祥束眉道：「他們指二位殺了人，這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艮苦笑一聲道：「羅拉應該告訴你。」

羅拉在旁說道：「是的，但這裏的警察——」

羅拉朝那在旁監視的警員瞥了一眼。

「你們且安心在這裏等等。」林福祥道，「明天我會請律師來保你們出去。」

但羅拉低聲道：「只怕他們以殺人犯的罪名加在二位的身上。」

林愛莉若有所悟地問：「殺人犯就不可以由律師保釋麼？」

羅拉點點頭：「嚴重的罪名，警方有權拒絕保釋。」

「這眞是莫須有的罪名。」林愛莉憤憤不平地說。

「我會盡可能想辦法的！」林福祥嘆氣道，「眞想不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警長由走廊外面走過來：「一分鐘已經有多了，走吧。」

林福祥無可奈何，只有安慰呂林二人，匆匆由警員帶走。

呂偉艮心裏想：這未免太過豈有此理了。

他們根本沒有殺人，這點身爲警長的，看過了現場環境，聽過了各人的口供之後，一定十分明白才是。

但是，他們爲什麼偏偏指他們殺人？

林愛莉更加氣得差些兒就昏迷過去。

走廊上又回復了平靜。

唯一不同的，就是剛才那警員未將房門關上，所以呂林二人可以隔住鐵欄見到外面走廊上的情形。

外面燈光暗淡得很。

整間派出所好像只有一名警長和二名警員。

三人其中之一可能去睡覺了，所以剛才只能見到兩個。

外邊又有人談話。

談話聲儘管已經壓得很低，呂偉艮仍然有辦法聽到。

呂偉艮有一隻耳朵是經過特別構造的，裏面的電子儀器非常敏感。

呂偉艮聽到他們正在談論着自己。

警長道：「你還記得那個中國人談論過什麼特警麼？」

「似乎是國際特警隊。」顯然是那名當值警員的聲音。

「你相信他的話嗎？」

「我從未聽過有此組織。」

「我也有些懷疑，但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現在我們怎辦？天亮後，林福祥一定請律師來保釋他們出去。」

「我不會批准的。」警長又去撥電話，「我要通知夏廸。」

「你知道那小子在夏廸手上？」

「是的。」

電話接通了。

警長對對方說：「我是警長，要找夏廸。」

等一等，夏廸來了。

「什麼事？警長。」夏廸問。

「那兩個中國遊客你猜是誰？」警長反問夏廸。

「哈利較早時，已告訴過我，是一男一女。」

「他們是林福祥的朋友。」

「噢！好大的來頭。」

「你手上的人呢？」

「投入無底洞去了。」

「什麼？」

「警長，你何必大驚小怪？」夏廸在電話中說，「那是最乾淨的方法。」

警長道：「你可知道他是誰？」

「決不會是馬可斯總統。」

「別開玩笑了，他是國際特警。」

「你說什麼？警長。」

「我說那個中國人是國際特警隊隊員，你殺了他，一定有麻煩。」

「誰告訴你的？」

「我手上的一男一女正在到處找他，那傢伙叫阿生，是不？」

「對了。」夏廸又說，「我有個朋友被他當衆毆打過！」

「什麼朋友？」

「奧地醫生。」

「你快去阻止你手下，不要推阿生入無底洞，否則一定有麻煩。」

「來不及了！我吩咐他們天黑之後，就送他入無底洞。」夏廸又問：「這是什麼時候了？警長。」

「天快亮了！」

「那麼，這時候他一定也粉身碎骨地，躺在無底洞洞底！」

警長埋怨着說道：「你令我難做！夏廸。」

「我不會難爲你的，警長先生。」夏廸又說：「有事明天說，我太倦了。」

電話掛斷了。

呂偉艮那隻電子耳，幾乎連電話聽筒中傳出的聲音也可以聽得到。

他低聲把情形轉告林愛莉。

林愛莉聽說阿生被人推入無底洞之內，大吃一驚。

她說：「我早已看出這兒的警方不似樣，也許是山高皇帝遠，我們留下來只有送死而已。」

「我也正在這樣想。」呂偉艮道，「我們一定要逃出去再說。」

「但是，有什麼辦法？」

「等一等，機會一定有的。」

林愛莉差些兒也忘記了自己的丈夫是個半機械化的電子八。

外面又沉靜下來！

一陣步聲遠去，表示有人走出了這間派出所，可能是警長，也可能是警員。

很快又傳來一陣鼻鼾聲！

呂偉艮低語他妻子：「你小心準備！我有辦法出去，却未必過得外面一關！」

林愛莉點點頭！

呂偉艮表示有把握，是因爲他發覺鐵閘上的鐵枝很單薄！

即使如此，普通人要弄開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呂偉艮今時不同往日，他有力量把這些鐵枝彎曲。

只見他伸手運勁，鐵柵上的鐵枝很快便被他拉彎了！

再拉彎了另一枝，那洞孔便可以讓夫婦二人先後鑽出去。

他們小心翼翼，因爲很易把外面值勤的人吵醒。

呂偉艮率先竄至走廊彎角，往外偷偷窺伺。

只見那名警員，他正伏案假寢，其實早已倦極睡去！

鼻鼾聲，可以判斷得出，他正熟睡如豬！

呂偉艮一個箭步飛撲衝前，迎頭就是一棒——鐵枴杖迎頭擊下！

那警員悶哼了一聲，在睡夢中昏倒過去！

林愛莉很有默契，竄至門旁，朝外面小心地張望。

門外沒有人。

只有一輛漆上警方標誌的吉甫車——這也是菲律賓各地，最常見到的一種交通工具。無論是軍警或平民，都這麼喜歡吉甫車！

甚至馬尼拉市區的「花車」，也是用吉甫車裝飾而成。

呂偉艮本來可以放過這警員，但他担心萬一驚醒了他，他會在背後向他們夫婦二人放槍！

現在呂林二人可以安心地走了，最少沒有後顧之憂！

他們正待登上那輛警車逃去，突然之間，彷似晴天霹靂似的，有人在那邊吆喝一聲：「快給我站住！動一動我就開槍殺死你們！」

分明是那位警長！

呂林二人彷佛觸了電，呆了一樣，站在警車的一旁。

呂偉艮想過了，他們雖然棋差一着，還有一個機會！

呂偉艮不會因爲功虧一簣而就此罷手，他知道再度「落網」之後的結果！

他算準了，只要警長僅有一個人！只要警長的影子讓他見到，他會出其不意地，以鐵杖向他的手部掃去！

他明知對方有槍，所以他先要掃落他手上的警槍！

於是，他趁警長未過來之前，悄悄低聲知會了他妻子。

但是，當警長向另一人發出命令之後，呂偉艮就打消了這念頭！

警長指揮另一名警員過來替呂林二人加上手鐐！

這也就是說：對方最少有兩個人。

一個人還容易對付，兩個就難了。

因爲其中一個可以在這麼短距離之內，以手槍殺死他們！呂偉艮決不可能在一下子就把兩個人打倒的。

林愛莉也担心丈夫不顧一切，低聲警告他：「小心！不要瞎幹！」

呂偉艮洩氣地說：「是的，我們還差了少許運氣！」

警員把夫婦二人扣上了手鐐，再加一

副扣在汽車之上。

警長一直持槍在旁小心監視！

他以懷疑的口吻瞪住呂林二人問：「你們如何逃得出來？」

「有錢使得鬼推磨，這道理你一定明白！」呂偉艮笑了笑。

「嘿！」警長走了進去。

警員拔槍在手，留下監視住呂林夫婦二人。

呂偉艮明知等會兒又要花費一番唇舌，所以先想好了一個藉口。

不久，警長果然出來了！

他十分生氣！

他後面跟住一個垂頭喪氣的警員——這傢伙顯然是被人救醒的。

警長過來問呂偉艮：「你就是用鐵枴杖撬開那副鐵閘？」

「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辦法？」呂偉艮本來不想以此藉口交代，想不到對方代他先說了出來，省得他多費唇舌。

「你有種！」警長突然陰森一笑！「上車吧！中國人。」

呂林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

他們彷彿聽得出，他的語氣極之不平凡！

呂偉艮道：「你送我們往那裏？」

「你猜猜吧！」警長已示意其中一名警員坐上司機位。

呂林夫婦二人被安置坐到前面——司機位旁邊去！

警長與另一名警員拔槍在手，坐在後面監視着。

呂偉艮暗暗吃驚！

任誰也不難想像得到：他們不可能就此放過夫婦二人。

那麼，現在押解他們往何處？

這可能是一項「順水推舟」的陰謀——警長老羞成怒，將他們送入無底洞去！

「無底洞」雖稱「無底」，但一定有「底」，只不過很深，至於深到何等程度，一直就沒有人知道。

總之，歷來跌入去的人，連回聲也無法可以聽到。

警長大概一開始已經想殺呂林二人，只是有所顧忌而已！

現在呂偉艮弄毀鐵門，他大概已有了「藉口」交代，所以才會將計就計。

警車直開往樹林中去。

天色快亮了！

呂偉艮也明白，他要弄斷這手鐐不難，但後面警長的手槍，却隨時可以將他置於死地！因此，他不敢輕舉妄動，惟有靜觀其變！

× × ×

夏迪一再被人從夢中吵醒。

單單是警長，已叫他聽了兩次電話。

最後一次是他的一名手下叫醒他，因爲他發現有二名爪牙被害，陳屍樹林中。

夏迪聽說這二名爪牙正是奉命把阿生投入無底洞去的人，不由自主大吃一驚！

當初夏迪聽警長說「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他還不會放在心裏。但現在却像一枚炸彈在身邊引起爆炸一樣。

夏迪立即召集手下，趕到樹林中去！

二名爪牙都是年青人，他們已死去了多時！

夏迪看見他們渾身瘀黑，好像中毒似的，死得可怖！

他向身邊的人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尼格利吐族的毒箭！」一名手下小心翼翼地，把其中一名死者身上的一枚羽箭拔了出來！

那枚羽箭自頂至踵，僅得三吋長，尖端染了鮮血！

夏迪生氣地問：「誰下的毒手？」

「除了尼格利吐族人之外，沒有人懂得這種玩意！」一名手下說。

另一名手下在較遠處叫了過來：「波士，那邊似乎有輛車子開過來。」

「小心戒備！」夏迪向他的手下，下達了命令，各人立即散開。

他們紛紛拔槍在手，躲到大石、大樹等處的背後。

不久，車子開近了。

是一部警車！

夏迪走過來跟車上的警長打招呼：「你來得正好！」

「發生了什麼事？」警長反問道。

夏迪指指那邊一條小徑——那是通往無底洞之路！

警長由車上一躍而下，但二名警員仍留在車上，監視住呂林二人。

夏迪一邊陪警長走過去，一邊說道：「有人殺死我兩個手下，救走了那個中國人！」

警長吃驚地說：「這一回糟糕了！一定是馬尼拉已經派人來！」

「你究竟說什麼？」夏迪很生氣，他絕不會因爲對方是警長而改變態度。

警長道：「假如馬尼拉的特警隊秘密跑到這兒來，我們兩個人都麻煩！」

「不！絕不可能是什麼特警！」夏迪指住其中一具屍體，「他們被毒箭所殺，似是土人的戰士們！」

警長蹲了下去。

天亮了，但樹林中光綫不足，警長仍須要倚靠手電筒照明。

致命的七彩羽箭，仍有一支插在一名死者的耳後。

警長仰首對夏迪說：「你與尼格利吐族人過不去？」

「不！」夏迪說，「我連一個土人也不認識，怎會結怨？」

「那麼，他們爲什麼與你作對？」警長又說，「這分明是土人常用的毒箭。」

「你是警方的人，請你給我查個明白吧！」夏迪說完就走！

他顯得很生氣！

警長彷佛當夏迪是他的上司，立即追了上去，與夏迪併肩兒走！

警長道：「夏迪，別這樣，現在我們彼此都有困難。」

「我不知道有什麼困難，總之我就死了兩個人。」

「我會追查兇手！同時，我正想把車上兩個人交給你。」

「兩個人塡兩條命，本來十分公道。但是——」夏迪問：「你如何寫報告？」

「他們弄毀了囚室的鐵門，我可能推得一乾二淨！」

「算你識做！」夏迪拍拍警長肩膊，

笑了笑。

警長道：「但是，我也有事求你。」

「放心！我幾時難爲過你？」夏迪掏出了銀包來。

警長卑躬地接過了鈔票，往口袋一塞。又說：「除此之外，還有事求你！」

「什麼事？」

「我人手不足，要向你借人。」

「幹什麼？」

「尋人。」

「就是那特警？」

「是的！」警長說，「我非常担心馬尼拉方面派人來。」

「這點我可以答應你！」

「謝謝你。」警長又說：「但是，當找到了他之後，由我處理。」

「處理還是處決？」

「要看情勢而定。」

「我倒希望你處決他！」夏迪又說，「其實這些事你可以推得一乾二凈！車上二人是殺人嫌疑犯，他逃了，你人手不足，這很容易交代。至於那特警，你根本不知他下落，更易交代！」

「好吧！你先派些人帮我找到了他再說。」

警長與夏迪回到警車旁邊。

在此之前，呂偉艮已利用他那隻電子耳聽到了二人的交談！

他知道夏迪與警長果然是蛇鼠一窩，心裏暗暗吃驚！

目前的形勢對於呂林二人十分不利，他決不能硬幹，否則他夫婦二人就會死於亂槍之下！



呂偉良和林愛莉逃出警所正欲上吉甫車逃走，被警長和警員發覺制止。

呂偉艮雖然是個經過改造的電子半機械人，但這並非表示他刀槍不入！他仍有一半是人體肉身，同時子彈也可以破壞他體內的電子儀器，令他無法動彈的。所以，呂偉艮只有靜觀其變。

三寸毒箭　一再出現

瑪花很痴情，她對阿生千依百從地逢迎着。

但是阿生是個什麼人？

他並非沒有感情的人，他既年青，又英俊，而且體格强壯。

阿生也像一般青年人一樣，須要愛情的滋潤，面對這麼一個熱情如火的野女郎，自然會心動。

但是，他沒有忘記自己的特警身份，更不會忘記呂林二人和羅拉。

阿生還不知道呂林二人也因爲自己而落入壞人手中。所以，他與瑪花一度歡娛之後，只等待着天明的來臨。

瑪花很久沒有像今晚這麼快樂過，她從甜美的夢境中紮醒。

阿生自始至終沒有離開過她，甚至睡着了，她仍擁抱住阿生。

這裏沒有燈，沒有光。

唯一的光來自窗外，那是星星的光。

就憑這微弱的光綫，瑪花竟也察覺得出阿生睜開了雙眼。

「你怎麼了？」瑪花摸着阿生胸前的肌肉，柔聲地問。

阿生道：「我正在想——」

「你想什麼？」

「想你——」

「我知道，剛才我發夢時已知道了！」瑪花孩子氣地嘟着小咀。

「你發過什麼夢？」

「我發夢你要離開我。」

「是的，我們遲早也要離開。」

「不！我不准你離開我。」

「這怎麼可以？」

「爲什麼不可以？」

「我有工作。」

「我並非要你留在這裏，以我你二人的力量，無法對抗夏迪那魔王。」

「那你想怎麼樣？」

「我跟你一齊走。」

「走？你要去那裏？」

「天涯海角，只要你去那裏，我也會去那裏。」

阿生苦笑道：「你應該找個歸宿，但我絕非一個好歸宿。」

「我喜歡你，愛你！其他一切我都不管！」瑪花像小鳥依人似的，緊抱阿生不放。

「好吧！我帶你走！」阿生說，「我剛才爲你的未來想過了，你不該再留下來，因爲這兒的人太迷信。」

「是的，他們說我是個不祥的婦人；不孕是否有罪？」

「不！絕不是罪，只是體質，或者是一種病而已。」

「你眞好！我從來未見過像你這麼强壯的好人。」

「好與壞往往只是一綫之差，你將來有機會接觸更多人的時候，自然會發覺有些人比起我更好。」

「你的意思是——」瑪花突然呆住。她似乎要看阿生的面色，可惜光綫還是太弱，看不清楚。

但阿生感覺得到，她雙手稍爲放鬆了，她顯得激動。

「我打算帶你到馬尼拉，如果你喜歡香港，我也可以設法送你到香港去！」阿生知道不少非島少女視香港如天堂。

「然後呢？」

「然後，你喜歡怎樣，就自由發展好了！」阿生道。

「不！我只想跟你在一起！」瑪花突然把雙手放開了。

「你幹什麼？」阿生感到不妙。

「除非你答應我！」瑪花到了入口處，作勢要跳下去。

阿生急忙將她拉住。

「你很忘情！」瑪花飲泣起來，哽咽道，「我聽得出你的語氣，你想離開我，是不？」

阿生從來沒有面對過這種情形，弄得手忙脚亂。

他終於半哄着說：「瑪花，聽我說，我雖然喜歡你，但我有許多工作要做，還有許多許多地方要我去的。」

「那麼，爲甚麼不可以帶我一齊去？嗯——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麼？」

「你嫌我樣子醜陋，是不？」

「不！你很美，這個世界之上，沒有幾多個像你這麼美的女人。最少你這一份純眞的美，就够令我畢生難忘。」

瑪花又化嗔爲喜，向阿生投懷送抱。

「既然你不討厭我，爲什麼要我們分開？」瑪花流着淚，但語氣已改變了，「聽我說，這日子，我等待了許久。我須要一個男人——就是像你這樣的男人。」

「好吧！」阿生實在不忍心再令瑪花傷心，「我們先一齊離開了這裏再說。」

阿生想了想，又問瑪花：「我們可以在天未亮之前離開這兒麼？」

「可以的。」瑪花道，「我只怕你不大習慣，希望我可帶你走出這座樹林。」

「好極了！」阿生道，「我們先要到碧瑤，我有人在那兒一間別墅等我。」

「你是指那嚮導羅拉？」

阿生吃驚地瞪住她：「你怎麼知道他是嚮導，怎知他叫羅拉？」

「我當然知道。」瑪花嫣然一笑，說道：「自從你救了我之後，我就一直跟踪着你們。」

「你跟踪我？」

「是的，否則我又怎可以把你由那魔王手中救了出來？」

「你的確了不起。」

阿生不想多作解釋，也不想讓她知道呂林二人的存在。

阿生指「在別墅等待」的人自然是指呂林二人，並非羅拉。

他希望回到碧瑤林福祥的別墅去，找到呂林二人再說。

× × ×

呂林二人被夏迪「接收」過去！

夏迪本來主張把二人投入無底洞去，但警長另有主意。

警長十分渴望找到阿生，所以他才會跟夏迪完成了這宗交易。

但如何可以找到阿生？

警長忽然靈機一觸，把夏迪拉過一旁，低聲道：「你喜歡打獵嗎？」

夏迪怔了一怔。

「你說什麼？警長。」

「打獵啊！」警長說，「喜歡打獵的人，一定明白一個原理。」

「什麼原理？」

「有獵狗的狩獵家，永遠是收穫最大的人。」

「你的意思是——」

「放出我們的二頭獵狗。」

「別開玩笑了！」夏迪道，「他們未必就是二頭獵狗，可能是兩隻老虎，那時就會變成了放虎歸山。」

「我們派人跟踪他們，這比起我們自己去找，方便得多了。」

「誰保證他們能找到那名特警？」

「他們這次正是爲了找那特警而來！」警長道，「同時林福祥這傢伙很富有，一定會從中帮他。」

「你眞胡塗，如果讓他返碧瑤，我們豈非自找麻煩？」

「你担心他報警？」

「是的。」夏迪說，「萬一他們向馬尼拉求助，我們怎辦？」

「放心吧！我知道林福祥的別墅在郊區，並非市區。」

「那又怎樣？」

「我們可以派人先去截斷林家的電話綫，說不定那小子這時正回到了林家去。我們屆時大可將他們一網打盡。」

「嗯！讓我想想清楚！」夏迪沉吟道，「這件事非同小可。」

警長道：「我們一向合作愉快，你是我眞正的後台老闆，我怎麼會害你？」

夏迪道：「但是，我却有另一個想法，就是他們知的太多！我實實在在不想留下生口，否則我你都會完了。」

「你的意思是——」

「立即要送他們入無底洞。」

「但是，那特警——」

「放心！先處決這兩個，我再派人去找那小子回來。」

警長說不過夏迪，只好任由他如何處置呂林二人。

於是夏廸把呂林二人推上他的汽車，由二名槍手押解。

警長和二名警員也開着警車，尾隨其後。

× × ×

阿生在瑪花的帶領下，穿過了樹林，轉往大路這邊走過來。

他們的目的是要找到代步的工具，但當發覺有車經過時，却又有如驚弓之鳥似的，躲了起來。

這也難怪的，因爲瑪花說過了，這一帶全是「魔王」夏廸的勢力範圍。

他們心裏都明白，無論如何不能再落入夏廸的手中。

所以瑪花非常小心，步步爲營地，左穿右插，極力避免與夏廸的人碰上了。

但是，正如瑪花所說，這一帶既是夏廸的勢力範圍，要避開他的人確實不易。

就當他們通過一條小徑，轉出大路之

際，小徑之上出現了幾輛汽車。

阿生立刻把瑪花按了下來，二人伏在一處矮叢後面。

「是夏廸的人，一定是！」瑪花低聲對阿生說：「這條路只可以通到夏廸的家中去。」

阿生不禁喃喃自語道：「這麼早，他們要到何處去？奇怪？」

瑪花道：「夏廸這魔鬼，無事不登三寶殿，嘿！一定有事發生！」

話猶未完，車隊已經在他們的跟前經過。

阿生和瑪花透過樹葉的罅縫，可以看到車子和一些車裏的人。

能夠讓他們見得到人的車子，一定是吉甫車，因爲，不少吉甫車根本就是敞篷的。

阿生不知是否心理作祟，他竟然發覺其中一輛吉甫車子上，出現了呂林二人的影子。

阿生登時渾身一凜。

他定神再看清楚，是呂偉良，一點也沒看錯；還有林愛莉在他身邊。

本來天色還未放亮，在這種環境底下，要看清楚對方的面目確不容易，但走在後面的車子都亮起了車頭燈，因此，阿生就可以借住這些光綫看得更清楚。

阿生眞懷疑是他自己的心理作祟，他不但肯定那是呂林二人，還發覺呂偉良正由車上轉往路旁這一叢林望過來。

怎麼可能呢？

這是黑夜，即使呂偉良放眼四望，也不會這麼巧望到這兒來。

何況阿生和瑪花藏身之處是一些灌木矮林，暗草叢生，在這黑暗環境底下，沒有人會想到這兒有人。

但是，阿生再想深一層，就覺得不但有可能，而且大有可能。

爲什麼？

因爲呂偉良現在已是一個半機械化的電子人，別人做不到的事，他却做得到。

他有一隻電子耳，這才是眞眞正正的順風耳。

他只須傾耳細聽，就可以聽到很遠地方傳來的聲音。

阿生剛才曾與瑪花低語，會不會就此讓呂偉良的順風耳聽到了？

阿生心裏不斷地想，眼睛却隨住車隊往前面移動。

車子已走了好一程，阿生仍發覺呂偉良回過頭來張望。

阿生開始肯定他師父已眼耳並用，他不但聽到，還見到了阿生。

於是阿生與瑪花沿住小路路旁推進。

他們不但不規避那車隊，還追踪着他們。

阿生知道他師父的千里眼和順風耳十分管用，只要他集中注意力，可以能人所不能。

於是他故意喃喃自語地說：「師父，你是否見到了我？我知道你可能聽到了，但我不知道你的處境。如果你須要我加以援手，就想辦法向我示意好了，我這裏還有個人可以帮手呢。」

瑪花不知內裏，自然覺得阿生太過傻氣，人隔這麼遠，怎麼可以聽到他說話？

瑪花道：「車上一男一女可能被人送往無底洞去。」

阿生吃驚地問：「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這條路正是通往無底洞的；而且，剛才我也見到他們被鎖在吉甫車上的橫鐵欄之上。」

阿生相信瑪花的判斷和眼力。

他脚步加速，希望不要和車隊之間拉得太遠；自然也希望再看得更清楚一些。

還好這兒路面不平，車隊不敢開得太快，加上天色未亮，所以阿生他們雖然追不上，也不致距離得太遠。

瑪花雖然是個女人，但她健步如飛，絕不輸給阿生。

瑪花一邊跑步，一邊對阿生道：「我果然沒有猜錯，那邊就是無底洞了。」

阿生道：「你有辦法帮我麼？瑪花，我要救他們。不妨告訴你，車上那一男一女就是我的親人。」

「我早就看得出，否則你不會這麼緊張。」瑪花說。

車隊終於停了下來。

目的地已經到達了。

吉甫車上的呂林二人，彷彿二名即將執行死刑的犯人一樣，被二名持槍的人監視住，但這二人不是警察。

由警長率領的二名警員，這時仍坐在另一輛車子之上。

那警長對夏廸說：「我看，我們不該留在現場，反正現在一切看來都順利。」

夏廸道：「爲什麼？」

「因爲執行私刑是非法的，我是個警長，這太不成話了，但我不在現場，一切自然也可以裝作不知。」警長道。

「你說得有道理。」夏廸道：「但是，你不是要向我借人麼？」

「是的，但我寧願回到你家中等你。」警長說，「反正現在一切看來已經安全了。」

「好吧！那麼，你先返我家中等我。」夏廸說，「我處決這兩個人之後，就回來。」

警長答應一聲，轉身就走。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夏廸的一名槍手突然凌空飛起。

車上原是有兩名槍手的，這時第二名槍手也倒出了車外。

呂偉良一直在等機會——等槍手們稍爲分心，他就動手。

雖然他在車子前進途中，的確憑住配上紅外綫的電子眼一度見過阿生以及一個女人。但是他想不到阿生會追得上車隊到這兒來。

眼看就要被人投入無底洞去了，又豈可再等待下去？

因此，當其中一名槍手回身望向夏廸和警長之際，立即發動。

在此之前，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已經有了默契。

呂偉良更加暗自做好了準備功夫，那是趁住車子在凹凸不平的小路前進時，車子一抛一歪地有如跑馬。

表面看來呂偉良只是失去了重心，東倒西斜，其實却是悄悄做了手脚。

首先他運勁將連貫住林愛莉的手鐐偷偷捏毀。

由於夫婦二人坐在一起，所以對方不易發覺其中破綻。

然後，他又將車子中央的一條橫鐵搖鬆了，但表面上那條橫鐵仍在原來位置。

呂偉良這樣做，自然是有他的目的，他將連貫住林愛莉的手鐐捏斷，是方便雙方可以自由走動，不受限制。

他暗自將車子上一條橫鐵搖鬆，是爲了要利用這條鐵枝作爲武器。

現在機會已然來了，呂偉良與他妻子林愛莉一個眼色，雙方立即同時發難。

首先呂偉良用那支鐵枝橫掃，二名槍手，俱不提防，由車上同時向不同角度飛出。

林愛莉一個翻身，滾落車下，那位置是車子的左旁，而夏廸與警長他們剛好在相反的方向——車子的右旁。

林愛莉這樣做的目的有二：一是避過可能來自夏廸和警長他們的射擊，那時最少有車身可以護駕。

其次就是順勢而下，掠取一支墮在地上的手槍——那是其中一名槍手被呂偉良擊倒時，身子不由地飛墮於地上的。

呂偉良是個老於經驗的人，尤其是在這種形勢絕不利於自己的環境底下，他不但要估計清楚，更要分毫不差，否則就等於拿自己的性命去開玩笑而已。

經驗對任何事情似乎都十分的重要，尤其是眞刀眞槍肉搏的大場面，更加是少一分經驗也不可以。

呂偉良就勝在有許多這方面的經驗，何況這還是生死關頭呢！只要稍有差池，他就會命喪當場，他死了還不打緊，還要他妻子陪葬。

像呂偉良這種人，對死的看法很特別。喜歡「鐵拐俠盜」的人相信都十分清楚，他絕對不是一個怕死的人。

只要死得有價值，呂偉良隨時都願意接受「死」的安排。

而事實上，呂偉良在他畢生的冒險生涯中，也不知試過多少次了，那幾乎是必死無疑的，但是到頭來他還是死不掉。

世界上的事亦往往如是，越怕死的人越易死，相反，不怕死的，横衝直撞總是死不去。

呂偉良一擊得手之後，立即柱杖躍向汽車的另一邊，目的也不外乎是爲了避過對方的射擊。

但事實上夏廸並未開槍，警長也只在驚呆之中獃住了。

夏廸不敢開槍是有理由的，他必須顧及他的手下的安全。因爲這時候二名槍手之中，一人倒地未及爬起來，另一人則倒在汽車的座位之上，捧腹呻吟不已。

呂林夫婦二人知道眼前形勢對他們非常之不利，匆匆往路邊竄去。

林愛莉已從受傷的槍手之中，奪得了一支手槍，但她一枚子彈也沒有發射。

另一方面，夏廸等人以事出突然，立即紛紛散開，朝住吉甫車這邊包圍過來。

由於天色未亮，光綫不足之故，似乎還沒有人發覺呂林二人已逃往路邊。

直至一名槍手冒險推進，才發覺呂林二人已經失去了下落，立即知會其他人朝住路傍一帶展開大搜索。

警長眼見這情形，他比夏廸更担心，因爲三俠如果全數逃脫，他與夏廸的勾結，就會讓他的上司們知道。

本來這兒山高皇帝遠，他們要做甚麼事，根本沒有人理。

但現在三俠之中有一人是國際特警，而這組織在馬尼拉方面又有辦事處，他們如果派人前來追究起來，就難以應付。

因爲這樣，警長就不得不命令他的二名下屬格殺勿論。

於是夏廸的槍手們，再加上三名警方人員，形成一隊頗够份量的搜索隊伍，朝住路旁樹林一帶搜索。

阿生和瑪花這時也跑到了附近，由於呂偉良早知他們的所在，所以他們終於在黑暗中會晤。

可惜形勢緊迫，他們見面後，話也未講多一句，槍聲已自那邊响了起來。

同時有人揚聲大叫：「他們就在那邊，快些開槍。」

呂偉良立即叫各人伏下。

瑪花首先消失於黑暗中。

阿生雖然關心瑪花的安全，但形勢所迫，這時也是無可奈何。

那邊有人以手電筒朝住這邊照射過來，那是警方常用的强光電筒。

幾條光綫在呂偉良等人的頭頂，身邊等處掠過，槍聲也紛紛响起來。

林愛莉與她丈夫在一起，她手上有一支手槍，是從一名槍手那兒掠得的。

這時候，林愛莉也有些按捺不住，擧起手槍，就想發射。

但是她的手指還未扣下，呂偉良已經及時制止她。

呂偉良說道：「別魯莽，手槍交給我吧！」

林愛莉不知道她丈夫有何想法，只好把手槍交給他。

呂偉良原來又憑他那隻電子順風耳聽到了一些對答。

那是警長和夏廸的交談，警長下令格殺勿論，夏廸則指揮手下們包圍過來，不必害怕，因爲他們知道呂偉良二人手無寸鐵云。

呂偉良所以及時制止他妻子開槍，正是讓對方估計錯誤。

因爲事情已擺得十分明白，對方根本未知道林愛莉順手牽羊掠得一支手槍，對方估計錯誤，自然對他們有好處。

現在那班人果然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紛紛包圍過來了。

呂偉良計過算準，只要他們再迫近一步，就先傷害他們兩個。

以呂偉良過去的個性，他是不會輕易殺人的，即使迫不得已，也最多使用他鐵枴杖中的痳醉銀針而已。

但是，警長剛才下令「格殺勿論」，却令他十分生氣。

對方是一名警長，爲什麼要這麼心狠手辣？何況呂偉良早已向他表白了一切，說出阿生的特警身份。

不管他意欲何爲，總之他要置呂林二人於死地，則毫無疑問。

因此，呂偉良立心要好好地讓這班人吃一些苦頭。

於是呂偉良擧槍瞄準，他先要擊向一名夏廸的手下，再傷另一名。

槍聲連响兩下，二名槍手猝不及防，先後倒下。

幾乎是同一時間，第三，第四個人也在另一角度倒地。

剎那之間，反攻來自四方八面，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呂偉艮首先感到莫名其妙，因爲剛才他清清楚楚只開了兩槍。

除非這是一支特製的手槍配上了特別的子彈，否則絕不可能一下子會令到四個人倒下。

呂偉艮固然驚愕，夏廸和警長他們更加驚惶失措。

一時之間他們也想不透這是怎麼一回事，因爲剛才明明白白只聽到了槍聲兩响，怎麼會有四個人先後倒地不起？

無論如何，呂偉艮的做法有如炸彈一樣，令到對方大爲震動。

各人都以爲呂林二人手無寸鐵，只要知道他們躲在何處，便可以手到拿來，想不到「虛則實之」，他們紛紛中計。

於是未受傷的人，立即找地方躲避，受傷的則呻吟呼救。

夏廸固然恨得牙癢癢的，就是警長也恨不得立即殺死呂林二人。

他們顯然不知道三俠巳在黑暗中會面，更不會知道有個瑪花在着。

其實剛才另外兩個人差不多同時倒下，正是先後中了瑪花的毒箭。

瑪花剛才在發覺有人搜索過來時，匆匆消失於黑暗中，正是爲了要及時找到有利陣地，好好地教訓夏廸這班人。

現在瑪花就是躲在一棵大樹之上，靜觀其變，而對方很難發覺她的所在。

一分鐘之前還是鬧哄哄的，一分鐘之後的現在，四周却靜得令人驚奇。

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一下子有四個人死傷，任何再勇敢的人也要考慮清楚才可以繼續下一步行動。

於是阿生蛇行鼠步地，竄過來對他師父呂偉艮說：「我們現在怎辦？」

林愛莉不等呂偉艮開口，她就說：「我們最好立刻就走，看來他們的銳氣受挫，暫時不敢追踪我們了。」

但是阿生却說道：「我們不能留下瑪花。」

「瑪花？」林愛莉反問道：「就是剛才那個半裸的女人？」

阿生點頭。

林愛莉道：「我們怎可以爲那女子而錯過這逃走的機會？」

呂偉艮則問：「阿生，那女子究竟是誰？你似乎很重視她。」

阿生道：「師父，她是誰我慢慢再向你交代。如果你們要走，現在我們不妨約好一個地方才會合，我一定要找到她才可以一齊走。」

阿生說完就想走，但被林愛莉抓住：「傻瓜，你豈可爲一個陌生女郞而作這麼大的犧牲？我們如果現在不走，可能永遠也沒機會再逃得脫他們這班人的困擾。」

阿生道：「讓我告訴你們吧！她雖然只是個野女郎，但却是我的救命恩人，更加是你們的，因爲剛才師父只開了兩槍，但你們可知道其他二人是誰所殺？」

呂林二人都不作聲。

阿生道：「就是瑪花殺的，她懂吹一種土人常用的小羽箭，百發百中——小箭長只三吋，但被刺中的人必死無疑。」

呂偉艮是講究道義的人，他對林愛莉道：「不要爭辯了，我們找到她再說。」

「但是，四周一片漆黑，我們如何能找到她？」林愛莉道。

「我自有辦法！」呂偉艮說着，巳拄杖俯伏而行。

豈料不動猶自可，一動之後，槍聲立即又自那邊响起。

呂偉艮急急伏下。

阿生十分生氣，伏在地上對呂偉艮道：「師父，把手槍給我，讓我掩護你。」

但是，呂偉艮並沒有把手槍交到阿生的手裏去。

他並非不相信阿生的眼力，阿生不但四肢齊全，而且還受過嚴格的訓練，在若干方面，阿生甚至比他師父更勝一籌。

不過，呂偉艮自有呂偉艮的想法。

主要還是因爲他擁有一隻「夜眼」——用紅外綫裝配的電子眼，既可以在黑暗中看見一切事物，也可以透視一切非金屬物體。

因此，呂偉艮在再度移動他的位置之前，決心再發神威。

他不但未將手槍交給阿生，反而連開了三槍分別朝三個不同的角度發射了三枚子彈。

這當然是十分危險的事，因爲這一類型的手槍，只有六枚子彈。

剛才發射了二枚，再加現在又是三枚，只餘一枚了。

呂偉艮對軍火不會是門外漢，處於這種環境底下，更加不會輕敵，他決不會愚蠢到將自己置於極度危險的邊緣。

呂偉艮所以要大發神威，是要將心理戰和實力戰一齊推行。

原來聽了阿生的話之後，呂偉艮明白剛才兩枚子彈一連傷亡四個人的內幕。所以實行再來一次心理攻勢。

剛才兩响槍聲，四人倒地的情形巳令對方大感困擾，現在再來「連傷三人」，對方肯定會大爲吃驚。

尤其是這三個人並未暴露於掩護物體的可見程度下，而只是躲在一些野草矮林之後面埋伏，一旦受到襲擊，其他人在心理上必然大受影响。

正因爲這不是人工做得到的事，即使能在這種距離下百發百中，亦不能在黑夜之中射得這麼準。所以，這三槍的收效果然大極。

夏廸和警長議論紛紛，他們肯定有外來助力，下令各人不要再强行推進。

呂偉艮的心理戰果然成功了。

對方根本摸不清楚三俠這方面的底子，更不可能知道他們現在僅得一支手槍和一枚子彈。

假如不是這樣，就算夏廸肯放過他們，警長也不肯。

但是現在，夏廸的手下和警長這班人，幾乎動也不敢動。

因爲剛才他們也可以見得到，躲在密林之後的人也難倖免，誰還敢拿自己的生命去作無謂的犧牲？

呂偉艮於是可以安然去找瑪花。

瑪花在那棵大樹之上，靜伏不動，伺機下手。

呂偉艮憑住那隻電子眼的帮助，很快就找到了瑪花。

阿生看見呂偉艮的退敵之計巳告成功，也悄悄跟了過來。

呂偉艮告訴他瑪花之所在，讓阿生過去把她叫了下來。

四個人在黑夜中再次會合。

夏廸等因爲猜不透三俠身邊的實力，同時又先後有七人傷亡，惟有匆匆撤退。

三俠和瑪花至此才悄悄鬆了一口氣。

呂林二人雖然對瑪花有些看不慣，但是在這種陌生環境底下，也實在須要一個本地人引領他們離去。

呂林二人對瑪花之所以不慣，完全是因爲她一直赤裸着上半身。

無論如何，眼前他們就須要同舟共濟，然後才可以渡過難關。

× × ×

天色漸亮。

夏廸和警長等人分頭檢點一下，傷亡七人之中，竟有一名警員在內。

還好警員只是受了槍傷，其餘兩死四傷，盡是夏廸的手下。

警長爲了向最高當局交代，必須編造一個「追捕逃犯」的故事。

但夏廸可不同了，他手下差不多都是亡命之徒，死了的人都被投屍於無底洞之下，根本就不會有人來追究。

返抵他的大本營時，他的貴賓奧地醫生巳經醒來，正在門前散步。

「想不到你們這麼早就出去。」奧地醫生伸着懶腰笑道。

夏廸說：「是的，我們有些事，漏夜要趕到碧瑤去挽救一名垂危的病人。」

「果然是名不虛傳的神醫！」奧地又說：「你用的是什麼藥物？」

「一種山草藥，」夏廸立刻又轉變了話題問道：「那姑娘服侍得你怎樣？滿意吧？」

奧地會心地一笑。

夏廸笑道：「我早說過，我一定會令你大感驚奇！」

「好了，開心完之後，我想我們也該談談正經事了。」

「什麼正經事？」

「你的醫人方法。」

「你也有興趣？」

「非常有興趣。」

「好吧，反正我也有意思跟你交換一下經驗。」夏廸與奧地故意離開了其他人，走到門前一條小徑之上。

「夏廸先生，你是一位受到敬仰的神醫，許多遊客都慕名而來。」奧地一邊走，一邊說道：「但是，你可否將你用藥的方法告訴我？」

「你過獎了，奧地醫生。」夏廸說：「你是一名正式醫生，也看過我替遊客治病，我想先聽你的高見！」

「哈哈……想不到你這麼滑頭，也難怪你雄霸一方。」

「你似乎不大相信我那種神秘的治病方法。」夏廸若有所思地瞪住他。

奧地漫不經心地說：「這件事的內幕我們彼此心中有數。」

「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你心裏一定明白，所謂神醫，只是一種掩飾手法而已，你從病人身上揑出來的小藥片，我這裏也有一顆。」

夏廸感到意外。

他早巳料到奧地以醫生的名義來訪，巳擺明來意不善。

本來他也存心要從對方身上學到一些實用的醫學常識，充實自己的「神醫絕學」，但想不到奧地現在的態度，實在令他十分的驚奇！

奧地由口袋中取出一顆棕黑色的小丸，放在夏廸的手心中。

夏廸只瞥了一眼，立即面色大變！

他勃然大怒：「你敢擅自偷入我的秘密室？你究竟是什麼人？」

奧地不慌不忙，自口袋中取出了另一件東西——那是一具無綫電對講機。

夏廸立即一手把對講機搶了過來。

但奧地却哈哈大笑，道：「這對講機一直開着，我的人一直也在收聽着我們之間的交談，你即使立即殺了我，你的秘密也會外洩！」

夏廸氣得面紅耳熱，悻悻然道：「爲了你的體面，我巳替你出氣，想不到你竟然恩將仇報，這樣對我！」

「是的，你的確爲我而去追殺那個中國人，但是，你的意圖我早巳一淸二楚。首先，你的所謂神醫，根本只是一種騙人的鬼把戲，你用魔術手法，以這一類麻醉止痛藥片，當作由病人身上揑下的靈丹，當面讓求醫者服食，由於這東西有麻醉止痛的實效，病人於是獲得暫時性的安靜，而他們不知內幕，自然當你神仙一樣！」

夏廸沉住氣，問道：「你化驗過這種藥丸？」

「我是醫生，幾乎嗅嗅就知道它的性質。」奧地又說：「你找我，無非想我對你有所貢獻，例如灌輸一些管用的醫學常識給你，又例如介紹一些實用的新藥給你，讓你在那些迷信的病人的面前『大顯神威』，但是，我才不會那麼笨。」

「你有種！」夏廸氣喘喘地問：「你究竟是什麼人？」

「你先猜猜吧！」

「警探？」

「非律賓有外國警探麼？」

「然則，你是個勒索者！」

「差不多了。」

「你要錢。」

「不！我們早巳查出你這些日子以來，賺到不少寃孽錢！」奧地有恃無恐地說：「我們須要的，只是閣下的合作。」

「合作？」夏廸意外地怔了一怔，「你們這集團是——販毒的？」

「不，你又猜錯了。」

「然則，你要我如何合作？」

「我們是做軍火生意的，並非毒品，所以與你之間並無抵觸。」

「你們偸運軍火入非律賓？」

「是的，我們須要物色一個有名望的本地人與我們合作。」

「爲什麼你會看中我？」

「你問得好，」奧地笑了笑，「因爲你這地方不錯，易於掩飾，同時，你們與警方的關係也攪得很好。」

「你要我如何合作？」

「我要你這兒作爲基地，每當有軍火偷運入境之後，就用各種掩飾方法，暫時儲存在這裏，當然，假如一切談妥了，我們得先在樹林之內，另建秘窟，做到天衣無縫爲止。」

「那麼，我有何好處？」

「賺到的錢，四六分賬。」

「誰四誰六？」

「你四我六。」

「似乎太少了，我未必有興趣。」

「別忘記，我們是有備而來。」

「你跡近勒索。」

「你說什麼都好，你販毒，行騙，甚至殺人等等，全是事實，我們不但有證據，而且也有人證和物證。」

「好傢伙，你眞厲害！」夏廸苦笑一下，「既然如此，我也不得不答允了。」

「其實，我們給予你的好處還不止於這區區的四成利益，由於你須要更多人尊敬你，崇拜你，所以我們以後會用最科學化的方法和藥物，讓你神乎其技地，着手回春。」

「是的，這正是我的要求，不妨坦白告訴你，我有許多富有的病人，我不可能全部以迷信的方法醫好他們。」

「我知道，」奧地含笑指指樹林深處，「你有一所地下醫院。」

夏廸起初還有些驚奇，但想深一層就釋然而笑。

對方既然聲明是有備而來，連這麼小的「神丹」也給他搜了出來，自然也有辦法查得更多其他方面的事。

夏廸順水推舟地說：「是的，我的地下醫院，也須要你的帮忙。」

「你放心，」奧地說：「我們以後巳是一家人，我會盡力而爲。」

「你們有多少人？」

「我不會說實話。」

「爲什麼？」夏廸怔了一怔，「你似乎不大信任我！」

「猛虎不及地頭虫，現在你是地頭虫，我即使是猛虎，也不會佔到優勢，所以我一定要有些保留，以免你反噬。」

「你放心，我有把柄在你手中，何況，我們的確須要合作，既然彼此有利益，你的担心實在是多餘的。」

「算了，」奧地說：「總之你只要依計行事，根本不必理會我有多少人，合作下去之後，雙方滿意的話，你一定知道得更多。」

「好吧！」夏廸一邊與奧地握手，一邊把那具無綫電通話機交到奧地手中，「由現在起，我們就是自己人！」

奧地接過通話機，向他的同伴報喜：「彩雀三號，我是彩雀五號，一切順利，我們的先頭部隊可以開入來了。」

無綫電通話機也傳來回聲，表示一切將依計行事。

夏廸看得目定口呆。

事前他絕難想像得到對方用這種間諜手法通訊，竟然連姓名稱呼也省掉，以代號代替，由此可見他們小心的程度。

夏廸無法不屈服下來。

他帶住奧地步向大門廣場，等待着奧地的人到來！

僵人吸血　魔爪殺人

呂偉艮等三俠在瑪花的帶路下，來到了一條公路之上。

他們四個人，歇在路旁的樹蔭之下休息。這時候，天色巳經大白，但公路之上，卻未見有人車通過。

但根據瑪花說，等一會兒一定有一種很奇特的交通工具由此經過。

那就是：馬車。

馬車是十分落後的交通工具，但在非島各地仍然流行。

非島的馬車大致分兩種。

一是儎人的。

這一類多數在市區行走，尤其是馬尼拉市的僑區之內。

僑胞們，特別是婦女，最喜歡乘坐這些「小馬車」。

「小馬車」只用一匹馬，一位車夫，後面的「車廂」僅可供二人共坐。

它的外型有些像澳門的三輪車，只是車輪與車身略高而巳，同時只有後面二個輪。

第二種是人貨兩用的「大馬車」。

大馬車多在郊區的公路之上行走。

這類大馬車車廂分三列，每列座位可以坐三個人，滿座時連車夫在內，是十個人。

十個人由一匹馬拖動，自感吃力，何況有時後面未必盡是人，還有貨物呢。所以，有些則用兩匹馬一齊拖動。

瑪花所指的，自然是後一種較大型的人貨兩用馬車。

非律賓的馬車，據說又是由西班牙傳入的，因爲這兒被西班牙統治過。

非島上富有人家的「私用馬車」，裝飾得七彩繽紛，兩匹，甚至四匹馬一齊拖行的都有。而且馬兒也多多裝飾。

其實，馬車並不見得好到那裏去。

首先是衞生問題，馬兒不會說話，大小便隨時弄得到處臭氣薰天。

其次就是速度太慢。

再其次是要養一個服侍馬兒的馬夫。

儘管壞處多多，遊客爲了好奇，每到非島旅行，必設法坐坐馬車。

現在呂偉艮等三俠和瑪花他們，既要瞻前，也要顧後。

「瞻前」是看看有沒有接客的馬車或其他交通工具經過。

「顧後」自然是担心後有追兵。

因爲天色巳經大白，只要有夏廸的人出現，他們就凶多吉少。

不久，遠處有一輛大馬車出現。

可能是心急的緣故，他們覺得馬車實在慢得要命。

瑪花巳披上了一件衣服——那是由林愛莉身上除下的。

林愛莉自己也是女人，她看不慣赤裸上身的尷尬情形。

阿生覺得，穿上了衣服的瑪花，顯得更美，更動人。

大馬車逐漸接近他們。

他們四個人正準備上車，突然之間，公路之上有一輛汽車出現。那是一輛吉甫車，與夏廸他們所用的

，完全一樣。

四個人嚇得急忙往樹後一閃，躲了起來。

眼看大馬車將到，如果他們不及時揮手截停，又不知要等到多久。

但是，那輛吉甫車竟然也停了下來。而且就停在他們剛才出現過的路邊。

各人大吃一驚！

瑪花轉身就想朝樹林深處逃跑。

但是，林愛莉一手拉住她。

與此同時，阿生也說：「不要怕，是來找我們的，瑪花。」

原來，三俠看得淸楚，來者竟然是羅拉。

羅拉剛才坐在吉甫車之上，相距還遠，巳見到三俠等人出現道旁。

但當他將車子開近之時，反而失去了他們幾個人的下落。

羅拉感到奇怪，所以落車查看。

還好呂偉艮等三俠爲人冷靜，假如捕風捉影地匆匆逃去，那才無法補救。

羅拉終於見到了三俠他們。

他與林福祥等人，分頭找尋三俠他們的下落，因爲他們巳知道呂林二人由警察派出所中，逃得不知所踪。

眞想不到，一下子三人都出現在他的眼前。眞是喜不自勝。

坐吉甫車自然好過坐大馬車。

於是一車五人，直駛碧瑤。

在車上，羅拉一邊開車，一邊對三俠表示歉意！

羅拉覺得這是他的錯。

其實只有三俠才明白，這不是羅拉的錯，自然也不是三俠的錯，有些事情，眞不知應該由何處說起才好。

羅拉又告知三俠，林福祥巳將他們失踪的事，報了警！

呂偉艮道：「向何處報警？」

「碧瑤。」羅拉道：「當然不是那間胡塗派出所。」

「嗯——」林愛莉感動地說，「林老伯眞好，他兒子回來了嗎？」

「沒有。」羅拉說：「這些日子以來，他也眞的煩死了。」

呂偉艮道：「我們一定要帮帮他，這件事有些奇怪。」

「還有，」羅拉又說，「有三個人自稱由馬尼拉來的，要找阿生先生。」

「嗯，」阿生問：「他們在何處？」

「林先生不敢接見他們，担心又是歹徒們的詭計。」羅拉道。

呂偉艮問：「是怎麼樣子的？你有沒有見過他們？」

「三個人坐着一輛大房車。」羅拉說，「我隔住鐵閘見過他們，沒有穿制服，穿夏恤，很難知道他們的身份。」

「他們現在何處？」阿生問。

羅拉道：「他們見林先生不准入內，只留下一張咭片就走了。」

「咭片呢？」阿生又問。

「在林先生那兒。」羅拉道：「我也看過了，是一張旅遊酒店的名咭，上面有一個很草的簽名式。」

三俠交換了一個眼色。

羅拉道：「他們究竟是什麼人？」

「我也不知道，」阿生說：「也許，馬尼拉方面有人知道我們在這裏有難。」

羅拉道：「這裏的治安十分壞，我以爲遇上了盜賊，最多損失了錢財，但是，萬萬想不到是這種事！」

呂偉艮催促羅拉把車子開得快一些。

羅拉也知道三俠的心意，事實上他巳將車子開得極快。

×　×　×

夏廸帶着奧地等人，一齊參觀了他的「地下醫院」等處。

在這處樹林之內，許多建築物均加以掩飾，若非他帶路，很難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夏廸對奧地屈服下來，幾乎毫無保留地，讓他知道這裏一切。

奧地給予夏廸的「見面禮」，是一支十分精緻的「白金仔」——小巧的手槍。

地下醫院設備十分現代化，竟然還有抽氣系統和冷氣機。

病床不多，只有十多張，但每間房都設備齊全。

夏廸介紹了一些人給奧地他們認識，想不到這些竟是醫生，護士。

其中有些是考不到正式執照的，有些則是眞正的醫生。

奧地忍不住問：「這些有錢的病人，不信你的醫法麼？」

「不！他們不但信，而且澈底的信。」夏廸又說：「但我醫不好他們。」

「於是你把他們安置在此，用現代化的方法。是不？」

「是的，同時，我慢慢搾乾他們的錢。」夏廸在奧地耳邊低聲說。

「你眞有辦法。」

二人哈哈大笑起來。

其他人不知他們笑什麼，病人們在房間內，更不會知道了。

這地下醫院不大，但一切設備十分現代化。

奧地說：「我們合作後，這兒可以大事擴充！」

「好極！」夏廸很開心，「告訴你，本土的富人對我充滿了信心。」

「但是，我現在却有些担心。」

「你担心？」

「是的，你也應該担心。」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惹了不少麻煩，可能驚動官府。」奧地說。

「哈……」夏廸格格大笑，「我以爲你担心什麼，原來是這些。」

「你似乎不在乎？」

「我勸你開始爲這兒的改革和設計動動腦筋，官府的事，不必理。」

「嗯，難道除了派出所之外，其他地方，你都收買妥當？」

夏廸道：「在這裏，只要有錢，一切包保妥當。」

「你眞了不起！我沒有找錯合作的人。」奧地笑了。

夏廸和其他人一齊走出了地下醫院。

各人又來到了一處密林。

那兒表面看來，只是一處佈滿了荊棘的樹林而巳。

但是，經夏廸的助手走到大樹後推動機關之後，一叢矮林，即告移開。

那處草坪露出了一個大缺口，足以容納一個人入內。

夏廸指出這是「地下鐵路」之所在，請各人入去。

各人由洞口入內，果然是一處「煤鑛坑」似的洞穴。

那兒有乾電發電的電燈。

在夏廸的示意下，各人坐上了一列軌道式的機車。

這些車子有如運送煤鑛的車卡一樣，只是較爲快速，而且清潔。

夏廸早已說過，這是他每天「上班」的交通工具。

原來夏廸這位「神醫」每天均要到一個地方上班。

那是他的祭壇。

各人大約坐了將近半小時的「軌道列車」，才到達目的地。

奧地沿途留意那些設計頗佳的抽氣設備，證明夏廸很有思想，假如沒有抽氣設備，很易焗死這裏的人。

從各項設備可以見到，樹林中有自設的發電機。

但是，爲了節省電源，有些照明工具則改用乾電。

各人隨夏廸登上地面。

那是祭壇後面的「密室」——這兒列爲「神聖之地」，除了夏廸與親信之外，任何人也不能入來。

很明顯，夏廸担心被人識破了機關，所以，才神乎其說，詭稱這兒爲「神的禁地」。

夏廸透過內綫電話，通知外面的助手們，今天暫停會客。

助手把大門關閉，各人才由密室中出來。

這外面又是另一番景象，佈置得十分的富麗堂皇。

祭壇之上，一片肅穆氣氛。

但一看上面的偶像和一切陳設，奧地就忍不住笑了。

「你笑什麼？」夏廸有些不高興。

「你到底信什麼？」奧地問。

「哦！你是指這些——」夏廸也笑了起來，「這不是供我用的，供病人求醫時拜祭用的，他們各適其適，不受限制。」

奧地等人至此才明白，夏廸還是一個心理學家。

他竟然懂得利用各種宗教教徒們的「自我信仰」。所以他表面並不專一信奉於任何一個宗教，祭壇之上更設下多種宗教的偶象，讓病人各適其適地膜拜。

這種做法的確是相當聰明的，首先信奉任何一種宗教的人，必有其主觀。如果不尊重病人的本身信仰，心理上已打了折扣。

其次就是信教的人——不管是任何一種宗教，教徒目的不外乎找尋一種精神寄托，尤其是在有疾病，有痛苦的時候，往往亦依靠宗教信仰令其獲得心靈上安慰。

因此，夏廸在進行「神醫絕技」之時，讓病人同時進行膜拜與宗教的祈禱，無論在生理，心理上，都大有帮助。

怪不得夏廸這位「神醫」如此受人尊敬和崇拜，看來可眞不簡單。

現在大門緊閉，求見的人自然要被摒諸於門外了。

但是，根據一名助手來說，門外現在最少有數十人在等候。

夏廸爲了讓這班「貴賓」心服口服，故意讓各人自門眼中望出去。

只見夏廸的另一名助手，正在勸導人羣明天再來，但是，病人們却苦苦哀求，有些甚至要在此露宿，以便明天一早第一個就輪到自己。

有人說來自千里以外，這些自然是遊客。事實香港也有些旅行社會以「神醫拜訪」作爲招客的手段。

有人說來自非島各地。

更有人說由昨日下午已經開始到這兒來等，一直等到現在……

總之種種式式的人都有。

夏廸低聲對各人道：「這種熱烈的程度，要不是你們親眼見到也難以相信。」

奧地說：「其實令我難以相信的，還有其他方面的事。例如地下鐵道，地下醫院等等。」

「是的，我有我自己的王國。」夏廸說。

各人回到屋內的會客廳，夏廸的手下已爲各人預備好了茶點。

夏廸親自招呼各人進茶點，一邊又說：「假如我有現代的藥物，更有科學化的治病方法，再加上花巧的魔術手法，相信一定可以吸引全世界的病人到這裏來，那時我就是活耶穌了。」

奧地道：「你必然有此日子，只要你與我們合作下去。」

「現在我須要聽聽各位的高見，這裏有甚麼要改革的？」夏廸說。

「首先，你要恢復神醫工作。」奧地道：「等一會兒我們走後，你就開始。」

「今天？」

「是的，最好是現在。」

「但是，我今天已決定陪各位，因爲我們還要商量許多事情。」

「今晚再說好了，你不能讓他們失望，寧願你重新安排時間，每天縮短會客時間。」

其他人的意見也跟奧地一樣。

於是夏廸吩咐一名助手，出去宣佈「神醫」決定「徇衆要求」，不久即開始診症。

× × ×

嚮導羅拉開着車子把三俠和瑪花送到碧瑤郊區的林公館。

這是華僑富商林福祥的別墅。

林福祥知道三俠無恙歸來，十分高興，親自出來歡迎。

其實他這麼客氣，只有令到呂偉艮感到難過，因爲呂偉艮從羅拉口中知道他的兒子至今仍沒有消息。

正是因爲這樣，所以林福祥這麼高興是大有理由的。

原來林福祥看見兒子失踪後，報了警也等於沒有報警一樣，依舊石沉大海，所以他惟有寄望於三俠。

假如三俠有事，也等於他的兒子「無恙歸來」的希望越微。

但是在呂偉艮三俠這方面，除了決定要查明他兒子下落之外，還要對付夏廸那傢伙。

見過派出所的警方人員，三俠正感心寒之餘，林福祥却遞過一張咭片——那是一間旅遊酒店的名咭。

名咭上有簽名式。

阿生看了之後，已經心中有數。

他幾乎坐也沒有坐下，就向主人表示要出去找朋友。

林福祥聽了，又是連番道歉，因爲他此刻有如驚弓之鳥，見到任何陌生人，也會「好人當賊辦」，拒人於門外。

所以他對阿生抱歉地說：「眞對不起，我實在不知道他是你的朋友。」

「不要緊，你沒有做錯，這個地方的壞人委實太多了。」阿生道：「而且我敢保證，我那班朋友也不會怪你。」

林福祥知道阿生的身份，他忍不住問：「他們可是你同事？」

阿生點點頭。

其實呂偉艮也不知道那簽名式究竟是誰的。

林愛莉也無法知道，就只有阿生認得，因爲那是他的上司。

離開了林宅之後，阿生才告訴呂林二人：「范總監來了。」

呂林二人這才明白，原來是范梅力。

「他爲甚麼會到這兒來？」林愛莉喃喃自語地說。

開車送他們到酒店去的，是嚮導羅拉。此外還有瑪花。

瑪花一步也不肯離開阿生。

阿生也覺得奇怪：爲甚麼范梅力會親自跑到這兒來？

照計，就算馬尼拉方面知道阿生出了事，也決不會這麼快就去驚動巴黎總部方面。何況馬尼拉辦事處方面亦未必會知道呢！

無論如何，范梅力也沒有理由南下。

范梅力是國際特警組織坐第二把交椅的人——他是副總監。

但是，阿生也知道他是處理海外事務的。

難道這兒附近發生了甚麼事？

像范梅力這麼忙的人，決計不會是爲了「遊埠」而來吧？

至於范梅力如何會找到這兒來，這點却容易解釋。因爲三俠離開馬尼拉之後，曾告訴辦事處的特警人員關於他們的行踪，就是此刻辦事處的人未必知道三俠出了事而已。

總之，阿生就是這樣胡思亂想地，來到了一家旅遊酒店。

羅拉向管房部查出了范梅力所住的房間編號之後，就由阿生先行獨自去找他，呂林二人則留在下面的會客廳之內等候。

呂偉良雖然也常常因爲協助阿生而參加國際特警工作，但本身畢竟也是「局外人」，並非正正式式的特警人員。

所以，阿生晉見上司時，呂偉艮覺得應該迴避一下。

× × ×

范梅力和他的助手們，正待外出，外面忽然就有人叩門。

進來的人是阿生。

范梅力只簡潔地說：「你來得正好，我們正要出去。」

阿生只能站在房門附近與他上司交談。他問：「你們幾時來的？」

「不要問這些。」范梅力道：「呂先生和呂太太他們呢？」

「他們在下面等。」阿生說。

范梅力也不多講半句，已推住阿生一併離房外出。

助手把房掩上。

范梅力與阿生併肩而行，其他人尾隨其後。

范梅力交代着說：「我這次南來，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任務，要你們三個一齊參加我指揮的工作，詳情上了車之後，我再告訴你。」

阿生不敢多問，他這時只想着瑪花，瑪花不是「三俠」中的一份子，等會兒如何向他上司交代？

如果瑪花肯乖乖的跟羅拉留下來，一切自然不成問題。

但是，最怕瑪花鬧蹩扭，一定要跟阿生一齊，那才糟糕。

到了樓下大堂上的會客廳，呂林夫婦二人跟范梅力等人打招呼。阿生也惟有硬住頭皮，把瑪花介紹給各人認識。

出乎阿生意料之外，范梅力分別與羅拉和瑪花交談了幾句之後，便邀請他們一齊外出。

一輛小型旅遊車已經在門外等候。這是由范梅力租來的。

范梅力示意各人上車，他顯然有許多話要留到登車之後才對各人說，也許是大堂上的會客廳人太雜，范梅力不敢說得太多。

果然，上了車之後，范梅力就與阿生共坐，他沒對其他人說甚麼，只是先問阿生：「你有沒有聽過吸血殭屍的故事？」

「聽過了，電影也看過了。」阿生說道。

「我此來就是爲了要查明眞相。」范梅力道：「連日以來，我們派駐菲島的人都有報告回總部去說這兒有殭屍作怪。」

「我想，他們所講的，一定是一種乾屍。」阿生說道。

「是的，一種乾屍，又稱僵人，一般放在山洞之內，但我在來此之前，却在首都博物館見過了他們的樣子。」

「馬尼拉有得看？」

「是的，那是死了數百年的僵人，而且，我們曾加以研究。」范梅力道：「正如你剛才所說，那只不過是一種乾屍。」

阿生道：「對啊，乾了的屍體，又豈會作怪？」

「但是，我們收到的報告指出，他們的確是被一種不明來歷的動物，吸乾了血液而死掉的。你可知我說的他們是誰？」

阿生搖搖頭。

「就是那些被害人。」范梅力又說：「他們在這一帶的農村遭毒手，先後發現過好幾宗。」

「是的，我師父他們那一晚爲了找我，也親自遇上了一宗。」

「那最好不過，他應該比我們的人更清楚。我們由馬尼拉派來的人，只是根據當地警方的口供寫報告交回總部。」

「聽說這兒的人員，貪污情況十分嚴重。」

「我們也明白，所以趁三俠在此，我

決定要親自出馬，會同你們進行一次澈底的偵查。」范梅力想想又問：「剛才你說這裏的貪污情況十分嚴重，是指報告不可靠麼？」

「不，我不敢懷疑我們派駐這裏的同事，只是担心他們打聽到的，都是警方——本地的警方供應的假情報。」

阿生跟住又說出呂林二人被困於一間警察派出所的經過。

他又順勢交代了瑪花的來龍去脈，以免這位上司以爲他是個風流不覊的青年。

范梅力道：「現在先讓我們去參觀一下那些山洞中的僵人，然後再決定如何展開我們的偵查步驟吧。有羅拉和瑪花這兩個本地人做我們的顧問，正是再好也不過了。」

「僵人作怪的事固然要緊，夏廸的罪行，我們也不能放過。」

「你放心，我一定逐一處理妥當才走的。」

「是的，一時之間，這兒似乎有太多的事情要我們處理。首先是僵人吸血的怪事接二連三地發生，然後是林光石的神秘失踪，最後是瑪花口中所講的魔王。」

范梅力在阿生的引領下，由車尾來到了車頭這一邊。

他會見了羅拉與瑪花，主要還是因爲他們是本地人，希望從他們口中知道得更多。

車子繼續前進。

他們的目的地是：堪巴揚——那是碧瑤北部一處地方。

據說，有數百年歷史的僵人，就是在這兒出土的，有些被送入博物館，有些至今仍留在原有的山洞中。

羅拉是菲律賓人，他知得較多。

根據他說，僵人不能出土，否則日久之後便成「精」——最少許多非人相信這說法，「精」亦即「妖精」之意。

這自然是迷信的說法，但羅拉說，事實上被僵人所害的死者，體內的血液因被吸乾，身上的皮膚也有爪痕。

「這簡直就是吸血殭屍的故事。」羅拉道：「土人們更相信成了『精』的僵人，須要血液加以維持其『生命』，所以非四出吸血不可。」

「但我們認爲，那絕不可能。」呂偉良道：「根據那晚我的印象，農夫可巴斯之死，顯然有問題，雖然又有人揚言他死於僵人之手，但我相信兇手一定是一個活人。」

車子終於開抵堪巴揚。

在這裏，許多山洞都可以參觀到死去已有數百年的僵人。

有些三五成羣，有些只有一個。

僵人多數是蹲坐着，彷彿一個人盤膝正在打瞌睡似的。

有些專家認爲，十五世紀時代的非島土人，他們已經發明了防腐劑，否則這些屍體不可能存放這麼久。

但當地人只認爲古代人製煉僵人的方法，十分簡單。

首先是找到一棵大樹樹幹，要了最大最粗的其中一段，挖空了，將死人的屍首放了入去，儲入山洞中。

此外，該山洞必須用薑薫過。

在中國古代，也有人相信薑可以消毒，用薑在洞內燒，自然可以杜絕一些蛇虫鼠蟻。

但是，却不可能「防腐」。因此十五世紀時的堪巴揚土人一定有一種十分先進的防腐劑。這正是專家們一種十分合理的推斷。

「專程跑到這兒來參觀僵人的遊客，每年都有相當多。」羅拉說：「他們看了之後，無不嘖嘖稱奇，一個死了數百年的人，怎麼可以保存得這麼好？」

各人在羅拉的引領下，參觀過好幾處山洞中的僵人。

那些僵人除了眼眶空洞洞之外，皮膚儘管變了色，却仍然完整——並未腐化。甚至筋脈綫條亦十分明顯。

一些胆子較大的遊客，還跑到僵人的後面去，與他們「合照留念」。

呂偉良等人先後看過好幾處山洞中的僵人，也跟一些當地人士談過了。

其中竟然有人說：僵人作怪的事是眞的，而且「證據確鑿」。

這些人口中的「證據」，是指一些僵人的咀邊及指甲之上，沾了血漬。

范梅力十分重視此等證據，於是懇求這些人士帶路去看看實情。

果然，在一具僵人的咀邊與指甲上，均可以見到一些已乾涸的血漬。

「這就是吸血的僵人。」一名當地人士說，「他已死了四百多年，據說生前他是個巫醫，土人們十分崇拜他。」

范梅力示意助手爲「他」拍照，但那人警告道：「我並非導人迷信，你們小心些，這是犯大忌的，他可能會令你們有麻煩。」

范梅力輕輕一笑：「謝謝你，但我知道他是個殺人兇手之後，我對他十分有興趣，你可知道他的主人是誰？」

「甚麼主人？」

「我的意思是，誰管理這批僵人？」

「沒有人管理，只要你不破壞他，你甚至可以把他搬出洞外拍照，只要拍完後搬回原位即可。不過他如此有靈性，你得小心，切莫後悔才好，勿謂言之不先。」

這時候，一名特警人員已從多種角度爲那僵人拍了照，也拍了一些大特寫。

照片是彩色的，還用了閃光燈，因爲洞內光綫不足。

呂偉良小心翼翼地，觀察過那些乾涸了的血漬。回頭對范梅力道：「這些血還可以化驗麼？」

「當然可以，利用分解方法，可以驗出血液中的成份。」范梅力道。

「那麼，我以爲你不妨化驗一下。」

「你懷疑這不是人血？」

「不，我只是相信他不可能會吸血，分明有人將血故意洒在這兒，目的是困擾一些迷信的人相信兇案是他做的。」

「我也這麼想。」范梅力又吩咐下屬將乾涸了的血液刮下，帶回去化驗。

在馬尼拉的特警辦事處，有各種化驗設備。

由碧瑤到馬尼拉，內陸機只須很短的時間即可來回。此外，范梅力又親自回到車上，利用車上的通訊系統，與碧瑤市區的警局取得連絡。

范梅力要求立即供給一架直升機，同時要求派出一名高級警官及其助手同來。以便協助偵查數宗同一類的命案。

非律賓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國之一，所以馬尼拉有特警辦事處之設立。

范梅力由馬尼拉出發時，已知會了非國的警察總監，所以碧瑤警方對這位特警首長，絕對不敢怠慢。

馬尼拉特警辦事處方面，則早已作好了準備，隨時支援這項行動。

范梅力與碧瑤警方連絡過之後，又回到山洞中繼續與三俠商討破案步驟。

呂偉良認爲兇手所以要將死者之血液洒在這具僵人之上，必有其目的。

目的之一，自然要造成一種恐怖感。

目的之二，大概要令迷信的人相信這是「死了數百年的兇手」做的，不必追究活着的人了。

目的之三又是甚麼？

呂偉良沉吟道：「這兒一帶有許多山洞，每一個山洞之內，都有僵人，尤其是這一個山洞，最少已有三具之多……」

林愛莉不等她丈夫說完就說：「是的，爲甚麼他偏偏要將血洒在這巫醫的乾屍之上？」

羅拉在旁插咀道：「聽說這位巫醫生前是一個衆人崇拜的偶像，這兩旁是他生前的哼哈二將——主要助手，他死後二名助手亦以草藥自殺陪葬，以示敬意云。」

「嗯——」阿生若有所思地說：「如此說來，我倒有個想法，巫醫亦即黃綠醫生之流，用非正統方法爲人治病。兇手何故要人們注意這位死了數百年的巫醫？」

一直不作聲的瑪花，這時突然有如早天雷似的，拍腿驚叫起來：「我想起了，一定是他，他一定就是兇手。」

此語一出，各人無不驚呆。

阿生與瑪花幾乎異口同聲地一齊冲口而出道：「夏廸，那傢伙，可能就是殺人兇手。」

呂偉良亦有同感地說：「巫醫與神醫，在意義上並無分別。」

林愛莉也恍然大悟地說：「是的，也許夏廸存心要在羣衆的心理上，留下一個潛意識的念頭，就是：巫醫顯聖，他已將神奇的醫術，傳到了一位弟子的身上，這人就是夏廸。」

范梅力和同行的助手們雖然不知「夏廸」是誰，但聽了阿生的解釋之後，他明白到他就是差些兒害死了三俠的魔鬼。

范梅力自從聽了阿生的報告之後，本來就要採取行動去搜捕夏廸。

但范梅力以此行任務既是爲了調查「僵人殺人」的事件而來，也就分先後處理——先看看山洞中的僵人，再去處理三俠遇到的事。

現在綜合了三俠的意見，范梅力也覺得他們的忖測頗有道理。

因此，當碧瑤警方派來的直升機開到了現場之後，范梅力對那位高級警官一連提出了多項的要求——

第一，立即派人包圍那一帶樹林。

至於該處樹林之所在，嚮導羅拉和土女郎瑪花最清楚，由他們協助，帶引警方的人員前往採取行動。

同時三俠又考慮到「派出所事件」，担心夏廸連碧瑤警方也被收買，要求范梅力同時知會馬尼拉方面，由非國警察總監，調派大批軍警前來協助。

第二，將各宗「殭屍吸血」兇案的有關證人，帶來問話。

范梅力認爲這十分重要，憑他辦案的經驗，可以判斷出當時的情形。

第三，除了化驗「巫醫」僵人沾染的乾涸血液之外，還要將這具僵人解剖，以確定「他」是否有「復活」之可能。

第四，由碧瑤警方立刻依正常手續，向當地法庭取得搜捕令，以便搜捕有關人等。

第五，封閉那間警察派出所，拘捕有關警方人員。

那位高級警官明知范梅力來頭不小，自然是千依百從。

他親自利用通訊系統，與碧瑤的警方總部取得連絡。

然後，他又帶同范梅力等人登上了警方派出的直升機，直飛一處村落。

許多人都知道這兒附近有一位「神醫」，因此這一帶也逐漸變成了「旅遊勝地」之一，不少外國人也來此求醫。

時間上已接近「尾聲」，因爲這位「神醫」宣佈縮短了會客時間。

但外面依然擠了幾百人。

神醫的助手正進行隔日登記，在人羣之中，忙個不了！

呂偉良和范梅力等人，混在人羣中觀察了一會兒，覺得有不少遊客並非求醫而來，只爲了好奇，可惜參觀無門！

因爲神醫故作神秘，非求醫的人，不得其門而入。所以這班好奇的遊客，祇能望門興嘆！

呂偉良等三俠無法證實這位「神醫」

就是夏迪，但瑪花則强調正是那魔鬼。

范梅力觀察了一會兒之後，召集各人回到他身邊，仔細商量。

最後決定由他和一名便衣警員先行出動。

這便衣警員自然是非國人，他是由那位高級警官帶來的。

呂偉艮等三俠，暫時不露面，因爲夏廸見過了他們，以免打草驚蛇！

各人商議好之後，行動亦隨即開始！首先由范梅力帶同那探員走到神醫助手的跟前。

助手看見范梅力這個法國人相當注意，但仍抱歉地對他說：「先生，對不起，今天已經沒有餘額，但你仍可以登記明天或後天的。」

范梅力道：「明天我要走，可否行個方便？」

冒充作嚮導的便衣探員也在旁插嘴道：「是的，這位法國朋友由於行程的安排，明天非走不可，請你通融一下！」

但助手搖頭道：「對不起……」

豈料他話猶未完，探員已將一個預備好的信封遞過去！

探員同時含笑對那助手說：「這是一封介紹信。」

助手揭開信封內望，只見裏面綠油油的，有幾張二十元面額的美鈔！

他立即會意地說：「原來你們早巳預約，那當然例外！」

范梅力與探員交換了一個會心的微笑，隨着助手入內。

若非用此方法，相信他們很難獲得接見！

入口處有數名彪形大漢，沒有助手的引領，任何人難越雷池半步。

據說，這位神醫以前歡迎遊客參觀，但後來由於看的人比求醫者更多，才不得不嚴加限制云。

范梅力和探員尾隨助手入內，發現一個中年男子正故作神秘的，伸手在一名病人身上到處亂摸！

在旁觀看的人，只有三兩個，他們自然也是病人之一。

據助手說，神醫看完了這幾個症之後，便收工。

范梅力財可通神，所以，是例外的一個。

范梅力和探員都可以看見那位「神醫」口中唸唸有詞，雙目緊閉。

他雙手分頭在病人身上按摩，有如玩魔術似的。最後，他掌心多了一些東西！

那是一顆棕黑色的小丸子。

神醫睜開眼，把手一揮。

一名助手遞過一杯茶狀的飲料，讓病人當衆服了那顆小丸。

據說這種「診症程序」是常見的，神醫認爲病人體內的汚漬就是病源。

那小丸子經過神醫咒語之後，便由「病菌」變化爲靈丹，因此讓病人吞服後，立即便可以出現奇蹟。

范梅力當然不會相信這種鬼話。

他進來的目的，不外乎爲了好奇，以及看看其中是否有破綻！

下一個仍未輪到范梅力。

他是今天「神醫」接見的「最後一個病人」，所以他仍可以看下去。

已經吞服了丸子的人，被安排在一張椅子上暫時休息片刻。

然後，「神醫」又用同一手法，爲下一名病人「施手術」！

范梅力身爲特警首腦，自然不是一個容易被「魔術手法」騙倒的人。

他看得出「神醫」手心上那小丸子並非在病人身上的汚漬揑成，而是由他衣袖內的機關傾出的。只是手法伶俐，不易被普通人察破而已。

但是，這丸子究竟有何威力？

剛才吞了丸子，被安置在椅子上休息的人，現在竟驀然地站起來，隨即又朝住「神醫」跪拜，聲聲感謝他「醫」好了他的病

究竟他有什麼病？

有個未輪到的病人說：「剛才他仍然十分痛楚，嚷着頭痛！」

那麼此人的可能是「偏頭痛」一類的疾病！

助手把他扶起，叫他不必多謝「神醫」，應該「叩謝神恩」！

於是，那霍然而癒的病人，立即跑到祭壇之前跪下！

范梅力不知道這病人究竟信奉何種宗教，只知道祭壇的水泥石台之上，擺滿了各種宗教的偶像！

那病人後來又把一些錢，投入「奉獻箱」之內，再參拜了幾下才離去。

後來范梅力才在一位未輪到的病人口中知道，「神醫」志在「行善」，從不收費云。

但看見剛才那人的「捐獻」，相信比起正式的收費一定更爲可觀呢！

范梅力注意到身旁一位神醫助手的舉動。

他表面上是爲病人倒茶斟水，但那杯茶或水顯然大有問題。

范梅力非常細心，他發覺每個病人喝的茶水，表面一樣，其實顏色各異！

范梅力看到這裏，也是心中有數！

很快就輪到他！

范梅力根本就沒有病，但他仍在「神醫」的指導下，解下衣服。

「你覺得那兒不妥？」神醫瞪着范梅力問。

他的助手早已在他耳畔細語，大概神醫已從助手那兒知道這位是「闊客」，所以神醫對范梅力另眼相看。

范梅力道：「我也不知那兒不妥，有時腰痠，有時背痛！我担心自己可能患了癌症！」

「你信奉何種宗教？」

「我未奉教！」

「那麼，你應該選擇一種宗教，那樣你會對死的看法不同！」

「我有得救麼？」范梅力故作驚惶，「我實在不想死！」

「其實死並不可怕！你只要在心理上認爲是一種大解脫，你會心安理得！」

「但痛症很難抵受。」

「你看過醫生麼？」

「看過，而且不止一個。」

「有效麼？」

范梅力道：「沒有，他們只會給我一些止痛藥。」

「那是沒有用的，你的痛，只有神的力量才可挽救！」

「什麼神？」

「滿天神佛！他們全是人類的救星，你心目中認爲那一位神有此力量，他就是你的救星！」神醫做了一個手勢。

一名助手把一杯水準備好。

神醫開始在范梅力的身上做功夫。

范梅力担心他另有用心，佯作怕癢地，閃避開神醫的雙手。

范梅力這麼怕，自有他的道理。

他聽阿生講過，中國古代有點穴這種秘術，足以使人的血脈受阻，因而引起各種病症。

萬一這傢伙存心不良，那麼，范梅力就會弄巧反拙——沒有病也攪出病來。

神醫示意助手過來，企圖合力制止范梅力的身體搖動。

探員冷眼旁觀，立即過來替范梅力解圍：「神醫，可否用其他方法？我是他的私人嚮導，知道他怕癢得很！」

豈料神醫沒有答他。

神醫雙眼竟望向了門前。

原來門前開處，又走進了幾個人來；其中一名是他派出門外的助手。

至於其他一男一女，却令「神醫」大吃一驚，難怪他對探員剛才說了一些什麼根本也聽不入耳了。

那一男一女，正是呂偉艮和林愛莉二人。

他們看見范梅力的「銀彈政策」得手，又重施故技。

但神醫的助手表示無能爲力，因爲算起來，神醫也該休息了。

結果呂偉艮花了二百美元，才可以說服那位神醫助手。

呂偉艮所以急於入來，是因爲從人們的口中聽得太多。

人羣談的全是神醫的事。

呂林等人越聽越覺這位「神醫」一定就是夏迪。

果然，仇人見面，份外眼明。

呂偉艮和林愛莉老遠認得了夏迪正面對住范梅力。

夏迪立刻向身邊的助手示意。

助手以第一時間打出了手勢。

數名彪形大漢也不知從何處一湧而出，撲向呂林二人。

呂偉艮這一次是有備而來，怎會就此束手就擒。

只見他手起杖落，鉄拐杖横掃千軍，攔腰打向一名彪形大漢的身上，這時另一名大漢已自背後向呂偉艮箍頸。

呂偉艮一反手，揪住那傢伙的衣服往上一扔，隨即聽到「隆」然一聲。

甚至林愛莉亦難以相信她丈夫這一股勁力，那大漢竟被拋上了屋頂。

那是一幢單層建築物，屋頂離地逾丈，那大漢把屋頂撞得格格作响，隨即昏倒過去，墮在地上。

其他打手見狀，無不懼怕，立即猶豫不前。

他們根本不知道呂偉艮是個半電子機械人，那股驚人勁力，實在是由於電子儀器的從中幫助所致。

武林軼聞

加拿大的魔掌

希　華

在加拿大有一個青年苦練空手道以及中國的功夫，把這兩種非常接近的亞洲拳法混在一起，變成另外一種打法，稱做「魔掌」。

現時，已經有幾百人向他學習，他用事實去證明這種新型的亞洲拳法十分出色，能夠擊退許多强敵，故此，他的門徒有增無減。

魔掌的基本原理是身形步法以及一拳一掌一脚，都依照一定的原則去做，盡量擺脫敵人的糾纏或撲攻，乘虛而入，使用手掌去戰勝它。

史格基認爲日本的掌刀和脚刀都是很犀利的秘密武器，苦練三年過外，確能一個掌刀把人打暈，至於脚刀，在安排得十分巧妙的位置踢出，可以把對方的小腿骨踢斷，同時較高的脚刀還可以打擊敵人的小腹或腰部，使對方失去戰鬥力，故此，史格基認爲練習魔掌一定要兼練脚刀和掌刀。

不過，他並非把這兩種打法看做最高的技巧，而是把中國功夫看做第一位，他認爲中國功夫能夠利用身形步法去打擊對方，變化多端，那是必須學習的。

換句話說，先用中國功夫，作爲練武的基礎，打鬥之際，在適當的時期，然後使用掌刀劈頭，再使用脚刀，去掃對方的小腿骨。

史格基並不主張落場交手就使用絕招，企圖一個掌刀就把敵人打暈，他覺得中國功夫的身形步法能攻能守，那是必須學習的，在第一個回合之內，只宜採取守勢，看準對方的弱點然後出擊，最巧妙的方法就是在對方正在展開攻勢却有漏洞之際，突然出擊。

因此，不適宜一碰頭就全身氣力都集中在一條手臂的手掌之上，企圖一下子擊敗對方。

他非常重視中國的馬步，他認爲任何一種攻勢，兩個軀體貼近時，使用左腿支持自己的體重，右脚向前一撥，然後一掃，就有可能把對方掃跌，如果有機可乘，一掃一撥之際，提高少許便是脚刀，這種新奇的戰鬥術使他揚威耀武，並非一種奇事。

由於他不斷的用手掌撥圈，有如中國太極拳的「雲手」，另一方面，他下邊的一雙脚向左右挑撥時，很像八卦拳的脚步，至於他兩手相交之際，壓住來手，即時發招，一發就是六七掌，那些招式又跟南拳中的洪拳相似。

故此，眞正懂得功夫的人，都有這種感覺，以爲他的功夫承接了中國南北派的優點，另加日本空手道最出色的掌刀和脚刀，無疑地他能夠稱雄。

——完——

林愛莉本身也是個身手不凡的人，以她的武功底子面對這班打手，自然可以應付裕如。

這邊打作一團，那邊夏迪却匆匆逃向密室那邊。

由於事出突然，范梅力和那名探員的注意力被呂林二人分散，竟來不及阻止夏迪。

當他們發覺時，夏迪竄進了密室之內，把門反鎖●

范梅力不知那是另有通道的密室，示意探員撞門。

探員拔出配槍，對門鎖開了一槍。

范梅力再加上一脚，門亦應聲而開。

同時槍聲和打鬥之聲，也驚動了門外的羣衆。

范梅力的助手們立即率領警方人員，一湧而入。

一時之間，場中秩序大亂！人們紛紛走避。

衝入屋內的警探，開槍示警，大局隨即受到控制。

呂偉艮等三俠的目標只在乎夏迪，所以他們撇下其他人不理，衝入密室之內，協助范梅力追捕夏迪。

夏迪已由密室的通道逃去。

范梅力是一個特警首長，對於一切陰謀詭計，早已洞悉。

他和那探員破門而入之後，因爲見不到夏迪，很快已想到這兒必然另有暗門。

果然，當三俠也進入密室之時，范梅力已找到秘密通道的入口處。

那是一個書櫃的後面。

各人合力推開書櫃，立即可以見到入口處有梯級通往地下。

於是各人在戒備中進入了隧道之內，輕易就發覺那條隧道——有如煤鑛坑中的情形一樣，有些車卡放在軌道之上。

那些車卡可以自行控制。

各人紛紛登上一個一個的車卡，開動了機掣，直追過去。

軌道頗畢直，所以各人坐在車卡之上，隱約可以見到前面不遠也有個車卡正在往前駛去。

瑪花和阿生同在一個車卡之上，也是一列車卡中最前的一卡。

瑪花催促阿生開快一些。

其實阿生比她更急，無奈從駕駛器的錶板上看，這已是最快的速度了。

瑪花早已摸出了她腰間的「吹管」——那支小竹筒。

阿生心裏明白她要用「尼格利吐族毒箭」殺夏迪。

阿生勸她道：「不要滅了生口，他無論如何也逃不了！」

每個車卡都開得很快，但仍無法可以追得上夏迪的車卡。

因他到底行先一步，在同一軌道之上，一定是先行者佔優。

范梅力等人分別坐在後面其他車卡之內，焦急非常。

那探員後悔剛才太過大意，還好他手上有個上司早已交下的無綫電通話機，他記起了之後，隨即與外面的同袍聯絡。

他不難想像得到這隧道的盡頭處必然另有出口。

探員以責任重大，希望在外面的同袍可以在出口那邊及時截住夏迪。

但是，這是地下隧道，電子儀器儘管非常進步，祇是依然十分之弱。

探員對住無綫電對講機，不顧他的對手是否聽得到，也揚聲大叫：「快到樹林中去查查看，隧道出口必在其間。」

他喊得聲也沙了，就是不知他的同事是否可以聽得清楚。

至於他本人的感覺，只覺得通話機沙沙作响，其他聲音都被隧道中的「隆隆」之聲掩蓋住了。

那是車輪與軌道磨擦的聲浪，十分刺耳。

呂偉艮明知自己擁有一股超乎常人的力量，但此時此地，也無所施其技，他只能在車卡中乾焦急而已。

夏迪這時相信比任何人更急。

他不但急，同時內心也驚懼，更加有些兒生氣起來。

可不是麼，他花了不少錢收買當地的警員和有關人等，結果還是有今天這日子，心裏不禁暗自詛咒。

當然，如果他知道後面追來的人不但是當地的警員，而且還有國際特警人員的時候，也許他不會生氣。

他被人越追越緊。

偏偏他又沒有別人陪伴。

猛然他想起了奧地——這個「新拍檔」，曾送了一枝小手槍給他。

他一直放在身邊自衞。

心裏想着，手就往口袋裏搜索。

找到了，小手槍果然在着。

他緊緊地握住小手槍，這是他眼前唯一的護身符。

他終於到達目的地了。

那是這條隧道的盡頭處，當卡車速度開盡時，不消十多分鐘便可到達。

於是他匆匆跳出車卡，往出口處飛奔而去。

啣尾窮追的阿生和瑪花二人最接近夏迪，阿生立即連聲吆喝。

夏迪一反身就是一槍。

阿生和瑪花都想不到他有槍在手，因爲隧道光綫昏暗。

但阿生是個有經驗的特警，見到火光，立即將瑪花順勢一推。

在物理學上，光速快過音速，所以阿生先見槍嘴冒出的一點火光。

但是，以阿生這種敏感的反應，仍來不及挽救瑪花。

瑪花首當其衝！中槍後應聲倒地。

阿生想急急衝前親手逮捕夏迪，瑪花却痛苦地呻吟，連聲叫住阿生。

呂偉艮已看出阿生和瑪花的關係，因爲他們到底已相處了一段時間。年青人的感情是無法掩飾的。

呂偉艮是個明白事理的人，他目睹這情形，立刻對阿生道：「你留下來救人，一切有我！」

呂偉艮話也沒有說完，已柱杖急衝，與范梅力等人先後由出口處狂奔。

瑪花含淚低聲呻吟，阿生把她自地上抱住。

這時各人已先後離開隧道，四周又回復了一片沉寂。

阿生一邊抱住瑪花，一邊安慰她：「你忍耐着，我立即把你送往醫院！」

阿生也知道有呂林等人，再加上范梅力和探員們，他大可以不插手，相信夏迪這班人也逃不了的。

但是，阿生却不知道出口處的樹林中有一家地下醫院。

所以，他抱住瑪花，坐上軌道上的車卡，往回程——相反的方向走。

瑪花在車卡中緊緊擁抱住阿生，淚流滿面地說：「我想，你還是省回一點氣力吧！我自知傷得很重……」

她哽着咽喉，血流如注。

自從遇見林愛莉之後，這位野女郎已不再赤裸上身。

但現在阿生爲了替她止血，又要將她的上衣脫下。

同樣是那一副健美的身材，同樣美麗動人，但此刻阿生內心有的只是痛楚和憐憫；與那晚初相見時的心情完全兩樣。

傷口在胸前，血仍流個不止。

那是致命的部位，阿生對這些事素來很有經驗；瑪花沒有說錯，她的確傷得很重。

阿生把她抱在懷裏，情不自禁地流下淚來。

阿生很少像現在一樣流淚。

淚水混在瑪花胸前的血液中，流至瑪花肌膚之上。

瑪花本來已痛苦萬分地閉上了雙目，這時却若有所覺地睜開了雙眸。

「你哭！」瑪花竟反常地笑了。

阿生一句話也沒說，俯首吻她。

車卡有自動掣，阿生對機械十分內行，他早已讓車卡自動在軌道之上滑行。

阿生爭取着一分一秒的時間，單獨對住瑪花；他覺得她對他不單止是情，他還欠下她許許多多。

他從來沒有對女人哭過，但對瑪花却是例外。

他不明白爲什麼她會笑。

瑪花束着眉梢笑，表示她肉體上的痛楚與此刻內心的感受有了矛盾。

她苦笑地說道：「你——你哭，你爲什麼哭？」

「我不知道。」阿生哽咽道：「也許因爲……因爲我愛你！」

「眞的！」她喜極而泣，本來已流了不少眼淚的眼睛，剎那間放出了異彩，「你終於對我說了……」

到底「說了什麼」呢？她却沒有說下去！

她死了。

她在阿生的懷抱中含笑而逝！彷彿這世界一切都太美麗……

夏迪的小手槍抵擋不住呂偉艮的跳躍與快速的進攻。

在范梅力和那位高級的警官指揮下，大批趕到樹林中來的軍警，迅速控制了大局。

夏迪無可奈何地束手就擒。

他一切都完了。

奧地醫生被人由地下醫院內搜到，其他人也逃不了。

奧地正在指揮一些人如何改革那間地下醫院，想不到他的美夢這麼快就宣告破滅了。

范梅力認出這傢伙是個國際通緝犯，想不到又在這兒見到了他。

呂偉艮又在地下醫院中找到一些富商，包括林福祥的獨子在內。

林光石是來此治病的。

他有一種怪病，渾身痠痛，可不是風濕，屢醫未癒，此事被夏迪知道了，知他家中富有，便納入這裏，以爲開到了一個金鑛。

呂林等八又發現地下醫院中設有血庫，抽血儀器等等。

何來這麼多的血液？

奇在不但多，種類也齊全。

經警方向有關人等查問後，才證實又是夏迪的罪孽——他派人明查暗訪，只要知道誰的血健康、可用，便派人將對方擊暈，帶儀器去抽乾他的血。

當然，他事前查清楚了血型以及對象的一切背景，然後才動手。

這些血是用來輸給同血型的富有病人的。

爲了收買的警方人員易於交代，所以才會製造「僵人吸血」、「吸血殭屍」這一連串的鬼話。

可惜千算萬算不及老天一算，到頭來他還是法網難逃。

呂林二人發覺阿生還未出來，匆匆進入隧道中去。

昏暗中只見阿生含淚呆立，手上仍舊抱住一具屍體。

那是瑪花的屍體！

(完)

名著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無形戰綫

馬雲著

美蘇之間的冷戰一度解凍，可惜那只是表面上的和解。事實上這兩個大國之間一條無形的戰綫經已形成，一場無形的戰爭亦早已開始！假如你知道了其中的「戰況」原來如此可怕的話，你也會不寒而慄！

鐵拐俠盜最新故事「無形戰綫」將繼「菲島僵人」之後不久刊出，敬希留意刊出日期。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風・林・火・山傳奇故事／朱羽・文 盧令・圖

烈如火（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擄刦雲海鎮上七村民的歹徒，應小斗子之請，把蠻妞那癱瘓了的老父釋放回來，歹徒首領劉棠並告訴小斗子，多年前他們有一弟兄，携帶二千両黃金，在雲海鎮暴斃，黃金失去，事後他們偵知刦金殺人者就是江五爺，他們本該直接往找江五爺算賬，但肯定江五爺絕不肯承認，所以出此下策，迫江五爺就範，暗中交出黃金以換人質，小斗子特為此資夜往找江五爺，他要把這件事弄個水落石出，以挽雲海鎮的刦運，他暗示地向江五爺說刦金者在雲海鎮，因他很得人望，若指他是殺人刦金者恐無人肯信——

人心惶惶急 危機步步深

江五爺道：「可是，他這麼作，又會有什麼效果呢？」

小斗子道：「據他們的頭兒說，那個刦金者很愛他們的鄉親，到最後他一定會自動將黃金拿出來的。」

「萬一他們估計錯誤了呢？」

「那就算被擄去的人倒楣吧！五爺！內中還有你的長孫是不是？」

「小斗子！你說這話，莫非有什麼用意？」

「五爺！我得趕緊提醒你，快快想辦法。」

「小斗子！你教我想什麼辦法呀？」

「五爺！有句話我本來要說的，可是我一直沒勇氣說出來。」

「那又是為什麼呢？」

「五爺！這是我難以相信的事，既然我不相信，我又何必說呢？」

「小斗子！你怎麼突然變得這麼不乾脆呢？」

「五爺！昨晚你跟我談起這件事的時候我一口拒絕了你，那是因為我只關心自己的事，沒有餘力去關心別人。現在我這種想法改變了……」

「我了解，我了解……」江五爺慈祥地拍着小斗子的肩膀。「你是條血性漢子，一定會去關心別人……」

小斗子道：「江五爺！你未必完全了解我的心意。」

「我了解，我都了解。」

「五爺！我的誠意……」

「你是說，我不了解你的誠意？」

「五爺！我是一個路過的旅客，一個跑到鎮上來尋仇的人。像我這種人，你怎能相信我的誠意？」

「我相信。」江五爺的語氣很肯定。

「那麼，我就要說了，他們知道那個殺人刦金的人，那個人就是江五爺。」

江五爺的嘴半張着，那不是驚愕的表情，那是想說什麼而又說不出的滋味。

「五爺！您……？」

「小斗子！你信嗎？」

「我剛才就說過了，我絕不相信。」

「任何人都喜歡黃金，你又怎知我不會喜歡？」

「五爺！您不要說這些，我只想知道，您是否眞的幹了這種事？」

「小斗子！我沒有！我絕對沒有幹這種事。」

「我也絕對相信。」

「小斗子，你為什麼會相信我？」

「昨夜你跟我談話的時候，對那幾個人的生命非常關懷，那是眞情的流露，絕不是假的。」

「那也許是因為其中有一個是我的孫子。」

「一個酷愛金玉財寶的人，連自己的生命都不會愛惜，那裏還會愛惜自己的子孫？五爺，你說是嗎？」

小斗子這話也許過份了一點，却是實情。

「小斗子，你既然不信，為什麼還要問我？」

「五爺，我要讓你了解實情，而且，我們也應該研判一下，他們為什麼要指稱你是殺人刦金者。」

江五爺搖搖頭，他這時候似乎已經有些暈頭了。

小斗子道：「江五爺，以我看，不外乎兩個原因。」

「你說說看，是那兩個原因？」

「第一，五爺你在雲海鎮德高望重，鎮民都聽你的。他們這麼作，是想摧毀你的威信，他們才可以暢所欲為，第二，他們明知道誰是眞正的殺人刦金者，而他們却故意指向五爺，目的在聲東擊西，暗候機會……」

「不對！」江五爺這兩個字說得很用力。

「哦？」小斗子等待着，他預料五爺必有一番高論。

果然，江五爺鏗鏘有力地說：「小斗子，你的第一個推斷可以說得通，第二個推斷却沒有道理。」

「五爺，依你的看法……？」

「他們根本不知道誰是殺人刦金者，只是後來查到那個人死在雲海鎮，所以跑到這兒來瞎胡矇。」

「五爺，您的判斷也許對，可是現在咱們怎麼辦呢？他們實力强大，就算現在全鎮的人都組織起來，不再使別人受到傷害，可是，在他們手裏的六條人命也救不回來呀！五爺，我會點兒武功，可是，面對他們，我毫無用處。」

「小斗子，我很感激你這番心意。」

「五爺，辦不成事，光有心意有什麼用？」

「小斗子，現在只有一個辦法。」

「五爺，您吩咐。」

「你帶我去見他們。」

「這……？」

「他們既然指稱我是殺人刦金者，我就承認，看他們還能不能用殘酷的手段對付別人？他們要抵命，我活了九十三歲也不算短命，他們要那二千両黃金，我就說那些田地，農莊，舖子，都是那二千両黃金買的，他們都拿了去，多了，算他們便宜，不够數，算他們倒楣。小斗子，你立刻就帶我去，我要他們立刻放出別人。」

小斗子用力地搖着頭：「不，我不能這麼作。」

「為什麼？你不肯帮我的忙？」

「五爺，我知道你有為地方犧牲的精神……」

江五爺道：「那不就結了嗎？走，咱們這就走。」

「不，五爺，是非曲直一定要弄個清楚。如果我不在，我可以不管，我在，我要管，就要管得清清白白。」

江五爺以狐疑目光望着小斗子，喃喃地說：「小斗子，你怎麼突然變了呀？」

「我變了？」

「是呀，昨晚你冷漠無情，此刻又如此熱心？」

小斗子道：「五爺，莫非你懷疑我有什麼用心？」

「不！我只是想不透是什麼原因使你突然改變。」

小斗子道：「五爺，今天我在山裏遇見了蠻妞。」

「哦！」江五爺顯得非常意外。

「她的爹是我求情，才放出來的，後來，我想了又想，我不能只帮助蠻妞不帮助別人，每一條生命都同樣可貴，否則，我的行為豈不是變得非常可恥嗎？」

「小斗子，你眞是條血性漢子，」江五爺激動地抓住小斗子的手。「可是，你剛才說過了，你的武功不如他們，你怎麼個管法呢？」

「五爺，天底下最寶貴的東西是公理，不是武功。」

「可是，武功一出現，公理會躲起來的呀！」

「那我只有用我這點微不足道的武功了。」

「以弱對强，你會遭來殺身之禍。」

「也許。」小斗子平靜地點着頭。

「小斗子，你今年幾歲啦？」

「二十四歲。」

「小斗子，你仔細算算賬，是你去死合算，還是我去死合算，小斗子，我比你多活了七十年啦！」

「我剛才已說過，生命的價值完全相同。」

「小斗子，我欽佩你這種磊落的胸懷。可是，你得再思再想，如果你死了，仍沒有解決問題，雲海鎮仍然要遭受血腥浩刦，你死得豈非毫無價值？」

小斗子緘默了，江五爺說到了問題的癥結處。

「小斗子，聽我的話，帶我去見見他們。」

「五爺，你讓我多考慮一下。」

「不必考慮了，作事要果斷。」

「五爺，今晚夜深，山裏行動也不便，待會兒我去探探他們口氣，要去，也是明天白天的事。」

「好吧！」江五爺也只得答應了。

小斗子離開了江家祠堂，現在他更不相信江五爺是殺人刦金者了，一個將生命，錢財都不看重的人，那會作出殺人刦金的事呢？這太不可能，太不可能了。

他緩緩向山上走去，他決心和劉棠好好談一談。

劉棠竟然在等他，就在他睡覺的那個草窩。

小斗子很感意外，這絕不是什麼好兆頭。

「小斗子，你去鎮上了？」

「是的。」

「找江五爺？」

「是的。」

「把我下午告訴你的話轉告他？」

「是的。」小斗子的回答完全一樣。

「目的呢？」

「讓他了解事態的嚴重，也想暗示他黃金並不是世界上最貴重的東西。」

「反應呢？」

「他否認。」

「作賊的從來都不承認自己是賊。」

「問題是，你有沒有抓到贓證。」

本來是對答如流的，突然停頓下來，山上本來很靜，氣氛也就變得緊張起來。

「小斗子，本來你是站在中間立場的。」半晌，劉棠才開了口：「現在，你好像站在江五爺一邊去了。」

「劉兄誤會了……」

「咱們暫且不談這件事……小斗子，你知道我爲什麼在這兒等你嗎？」

「我正想問。」

劉棠道：「我想問問，你到雲海鎮來幹什麼？」

「來追尋仇家。」小斗子回答得很坦白。

「找到了嗎？」

「正在找。」

「需要帮忙嗎？」

「不需要。」

「小斗子，有句話實在不該講，但又不能不講。咱們不約而同地來到這裏，也各有目的。可是我不願攪和了你的事，你當然也不能攪和我的事，就算是君子協訂好了。希望咱們彼此都遵守。」

「劉兄，這件事只怕很困難，我不希望攪和你的事，可是有時候……」

「小斗子，有一個好辦法可以不使咱們之間引起爭論，你想聽聽嗎？」

「你說來聽聽。」

「你尋仇的事稍壓後幾天。」

「不行。」

劉棠道：「小斗子，連這點面子都不給我嗎？」

「劉兄！如果那個刦金者不交出金子，你就要一個個地殺下去，有一天，你可能將雲海鎮所有的人都殺光，當然我要追尋的仇家也在其中，這樣一來，我不是白跑了這一趟嗎？」

「小斗子，看在辛大哥的份上，你就不能讓一步嗎？」

小斗子道：「劉兄，應該讓一步的是你，不是我。」

「理由呢？」

「錢財是身外之物，父仇不共戴天，孰輕孰重？」

「父仇？你來雲海鎮，是爲了要報父仇？」

「沒錯。」

「小斗子，既然如此，當然以你爲重。」劉棠很豪情地說。然後語氣又一轉：「對了，最近見到辛大哥嗎？」

「有兩年沒有見他了。」小斗子在胡謅。

「我可有三年多沒見辛大哥了，他的氣喘老毛病好些了嗎？」

「時好時壞。」小斗子仍舊信口雌黃地說。

劉棠道：「他還是每天一大早便起來練槍嗎？」

小斗子道：「勤練不輟，他的槍法愈來愈神了。」

「小斗子，你呀，是苗圃上的綠芽兒——太嫩了。」

在劉棠的面前，小斗子的確嫩了一點兒。雖然他會武功，但他怎麼看都不像一個在江湖道上闖蕩的人。即使走過幾天江湖道，那也只是摸着了幾分皮毛而已。

不過，劉棠這句話的意思他却聽懂了，他發現自己犯了一個大錯——對方在玩詐，他竟然沒有留意。

「小斗子，你懂得江湖上忌諱些什麼嗎？」

「劉兄！」小斗子還沉得住氣，「我懂得不多。」

「那麼，我就教教你，你冒充辛奇辛大哥的兄弟，這就犯了忌諱，而且還是個大忌諱。」

「哦？」小斗子似乎還希望能够混蒙過去。

「小斗子，說出你來雲海鎮的眞正用意吧！」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我是來追尋仇家的。」

「我不信。」

小斗子道：「我說的是實話，你不信也沒法子。」

「小斗子，我們前脚到，你後脚出現，眞是太巧了。而且，你不去找你的仇人，却管上咱們的事，而且又處處爲江五爺說話，怎麼？你是江五爺請來的保鑣？」

「劉兄這是個大誤會，我只是……」

「小斗子，」劉棠根本就不聽他的解釋，「少說這些廢話……我聽馮超說，你會騰空連環踢的功夫，別以爲你會那麼幾『脚』就可以出面管閑事。小斗子，想在江湖道上闖，就要先學規矩，有許多事是不該管的。」

「劉兄，我不是管閑事，我只是覺得你們的作法不近情理，現在，我只是爲江五爺傳句話兒。」

「哦？是江五爺教你來傳話的？」

小斗子道：「不錯，你一直不讓我有機會開口。」

「說吧！」

「江五爺說，你指稱他是殺人刦金者，他不辯駁，就算他那些田地，莊園，房屋都是變賣了那二千兩黃金所購置的。現在，那些產業由你們拿去變賣，如果超過二千兩黃金，算你們便宜，如果不够那個數，就算你們倒楣。」

劉棠道：「咱們死去的弟兄呢？就這麼算了？」

「江五爺說，由他抵命，請你不要抓那些無辜的人來墊背，劉兄，江五爺的話已經傳到了，你看着辦吧！」

劉棠突然放聲大笑，在靜寂，空曠的山野，他的笑聲聽來好像狼嗥梟啼，使人

毛骨悚然。

「你笑什麼？」

「我笑這個世界上竟然還有江五爺這樣慷慨的人。」

「劉兄，聽你這麼說，殺人刦金者並不是江五爺？」

「小斗子你眞聰明，的確不是他。」

「既然不是他，你爲什麼要……？」

「小斗子，你根本不認識辛奇辛大哥，因爲他從來沒有氣喘病，也從來不用槍，你爲什麼要冒充他的弟兄？」

「想與你們擠上關係呀，這只是權宜之計。」

「我指稱江五爺殺人刦金，也是權宜之計。」

「目的呢？」

「我沒有必要告訴你，」說到這裏，劉棠的語氣突然一沉。「小斗子，你仔細聽我說的每一個字，從現在起，請你遠離雲海鎮，三天以後你再回來。」

「爲什麼？」

「因爲我不想在這兒見到你。」

「聽說辛奇是個講理的人，他交的朋友絕不會如此橫蠻，劉兄要攆我走，這好像太過份了。」

「小斗子，」殘廢者的脾氣都不好，劉棠就是動輒發怒。「我沒精神跟你閑磨牙，走，立刻就走。」

「劉兄，我有我的計劃，我不能就這麼空手回去。」

「小斗子，你不把我看在眼裏，是不是？」

「劉兄，是你不把別人看在眼裏。」

「小斗子，如果你不走，我就教你跟我一樣也只有一條腿，那時候你就要爬着離開雲海鎮了。」

「劉兄，你不要嚇唬我，我不是小孩子。」

對於小斗子的强硬態度，劉棠似乎感到非常意外，他楞楞地看着這個衣着近乎破爛的流浪者，一語不發。

而小斗子却絲毫沒有將劉棠看成是個危險的敵人。

「小斗子，」劉棠的情緒好像又平穩了。「你可能不了解殘廢者的苦處，一條腿是很不方便的。」

「可是，一條腿的人却在威脅兩條腿的人。」

劉棠突然像一股烈火似地燒了起來，他一語不發，突然縱到小斗子面前，雙拳連連攻向小斗子的要害。

如果不是親眼目睹，誰也不相信一個殘廢者會有這麼大的威力，那種猛烈的攻擊實在令人難以想像。

像一股燎原的烈火般，席捲了整個山林。

小斗子一連退了十幾步，一直退到一遍灌木叢的前面，他才停了下來，因爲他已經沒有退路。

小斗子已經要準備還擊，劉棠却又停了下來。

「小斗子，你爲什麼不還手？」

「劉兄，因爲我並不想與你爲敵。」

劉棠道：「我一共出了十九拳，你都躲開了。」

「那是因爲我有兩條腿，比你快。」

「哦？你瞧不起我這個殘廢的人？所以你讓我？」

「劉兄這麼說就誤會了，江湖上每一個人都知道你這個一條腿的人比好多兩條腿的人都要厲害。」

這是一頂高帽，世上不喜歡戴高帽的人恐怕很少。

劉棠果然溫和了許多：「小斗子，你雖然年紀很輕，但我看得出你經過太多的憂患，千里迢迢，死在雲海鎮，太冤太冤，聽我勸，暫時離開雲海鎮，三天之後再回來。」

「我不走。」小斗子的態度很强硬。

「小斗子！你不要逼我。」劉棠怒吼起來。

「我沒逼你，我從來不逼任何人。」

劉棠雙掌一拍，馮超出現了，他身後還跟着好幾個彪形大漢，他們顯然一直跟在劉棠的左右。

劉棠沉聲下令：「將他拏下，帶到山洞裏去。」

馮超緩慢地向小斗子逼近，意外得很小斗子竟然沒有抵抗。他絕不畏怯，但他爲什麼那樣溫馴呢？

幾個大漢簇湧着小斗子走了，馮超也跟着離去，劉棠靜靜地站在那兒，一動也不動，好像一尊石像。

× × ×

夜已很深。

蠻妞照例給她爹喝下了藥汁，替老人家蓋上被單，正要退出房去時，她爹突然將她叫住了。

「爹，有事嗎？」

老頭兒道：「蠻妞，過來坐着，我問你幾句話。」

蠻妞乖乖地在床邊坐下。

「蠻妞！妳知道嗎？那帮强盜一共擄去了七個人。」

「爹，我知道。」

「那麼，爲什麼單單是把我放回來了呢？」

「是我向强盜頭子求情的。」蠻妞怕她爹追根問底傷精神，所以簡略地一語帶過。

「是妳向强盜頭子求情的？這是眞的嗎？」

「是呀！」

「妳怎麼認識那個强盜頭子的呢？」

蠻妞道：「我到山裏去採藥，無意間遇到的。」

「妳又怎麼知道我是被他們擄去的呢？」老頭兒還是在追根問底。

「爹，你問這些幹嗎呀？」

「蠻妞，妳告訴爹，老老實實地告訴爹。」

「是那個强盜頭子告訴我的。」

「他主動告訴妳的？爲什麼呀？」

「誰知道？」

「他沒告訴妳，他們擄人的目的何在嗎？」

「他沒提，我也沒問。」

「蠻妞，如果他們眞有惻隱之心，爲什麼不放小孩，倒要放我這個癱瘓的老頭兒，我實在不明白。」

「爹，因爲那個頭兒是個胎裏殘，只有一條腿，他就同情殘廢的人，爹，這是

咱們運氣好。」

「哦！妳說那個強盜頭兒，只有一條腿？」

「是呀！」

「他叫什麼名字呀？」

「他叫劉棠。」

「劉棠，劉棠？劉棠？」老人連連唸了好幾遍，最後，他閉上眼睛，再也沒有睜開，就這麼睡着了。

蠻妞輕輕地走了出去。

蠻妞的房間就在隔壁，由於一夜沒有好睡，她已經疲倦到了極點，只想好好睡一覺，沒想到有人在房裏等她。

是馮超。

蠻妞又想退回出去，馮超却向她招招手。

蠻妞道：「馮爺，太晚了，這……不太方便……」

「姑娘，我只說幾句話就走。」

「那就請說吧！」蠻妞站在門口，沒有進去。

「咱們劉大哥敎我來傳句話。」

「哦！」

「咱們把妳爹放了回來，妳也應該有所回報，是不是？」馮超先打了個底兒，並沒有說到正題。

「只要我能够作，作得到的，都沒問題。」

「鎮上有家酒坊，掌櫃的姓曹，是不是？」

「是呀！曹掌櫃可是個大好人哩！」

「別管他是好人，壞人，妳去過他們酒坊嗎？」

「去過。我在四鄉八鎮運雜糧，前兩天我還給他運去好幾大車高粱……你問這些幹什麼呀？」

馮超沒有回答她的問題，又接着問下去：「妳去過酒坊的後院嗎？」

蠻妞道：「去過呀，堆雜糧的倉房就在後院。」

「想想看，後院有些什麼東西？」

「酒缸。」蠻妞回答得挺快捷，挺俐落。

「除了酒缸之外，再沒有別的嗎？」

蠻妞想了一想，然後搖搖頭。

「有沒有一棵老槐樹？」

「有呀！」不過，蠻妞心裏却在暗暗稱奇，這個人從遠道而來，怎麼對曹家酒坊的事如此清楚呢？

「那棵老槐樹距離院牆有多遠？」

對於這個問題，蠻妞想了很久才回答：「大概有二十幾步的樣子。」

「雲海鎮一向都很平靜了，也不鬧盜賊，曹家酒坊的院牆爲什麼起得那樣高，知道爲什麼嗎？」

「不知道。」

「好了，蠻妞，我要走了，記住一件事，咱們劉大哥將妳爹送回來，妳一定要有所補報才行。」

「我方才說過，只要我作得到的事我一定作。」

馮超道：「好，妳記住妳說過這句話就行了。」

「那麼，你們要我作什麼事情呢？」

「還不一定，等將來再說吧！」馮超回身走去，走了兩步又回頭。「別跟任何人談起這件事，知道嗎？」

蠻妞點點頭，她當然了解利害關係。

馮超走了，蠻妞却墜進了一團迷霧之中，她不了解馮超爲什麼要問起曹家酒坊的那棵老槐樹。

儘管有那麼多問題困擾着她，她還是逐漸進入了夢鄉。

不知道睡了多久，突然聽見有人在叫她。

「蠻妞，蠻妞！」人在窗外，喊聲很輕。

「誰呀？」蠻妞突地從夢中驚醒。

「我！小斗子！」

小斗子！小斗子會在這個時候到來找她？

「蠻妞，靠近窗子來，我要問妳幾句話。」

「我開窗子，你進來好了……」

「不不不！」小斗子連忙拒絕了。

蠻妞跑過去打開窗子，疾聲說：「小斗子，進來吧，這樣反而不方便。」

小斗子猶豫了一會，還是跳進來了。

「小斗子，是有什麼事嗎？」

「妳爹睡了嗎？」

「睡了，有事？」

「我想跟他聊聊。」

「聊什麼呢？」

「我想問問，劉棠那帮人的情況。」

「我爹好像記不起來了。」

「蠻妞，」小斗子目光如炬地注視着她。「妳也這麼自私嗎？」

「我？小斗子，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呀？」

「妳爹回來了，妳就不管別人的死活啦？」

「小斗子，我不是這個意思，你誤會了……」

「蠻妞，我一定要見見妳爹……」

「好吧，好吧，我帶你去，他就在隔壁。」

蠻妞帶着小斗子來到她爹的房間，老人睡得正沉哩！

她看看小斗子那張神色沉重的臉，還是推醒了老人家。

「蠻妞，怎麼啦？」老人家揉着眼睛訝異地問。

「爹，」蠻妞囁嚅地說：「這位大哥要跟你談談。」

「談談？談什麼呀？」老人家極不情願地嘟嚷着：「小伙子，深更半夜來吵人睡不得覺，這像話嗎？」

「爹，」蠻妞連忙說：「這都怪我沒跟你說清楚，要不是這位大哥帮忙，你老人家還回不來哩！」

「哦！」老人家的態度立刻改變了。

小斗子也不想說廢話，單刀直入地說：「老大爺！我是一個路客，本來不應該管閒事，既然管上了，只有管到底，如今你是回來了，可是還有六個人陷身在死亡邊緣，其中還有兩個幼兒。老大爺，你一定明白我的意思。」

「你想救他們？」老人家睜大了眼睛問。

「是的。我想爲他們盡點兒心力。」

「小伙子，你是天神下降？是哪吒再世？」

「當然不是。我只是一個凡人。」

「如果你是一個凡人，就趁早別打這種主意。」

「老大爺，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呀？」

「什麼意思你還不明白？如果你想救他們脫險，就好比飛蛾撲火，以卵擊石，自取滅亡。」

「爹，」蠻妞插嘴了：「這位大哥的武藝高强得很哩！我親眼看見的，他兩脚一分，兩個大漢就被他踢倒了。」

「小伙子！我閨女也許沒替你吹牛，可是，我還是要告誡你，如果你想憑武功達到這個目的，絕對辦不到。」

小斗子道：「老大爺！你爲什麼一直給我洩氣呢？」

「小伙子！老漢當年也曾跑過江湖，見過世面。他們的頭兒是個獨脚漢，只有一條腿，比兩條腿的人還要厲害。」

「老大爺，別跟我說這些，我只想了解一件事，那六個無辜的人囚禁在什麼地方，告訴我就行了。」

「那些人都囚禁在一個山洞裏。」

「知道在山上的什麼方位？什麼高度嗎？」

「這我就不知道，咱們被押去的時候都被蒙上了眼睛，我離開的時候也是照樣，兩眼睹黑，怎麼去記認呀？」

小斗子也沒法子再問下去了，只得退而求其次：「老大爺，山洞裏的情況怎麼樣？他們還好嗎？」

「唉！」老人家沉重地嘆了口氣。「孩子哭，大人也哭，所聽到的只是一遍哭聲。還好，後來江五爺的孫子福奎去了，他安慰大家，這才平靜下來。」

小斗子道：「他們有吃的，有喝的嗎？老大爺！」

「有有有！憑良心說，這帮人並不虧待咱們。」

「老大爺，你仔細想想，山洞口有多少人在看守？」

「大概兩三個人，不過，他們都是刀槍不離身的。」

小斗子沉默了，其實不用別人提醒，他也知道劉棠是個難以對付的人物，可是一旦遇上了也無法躲避。

心裏既然打定了主意，小斗子也不再多耗下去，立刻就辭了出來。

「小斗子，你是怎麼來的？」蠻妞輕輕地問。

「從後院翻牆進來，迫不得已……」

「小斗子！我不會怪你，只是你要受點委屈，還得從原路回去，免得別人看見了又要說閑話。」

「我知道。」小斗子轉身走去。

「小斗子！」蠻妞突然又叫住了他。

小斗子道：「蠻妞！妳還有什麼話要跟我說嗎？」

「小斗子！有件事，想來想去還是不該瞞你。」

「什麼事呀？」

「馮超來找過我。」

「哦！」

蠻妞平定情緒，將馮超跟她的談話，一五一十地說了出來：「……小斗子！馮超曾經千叮萬囑，敎我不能洩漏秘密，我怎能瞞住你呢？如果……」

「蠻妞，妳是不是害怕馮超會……」

蠻妞道：「小斗子，只要你不說出去就行了。」

「蠻妞，妳將這件事告訴我是對的，馮超打聽曹家酒坊後院的那棵老槐樹，這裏頭一定大有文章……蠻妞，我相信馮超很快就會有差使交到你的頭上。」

蠻妞道：「小斗子！我是答應？還是拒絕呢？」

「答應他。」

「任何事情都答應他嗎？」

「是的。然後立刻告訴我。」

「小斗子！我上那兒找你呀？」

「老地方，就是山上那個稻草窩。」

小斗子走了，她一直凝視着他的背影在夜色中消失。

回到了房裏，躺在床上，再也睡不着了。

板壁上咚咚咚地敲了三下，那是她爹在喚她。

她連忙跑到隔壁屋裏去問道：「爹，你要什麼？」

老人家把枕頭墊得高高的，伸手拍拍床沿。

蠻妞連忙在床沿上坐了下來。

「蠻妞，妳可要老實告訴爹，那個小伙子是打那兒來的？」

「爹，他打那兒來的，我又怎麼知道呢？」

「那麼，妳是怎麼認識他的呢？」

「我上山去採藥，遇見了他……」

「可是，你剛才爲什麼不提呢？」

「我又怕你問東問西地傷精神。」

「蠻妞，我脫險歸來，妳說我關心那六個人嗎？」

「爹一定會關心他們的。可是，我剛才說出那些話，你是不是覺得我很不近情理？」

「爹！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蠻妞，爹剛才那麼說是故意的。」

「爹，我不明白你爲何要那樣作。」

「我是在刺激那個小伙子，妳明白了嗎？」

「激他去救人？」

「是的。」

「他有那種能力嗎？」

「有的。」

「可是你說……」

「蠻妞！爹見過世面，一看就知道他有深厚的武功基礎，所以我故意刺激他，讓他去展開救人的行動。」

「爹，你這樣作是不公平的。」

「蠻妞，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人家本來就有意帮忙，還用得着你去激他嗎？」

「瞧妳！一個陌生的路客，妳怎能相信他的話？靠不住的，當他一見到那位獨脚大仙的狠勁兒，他就再也不敢管閑事了啦！」

「爹！小斗子可不是那種人！他絕不是。」

「妳怎麼知道？」老人家已經面現不悅之色。

「爹！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還不懂得看人嗎？」

老人家的一雙眼睛瞇了起來，好像面

對一個陌生人，他看了又看，看了又看，良久，才說出一句話來：「蠻妞，我知道了。」

「爹，你知道什麼呀？」

「妳喜歡他，是不是？」

「爹！」蠻妞一向是個爽朗的女孩兒，這時也難免流露了羞怯之情。

「蠻妞！」老人家正里正經地說：「妳老大不小的，也該有個婆家了，爹跑了一輩子江湖，看得寬，見得遠，不挑門戶，不揀貧富，可是，對方的根底一定要弄清楚，這小伙子姓什麼叫什麼……」

「爹，你是怎麼啦，八字還沒見一撇，你就要盤根究底，這算什麼呀？」

老人家說：「可是妳現在已經跟他有來往了呀！」

「那也是爲了救你老人家脫險才有來往的。」

「以後呢？就不見面了嗎？」

「以後？」

「蠻妞，他叫小斗子，是不是？」

「嗯！」

「姓什麼？那裏人？」

「他沒說。」

「那麼，他到雲海鎭來幹什麼？」

「追尋仇家。」

老人家的眼睛睜得很大，良久，才喃喃地說：「他千里迢迢，跑到雲海鎭是爲了尋訪仇家？」

「他是這麼說的。」

「他的仇家是誰？」

「爹！」蠻妞埋怨地說：「你對別人的事情說得那麼清楚幹什麼呀？」

「蠻妞！」老人家的脾氣眞固執。「他告訴過妳，他的仇人是誰嗎？」

「他說，連他自己都不知道。」

老人家蹙目上望，似是在思索什麼。

「爹！你老人家今天晚上的言行好古怪喲！」

「蠻妞！這麼些年來爹拖累了妳，因此爺跟妳多說幾句話妳就嫌煩，是不是？」老人家滿臉懊喪的神色。

「爹！」蠻妞發急了。「你老人家誤會啦！你有病，又剛剛受過驚，應該安心靜養，幹嗎管人家的閑事呀！」

「乖女兒！妳說得對，我是應該好好的睡一覺。」

蠻妞侍候她爹躺下，爲他蓋上被單，這才離去。

她回到房裏，却再也睡不着了。

其實，雲海鎭這一晚睡不着的人實在太多了。

曹金貴就是其中一個。他跟他老婆正在嘀咕什麼。

「金貴！」他婆娘說：「你好像有心事。」

曹金貴道：「我當然有心事，妳這話不是多問。」

「金貴！我也眞不明白你在操什麼心，你沒殺人，也沒刦金，你怕什麼？再說，你的孩子老婆都在你身邊呀！」

「妳一個婦道人家明白什麼呀？我告訴妳，那夥人說什麼來找金子，我看八成是靠不住的假話。」

「怎麼呢？」他老婆好奇地問。

「想想看，二千兩黃金是多大的數目，就那麼一個人帶着到處跑呀！這種事妳會相信嗎？」

「那……？」

「那夥人一定有別的目的，故意聲東擊西。」

他婆娘道：「爲人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

「老婆子！咱們眞沒作虧心事嗎？」

「金貴！你這話從何說起呀？」

「老婆子！你是故意裝迷糊，還是眞格地忘記了？」

他婆娘道：「金貴！我眞不知道你是說些什麼。」

曹金貴道：「那我就提提你，後院那棵老槐樹……」

一提老槐樹，他老婆的臉色立刻就變了。

「老婆子！我一見有陌生人來到鎭上，我就提心吊胆，人啦！就不能作虧心事，人要虧心，這一輩子都不能安。」

「金貴！不是我說你，你老是犯疑心，其實，老槐樹那件事早就過去了……那件事認眞說起來也不是你的錯，沒事呀！別老是放在心上，睡吧，不早啦！」

「妳先去睡吧！明天還有活兒要幹，我再坐一會兒。」

「金貴！你這麼愁眉苦臉的，我睡得安穩嗎？」

「老婆子！你去睡吧，正格的，別再煩我。」

「好啦！你再坐一會兒也得睡了。」

曹金貴他老婆回房去了，他還是坐在堂屋裏，拿起旱烟桿，捲了一大捲葉子菸，看樣子他是坐等天亮了。

江家祠堂那邊也是一樣，江五爺也沒睡着。不過，江五爺睡不着的情況和曹金貴就不太一樣了。

一來嘛！老年人夜裏睡得少，二來嘛！他的孫子福奎還在强徒的手裏，自然是睡不安枕的。

「江五爺！」院子裏突然有人叫。

「誰？」江五爺連忙走出來探視。

院子裏站着一個黑忽忽的人影。

「江五爺，又來打擾你老人家啦！」

聲音很熟，再加上「又來」那兩個字，立刻就提醒了江五爺，原來，這人就是頭一天向他傳話的人。

「是有什麼話，要跟我說嗎？屋裏坐吧！」

「江五爺，就這麼幾句話，我說完就走。」

「是的，是的。」

「你們那幾個人都很好，教他們家屬放心。」

「謝謝！謝謝！」江五爺還能說些什麼。

「我特地來提醒江五爺，限期還剩兩天。」

「有一件事，我想請教你一下。」

「江五爺！有話請儘管說，別那麼客氣。」

「有個過路客，名叫小斗子，他說，他在山裏遇上了你們的頭兒，不知道有沒有這回事。」

「有的。」

「你們的頭兒告訴他，說我是殺人刦金者。」

「江五爺！誰作了那件事，誰心裏明白。」

「當然，當然。我請小斗子轉達我的意思，不管這件兇案是不是我幹的，我都願意賠，我可以賣田，賣地，賣舖子，想法子湊足那二千兩黃金，萬一湊不出，彼此再商量，總之不要傷到無辜的人，我是有誠意的……」

「五爺！咱們頭兒的脾氣很倔，他不會答應的，咱們要的是二千兩黃金，一錢一分都不能少，賣田賣地是你的事，用不着跟咱們打商量，一切你看着辦吧！」

「請轉告你們頭兒，江家的產業歸我長孫福奎管理，要賣，得由他經手，可是他的人却在你們那兒。」

「你是說，教咱們把你的孫子，放回來？」

「是呀！沒別的意思，我只是……」

「五爺！別往下說了，這件事兒我還能作主，辦不到，你的孫子跟別人一樣，他的命並不見得就貴重。」

「這……」

「五爺！打擾啦！咱們只等兩次日出日落，後天天黑之後，如果見不到黃金，咱們就要處决人質。」

那人說完之後，掉頭就向江家祠堂門口走去。

突然，他的身子彈跳起來，在空中翻了一個觔斛，然後落在地上，在着地之前，他還發出一聲慘呼。

江五爺大吃一驚，立刻趨前探視。

那個人已經四平八穩地躺在那兒一動都不動了。

夜色雖黯淡，藉星光還可以看得清楚；那人的心口插着一把刀，刀子正好刺中心臟部位。

是誰殺了他？江五爺想到了小斗子。

是小斗子嗎？應該不可能，那個小伙子不會作這種毛躁的事兒，可是，除了小斗子還會有誰？

這怎麼辦？如此一來，豈不成了火上加油？

那帮人一定會施以冷酷的報復呀！

「江五爺！」突響起一個冷冷聲音。

江五爺非常熟悉這個聲音，就是那天晚上站在屋簷下跟他說話的人，但他依然沒有看見那個人站在什麼地方。

「江五爺！你的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

江五爺不自禁地打了一個冷顫，對方這句話的含意，他完全明白；以爲他是殺人者，這不正是眞正殺人者的目的嗎？

「江五爺！這是你先開殺戒的……」

「沒有，沒有……」江五爺嘶吼着：「這是誤會。」

「誤會！死人躺在你的面前，你還說這是誤會？」

「這眞是個誤會，這人是誰我都不知道……」

「他是我手下的一個弟兄……」

江五爺道：「我沒有理由殺死他呀！我爲什麼……？」

「不用解釋，你也許有足够理由。」

「我沒有理由殺他，我也是剛剛才看到……」

「江五爺！不用解釋，不用解釋。」

「這必需解釋，人不是我殺死的。」

「你有勇氣殺人，爲什麼沒有勇氣承認。」

「請你相信我……」

「江五爺！何必多費唇舌呢？這年頭，人命不值錢，我不會計較，我們要的那二千兩黃金，本來的限期是三天，如今縮短一天，只因爲你江五爺太不給面子。記住，兩天！也就是明天日落，咱們頭一個要宰的就是你的長孫江福奎……好了！話說完了，你請進屋吧！」

「你！你給我站出來說話。」江五爺突然有了勇氣。

「怎麼？你想把我也給宰了？」

「不！咱們當面把話說清楚……」

「話已經說得很清楚了，那二千兩黃金交出來，萬事太平！要不然，咱們就要血洗雲海鎭。」

「那二千兩黃金由我賠還不行嗎？」

「行！拿出來呀！」

「我賣田，賣地，賣莊園……」

「我打聽過了，一時找不到買主。就算有人買，也賣不到二千兩黃金的高價，咱們不想找麻煩。」

「那豈不是沒有法子，解決這個問題嗎？」

「有！」

「說說看。」

「教那個刦金的人把黃金交出來就行了。」

「誰是刦金者？」

「誰是刦金者，那個人，心裏一定明白。」

「我聽到一個消息，說我是殺人刦金者。」

「哦！」

「不要再敲悶鼓了，有話就盡量說出來。」

「我要說的話，早就說完了，還有什麼好說的？」

「你們曾經揚言，說我是殺人刦金者，你爲什麼當面不肯承認？你莫非還在玩弄什麼詭計？」

「江五爺！」那個聲音更冷了：「我要說的只有一句話——兩天！明天日落，不見黃金咱們就宰人。」

「你這是强橫霸道，仗勢欺人……」

沒有回應，那個人似乎已經走了。

江五爺嗚嗚咽咽地哭了起來，他心裏暗暗地喊着：這是個什麼世界喲！

他也不知哭了多久，突然有一隻手搭在他的肩上。

抬頭看，竟然是小斗子。

「五爺！怎麼啦？」

「瞧！」江五爺抬手指出。「有人死在這兒。」

「沒有呀！」

的確沒有，那具插着短刀的屍首不見了。

被移走了嗎？江五爺揉揉眼皮子，那具屍首的確不見了，有人將屍首移走，他竟然毫無感覺。

「五爺！你的情緒不安，也許……」

「小斗子！你以爲我眼睛看花了是不是？」

（未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馮嘉・文 盧令・圖

毒手獅王 （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洛馬的身份爲獅王識破，司馬洛從牆洞中竊聽到殭屍和馮安的談話，知道獅王下令他們撤退，而將司馬洛及老洪留下，然後將屋子炸毀，使司馬洛與老洪與屋子同毀，司馬洛與老洪在他們撤退後逃出地牢，用桌子權當小舟浮漂海上，不久聽到轟隆爆炸聲——

倖逃魔鬼手　再闖死亡關

「爆炸了！」司馬洛叫道：「我們可以回去了！」

「怎樣回去？」老洪問：「我們現在是逆流。」

假如海面是平靜的，沒有暴風雨，也沒有巨浪，沒有那麼黑暗的話，也許他們可以游回去，但現在這樣，實在沒有辦法。即使冒險離開桌子，也未必游得回島上的；他根本已看不見那島是什麼方向了。

祇有一個辦法，就是等風平浪靜和等天亮。假如他們支持到那時，就可能碰到經過的船隻，把他們救起來了。

不知道是不是由那一下爆炸引發的。一個巨浪忽然擊在桌上。這一次，桌子完全離開了水面，給拋進了空中。

司馬洛死命抱住一隻桌脚，叫道：「小心！」

桌子在空中翻了一個跟斗，但司馬洛死命抱住。終於，桌子「拍達」一聲落回水面上了。司馬洛的腰在桌子的邊緣上一撞，痛得差點暈了過去。他連忙使出剩下來的最後一口氣力一滾，滾回桌子之內。

幸而這樣的巨浪沒有再來了，不然他就要與桌子分離了。當他稍爲恢復時，他叫道：「老洪，你還好吧？」

沒有回答。

「老洪！老洪！」司馬洛大聲叫起來，還是沒有回答。

他慌張地去摸桌子的每一個部份。那面積並不很大，很容易就摸遍的。老洪果然不在了。

司馬洛的心好像給一隻巨手緊捏着，老洪給沖走了，老洪雖然是游泳健將，但他在那石屋中關得太久了，太久沒有機會運動，他受不起！

「老洪！」司馬洛又再度叫喊起來，「老洪！」

而且不停地叫，一直叫了半個鐘頭，直至他知道再也沒有希望了。老洪既然已經離開了桌子，半個鐘頭的時間之內就可能與他分隔很遠，而兩個人能夠再碰上的機會簡直不到千萬份之一。

他呆呆地坐在那裏，抱着桌子的脚，任從風浪肆虐，一面想着這是多麼大的浪費？一切都浪費了。他花了這麼大的努力，而計劃並沒有成功。

也許老洪去了也是好的，因爲他實在不知道怎樣對老洪透露女孩子死去的那件事。

但仍然是浪費。

後來風停了，浪也因此而沒有那麼兇了，但雨還是在下着，大到司馬洛雖然身在水面上，也跟浸在水中差不多了。

而且那冷是難以形容的。不是冷天，但也不太暖，而且即使是在熱天，也還是不好受。雨水不斷淋在他的身上，又不斷流走，每一點雨水都會把他體內的一些熱力帶走的。所以在這樣情形之下，就是天氣很熱，他也一樣會感到寒冷了。酒也不大有用，他不能狂飲的。

終於，雨停了，司馬洛才忽然發覺天已亮了起來，而且很快就有太陽出來了。天晴起來。太陽光晒在皮膚上的時候，那種舒服眞是難以形容的。

直至身上的衣服全都晒乾了之後，另一種痛苦就來了。天要就是不晴，一晴就是晴到一點雲都沒有，而司馬洛又沒有地方可躲。雖然不是很熱的天氣，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却是有如給放在一隻鑊上烤似的了。

他祇好不時跳進海中游一個泳，讓衣服濕了，再晒乾的時候又跳下去。

直到中午，他才碰到了一艘貨輪。貨輪把他救起來了。

他怎會在海上的？

司馬洛含糊地說他是從一艘遊艇上掉下來的。他跟兩個朋友乘遊艇出海，這遊艇遇到了昨夜的風暴，給打沉了，他找到了這桌子，便死命扶住，支持到現在。

船上的人並不相信這個故事，因爲昨夜的是雷雨，並不是大風暴，不足以把遊

艇打沉的，而且那亦不是一張船上的桌子，而是一張屋裏的桌子。

因此船上人通知警方的巡邏船，把司馬洛移交。

到了警方的手中，他就好辦了。二十四小時之後，他就已經回到了聘請他的人的面前。

這人就是他的朋友小江，掌管情報組一個機密的部門。對付獅王也就是小江目前的主要任務。

司馬洛坐在小江的辦公室裏，坐在小江的面前，小江神經緊張地捏着自己的手指：「任務失敗了？」

司馬洛頹喪地點點頭，道：「任務失敗了！」

因爲這是一件高度秘密的任務，沒有多少人知道有這件事情，司馬洛不會跟任何其他人談論這件事情，祇是跟小江一個人討論而已，因此他要直至見到了小江的面才能開口。在這之前小江祇知道他回來，但是不知道他究竟是成功回來抑或是失敗回來。

現在，他知道司馬洛是失敗回來了，因此小江也頹喪下來。好一會，他開口問：「怎樣失敗的？」

司馬洛告訴了他是怎樣失敗的。

小江一直沒有做聲，而當司馬洛講完了之後，他也沉默了好一陣，才嘆一口氣。「可憐的老洪，他就這樣去了！」

「也許他去了更好，」司馬洛說，「不然你怎麼把他的女兒的事情告訴他呢？他活不下去的！」

「這眞可惜，」小江搖着頭，「老洪已經開始老了，我正打算調他做一些不會有什麼冒險性的工作，想不到也沒有這機會了，他們兩個都去了！」

「你倒是有點人情味的！」司馬洛說，「我以爲你從來都是硬幹的。」

「對活着的人，即使有人情味也不能表露出來，」小江說，「不然他們就會軟下來了！」他打開抽屜，取出一瓶酒來，拔去瓶塞，舉到嘴邊，喝了一大口，並沒問司馬洛要不要，就把酒瓶收回了。這似乎還是司馬洛第一次看見他不是爲了應酬而喝酒，也許小江喝酒祇是作爲一種折磨自己的方式而已。

小江深吸了一口氣，一挺胸，就像整個人都改變了。他說：「好了，我們忘記了過去的事情，想一想以後應該怎麼辦吧，你失敗了一次，你活着回來，你還有另一次機會。」

「你憑什麼覺得我還會再幹一次？」司馬洛問。

「因爲你這個人就是這樣的，」小江說，「你不會祇因爲失敗了一次就不肯再幹，而且正是因爲失敗了一次，你更非要再幹不可！」

「你是在替我作心理分析？」司馬洛說。

「而且也不由你不幹，」小江說，「獅王知道你活着，他會把你置諸死地而後已的，而且你別以爲他一定要把你帶到他的面前去才親自下手，他知道你是餌，他就不會這樣做了。他這一次也沒有這樣做，祇是把屋連同你一起炸掉而已。下次也是一樣的。你的煩惱還是剛開始呢！」

「這正是我在考慮着的一點，」司馬洛說，「獅王還不知道我是仍然活着的，你認爲好不好讓他知道呢？抑或暫時就讓他以爲我是已經死掉了？」

小江搓着自己的下頷，考慮着，後來說：「你又認爲如何呢？」

「看看再說吧！」司馬洛說，「暫時我是已經死了，沒有多少人知道我死了，祇是獅王以爲我是死了而已。在需要的時候我再活過來也不遲。假如我現在公開活着而出現的話，正如你所講的，會有許多人來追殺我，這對我來講是一種很大的煩惱。」

「那你就先躲起來了？」小江問。

「是的，」司馬洛說，「躲在你這裏。反正暫時我們還沒有下一步的計劃，沒有什麼可以做的。我又不方便出去招搖過市，不然很快獅王就會知道我是還沒有死掉了！」

「很好，」小江說，「我這裏有的是可以容納你的地方！」

「而且，」司馬洛說，「你這裏也有可以陪我的人！」

「什麼陪你的人？」小江問。

「我回來時碰到了葉媚媚。」司馬洛說。

「葉媚媚，」小江深吸一口氣，「爲什麼你老是要在我的手下的身上來打主意的？」

「我並不是在你的手下的身上打主意，」司馬洛說，「我亦不會說是你的手下在我的身上打主意，我們不過是工作上成爲朋友而已，彼此之間聯絡一下感情，這又有什麼不好呢？」

「嗯，」小江點點頭，「聯絡感情，而我正打算派給葉媚媚一件任務。」

「你總是要跟我作對的，」司馬洛說，「要你這種朋友又有什麼用處？」

小江微笑：「好吧，算你勞苦功高，這件任務我派給別人好了，事實上，我就叫葉媚媚來替你準備住的地方，這樣你滿意了吧？」

「這才是好朋友！」司馬洛說。

小江按了傳話機，對外面說：「替我請葉媚媚進來！」

「當然，」司馬洛說，「一方面，你是要調查一下這個馮安和這個殭屍的下落的！」

「我會的，」小江說，「那座島很可能是一座私人的島，假如是的話，應該有註册登記的主人，而這註册登記的主人就是我們的綫索了！」

葉媚媚進來了，一個二十六、七歲的女人，當然不能算是少女了，但是也絕不能算得老，而是一個有充份的成熟魅力的女人。

「有什麼吩咐嗎？」她瞥了司馬洛一眼之後才問小江。

「你這位好朋友要在這裏住一段時間，」小江說，「你對他的愛好也許會知道多些，就由你來負責招待他如何？」

葉媚媚看了司馬洛一會，微笑：「貴賓式招待嗎？」

司馬洛微笑：「有你負責招待已經是貴賓式招待了，我還能苛求嗎？」

「那很好，」葉媚媚點點頭，「讓我

看，我就把你安置在我的宿舍對門好了，這樣照應起來方便一些！」

「這最好不過了，」司馬洛說。他也知道她的宿舍是怎樣的，是在總部範圍之內的一幢樓宇，每層兩個單位，門口相對的，假如他住在她的對門，那即是說整層樓都由他們兩個人所佔有了，這樣的確是方便得很的。

「跟我來吧！」葉媚媚說。

司馬洛看看小江，小江明白他的意思，點點頭：「很好，我猜這件事你可以對她透露，因爲當你再出動時，不一定又是單獨行動的，媚媚是一個能幹的好手，她到時應該可以帮你的忙！」

× × ×

司馬洛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洗一個澡和刮一個鬍子，雖然這不是他急於要做的事，而是葉媚媚强逼他做的。進入宿舍時：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葉媚媚擁進懷中，吻她。他與葉媚媚是有過一段情緣的，但並不長久，因爲葉媚媚有了新的任務要派出，他們就分開了。她是做這種工作的人，並不想牽引下什麼長期的感情，所以雖然分手得有點難捨難離，但同時却也知道這乃是意料中事。

司馬洛不是小江這個組織的僱員，祇是不時會客串地做一次，而他所客串的，差不多總是表面上看來祇有超人才能完成的任務，所以葉媚媚也開玩笑地稱他爲「超人」。

當他一抱住她的時候她就馬上抗議，因爲他的身子發臭，而他又已經幾天沒有刮過鬍子了，擦在臉上痛得很，因此她的命令就是先洗澡和刮鬍子。

事實上這亦的確是司馬洛應該先做的事情。

他給那條船救起，交給警方，通過警方與小江聯絡到之後，就馬上盡快與小江會合，根本沒有時間顧到這兩件事情。

當他從浴室中出來的時候，葉媚媚已經在床上等着他了。

這一次，當他在抱着她時，她就不反對了，而且她說：「在江先生召見我之前，我剛好洗過澡！」

「我不大相信，」司馬洛說。

「那我再洗一次好了。」她說。

「用不着，」司馬洛說：「有一個方法可以檢驗出來，用鼻子嗅嗅就知道。剛剛洗澡的人，身上一定有香皂的氣味！」

「那你嗅嗅好了。」她說。

「但是有衣服阻着是嗅不清楚的。」司馬洛說。

葉媚媚咭咭地笑起來：「你這個人眞是習慣成自然，對我講話，都是要轉彎抹角的，你又不是沒有脫過我的衣服。」

「太久了，」司馬洛說：「我覺得有點陌生，忘記了怎樣替你服務。」

「這眞巧，」她說，「我也是太久了，不習慣自己脫。」

「你的意思是近來每一次你都用不着動手？」司馬洛問。

「什麼近來？」她說，「最後一次，也就是你那一次了。」

「那麼久？爲什麼？」司馬洛說。

「不爲什麼，」她說，「祇是沒有與趣，也許是找不到令我滿意的男人吧。我的意思是沒有碰到過像你這樣的專家，這樣會逗我的！」

「謝謝你的嘉奬，」司馬洛說，「總之你是要我來動手了。」

「我不一定要你來動手，」她說，「假如你不喜歡，那我們就這樣睡也沒有所謂。」

「不，不，這是一件榮幸的事！」司馬洛忙說。

他就動手替她把衣服解除了。她閉上眼睛沒有動。她有一具充滿成熟但也是十分鮮嫩的肉體，司馬洛嗅她，但並不是爲了辨別她有沒有洗過澡。他根本就已經忘記了這一點了。而他的嗅很自然地再加上了吻，而她也很自然地不能保持靜止了。她的身子扭動起來，於是他就瘋狂地把她佔有，而她亦瘋狂地迎接他。兩個人就像都忘記了一切似的，事實上也暫時忘記了一切。

後來，他們力盡地躺在那裏，而當司馬洛終於可以再開口說話的時候，他把老洪的事情告訴她。

她哭了，由於她是一個女人，由於她認識老洪，也認識老洪的女兒。

她嗚咽着說：「這究竟是怎樣一個世界？好人一個一個死去了，壞八却好好地活着。」

「我有時也奇怪！」司馬洛說，「也許弱肉强食才是眞正的天演公例，壞的人才能生存，好的人受淘汰。」

「但不應該是這樣的，」她說：「我們的工作正是盡力不使世界變成這樣。

「但我們却是正在打一場一直都在敗的仗。人還是愈來愈壞了！」司馬洛說。

「難道你就這樣放棄了？」她說：「你就躲在這裏休息，而不去對付那些殺死他們的人？」

「我沒有這樣說，」司馬洛說，「我不過是正在等着機會吧了，這件事我們不能急的！」

「我也要參加這件事！」她說。

「這不是我的決定，」司馬洛說：「這是你的上司的決定。不要問我，問你的上司好了。」

「我當然會問他的。」葉媚媚說。

司馬洛慶幸他遲了一點才告訴她。假如他早講的話，氣氛就會完全破壞了。

他輕吻着她：「不要急吧，現在我們除了等之外不能做什麼的。我們不能够再爭取主動，下一步祇能够見機行事。」

「所以你就要在這裏長住下來了。」葉媚媚說。

「住一個星期，」司馬洛說，「暫時我是一個死人，我還不想回到活人的世界，因爲我不想有一大隊的槍手追着殺我，但當然，時機成熟的時候，我就會回到外面去的！」

「這個獅王也眞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了，」葉媚媚說，「我們這個部門是極少要動用到格殺勿論這個步驟的！通常我們都是把一個人捉到就算了，但是對這個獅王，我們却是祇求殺死他！」

「是的，」司馬洛說，「他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

「我們一直都查不出他的所在，」葉媚媚說，「難道忽然之間這樣快就查得出來嗎？假如情形還是保持以前一樣，那你豈不是要在這裏隱居一輩子。」

「情形總會有所變化的，」司馬洛說，「假如我所預期的變化沒有出現，那我再出去好了。」

「你預期什麼變化？」葉媚媚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祇是一些變化，一定會有一些變化的。情形與以前已經不同了，因爲獅王知道他的兒子已經死了！」

「假如我知道他在什麼地方，」葉媚媚說，「我會馬上去把他殺掉的！」

「我也是一樣，」司馬洛說，「但我們欠的不正是這個嗎？我們不知道他是在什麼地方。」

× × ×

小江把一張照片遞上來。「這就是他嗎？」

司馬洛看了一看，點頭：「這就是他！」那張照片上的八就是那個殭屍。跟着他又問：「他是誰？」因爲他並不知道這殭屍叫什麼名字。

「人們叫他西北風。」小江說。

「什麼西北風？」司馬洛問。

「他有一個很奇怪的名字。」小江說：「鄺東南。他的朋友們就偏偏叫他所沒有的一半：西北風。」

「你當然有他的記錄了。」司馬洛說。因爲他所看的是那種犯人的存照，正面，左側及右側。有這樣的照片當然是有犯罪記錄的人。

「爆炸專家，」小江說，「被捕過一次，但不是嚴重的罪名，不過是藏爆炸品。有一個時期曾經跟林少獅混在一起，出獄之後就失踪了，林少獅在爆炸方面的知識，很可能有一部份就是從他那裏學來的。原來他失踪了之後就是爲獅王做事。」

「獅王就有這本事！」司馬洛說，「成了他的手下的人，總是不知所踪的！」

「這也就是爲什麼獅王這個人這樣難找到了。」小江說。

「這個西北風現在大概又是不知道吹到什麼方向去了吧？」司馬洛問。

「自然了。」小江苦笑。

「但他在那島上究竟幹什麼？」司馬洛問。

「半座島都炸掉了，什麼都不剩下來，很難查出，」小江搖頭嘆息着，「不過照地理環境看，這島應該是一個走私的最理想據點。也許西北風就是在那裏接應或者指示走私的船隻吧。假如有些貨物要存放一下，那裏也是一個好地方。」

「他在那裏築一間屋子，而你們居然不知道？」司馬洛問道。

「我們早知道有這屋子，但是不知道原來這屋子已經換了主人，這屋子本來是屬於紀斯博士的。」小江說。

「什麼紀斯博士？」司馬洛問。

「那是一位出名的德國海洋生物學家，」小江說，「這島是他以前買了下來，用作研究海洋生物學的。屋子則是更久以前留下來的古老大屋。他已經過身了，他的兒子把這座島作爲偶然一次渡假的地方，但近兩年已租了出去，就是西北風向他租的。」

「很聰明，」司馬洛說，「這島的背景，是很可靠的，因此就不會有人去調查了。」

「正是這樣，」小江說，「這是獅王的一貫手法了。保密是他的看家本領。」

「當然，現在西北風也找不到了。」司馬洛說。

「當然巳經失踪了，」小江說，「馮安亦是一樣，連他這個走私鑽石的組織也解散了，有關的人都不見了。不過，即使找到西北風和馮安，亦不見得有什麼用處。他們對於獅王已經失去了利用價值，而獅王亦應該不會再利用他們了。」

「那麼呢？」司馬洛問。

「沒有什麼可以追尋的綫索，」小江說，「情形似乎又變回以前一樣。」

「情形不可能與以前一樣，」司馬洛說，「獅王以前有兒子，現在他沒有了兒子。他的情形一定有所改變了。」

「也許吧，」小江說，「可惜我們還不知道情形是有些什麼改變的！」

「以前獅王的兒子担任着很重要的任務，」司馬洛說，「他可能是代替獅王出面的聯絡人，現在他知道兒子已經死了，他得找一個人代替。」

「這個代替的可能是任何人。」小江說。

「不會是任何人，」司馬洛說，「一定是一個獅王能够信任的人。」

「不錯，」小江說：「還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這人一定也是我們不認識，不知道存在的八。」

「獅王未必能肯定我們不認識和不知道這個人存在的，」司馬洛說，「他有好些事情都是我們知道，而他不知道我們知道的。」

「我們還是很難猜出這個人是誰。」小江說。

「不是猜，」司馬洛說，「是問。你們不是有那副大電腦嗎？問問電腦好了，電腦會告訴你哪一些人是有資格的！」

小江抓着後腦：「這是一件成功希望很渺茫的事情，不過，也祇好試試了。而另一方面，你還是要暫時躲起來，過你的隱士生活。」

「我發覺這是比死還難受的生活。」司馬洛苦着臉。

「跟我的女手下一起也比死還難受？」小江說，「那你究竟認爲怎樣才算是享受。」

司馬洛苦着臉：「鷄湯是好味道的，但是假如逼你每天喝十碗鷄湯，你認爲會是什麼味道？」

「那媚媚一定也認爲比死還要難過了，」小江說：「她也是一天喝十碗你這鷄湯。」

「你千萬別跟她談這個問題，」司馬洛說，「女人跟男人是不同的。女人一天對着你二十四小時固然高興，多對二十四小時更高興，再多二十四小時，那會更加高興的。她們是另一種不同的動物。」

「那你是準備出走了？」小江說。

司馬洛聳聳肩：「暫時還沒有出去的價值，是不是？我看還是先等你的電腦有了答案再算吧？」

× × ×

小江是說得對的，西北風和馮安此時

對獅王都沒有用了。他們已經失去了原來的工作，例如西北風，他仍然在等候着獅王的進一步的指示，他與獅王也已經失去了聯絡，而他亦懷疑獅王是不會再用他的了，但是他又不敢肯定。既然不敢肯定，他亦不敢妄動了。

而且他還得躲藏起來，以防萬一司馬洛及老洪的後台會來追捕他。雖然他不相信司馬洛的後台會知道司馬洛是怎樣死法的，總之不論獅王還用不用他，他都是得先躲起來避一下風頭的了，與他在一起的就是馮安。」

馮安的處境也是一樣的，他們是一起逃出來的，而獅王並沒有下一步的指示，以前與獅王通訊的方式都得不到回音，他就祇好與西北風在一起了。

馮安比西北風懷有更深的恐懼，這從他不時喝酒可以看得出來。雖然他並不喝醉，然而他却是經常都拿着酒瓶的。

他們是住在一間僻靜的兩層小屋之中：樓下是廳子，樓上是睡房，不過沒有花園。並不是那種豪華的住宅，祇是一座郊外的屋子，因爲是一個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地皮不貴，屋子建得大一點也沒有所謂了，自然也不需要大廈的建築方式向上空發展。

這天晚上，他們心不在焉地在廳中看着電視，馮安又呷了一口酒，說：「你以爲獅王會不會殺死我們？」

「爲什麼他要殺我們！」西北風問。

「滅口嘛！」馮安說，「我們知道得太多了。」

「我們知道得多少？」西北風問。

「我們知道司馬洛已經死了。」馮安說。

「這不算是太多，」西北風說，「他們既然是派司馬洛來担任這個任務，司馬洛久久還不回來，他們當然就知道他是已經死了。」

「那麼我是他們第一個要找的人，」馮安說，「司馬洛是通過我而——他們知道是我，但他們不知道你！」

「這有什麼分別？」西北風嘆口氣：「我們不都是天涯淪落人嗎？我們都躲了起來，我們都失業了。」

「你還可以再做其他的事情，沒有人會找你，」馮安說。「但我，他們會緊追我的，我沒有地方可以逃。」

西北風聳聳肩：「也許獅王會給你一份可躲起來做的工作，他是一位老板。」

「也許。」馮安說。

「我們不能夠對獅王失去信心的，馮安，」西北風說，「因爲我們祇能替他工作，而不能夠替別人工作。」

「你呢，西北風？」馮安說，「你和我，我們本來就不是很好的朋友！」

「我們現在是了，」西北風又自嘲地笑着說，「我們現在已經變成要相依爲命了。」

「但他們不在找你，却在找我，」馮安說，「假如你把我殺了，那對你的危險性不是減少了一點了嗎？我死了，就不會把你供出來。」

「你像很懂得自殺，」西北風說，「爲什麼要提醒我這一點？不過，好在我早已考慮過這一點了。我不能殺你，因爲我不知道他是否贊成我這樣做。我不能做他所不贊成的事情。」

「我也是想過這一點，」馮安說。

「總之你可以安心了，」西北風說，「上樓睡覺去吧。你的精神不大好，你何不把這瓶酒都喝下去呢？我看你一直沒有好好睡過，喝醉了睡一覺，養足精神，你的心情也會好得多，不會又害怕這個人又害怕那個的。」

馮安又頹喪地嘆一口氣：「也許這是一個好主意！」

他起來，拿着酒瓶上樓去了。

西北風坐在那裏繼續看電視，不過他也一樣是看得心不在焉的，在外表上，他雖然鎮定，但實在心裏與馮安却沒有大分別，他也是在担心這個担心那個。他勝於馮安的祇是不會在外表上顯露出來而已。

他根本不知道電視機上放映的是什麼．直至電台的收場曲也奏過了，螢光幕上一片空白，他才醒覺過來，走過去把電視熄掉了。

當他再轉過來時，他就注意到窗外有些東西在幌動。

他若無其事地走到走廊口頭，閃了進去．才貼身在牆壁上，回頭看清楚，而手中已經拿着一把槍了。

他看見那在窗外幌動着的是一根繩子，是從樓上垂下來的，正給夜風吹得擺來擺去。

他皺着眉頭想了一想，隨即衝進廚房，從廚房的窗子爬出屋外，繞屋半匝，回到了垂着繩子的這邊。

他並沒有看見人。那根繩子是從馮安的睡房的窗子之內伸出來而垂到樓下的。這可能是有人沿着繩子爬上了樓上，不過更可能是有人沿着繩子從樓上爬了下來。

西北風腦筋一轉，就相信是有人沿着繩子從樓上爬下來，而這個人已經逃走了。這就使他很爲馮安的安全担心。

他貼身在屋角，舉着槍叫道：「馮安！馮安！」

並沒有人回答他。微風仍然使那根繩子在搖搖擺擺着。

西北風走過去拉着那根繩子，用力一扯。這繩子似乎又不是用以爬下樓的工具，因爲繩子的另一頭雖然是縛着一件相當沉重的東西，却不是一件可以支持一個人的體重的東西。西北風發力一拉，那件東西就給拉動了，而且繩子忽然鬆了一鬆，再拉又較緊了，就像那件東西是給他拉離了桌子上面跌到了地下似的。

西北風並不是一個笨人。他冒了一額冷汗，大聲叫着：「馮安！馮安！」一面衝前去跨進窗口，回到屋中，疾奔上樓。

馮安的睡房門是關上了的，但是並沒有下鎖。西北風一脚就踢開了，看到那件重物果然就是馮安。那繩子就是纏在馮安的頸上的。馮安大概本來是躺在床上的，西北風拉動繩子，就使馮安從床上掉到地下了。

西北風祇用了半秒鐘的時間去考慮，就斷定還是他自己的安全比馮安的安全重要。

他跳出了房門口，衝到自己的睡房門口，隔着房門向房內放了兩槍，使房門上穿了二個子彈洞，然後以連環動作把門踢

開了，又伸手進門內開亮了電燈。這是相當聰明的動作。假如房內有人等着他，槍聲一响就非要伏下來不可，而西北風踢門及開燈的動作就暫時是不會有危險性的了。但是他的房間裏空空如也，並沒有人。

縛繩子的人一定是從屋後的窗子爬窗逃走了。

西北風跑回馮安的房間裏，盡快把繩子從馮安的頸上解下來。但沒有用處。馮安已經死了，而且是早已經死了的。並不是因他一拉繩子而勒死．他可以看得出馮安是已經被勒死了之後，繩子才給垂到窗外的。

西北風彎着身子退到房間的一角落，坐在那裏發抖着，汗不斷地沿着臉上頸上流下來。不是因爲馮安的死得恐怖，而是因爲自己的活得驚險。

爲什麼那個殺馮安的人沒有殺他呢？當他在看着電視的時候，那人有很多時間和有很多機會殺死他的。即使不方便用繩子，也可以用槍。他是沒有防備的，因爲他現在是正在躲藏而已。並不是躲避會殺死他們的人，而是躲避會來捉捕他們的人。然而現在來的却是一個殺手。爲什麼殺馮安而讓他活下去？

這是獅王的主意嗎？但假如是的話，又是爲什麼如此呢？獅王是在企圖對他暗示什麼嗎？假如是的話，那他是完全不明白了。

× × ×

小江的想法則是與西北風不同的。

他對司馬洛說：「我看西北風有了大麻煩，獅王要殺他，而他反抗！」

．這是事情發生了兩天之後，而司馬洛正坐在小江的寫字間裏，看着馮安死亡的現場的照片。好大一叠。他不方便露面，不能到現場去，於是祇好看那些照片了。

「對了，」司馬洛說，「看這門上的子彈洞，這一定是西北風放的槍。獅王派去的是一個用繩子的殺手，他殺了馮安，但未及時對付西北風，西北風放槍，這個殺手逃掉了。假如派去的是個槍手，可能他們兩個人都沒有機會了。眞奇怪，爲什麼要派個用繩子的殺手呢？」

「獅王總是喜歡做出人意外的事，很難猜得透的！」小江說，「總之西北風現在是麻煩透了！」

「假如我是他，」司馬洛說，「我應該鬆一口氣。他現在起碼知道獅王是要殺他，用不着再繼續躲着，晚上睡不着！」

「知道自己是死定了，也不見得就能安眠吧？」小江說，「他始終都是逃不了的！」

「除非他是投向我們。」司馬洛說。

「這是一個好主意，」小江說，「就可惜他沒有想到，而我們也沒有機會告訴他。」

「但你要釘緊他，」司馬洛說，「他現在不是躲而是逃走，就沒有那麼容易遮掩自己的行藏了！」

「我已經在這樣做了，」小江說，「媽的，爲了這件事情，我簡直動員了全部人員。」

「除了媚媚之外，」司馬洛微笑，「不過亦可以說她也是正在工作的，不過工作的性質不同吧了。對了，還有你的電腦呢？有什麼成績呢？」

「哦，那個可能代替獅王的兒子的人．」小江說，「電腦給了我們三十六個名字。」

「三十六是一個很吉祥的數目。」司馬洛說。

「吉祥的數目？」小江說，「你知道要動員多少人員才能監視着三十六個人嗎？而且其中有幾個還是我們不知下落！」

「繼續努力好了，」司馬洛說，「假如先捉到西北風，也許對我們有點好處。他們兩個人，獅王一定是有充份理由才要消滅他們的。也許他們知道一些獅王不願意洩漏出去的秘密！」

「我希望我們能夠在獅王殺死他之前捉到他，」小江說，「而假如他是有點頭腦的話，他就應該投奔我們！」

「假如他肯投奔我們，」司馬洛說，「他已經投奔了我們了！我看這個希望並不大。不過，用繩子殺人，這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爲什麼派個繩子殺手呢？這個人一定是很精於用繩子的。」

「這個人的確很精於用繩子的，」小江說，「你有看過驗屍報告嗎？」

司馬洛點頭：「繩子用得很快，一下子一勒，氣管和頸骨都斷掉了，這需要很大的氣力，很靈活的動作。因爲馮安也是一個帶着槍的人。」

「你的意思是要我找找這個兇手，」小江說，「我知道，事實上我現在已經在問我們的電腦了。這應該是一個很特殊的兇手，可能是受過傘兵訓練的，這樣的人並不多，但是，假如他是並沒有犯罪記錄的，那就電腦也不能告訴我們什麼了。」

「我的意思是這個兇手怎麼會受到西北風的槍擊，」司馬洛說，「驗屍報告也指出馮安在死前是喝了不少酒的，他體內的酒精含量顯示他即使不是醉了，也已經是半醉的，是不是？」

「這使那兇手下手更容易了。」小江說。

「我的意思是爲什麼兇手先殺馮安？」司馬洛說，「馮安是沒有抵抗的．先殺西北風，之後才殺馮安不就可以完成任務了嗎？」

「也許西北風當時不在家，」小江說，「當他回來時，發覺馮安死了，而不知道兇手是不是正躲在他的房間裏等着他，所以就先向房間裏放兩槍然後才開門，這就解釋了房門上的子彈洞。」

「也許是這樣吧，」司馬洛說，「但是，也許不是這樣，這個兇手既然看到馮安是醉了，那爲什麼不等到西北風回來再下手呢？讓西北風驚覺而逃，就不順利了。而且，他當然會先弄清楚情形才下手，不見得會在西北風出外了時才來吧？」

小江皺眉看着他：「你究竟要證明什麼？」

「我在想，」司馬洛說，「這也許是貓捉老鼠的遊戲，先殺一個，把西北風嚇一嚇！」

「獅王現在決不會有心情玩貓捉老鼠的遊戲！」小江說，「我告訴你，他要殺就兩個都殺掉，祇死了一個，這就是那個殺手的錯誤，我看那個殺手現在也許要受到處分了！呀，你的鷄湯來了！」

「什麼鷄湯？」剛剛踏入門口的媚媚問。

小江微笑：「我們是在講你，司馬洛說經過了這一番驚險之後再跟你在一起，這就像一個三年不知肉味的人忽然喝到了一碗鷄湯，如此而已！」

媚媚哼一聲：「你們男人，坐在一起就不會談什麼好事，我才不相信！」她把一份文件放在小江的面前：「電腦給你的答案，不是鷄湯，是一隻大鷄蛋！」

小江看看那份報告，對司馬洛苦笑：「我們剛才討論的問題，這就是電腦的答案了，在我們的資料上，並沒有一個適合的人選。也即是說，這個用繩子殺人的兇手，我們是不認識的。」

「那眞可惜，」司馬洛說，「我看要等西北風也給殺死了的時候才能够再向電腦求教了。我相信當西北風死的時候，殺他的人就不會是相同的兇手。」

「假如我們有機會找到他的屍體的話。」小江自我諷刺地說。

「現在還沒有找到他的屍體，」媚媚說，「那麼，司馬洛，你還是先跟我回去喝鷄湯吧！」

「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小江格格地笑了起來。

而司馬洛還要裝出一副求之不得的高興樣子跟着媚媚走。

× × ×

西北風則當然是沒有這樣輕鬆的心情了。他現在已經躲到另一個地方去。這是一個他認爲很秘密的地方。他相信獅王不知道這個地方的，因爲他從來沒有在這個地方躲過。這祇是一間他臨時租來的小屋子。

他相信獅王不知道，但是不能肯定，因爲獅王是一個有辦法的人，尤其是上次那用繩子的兇手可能一直在釘梢着他的，雖然他用過了好幾種辦法擺脫釘梢，却沒有把握一定成功。

他祇能够盡量小心了。而心情又是那麼矛盾，一方面希望獅王找不到他——假如那用繩子的兇手是獅王派來的話。但他一方面又希望獅王找到他——假如那用繩子的兇手不是獅王所派的，那麼獅王就很可能會企圖與他聯絡了。他躲得太密，獅王豈不是聯絡不到他了？

他那是一間在郊外的石屋子。西北風喜歡偏僻的地方。人多的地方是防不勝防的，周圍全都是人，他很難知道哪一個是企圖對你不利的。而他總是晝伏夜出。白天睡覺，晚上才去活動——買食物，以及日常用的必須品之類。而這一天也是這樣

不過他出去的時候就已經有了不祥的預感，而當他回家的時候，他簡直碰到了不祥的象徵了。那是一根大約三呎長的繩子，就棄在通往他的屋子的那條小路上。跟那勒死了馮安同樣的繩子。

他一脚踏上去的時候，還以爲是一條蛇。

當他看見不是蛇而是繩子的時候，他的感覺還是跟踏着一條蛇差不多，因爲這繩子在他的必經之路上，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他實在不敢再相信巧合了。

而且，他也遠遠可以看到他的屋子正亮着燈。他出去的時候是熄了燈的，誰把燈開亮了呢？誰在屋子裏，他買回來的那包東西就這樣放在地上，而他的人就閃進了黑暗之中，拿着槍花了一個鐘頭的時間，在附近每一個可以埋伏的地方視察過。在租這間屋子之前，他當然是已經看淸楚了附近的形勢的，他知道這附近並沒有可以埋伏的地方，而可以埋伏的地方他對之亦瞭如指掌的。他找不到什麼埋伏的人，於是他祇好小心地向屋子走過去。

假如有人在屋中等着他，那應該就是打算跟他談談的人了，假如是對他有惡意的，爲什麼會亮着燈？

再走近一點時，他就看見屋的門是開了一綫的，而門內透出一條同樣的繩子，軟軟地躺在地上。就像上次一樣。但是，他的屋裏已經沒有馮安了，這一次，繩子又是勒着誰的頸子呢？

他繞到了屋子的旁邊，從窗口望進去。窗簾也不是完全拉攏，而且開了一綫的。那屋子很簡單，沒有廳房之分，整間屋子裏面就是一間大房間而已。一眼望進去，就可以一目瞭然。

他看見那張陳舊的單人沙發上有一個人坐着。沙發已經變動了位置，椅背朝着窗口，所以他看不見沙發上那人的臉，祇是看見那人的後腦，也看見那根繩子是從那人的身上通到門外的。

西北風用槍咀在玻璃一敲，喝道：「誰在裏面？」雖然他相信這個人是不會應他了。而這個人也自然並沒有應他。他再叫了兩次，那個人還是連動都不動一下。

西北風再繞過屋子，走到門口，一脚把門踢開，就看見那人果然是已經死了，眼睛恐怖地大大睜着，從眼眶中凸出，繩子就是從他的頸間通到門外的。嘴巴祇是張大了，舌頭也沒有伸出來，顯示這繩子是非常迅速地在他的頸上一勒勒住的，他還沒有機會伸出舌頭來就已經死掉了。這人的手上還握着一把彈簧刀，刀身已經彈了出來。

西北風走上前去，摸摸他。沒有錯，已經死掉了。

而他自己的汗這時正像水一樣滴到地上。

他深呼着低聲說：「天！孔二！」

× × ×

「孔二是另一種殺手了，」小江說着，把照片丟在桌上，也把一份資料丟在桌上，「擅長用刀的！」

「唔，」司馬洛看那份資料，「而且他用起刀來的花式也很多，這彈簧刀他也可以擲出去，很可能一個普通的槍手也不會是他的對手！」

「這些你大概都已經知道了吧？」小江說。

「爲什麼我會已經知道了？」司馬洛抬起頭來看着他，表示莫明其妙。

「下午的時候你不是去弄我們的電腦嗎？」小江說。

「我，」司馬洛有點慚愧地微笑，「我不是爲了這個。」

「那你是爲了什麼？」

「我——呃——把我的時辰八字放進去，試試電腦會不會算我的命，」司馬洛說，「我問它我將來的命運如何。」

「你瘋了嗎？」小江說，「我們的電腦不是給你這樣用，你以爲是一件玩具嗎？」接着他也忍不住笑起來了，說：「那麼電腦對你講什麼？」

「他說我應該可以多活四十年左右，」司馬洛說，「假如我小心一點，不做什麼冒險的事情的話。你這倒是一副很有幽默感的電腦，也會兩句走江湖賣藥的口吻。但是這件事情確很微妙，看來這個用繩子的殺手救了西北風一命了。孔二也許是來殺他的另一個殺手，這個用繩子的把他殺掉了！」

「或者孔二是西北風的援兵，」媚媚說，「那用繩子的來時剛好西北風不在這裏，於是孔二做了替死鬼，西北風又逃過了大難，現在西北風又躲到別處去了。」

「兩種可能性，都有道理，」小江說：「不過，還是司馬洛的猜想比較近似一點。」

「爲什麼？」媚媚問。

「電腦剛剛再告訴了我們一件事情，」小江說，「孔二是替一個叫布魯斯的美國人工作的。」

「布魯斯是誰？」媚媚問。

「那三十六個可能代替獅王的兒子的人之中的一個。」小江說。

「看，對不對？」司馬洛說：「我早說過三十六是一個吉祥的數字了！」

「這仍然只是一個假定而已，」小江說，「假定布魯斯已經成爲了獅王的重要手下，那麼獅王要消滅西北風，就向布魯斯下令，布魯斯就把孔二派出去。假如是這樣的話，那這個用繩子的兇手就是西北風的朋友了！」

「也許不是太好的朋友？」媚媚說，「假如他是與西北風合謀殺死馮安及殺死孔二，那爲什麼留下繩子和屍體，讓獅王有綫索可以跟尋？爲什麼他們不毀屍滅跡？我看西北風可能不認識這個用繩子的兇手，西北風看見死人就逃走，所以沒有時間毀屍滅跡！」

「這也是我的看法。」小江說。

「這樣，事情是不是更加複雜起來了嗎？」媚媚說。

小江聳聳肩：「我們也本來就不預算事情會是很簡單的，不錯，事情複雜起來了，西北風有這種奇怪的一位朋友。」

「這的確是一位奇怪的朋友，」司馬洛說：「他的繩子一定快得不得了。你看孔二是拿着刀子的，刀子本來是繩子的尅星，祇要一揮刀子，繩子就割斷了，尤其是一個用刀的好手。但是一個用刀的好手如孔二，居然也不能把繩子割斷，繩子套到他頸上時，他祇有時間拔出刀子讓刀身彈出來，跟着他就死掉了。」

「假如是獅王派去的人，」小江說，「那麼，看來西北風是值得我們爭取的了他一定是知道一些什麼秘密，招供了出來對獅王會有不利的，所以獅王才要殺死他。」

「我們何不忘記了西北風呢？」媚媚說：「既然我們已經有了布魯斯。布魯斯是應該比西北風更重要的人物。」

「不錯，」小江說，「假如找得到他的話。可惜布魯斯却在三十六個人之中，不明下落的其中之一，你知道，他是一個美國人，在全世界不斷跑來跑去的人之中，大概以美國人爲最多了，那是因爲他們在許多地方都是行動特別方便的，他也一樣可以像獅王似的來無踪去無跡！」

「不過他却不能像獅王一樣長期躲起來，」司馬洛說，「他既然是担任聯絡的，他就非要常常露臉不可。所以我在想，也許讓我來設法找找布魯斯。」

「你不能去！」媚媚立即反對。這完全是與工作無關的反對，小江瞥了她一眼，她便慚愧地低下頭了。

「你不害怕了嗎？」小江問司馬洛。

「我從來沒有說過我是害怕，」司馬洛說，「我躲起來是因爲時機還沒有成熟，我不需要露面，現在需要了。」

「但爲什麼你去呢？」小江說，「我也有不少人可以去找尋布魯斯的。」

「我有一些我自己的綫路去找布魯斯，」司馬洛說，「我本人跟這個布魯斯雖然沒有交過手，但我有一些朋友是可以供應一點綫索的，這些是我的私人朋友，我不能傳交給你，因爲他們絕不會跟你合作的。」

「我並不反對你的決定，」小江說，「不過我勸你最好想清楚。你去與你這些朋友聯絡，那就會有許多人知道你還沒有死去了。」

「也許他們不會講閒話吧？」司馬洛微笑，「我相信，知道我死掉了的人反而更少。」

「但消息總會傳開去的，」小江說，「假如獅王也知道了的話，你以爲會發生什麼？」

「孔二之類的殺手，一個一個的跟着我來了，」司馬洛微笑，「但這是意料中事了，反正有這一天的，難道你贊成我永遠躲在這裏嗎？」

「這倒不是，」小江說，「我不過希望你考慮淸楚一點吧了。找尋布魯斯，這不是一定要你做的事情。」

「那麼我呢？」媚媚問。

「我不反對你跟我一起去，」司馬洛說：「但我不能强逼你跟我一起去。這件事情是要由你上司決定的！」

媚媚看着她的上司。小江考慮了一下，終於聳聳肩：「我看你跟着他去是一個好主意，起碼你是一定會向我報告的，不像司馬洛，他有一種壞習慣，不喜歡告訴任何人他要到什麼地方去以及要做一些什麼事。」

「我們走吧。」司馬洛說。

× × ×

他們開車離開總部的時候已經是夜間了，司馬洛開車，媚媚坐在他的身邊，不時會好奇地瞥他一眼，後來終於忍不住而問道：「究竟你爲什麼忽然決定出動？」

「電腦叫我出動的。」司馬洛說。

「電腦叫你不要做任何危險的事情吧」媚媚說。

「困在一個地方不動，對我來說就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了，」司馬洛說：「我會百病叢生，很早就死掉的！」

「我問你的是一個正經問題。」媚媚說。

「我的回答也不是開玩笑的，」司馬

洛說，「我的確是這樣一個人。」

「我們現在到什麼地方去呢？」媚媚問。

「到邊境去，」司馬洛說，「我們就這樣開車越過邊境，到隣埠去，然後我們再開車到C城去，我們可以輪流開車，你睡覺的時候我開車，我睡覺的時候你開車這樣就可以一直不停了！」

「何不坐飛機走呢？」媚媚說。

「坐飛機會碰到別人，」司馬洛說，「開車就不會，我暫時還不打算復活！」

「隨便你吧。」媚媚無可不可地聳聳肩。

他們就這樣開車進行，而在快要天亮的時候，媚媚就在後座睡着了。司馬洛答應中午時叫醒她，讓她來開車。

媚媚醒過來的時候，已經是滿目陽光了。貼在車窗外的一張猙獰的臉使她「哇」的一聲尖叫起來。一個看來像是個流浪漢的人物正在企圖拉開車門，由於車門是在內鎖上了的，他拉不開，祇是使車子搖動，而這搖動把媚媚弄醒了。

這個人實在也不是太醜，祇是骯髒，以及臉上充滿了貪慾的表情，而他的鼻尖壓在車窗的玻璃上，變成畸型，也使他特別顯得可怕。

媚媚把翻起了的衣脚拉下了，遮住了裸露的腰部，消除了可能正引致貪慾的來源，然後坐起來望望周圍。

司馬洛並不在車子裏，車中是祇有她單獨一人的，而車子原來是停在一片荒地上。也許這個流浪漢經過，看見有部車子停着，車上睡着一個單身女人，衣着也翻起來，半裸露着，就認爲這是有可乘之機吧？

媚媚抓起了手袋，開了另一邊車門，踏出了車子另一面，這手袋裏有她的手槍，而手袋是很軟的軟皮，她隔着手袋的軟皮已經把手槍揑住了，雖然她並不希望需要動這把槍。

那個男人繞過車子向她追過來，媚媚的脚一提，「噗」一聲踢中他兩腿之間，那人蹲下去了，連叫也叫不出聲來，剛才感到的誘惑，現在再也不成其爲誘惑了。

媚媚果然用不着她的槍。

「你是什麼人？」她喝問道。

那人大概以爲媚媚剛才那一脚是偶然的，所以仍然極力要伸出一隻手抓向她。媚媚的脚尖一轉，向他的臉上踢了一記。這人的手縮回去，再也伸不出來了。

「我問你是什麼人！」媚媚嚴厲地喝道。

這一次那人知道不是偶然了。面前是一個會打架的女人。他囁嚅着說道：「我不過是剛好經過，看見你一個人睡在車子裏，我還以爲你是出了什麼事，想帮忙一下——」

「多謝你的帮忙了！」媚媚說，「我的朋友呢？」

「什麼朋友？」那人又是囁嚅着。

「跟我一起在這車子的朋友，一個男人，」媚媚說，「我睡着了，他下了車，你有看見他到什麼地方去了嗎？」

「沒有！」那人說，「我祇看見你一個人。我——我也是剛剛來的。」

媚媚不耐煩地拉拉車子的前門，但那是在裏面倒鎖了的，從外面拉不開，她還是要從她出來那後門爬上車中，爬到前座，拉開雜物架，就看到放在裏面的那張紙，上面寫着：「對不起，先走！」

「這混蛋！」媚媚叫起來。她跟着又連忙四面望望。在這樣的荒野之中，司馬洛跑得多遠呢？

「嘟嘟！」前頭一條巨大的長蛇出現，一列火車。由於鐵路是在較高的地方，而且給草叢遮住了，假如不是火車出現，她一時也不會看到那邊有鐵路。

現在，媚媚知道司馬洛怎樣走的了。她伸出頭去對那流浪漢叫道：「喂，你！那火車，多久才有一班經過？」

「兩個鐘頭左右吧。」那人仍然蹲在地上，無法起來。

於是媚媚知道司馬洛已經離開了兩個鐘頭了。

「這裏是什麼地方？」她又問。

「這裏是什麼地方？」那人難以置信地看看媚媚。這的確是不可思議的，她來了這裏，却不知道這裏是什麼地方，這眞是怪事！

「我問你這裏是什麼地方，」媚媚兇狠地說，「你究竟講不講？」這也是怪事，一個嬌滴滴的美人兒可以這樣兇狠地向一個男子漢斥喝。

但這個男子漢是知道這個美人兒可能給他吃什麼苦頭的，所以他告訴了她。

媚媚把車子開動，走了。

× × ×

「他的確是個混蛋！」小江說，「假如他眞是走了的話。但會不會他是遭遇了什麼意外呢？」

「他不是遭遇了什麼意外，」媚媚說，「他留下了這張字條才走的。如果是有人把他捉去了之後，那些人會放過我嗎？假如他遭遇了什麼意外，也是他自動離開了之後才遭遇的了！」

小江的雙手架成塔型，又問道：「你以爲他是爲什麼會離開了你呢？」

「這還不簡單嗎？」媚媚說，「就是因爲你所講的壞習慣！他不想有人跟着他，報告他的行踪！」

「唔，」小江搓着自己的下頷，「他這種壞習慣，始終都沒有戒得掉！」

「這個混蛋！」媚媚恨恨地說，「他怎知道我不會帮他？」

小江抬起一邊眉毛看着她：「你會帮他？他是一個外人，假如你帮着他瞞騙我，這是不合規矩的！」

「我沒有說我一定這樣做，」媚媚聳聳肩，「我不過是說，他起碼也應該相信我會帮他的。」

「我也相信你會帮他。」小江說。

「我很抱歉，我壞了事，」媚媚慚愧地說，「男人都是不可靠的，假如你要再派人跟他合作，你派一個不信任他的人去吧！」

「一個不信任他的人也不會得到他的信任，合作不來的，」小江說，「我還是會派你去，那是說，假如找得到他的話，」他站起來，「來吧，媚媚，我們去問問電腦。」

「問什麼？」媚媚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問。

「算算他的命。」小江說。

「你——在開玩笑！」媚媚說。

「我不是在開玩笑，」小江說，「你跟我來，這是一個命令！」

媚媚聳聳肩，祇好跟着他走。他們進入了一間建在地底的房間，那裏面有一座龐大的機器，佔據了房間的一整片牆壁，閃閃發亮的金屬外壳，上有數不清的各種顏色的燈在閃動着，也有數不清的小玻璃窗子，裏面有各種形式的指針，有些在動着，有些則是靜止着。這是一座使人望而生畏的儀器，使人覺得，它像是有生命似的。

有好幾個穿白袍的人員正在工作着。其中一個人走上前來：「江先生，有什麼需要嗎？」他的眼睛則在偷偷地打量着媚媚。這也是值得原諒的，他到底是一個人而不是一件儀器，而媚媚對於男人是有這麼强的吸引力。

「我祇是來參觀一下吧了。」小江說。

「司馬洛昨天來過這裏，是嗎？」

「是的。」那人說。

「他叫電腦爲他算命？」小江問。

「是呀，」那人笑起來，「他在開玩笑，但是電腦也跟他開一個玩笑——」

小江的臉忽然沉下來，打斷他的話，嚴肅地說：「這不是一件讓人開玩笑的玩具，假如每一個人都進來算命的話，這裏就變成康樂部了！」

那人大爲尷尬了，他吶吶着說：「他並不是——我的意思是說，他並不是爲了算命而來的，他不過是順便弄一弄，而且我也不知道，電腦把答案給了他才給我看，我們笑了一陣——」

「那他究竟是來幹什麼？」小江問。

「他來查一些資料。」那人說。

「查 些什麼資料？」小江問。

「我沒問他——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既然你是信任他的，那我很難——」

「這電腦是有記憶系統的，」小江說，「你去問問它吧！」

「讓我看……是算命之前的那一些……這很容易找出來的，請你等一等！」他回到了一座操作台後面，按動那些複雜的按鈕，而電腦就發出一陣特殊的聲音，一張紙開始從一條縫中出來了。

後來，聲音停止了，那紙也停止了，已經出來了好長的一條。那人過去把紙撕下來，看着說：「他算命的答案是——」

「這個之前！」小江不耐煩地說。

「這之前他是查老洪的記錄，」那人說，「一大堆，不過你大概也知道老洪的記錄了，檔案部有的。還有一條問題就是：老洪的游泳本領會退化到什麼程度，電腦告訴他，依照最近的健康檢驗以及老洪最近的工作表現，老洪游泳的本領並沒有退化！」

「我的天！」小江用手一拍自己的額，「媚媚，你去把老洪的記錄拿來，拿到我的寫字間！」

媚媚沒有問他爲什麼，祇是匆匆照辦了。她把記錄拿回來時，小江在狂吸着一根烟。

「你忘記了關於老洪的一切嗎？」媚媚問。

「應該沒有，」小江說，「我不過是想肯定我沒有記錯吧了！」

他打開那記錄，以相當的速度閱覽了一遍，然後丢下來，軟軟地靠在椅背上，喃喃地咒罵着：「那混蛋！那混蛋！」

「誰？」媚媚不大肯定他指的是誰。

「司馬洛！」小江吼道，「老洪是一個游泳好手，假如他沒有退化，那他應該沒有淹死！」

「你的意思是說他仍然活着？」媚媚問。

「假如你相信電腦，」小江說，「而且老洪的前身是泰國人，他受過軍訓，而且是傘兵，傘兵是軍人之中最精銳的，尤其擅長叢林作戰。他們有許多無聲的殺人方法，包括用繩子。黑暗中悄無聲息地一勒！完蛋！」

「那個繩子殺手！」媚媚說。

「對了，」小江說，「司馬洛懷疑他就是老洪。老洪也許忘記了別的，但是他幹一這行嘛，他受過的傘兵訓練，應該是不會忘記的。一根繩子拿在他的手上，用途比拿在我們的手上大得多了！」

「這就解釋了一切了！」媚媚說，「他殺馮安而不殺西北風，因爲他知道馮安是沒有用的。我們也早巳查過了馮安與獅王並沒有任何聯絡。但是西北風，他就不能肯定了。於是他殺了馮安而讓西北風逃走，看看西北風逃到什麼地方去。逃到獅王那裏去，抑或是投向我們。但他却兩邊都不逃，祇是另找地方躲起來。不過老洪却逼出了一條綫索，那就是，西北風一定知道一些秘密，所以獅王才會派人去殺他滅口。這個殺手就是孔二。老洪在孔二能够下手之前也把孔二殺了，讓西北風知道自己目前的處境是如何的。」

「但西北風還是沒有向我們投降！」小江說。

「也許他已經在老洪的手中了，」媚媚說，「老洪證明了西北風是知道一些秘密的，也許就——」她不說下去，因爲她不想猜得太多！

「兩個都是混蛋，」小江吼道：「司馬洛不是我的手下，他喜歡怎樣做我拿他沒辦法！但是老洪是我的手下，他第一件應該做的事情就是向我報到呀！」

「老洪的情況是特殊的，」媚媚說，「他活着上岸之後，他就會知道他的女兒的事。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的心情，你很難怪他想自己親手去做一切！」

「他是在進行自殺！」小江說，「司馬洛也是的，他不跟我講！」

「也許司馬洛不跟你講是有理由的，」媚媚說，「假如你知道那是老洪，那你會動員許多人去找他，獅王會知道，也許獅王會比你先找到他了！」

小江瞪着媚媚：「司馬洛做的一切都是對的，包括把你丢下也是對的？」

媚媚慚愧地低下頭：「我並不是在說誰對誰不對，我不過是分析理由吧了！」

「很好，現在他們都去自殺了，」小江說，「你認爲我們應該怎辦？」

媚媚聳聳肩：「等吧。」

「等？」小江叫道。

「難道你通知各地的人員注意他們兩個人的行踪，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們還活着嗎？」媚媚說。

（未完）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風雨殘陽（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施玉磬料準目下集結在武漢的武林人士，很多具有俠義精神，不甘臣服在武林盟的淫威之下，遂私下設計，要聯合此等義士，共襄黃騰梭以抗武林盟，那日聽聞公孫小小回報後發現武林盟白袍殺手的消息後，大爲震驚，立命公孫小小往請黃騰梭往公孫介隱居處共商對策，公孫小小前往客棧，獲知黃騰梭已往大志門，立循址找去，看見杜門下令四白袍殺手齊上圍殺黃騰梭。黃騰梭發現四殺手使的是啞蟬神功，遂施用分化戰略，殺死三名白袍殺手，留下一名，他想生擒迫問他如何習得啞蟬神功——

中毒廢功力　被困失嬌妻

當黃騰梭的手叉子抹過第三名白袍侍衞的咽喉之後，他的行動也就緩了一緩，這一緩只是一個十分短暫的時間，卻有兩縷勁風同時襲來。

其中之一自然是剩下的那名白袍侍衞了，另一個卻是武林盟的供奉杜門。

他曾經兩度與杜門交手，知道此人功力極高。

無論杜門的功力多高，決不會高過身懷啞蟬神功的白袍侍衞，不過黃騰梭寧願捱上一記啞蟬神功，也不願沾上杜門的半絲掌力。

這原因十分簡單，因爲杜門的掌風帶毒。

而且此人的狡猾也堪稱江湖少見，他搶站的位置是以黃騰梭爲中心，始終與白袍侍衞保持一條直綫。

如此一來黃騰梭的接引神罡就失去用武之地了，至少他無法使兩端的敵人互相出擊。

黃騰梭不傻，他自然明白杜門的用心，不過他的神色依然十分輕鬆，嘴角間還露出一絲冷酷的笑意。

他沒有出掌相拒，只是以快速的身法閃避他們的攻擊。

另一面劉薇怡與公孫小小也遭到了圍攻，雖然他們功力頗高，但對方人多勢衆，因而鬥得十分吃力。

約莫一盞熱茶之後，黃騰梭忽然一聲暴叱，同時雙掌齊揮，兩股接引神罡立即激射而出。

他將白袍侍衞與杜門的掌力送給圍攻劉薇怡及公孫小小的高手，這一次他又成功了，武林盟的部屬又損失七八人之多。

杜門的心機極深，依然犯了不可饒恕的疏忽，他一心只想將黃騰梭立斃掌下，卻想不到別人棋高一着。

悔恨，激怒，使他的心神微微一分，誰知這微一分神，竟斷送了他一條老命。

佛家講定力，習武之人也十分重視鎮靜功夫，只有臨危不亂，才能把握着一綫生機。

當杜門分神之際，黃騰梭的手叉子也及時飛了起來，他把握了稍瞬即逝的良機，將手叉子送進杜門的咽喉。

這是一個驚人的結果，武林盟勞師動衆，決未想到會落得如此悽慘的下場。

黃騰梭不願趕盡殺絕，雙眉一挑，對驚魂未定的雲婁仙子道：「請前輩轉告楊長俠，叫他不必以金牌令緝拿在下，十三把刀的血債在下會找他清算的。」

雲婁仙子一嘆道：「少俠的交待，貧道自當轉達，不過今後貧道將率領劣徒閉門思過，不再過問江湖是非了。」

言罷打了一個稽首，逕與盛綠珠等狼狽落荒而去。

武林盟除了遍地遺屍，還剩下一個不及逃走的活人，他就是四名白袍侍衞中最後的一個。

也許他當眞是一個白痴，現在武林盟全軍盡墨，他還立在那兒默默的發呆。

此時劉薇怡已奔到黃騰梭的身側，她向白袍侍衞瞥了一眼道：「師弟，他爲什麼不走？」

黃騰梭道：「他最好不走，否則我也也要抓他回來。」

劉薇怡道：「爲什麼？」

黃騰梭道：「我要問他從那兒習得啞蟬神功，還有……」

黃騰梭語音未落，公孫小小忽然驚呼一聲道：「啊，他死了，你瞧。」

公孫小小由白袍侍衞的身後過來，因而瞧到他的身後。

他身後有什麼？難道有一把刀。

不錯，的確是一把刀，而且由白袍侍衞的脊心挿入。

脊心挿進一把鋼刀，是神仙也難以活命，白袍侍衞雖是挺立未倒，他却已經是一個死人。

黃騰梭嘆息一聲，說道：「我以爲還有一個活的，想不到，他會教我失望，是誰具有如此高明的身手，竟能瞞過咱們三人。」

公孫小小櫻唇一撇道：「這算不了什麼，當時咱們都在忙着，才讓那人檢了便宜。」

劉薇怡道：「妳說那人檢了便宜？」

公孫小小道：「當然囉，他不殺掉此人，咱們必然可以查出一點什麼？」

黃騰梭道：「公孫姑娘說的是，這是殺人滅口，行兇者必是武林盟的。」

劉薇怡道：「怕什麼，武林盟跟咱們已經勢同水火，今後你還怕抓不到一個活人。」

黃騰梭道：「說的是，咱們走吧。」

公孫小小道：「黃大哥，師哥叫我來找你，希望你去見我爹。」

黃騰梭道：「令尊名滿江湖，在下十分仰慕，可是他老人家已經封劍歸隱，在下怎敢冒昧求見。」

公孫小小道：「你放心，這些師哥已有安排，而且他正在寒舍相候。」

黃騰梭道：「既然如此，在下遵命就是。」

× × ×

在一片綠蔭瀉地的庭院之中，聳立着一幢形式古雅的樓閣，那掩映的燈光，與豪邁的笑聲，不時自樓閣中傳出。

原來這是公孫府第，萬里流雲公孫介正在宴請賓客。

在座的除了黃騰梭，劉薇怡，還有白髮閻君辜辛，無雙國士南拓，以及曾任朱衣帮百勝堂主的張伯道等三人。

主人一方自然是萬里流雲公孫介，及他的一女一徒了。

公孫介封劍歸隱，謝絕江湖，在一個名重武林，年逾花甲的老人來說，的確算得上明智之舉。

然而這位身材健壯，不亞於中年的老人，却無法享受優遊家林的桑榆晚景。

他放不下江湖中的受難者，更爲師門所受的屈辱而寢食難安，不過他隱藏着自己的感情，決不讓人對他安於泉林的生活感到懷疑。

然而，黃騰梭像一顆巨石，在他的心湖中造成無比的波濤，現在經過施玉磬的引見，他終於會見了這位武林罕見的一代奇材。

只是白髮閻君等也在此時來訪，使得歸隱後第一次接見武林同道的公孫府第，呈現着一片尷尬的局面。

只有一人不被這尷尬的局面所染，他就是無雙國士南拓。

也許他當眞是國士無雙，論文才武功，他固然應該高人一等，就以目前的情況來說，高談濶論，笑語風生，也無不恰到好處。

其實無雙國士南拓始終在注意黃騰梭，有意無意之間，他會不時拋過來一瞥。

可惜黃騰梭拙於言辭，交際應酬亦非所喜，無論南拓如何活躍，始終無法縮短他們之間之距離。

最後，南拓忽然面色一整道：「啊……啊，黃少俠，在下有幾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黃騰梭道：「南大俠勿須客套，有話但說無妨。」

無雙國士南拓說道：「武林盟的所作所爲，久爲武林同道所不滿，但楊長俠功力通玄，又網羅了不少黑白兩道的魔頭，因而雖是人人不滿，公然與他爲敵的，却不多見。」

黃騰梭道：「這麼說在下倒是有點不知死活了。」

施玉磬道：「南大俠胸羅玄機，見識過人，如能給我們一些指點，兄弟感激不盡。」

南拓道：「施大俠如此謬讚，兄弟愧不敢當，不過楊長俠是咱們的公敵，只要是武林同道都應該本風雨同舟之義，爲正義盡一點心力，因此，兄弟有一點粗淺的想法，想提供各位參考。」

施玉磬道：「好一個風雨同舟，南大俠請說。」

南拓道：「黃少俠適才一舉除掉武林盟的一名供奉，四名白袍侍衞，不止是大快人心，也將使楊長俠爲之喪胆，但武林盟的白袍侍衞爲數頗多，還有不少從未露面的魔頭，如若他們大舉來犯，黃少俠將分身乏術而顧此失彼了……」

白髮閻君辜辛道：「南大俠顧慮的極是，楊長俠爲了維護武林盟的威信和尊嚴，極可能派出大批爪牙以圖一逞。」

南拓道：「因此，兄弟認爲爲了防患

未然，應該立即集中力量，平魔衞道就在此一舉了。」

施玉磐道：「咱們的力量，只有這麼多，又分住數處，的確不易應付突發的事故。」

南拓道：「咱們縱然居住在一處，力量似嫌不够，兄弟之意是請公孫前輩出面，散發武林帖，號召四方赴義之士，集中天下英豪，大事才可有成。」

萬里流雲公孫介雖是親切招待賓客，但始終冷眼旁觀，從不言及江湖之事，此時南拓既如此一說，他無法不再表明態度了。

於是他微微一笑道：「老朽早已封劍歸隱，不再過問江湖是是非非了，何況老者不以筋骨爲能，如何伸張正義，是你們年青人的責任，玉磐替爲師好好招待客人，我要去歇息一下。」

他向客人告了一個罪，逕自進入後堂而去。

公孫小小櫻唇一噘道：「爹就是這樣，總是這麼畏首畏尾的。」

白髮閻君辜辛道：「玆事體大，咱們應該從長計議，現在夜色已深，咱們還是改日再談吧。」

南拓道：「好吧，咱們就此告辭。」

辜辛、南拓、張伯道一起告辭。黃騰梭原想跟他們一道走，但因公孫小小拖着劉薇怡不放，他只得暫時留了下來。

施玉磐送走了白髮閻君三人之後，忽然眉峯一皺道：「難道是我看錯了，師父他老人家……」

「你沒有看錯，師父也不是畏首畏尾之人。」

隨着話聲，萬里流雲公孫介再度出現，顯然，這位老人家並沒有去歇息。

他入座之後，跟着長長一吁道：「爲師隱忍多年，無日不在爲江湖正義，與師門聲威而焦思苦慮，但逢人只說三分話，如此重大之事，怎能對初次相識之人盡情傾吐！」

黃騰梭道：「這都是晚輩惹來的痲煩，心中十分不安。」

公孫介道：「不，老朽說過，爲江湖正義與儆派聲威，老朽怎能坐視，只因楊長俠威傾天下，不得不愼重而已。」

公孫小小道：「爹，黃大哥殺了他們這麼多人，楊長俠必然不肯善罷干休，如果他們當眞派出大批爪牙，咱們應該如何對付？」

公孫介道：「楊長俠不肯干休是必然的，不過此人生性多疑，又每每自以爲是，他對黃少俠力殲供奉杜門及四名白袍侍衞之事，必然不相信是黃少俠一人所爲，他會派人調查試探，咱們就可以爭取時間了。」

施玉磐道：「師父之意是……」

公孫介道：「別忙，咱們慢慢來。」

語音一頓，回顧黃騰梭道：「黃少俠，老朽要瞭解一切眞象，才能籌思對敵之策。」

黃騰梭道：「前輩想知道什麼，晚輩知無不言。」

公孫介問道：「令尊是十三把刀的老大？」

黃騰梭道：「家父黃九峯，正是十三把刀的大哥。」

公孫介道：「十三把刀於一夜之間被人所害，聽說令尊當時不在漢口。」

黃騰梭道：「家父前往六磐山探望師祖母，家母因染微恙故未同行。」

公孫介道：「聽說十三把刀是被指中箭所傷，令尊在去六盤途中失去踪跡。」

黃騰梭道：「是的。」

公孫介道：「少俠此次出現江湖，對當年的公案，必然經過一番偵察了。」

黃騰梭道：「是，但浪費了不少時日，依然毫無所獲。」

公孫介道：「那麼少俠爲什麼與武林盟結下如此深的樑子？」

黃騰梭道：「最先，是他們向晚輩找碴……」

公孫介道：「後來呢？」

黃騰梭道：「後來晚輩發覺江漢分壇壇主歐陽建業會使指中箭，晚輩不得不向武林盟追根索仇。」

公孫介略作思忖道：「指中箭是高陽堡的獨門絕藝，高陽堡主却與令師公鬥得兩敗俱傷，高陽堡也就此在江湖除名。」

公孫小小道：「爹，高陽堡雖在江湖上除名，但他們的後人並沒有死絕，十三把刀的公案八成是這般人幹的。」

公孫介道：「不錯，這是最合理的推斷，不過推斷只是臆測，沒有證據是不能作準的。」

施玉磐道：「師父，由歐陽建業會使指中箭猜想，高陽堡的人與武林盟必然有關。」

公孫介道：「你這種猜想還很合理，但必須用事實來證實。」

語音一頓，再對黃騰梭道：「少俠有什麼打算？」

黃騰梭道：「晚輩想繼續追查武林盟，還有何人會使指中箭，並詢訪家父的下落。」

公孫介道：「令尊失踪多年，尋找只怕不易，依老朽之見……」

黃騰梭道：「前輩說的是，不過晚輩已發現一點端倪。」

公孫小小道：「哦！黃大哥發現了什麼？」

黃騰梭道：「晚輩發現武林盟白袍侍衞的武功，與家父所習的啞蟬神功十分相似。」

公孫介一怔道：「不可能吧，據老朽所知身中啞蟬神功之人，必然血液凍結而死，據老朽所知，白袍侍衞的掌力並沒有如此現象。」

黃騰梭道：「所以，晚輩只說十分相似。」

施玉磐道：「兄弟之意是伯父可能被武林盟所擄。」

黃騰梭點頭道：「小弟的確是如此想法。」

公孫介道：「少俠所想不無道理，但，如若令尊當眞是被武林盟所擄，不出多久就可明白。」

公孫小小問道：「爹，這又是爲什麼呢？」

公孫介道：「武林盟擄刦黃大俠是想得到啞蟬神功，但黃少俠的接引神罡，同樣是威震江湖的武林絕响。」

劉薇怡道：「前輩是說武林盟會以家翁作人質，以威脅咱們夫婦？」

公孫介道：「但願老朽是杞人憂天，不過咱們不能不做最壞的打算。」

如何才是最壞的打算？是爲正義不顧親情？還是爲親情而忍辱偸生？

公孫介沒有說，也沒有人出言過問，只是每人的心頭，都沉重得像壓了一塊重鉛。

黃騰梭是當事人，他的心頭自然格外難過。

他同樣沒有吭出一聲，但他雙目如火，殺機逼人，一股凌厲的霸氣，由全身迸射而出。

公孫介闖蕩江湖數十年，見識的人何止萬千，可是當他與黃騰梭的目光一觸，他的心頭竟猛的一震。

良久，公孫介才微微一笑道：「老朽只是推測，黃少俠不必認眞，不管怎樣，如何應付强敵，才是咱們當事之急。」

公孫小小道：「說嘛，爹，咱們應該怎樣準備？」

公孫介道：「楊長俠可仗恃的是白袍侍衞，爹熟思多年，竟找不出破解之法，好在黃少俠夫婦都會接引神罡，如若運用得宜，不難將白袍侍衞各個擊破。」

公孫小小道：「爹，你別忘了他們還會指中箭。」

公孫介道：「只能說他們可能會指中箭不能說與他們一定有關，不過他們會也不要緊，對指中箭的破解爹已有對策。」

公孫小小道：「當眞麼？爹。」

公孫介道：「瞧你這孩子，難道爹還會騙你。」

公孫小小道：「如何破解，爹就快說吧！」

公孫介道：「爹經十年苦思，由拈花手及火中取栗兩種絕學中研創出一種手法，可以空中抓鳥，水中抓魚……」

公孫小小啊了一聲道：「爹藏私，爲什麼不教給女兒？」

公孫介哈哈一笑道：「爹的確有點藏私，不過此一手法十分歹毒，爹怕你們失手傷人，才不傳給你們。」

公孫小小櫻唇一噘道：「女兒跟師哥幾時隨便傷人了？爹竟這麼不信咱們。」

公孫介道：「好，好，算爹不是，現在就傳給你們總該可以吧！」

公孫小小道：「多謝爹。」

黃騰梭見公孫介要傳絕技給女兒徒弟，自然不便再待在這兒，於是起身告辭道：「晚輩還有瑣事待理，就此告辭。」

公孫介道：「別忙，黃少俠，難道你對老朽這項手法不屑一顧。」

黃騰梭道：「前輩言重了，晚輩怎麼敢。」

公孫介道：「那你們夫婦就別走，聽聽老朽的解說。」

黃騰梭道：「這個……」

公孫介道：「江湖動亂方興未艾，武林同道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撇開私怨不說，爲江湖上千萬生靈計，咱們也該不計毀譽，全力以赴，老朽這一得之愚實在算不了什麼，少俠千萬不要存門戶之見。」

黃騰梭道：「前輩既如此說，晚輩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於是，經公孫介詳細的解說，再出招示範，一連三天，他們才將九招流雲手習會。

× × ×

黃騰梭毀了武林盟的供奉杜門，更將名震江湖的白袍侍衞變作掌底亡魂。

血痕閻羅的聲威不脛而走，黃騰梭出了名。只是名滿招忌，樹大招風，因爲江湖原是一個好勇鬥狠誰都不服誰的所在。

× × ×

武漢更熱鬧了，但在氣氛上却有點異於尋常，不尋常的原因很簡單，由於平空多了一些跨刀佩劍，一擲千金武林人物。

這般人可是複雜得很，包括黑白兩道，各門各派都有。他們到達武漢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打探黃騰梭的下落，於是，富貴花客棧也跟着熱鬧起來了。

黃騰梭是住在富貴花，可是人們却見他不到，因爲富貴花的房間他雖然沒有退掉，他與劉薇怡却住到施家綢緞莊來了。

× × ×

月掛樹梢，微風吹着柳絲兒在月影下飄盪着。夜百合吐着芬芳，由微風送到公孫小小的鼻際，她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好香啊！」

劉薇怡一怔，道：「小妹子，什麼好香啊！」

公孫小小道：「自然是姐姐了，除了你誰還會又甜又香。」

劉薇怡微微一笑道：「你說錯了，小妹子，只有少女才有此淸香，如此迷人，，我麼，黃臉婆了，還有什麼香味。」

她們借題發揮，言辭上針鋒相對，好像她們之間有什麼不對似的。

這不是第一次，自從黃騰梭與劉薇怡住到施家，她們之間就由暗而明，又時常借機會鬥一下嘴。

施玉磐皺一下眉頭，黃騰梭扭轉話題道：「大哥，這幾天咱們足不出戶是够悶的，現在月色如此美麗，咱們何不來一次夜遊？」

公孫小小第一個鼓掌道：「我讚成，咱們去泛舟。」

施玉磐道：「江水湍急，晚間泛舟不太相宜，這樣吧，咱們去逛鸚鵡洲，你看可好？」

公孫小小對劉薇怡道：「姐姐，你說呢？」

劉薇怡道：「好，咱們就去鸚鵡洲逛逛。」

施玉磐吩咐全兒看守門戶，立即與黃騰梭，劉薇怡，公孫小小等，逕向江邊奔去。

鸚鵡洲是漢陽的名勝，東漢擊鼓罵曹的名士禰衡，被黃祖殺害之後，就葬在此地。

其實鸚鵡洲只是一個沙洲，並沒有什麼好玩的，除了萋萋芳草，滾滾濁流，就只有禰衡的一堆孤墳而已。

不過環境的好壞是隨人們心情而變的，在充滿幻想的少年心中，這萋萋芳草，未嘗不可當做錦繡天地。

黃騰梭等這一羣正是充滿幻想與無限活力的少年，他們到達沙洲之後，立即揚起一片歡笑之聲。

施玉磐是年歲較長，也不過剛剛三十

出頭，三十左右的青年，心境仍是活潑的，因而他的興緻也十分之高。

但他忽然面色一沉，而且發出一聲冷哼，似乎什麼事使他極度的不滿。

公孫小小詫然道：「師哥什麼事？」

施玉磐指着江面道：「你瞧。」

公孫小小向江面一瞧，只見兩艘輕舟一前一後，向鸚鵡洲逆水駛來，雖是江流湍急，來船却輕快無比。

公孫小小哼了一聲，說道：「是找碴的？」

施玉磐道：「那倒不一定，不過他們都是武林中人，咱們也是要小心一些。」

約莫盞茶時分，兩艘小舟已先後搶上沙灘，最先登岸的是兩名年約四旬的勁裝大漢，他們的長像十分相似，好像一對孿生兄弟。

劉薇怡向他們打量了一眼道：「施大哥，這兩人好像武夷雙龍？」

施玉磐道：「弟妹好眼力，他們正是武夷雙龍。」

劉薇怡道：「他們的長像如此相似，怎能分別誰是兄長誰是弟弟？」

施玉磐道：「他們的區別在左眉尖上，哥哥有一顆黑痣，弟弟沒有。」

劉薇怡道：「原來如此。」

此時另一批人也已登岸，原來是三名年青美麗的姑娘。

領頭的身着白衣，面如滿月，一頭鬆鬆的長髮披散在雙肩之上，柳腰如握，走起路來就像一個凌波仙子。

她身後跟着一對眉目清秀的青衣丫環，每人背上斜插着一柄紅纓長劍，風姿神情還帶着幾分英氣。

武夷雙龍此時併肩而立，老大龍在天雙拳一抱道：「姑娘，適才祇不過一點誤會罷了，姑娘當眞要以武相見？」

白衣姑娘面如嚴霜，冷冷道：「輕薄艮家婦女，已然罪在不赦，居然還敢口出狂言，本姑娘豈能饒你！」

龍在天道：「姑娘可知道在下兄弟是誰？」

白衣姑娘道：「一定是大有來歷之人了，說說看。」

龍在天道：「在下龍在天，舍弟龍在雲，江湖朋友稱咱們武夷雙龍。」

白衣姑娘撇撇嘴道：「果然是名滿江湖的人物，可惜武夷雙龍的字號本姑娘還沒有放在眼裏。」

龍在天面色微變，長長吸了一口氣道：「在下並非賣字號，只是要姑娘知道武夷雙龍不喜女色，適才的確是一場誤會罷了。」

白衣姑娘冷聲道：「好，撤出你的兵刀吧。」

龍在天一怔道：「姑娘還要動武？」

白衣姑娘道：「既已錯判，只好錯殺，如若適才當眞只是誤會，本姑娘當請高僧作一場法事，以超渡你們兄弟的亡魂，這樣，本姑娘對你們總算仁至義盡了。」

龍在天愕然道：「這是什麼話？姑娘縱然殺得了咱們兄弟，難道妳就這麼將人命當作兒戲？」

這位姑娘不止是將人命當作兒戲，而且她似乎是一代君主，具有生殺予奪的無上權威，她判你該死，你就非死不可，縱使殺錯了，你也只能認命。

天下不講理的很多，但像白衣姑娘如此專橫的，除了歷史上的暴君，實在極爲少見。

因此，不止是龍氏兄弟被激得怒火焚心，連一旁作壁上觀的黃騰梭等也感到十分不滿。

不過，武夷雙龍在江湖上頗有份量，以他們兄弟的身手，應該不難對付白衣姑娘主婢，所以黃騰梭仍在原地靜靜觀看。

此時，龍在雲已經出手，他使的是一柄萬字奪，招沉力猛，向白衣姑娘全力進攻。

白衣姑娘使的是一對精芒逼人的短劍，由劍身泛起的光華推斷，可能是一對罕見的寶刄。

就算是一對寶刄吧，但它與又長又重的萬字奪相較，難免就相形見拙了。

所謂一寸强，一寸長，除非功力高過別人很多，用短兵刄總是比較吃虧的。

白衣姑娘使的是短兵刄，她的功力也不見得高過龍家的老二，祇不過她有一套十分玄奧的身法，蓮步輕移，有如行雲流水，龍在雲的萬字奪雖是招招如同巨杵擊山，却無法碰到她的衣角。

看來白衣姑娘是贏定了，勿怪她敢於如此專橫。

但武夷雙龍並非浪得虛名，龍在雲一見形勢不妙，立即改變戰法。

現在他是守多攻少，先以萬字奪爲自己築起一道銅牆鐵壁，然後等待時機再行出擊。

白衣姑娘的玄奧身法已無用武之地，除非她能攻破萬字奪的防衞，這場搏鬥將不會有什麼結果。

她果然不是常人，雙劍一幌，竟向龍在雲攻去。

首先她左臂一伸，向龍在雲的當胸點出一劍。

這一劍是在五尺以外點出，無論她的手臂多長，也必然傷龍在雲不到。

龍在雲也是如此想法，因而對白衣姑娘的這招攻勢，並未十分重視。

高手過招，往往詭變百出，任何一點疏忽都可能招來極嚴重的後果，龍在雲是老江湖了，他竟然也犯了這項錯誤。

白衣姑娘這一招並未傷到龍在雲，只是噹的一聲，將萬字奪盪了開去。

能够在五尺外虛空吐劍，並盪開沉重的萬字奪，白衣姑娘的內力豈不已達爐火純青的地步！

這當眞是人不可貌相，誰會想到如此年輕，如此嬌弱的姑娘，內力竟比龍家老二還高。

現在知道了，可惜知道得爲時已遲。

因爲龍在雲空門大開，他的萬字奪不可能在一瞬之間收它回來。

一瞬是一個極短的時間，但這極短的時間，却往往可以決定一個人的生死。

龍在雲自然知道他處境的險惡，自然也知道白衣姑娘會把握這寶貴的時間對他作致命的一擊。

但他惟一能做的只有一個字：逃。

逃並不難，只是能不能逃得過白衣姑娘隨後攻來的第二劍就難說了。

這一點龍在雲十分明白，因爲白衣姑

娘那玄奧的身法往往令人難以捉摸，只怕他還未逃出一步，對方的短劍就已插進他的胸口。

縱然如此，他還是要逃，生命是可貴的，他決不能呆在這兒等死。

他當眞逃了。

他當眞沒有逃過一步。

光芒耀眼，勁風攝衣，一柄光華奪目的短劍，正向他胸口插來。

這段經過說起來廢話連篇，其實快得如同電光石火，不要說他的兄長無力救他，縱然功力再高一點，同樣救他不得。

於是，他嘆了一口氣，雙眼也閉了起來。

這是等死，是認命，是英雄末路無可奈何的表現。

但等死的不一定會死，想殺人的也不一定眞能殺人。

就在他雙眼一閉之際，一股力道忽然將他震得倒退三步，及睜目一瞧，他竟然目瞪口呆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敢情他所以能够不死，並不是白衣姑娘心存慈悲，她那柄光芒四射的短劍，的的確確是插向龍在雲的胸口，祇不過途中遇到了阻力，使她無法如願而已。

說起來幾乎令人不敢相信，阻擋白衣姑娘短劍只是兩根有血有肉的手指罷了。

龍在雲久走江湖，他自然瞧得出白衣姑娘的短劍必非凡物，現在居然有人以兩根手指挾着她的寶劍，此人的功力豈非駭人聽聞。

世上習武的很多，但絕代高人却不多見，現在他遇到眞正的高人了，而且對他有救命之恩，如果不瞧清楚這位高人的長像，豈不是一項遺憾。

於是，他雙目一抬，向那人的面頰瞧去。

「啊……」

他想叫，不過，並未叫出聲來，因爲他的嘴被龍在天及時掩住，並將他拖離鬥場。

「老二，你怎能如此大意，你一叫豈不使黃大俠分心。」

「小弟該死，當小弟認出黃大俠額際的疤痕之際，就忍不住想叫。」

「好啦，不要再說話了，瞧吧。」

救龍在雲的果然是黃騰梭，他以左手的食中二指挾住白衣姑娘的短劍，使它動彈不得。

白衣姑娘先是一呆，及向黃騰梭打量一眼之後，她忽然櫻唇一噘道：「原來是你，哼，敢情你還會欺負女人。」

黃騰梭鬆開雙指道：「姑娘言重了，在下怎敢。」

白衣姑娘道：「那麼你爲什麼要阻止我？」

黃騰梭道：「姑娘與武夷雙龍並無深仇大怨，動輒殺人豈不有干天和。」

白衣姑娘撇撇嘴，道：「你沒有殺過人。」

黃騰梭道：「這個……」

他當然殺過人，而且殺過不少人，不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這是他處世的原則，所以他雖是殺過人，決沒有殺過無辜之人。

對一個初次見面的女孩子，他不想說的太多，也不願多作解釋，反正已經救了龍在雲，何必再跟她作無謂的爭辯，因此，他身形一轉，逕向一側走去。

白衣姑娘以編貝似的牙齒咬着下唇，直待黃騰梭走出幾步，她才揚聲呼叫道：「站住。」

黃騰梭脚下一停道：「姑娘還有什麼指教？」

白衣姑娘道：「管閒事應該懂得一點規矩，想走？那有這麼便宜！」

黃騰梭冷冷道：「那很簡單，姑娘劃下道來就是。」

白衣姑娘道：「好，明日正午，我在伯牙湖畔候敎。」

黃騰梭道：「在下當準時赴約。」

白衣姑娘返身走向沙灘，在上船之前，忽然又擰轉身形道：「咱們是一對一，誰也不准帶有帮手。」

黃騰梭道：「悉聽尊命。」

待白衣姑娘的小舟順流而去之後，武夷雙龍奔過來一揖至地道：「龍氏兄弟參見黃大俠，並謝大俠救命之恩。」

黃騰梭還了一禮道：「一點小事罷了，兩位不必多禮。」

龍在天一嘆道：「咱們在人羣中無意碰了她一下，想不到幾乎惹來殺身之禍，如非大俠仗義出手，愚兄弟早已血濺黃沙了。」

黃騰梭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咱們武林中人的本份，龍兄就不必放在心上了。」

龍在天道：「救命之恩，如同再造，大俠雖是施恩不望報答，但愚兄弟却無法忘掉再生之恩。」

公孫小小道：「這麼說你們是一定要報答了，請問你們如何報法。」

龍在天道：「江湖動盪，魔焰迫人，黃大俠痛懲魔徒，已贏得天下武林同道的喝采，愚兄弟願終身追隨驥尾，爲伸張正義盡一點心力。」

黃騰梭道：「兩位如此謬讚，在下愧不敢當，兩位如果別無他事……」

施玉磐道：「別忙，兄弟，武夷雙龍名噪天南，更是滿腔赤誠的性情中人，他們既然有心追隨，兄弟不宜拒人於千里之外。」

公孫小小道：「是嘛，黃大哥，咱們人單勢孤，多兩個帮手不好麼？」

劉薇怡道：「師弟，他們說的對，你就留下龍氏兄弟吧。」

黃騰梭長長一吁道：「兩位可明白在下的處境？與武林盟作對，無異與天下武林爲敵，在下今後的處境，將是遍地荊棘，處處危機，所以……」

龍氏兄弟齊聲道：「今後無論前途如何危險，愚兄弟萬死不辭。」

黃騰梭道：「好吧，不過今後賢昆仲隨時可以離開，我不會怪你們的。」

施玉磐哈哈一笑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時間不早了，咱們回去吧。」

於是他們分別登上小舟，順流回到漢口。

上岸之後，龍在天雙拳一抱道：「稟主人，愚兄弟回客棧收拾行囊……」

施玉磐道：「咱們住在漢正街，你們到那兒一問施家綢緞莊就會知道。」

黃騰梭道：「就這樣，你們去吧。」

回到綢緞莊，全兒迎着道：「主人，適才有三個人前來拜訪，小的告訴主人及黃公子不在家，他們就回去了。」

施玉磬道：「你沒有問他們是誰？」

全兒道：「小的問過了，一個姓張，一個姓南，還有一個好像……」

施玉磬道：「好啦，咱們知道了，你去準備宵夜送到後廳來。」

全兒道：「是。」

武夷雙龍稍後趕來，在吃過宵夜之後，由全兒替他們準備住處，好在施家房屋够大，添兩個人不會發生什麼困難。

× × ×

伯牙湖在漢陽城北二里，又名月湖。

湖中高阜隆起，廣約十畝，居人築館其上，用作夏日納涼的別墅。

此地湖水清澈，游魚可數，湖中出產黑背鯽魚，味道十分鮮美。

每逢夏季，但見荷香滿湖，林木翳然，景物之美，爲漢鎭名勝之冠。

相傳湖中隆起的高阜，爲伯牙鼓琴之處，伯牙台之名，因而流傳千古。

伯牙湖是武漢三鎭的名勝，也是人們休閒郊遊的好去處，白衣姑娘竟選定此處與黃騰梭作生死之搏，豈不是焚琴煮鶴，大殺風景！

莫非那白衣姑娘別有用心？

不管她是否有用心，她在赴約途中却遭到了意外的困難。

「喂，船家，我要去漢陽，你怎麼划到下游去了？」

「對不起，姑娘，我的舵壞了。」

「舵壞了？那你爲什麼還要載客？」

「小的事先並不知道，請姑娘多多包涵。」

「那怎麼辦？我要趕時間。」

「現在沒有法子，只好在前面靠岸再說。」

船家以槳代舵，費了不少氣力，總算將小舟靠到岸邊。

但江水奔騰，一瀉千里，這麼順流一淌，距離漢陽已在數十里之外了。

而且此地十分荒僻，是屬於武昌縣境，在這兒不止是找不到更換的小舟，縱然有，逆水上行也無法趕上約定的時間。

惟一的辦法是棄舟登岸，展開輕功，沿江飛馳，然後由武昌渡江，也許不致太遲。於是她扔給船家一錠銀兩道：「我與別人有約，你這不是害苦了我麼？」

船家道：「實在事出意外，小的決非有意。」

搭船的姑娘一身白衣，風姿不俗，她不再理會船家，纖足一點船板，騰身躍上江岸。

她正是與黃騰梭約鬥的那位姑娘，雙方言定於正午時分在伯牙湖畔一較高低，她却跑到數十里之外來了。

人無信不立，第一次與人相約怎能失信！

她不敢再作絲毫躭擱，抬頭向日色瞧了一眼，便彈身沿江岸急馳。

但……

「想走？哼，那有這麼便宜！」

人影一閃，精芒劃空，來勢之急，宛如疾雷撼山一般。

白衣姑娘心頭一懍，她想不到在這荒僻的江岸竟碰到如此可怕的武林高人。

她不敢硬接來招，急足尖倒踩，後竄八尺，雙目一揚，冷冷的向來人瞧去。

來人一身黑衣，連頭帶臉全都罩在一塊黑布之內，根本瞧不出是男是女，惟一可以瞧出的，只是身材較爲矮小而已。

白衣姑娘道：「你是什麼人？」

黑衣蒙面人道：「捉妖人。」

白衣姑娘道：「咱們認識？」

黑衣蒙面人道：「也許。」

白衣姑娘道：「聽口音，妳必然是一位姑娘，請問妳爲什麼攔住我的去路。」

黑衣蒙面人道：「沒有什麼，只是想向妳請教。」

白衣姑娘道：「對不起，我跟旁人有約，要麼，咱們另外定一個時間。」

黑衣蒙面人道：「不行，妳除非過不了我這一關，就別想赴別人的約。」

白衣姑娘面色一沉道：「這麼說妳是誠心來阻我赴約的了，好，妳出招吧。」

黑衣蒙面人適才曾經一劍將白衣姑娘逼退八尺，此時他却收起長劍，道：「在下就以徒手領教，接招。」

語音甫落，雙掌翻起，剎那之間，一連串攻出六掌。

白衣姑娘並未還招，只以巧妙的身法避開黑衣蒙面人的攻勢，同時微微一笑道：「好一套降龍伏虎掌法，朋友原來是少林門下。」

黑衣蒙面人道：「好眼力，再接幾招試試。」

雙掌一抖，再度展開搶攻。

白衣姑娘不再避讓，纖掌伸伸縮縮之間，就封住了黑衣蒙面人的攻勢，偶爾攻出一招，必然將對方逼退數步。

降龍伏虎掌是少林寺的鎭山絕學，但黑衣蒙面人却像初學乍練一般，無法發揮這套掌法的威力。

因此，五十招後，白衣姑娘不止是佔盡了上風，甚至已經控制了整個戰局，相信不出百招，她必可取得這場搏鬥勝利。

× × ×

得意之人往往會忘乎所以。

白衣姑娘勝券在握，她的確有點得意忘形。

但世事有如白雲蒼狗，變化之奇，有時令人難以捉摸。

那位白衣姑娘的得意似乎早了一點。

× × ×

黑衣蒙面人的降龍伏虎掌好像初學乍練，只要會個三招兩式，就可應付他的攻擊，以白衣姑娘那等高明的身手，自然可以應付裕如了。

白衣姑娘的身手的確高明，祇不過她瞧走了眼，也忘了黑衣蒙面人將她一劍逼退之時，所施展的強勁功力。

一個劍術高強之人，拳腳必然不會太糟，這是十分淺顯的常理，白衣姑娘忽略了這項常理，因而犯了極大的錯誤。

她認爲勝券已然在握，百招之內必可制服對方，誰知黑衣蒙面人的掌勢忽然一變，發出一記叫人無法捉摸的怪異掌力。

這一掌快如驚雷捷電，而且由不可能出招的方位發出。

這一掌的力道決不亞於最初迫退她的

那記劍招，而她招式已然用老，幾乎再無閃避之力。

總算她身手够高，在臨危之際避開了重要的穴道。

噗的一聲巨震，她被擊得飛了起來，落地一個踉蹌，還接連噴出幾口血水。

她極力的支撐着，沒有讓身軀仆倒下去，但內傷十分嚴重她已失去再戰之能。

「朋……朋友，你這招……是什麼掌法？」

「降妖掌！」

「什麼，降妖掌？」

「不錯，我是降妖人自然會使降妖掌了，這有什麼奇怪的，哼！」

語音一落，彈身急起，黑衣蒙面人不再理會白衣姑娘，逕自轉身急馳而去。

× × ×

此時天色十分不好，好像天地含愁，連江水都在嗚咽似的，也許這是老天在爲白衣姑娘作不平的鳴吧。

白衣姑娘吸進一口長氣，勉强提聚眞力以穩住內腑的傷勢，然後取出療傷靈丹，一口氣連服三粒，再抬頭向天色瞧了一眼，立即踉蹌着向武當奔去。

伯牙湖畔之戰，是她約的黃騰梭，不管她有無一戰之力，她都應該遵守一個信字。

再說，適才小舟舵壞，船放下游，以及黑衣蒙面人的突然出現，都可能是一項有計劃的安排。

其次，黑衣蒙面人功力極深，他却以頗爲生疏的降龍伏虎掌應戰，然後尋找時機，作最凌厲的一擊。

那麼那人黑衣蒙面，八成是怕認出他的面容，他以降龍伏虎掌應戰，當然是掩飾他本門的武功了。

這些都是白衣姑娘想到的可疑之點，這些疑點也只有向黃騰梭才能尋求答案。

因此，她不願放棄伯牙湖畔之約，至少應該向黃騰梭問個明白。

自然，時間可能會遲了一點，不過她相信不致相差太多。

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在午末未初時分，她終於趕到了伯牙湖畔。

× × ×

「啊，姑娘，妳是怎麼啦？」

「我正要問你呢！」

「此話怎講？」

「嗯，如非你具有表演天才，就是我是冤枉了你。」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姑娘快說。」

白衣姑娘道：「一個巧妙的安排，讓你不戰而勝。」

「這麼說姑娘是遭到暗算了？」

「高興麼？姓黃的。」

「姑娘認爲在下有此必要。」

「好，咱們不談這些，你出招吧。」

「這個……咳，姑娘，咱們可否另訂時日？」

「怎麼？你瞧不起本姑娘？」

「在下不敢，是姑娘的傷……」

「哼，少來這一套，姑奶奶不領情，接招。」

精芒一閃，雙劍突飛，她竟以破釜沉舟之勢，連人帶劍一起闖向黃騰梭胸膛。

這一招是她最具威力的殺着，如若她未負內傷，黃騰梭倒也不敢輕視。

可惜她的內傷十分嚴重，再經過適才一陣奔走，此時已是强弩之末，能够支撑着不倒，已經是難能可貴，如何還有傷人的能力。

黃騰梭見她衝來的身體搖搖欲仆，不由嘆息一聲道：「咱們無怨無仇，姑娘這是何苦。」

話雖如此，但他知道女人的心是不可捉摸的，他雖然不願傷她，可也不願平白的栽在她的手裏。

於是他雙臂倏的一分，一把將白衣姑娘的短劍奪了過來！

以黃騰梭那身超凡絕俗的功力，奪取白衣姑娘的雙劍自然像探囊取物一般那麼容易，祇不過他疏忽了一點，幾乎落得終身遺恨。

因爲當他取得雙劍之時，想不到白衣姑娘竟一頭向他的懷裏闖了進來！

兩軍相爭，生死一搏之際，一個冰清玉潔的大姑娘，竟向陌生男子的懷裏撞去，她究竟爲了什麼？

論江湖經驗，黃騰梭不算雛兒，但無論他的經驗如何豐富，這等陣仗却是前所未見。

一個人在乍逢意外之時，神情上難免會爲之一呆，只是這一呆却被他瞧出了點眉目。

白衣姑娘原已身負重傷，適才她全力一擊，已然收勢不住，再加上黃騰梭奪取雙劍所用的力道，她就自然再也無法支持了！

她的臉色十分慘白，嘴角還掛着幾縷血絲，秀目微張，露出兩股散漫無力的眼神！

美麗的女孩子，最易博得男子的同情與憐愛，白衣姑娘此時的模樣，的確是我見猶憐！

因此，黃騰梭劍交右手，伸出了左臂一撈，一具溫香柔軟的軀體，立即跌進他的懷抱。

黃騰梭曾經章台走馬，柳巷尋花，抱抱女人並不是什麼稀罕的事兒。

不過他沒有抱過少女，何況還是大白天裏。

正當他手脚無措之際，一股淡淡的幽香忽然飄近他的鼻端。

香味是人人都喜愛的，他雖是無意輕薄，却很自然的深深吸了一下。

一般人常說，美色當前，常能使人目眩神搖，心念游離，黃騰梭在吸進一口香味之後，的確有一種目眩神搖的感覺。

× × ×

是深夜，萬籟俱寂。

只有一盞孤燈，在微風中緩緩的搖擺着。

× × ×

黃騰梭好像做了一個噩夢，此時方由睡夢中醒來，及至睜開雙眼一瞥，竟忍不住啊了一聲。

他想起了伯牙湖畔之約，記得溫香在抱，令人神往的一幕，最後由於吸進一口香氣，他竟失去了知覺。

他現在是置身在一間錦榻綉幃，爐鼎傳香的閨房之內，他睡在綉榻之上，而那位白衣姑娘却盤坐在一張錦榥上調息。

難道他當眞做了一個噩夢？

難道他還在噩夢之中？

不，縱然是夢，也不該稱爲噩夢，因爲自始至終都有一個美麗的姑娘在身旁陪伴着。

此時白衣姑娘張開秀目，瞅着他嫣然一笑道：「還好吧，黃公子。」

黃騰梭道：「多謝關懷，請問……」

白衣姑娘道：「對不起，黃公子，是小妹將你請來此地，希望你不要見怪。」

黃騰梭道：「姑娘的傷勢已經無碍了麼？」

白衣姑娘道：「不碍事了，再休養三五天就可以復原。」

黃騰梭道：「既然如此，在下就此告辭。」

他是合衣而睡，起床倒也方便得很，及雙脚着地，他的雙腿似乎虛弱得無法承受他的身體。

此等現象可以說前所未有，及暗中運功一試，他那身高明的功力，竟落得點滴不存。

於是，他面色一變，說道：「我中了毒？」

白衣姑娘黯然道：「是的。」

黃騰梭怒叱道：「這必然是姑娘的傑作了，爲什麼？」

白衣姑娘搖搖頭道：「小妹身受重傷，怎能對公子使毒。」

黃騰梭道：「不是妳是誰？」

白衣姑娘道：「是你自己。」

黃騰梭哼了一聲道：「女人最會撒謊，妳却是一個不會撒謊的女人。」

白衣姑娘幽幽道：「我知道公子不會相信，但却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黃騰梭怒聲道：「什麼事實，姑娘請說。」

白衣姑娘道：「小妹的短劍並非凡物，家師認爲任是何等功力之人，也不敢赤手搶奪。」

黃騰梭道：「哦。」

白衣姑娘道：「但天下如此之大，難免碰到奇材異能之士，因而家師就在我那劍柄之內，安放了一個緣字……」

黃騰梭一怔道：「劍柄之內安放一個緣字？姑娘語含玄機，在下不懂。」

白衣姑娘面呈嬌羞螓首一垂道：「如若不是一個緣字，公子怎能赤手奪劍。」

黃騰梭道：「姑娘命意所在，在下還是不太明白。」

白衣姑娘道：「劍柄之內藏有劇毒，公子奪劍之時，劇毒也就放了出來。」

黃騰梭冷哼一聲道：「這只是一個惡毒的設計，與緣字有何關連？」

白衣姑娘螓首一抬道：「小妹的雙劍是短兵器，被奪的機會必然不多，何况劍非凡物，決不是血肉之軀所能抗拒的，公子偏偏要奪小妹的雙劍，又偏偏以赤手搶奪，這般巧合，怎能說不是一個緣字？」

黃騰梭道：「這麼說在下倒眞是咎由自取了。」

白衣姑娘道：「不，公子，你忘了那個緣字了。」

黃騰梭道：「緣字怎樣？」

白衣姑娘道：「中毒之人就是有緣，家師將爲公子悉心診治。」

黃騰梭道：「先讓人中毒，再予以診治，令師豈不是多此一舉！」

白衣姑娘又是面色一紅道：「療毒之前自然附有條件了，但決非惡意。」

黃騰梭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不錯，這的確是一件順理成章之事，在下竟未想到，實在愚不可及，你說吧，姑娘，妳們想要什麼？」

白衣姑娘道：「這個麼，小妹不能作主，必須見到家師之後再聽她老人家的吩咐。」

黃騰梭冷冷道：「姑娘計劃週詳，可說是天衣無縫，只是有一句話不知道姑娘曾否聽人說過。」

白衣姑娘道：「那一句話？」

黃騰梭道：「人算不如天算。」

白衣姑娘淡淡一笑，道：「那是說公子不願接受小妹的安排，也不願去見家師了？」

黃騰梭道：「在下一向我行我素，如果有人想牽着在下的鼻子走，她可能打錯了主意？」

白衣姑娘道：「公子言重了，小妹說過，咱們決無惡意！」

黃騰梭道：「也許姑娘當眞是一番好意，可惜，在下是死心眼，脾氣也倔强得很。」

白衣姑娘道：「但公子所中之毒，除了家師無人能解。」

黃騰梭道：「所以在下說人算不如天算。」

白衣姑娘道：「什麼？公子，你能够解？」

黃騰梭道：「在下不能，但在下的友

人有一隻玉蟾蜍。」

白衣姑娘笑道：「原來如此，不錯，玉蟾蜍的確可解百毒，祇不過這一次可能會叫公子失望。」

黃騰梭道：「哦，姑娘是說玉蟾蜍不能解在下所中之毒？」

白衣姑娘道：「也許公子不信，但小妹却是句句實言。」

黃騰梭長長一吁道：「果眞如此，在下也只好認命了。」

白衣姑娘面色一整道：「我知道公子決非貪生怕死之人，但尊父母存亡未卜，爲人子者豈能輕言一個死字！」

黃騰梭道：「如此說來在下只得聽憑擺佈了。」

白衣姑娘道：「小妹說過，咱們並無惡意。」

黃騰梭道：「好吧，在下何時能够見到令師？」

白衣姑娘道：「小妹已令芹兒往迎家師，以脚程計，六日之內必可到達，公子請安心靜養，小妹跟你準備一點吃的。」

黃騰梭道：「姑娘請便。」

× × ×

晚霞似烟，遠山如黛，勝家集似乎較往日美麗幾分。

其實勝家集跟往常沒有兩樣，只是多了一個面蒙輕紗，滿身風塵的紫衣女郎而已。她進入一間酒館，摘下蒙着粉頰的輕紗，一片眩目的艷光，幾乎在酒客之間掀起一片騷動。

所謂物華天寶，人傑地靈，勝家集的確因紫衣女郎而生色不少。

進入酒館的多半爲了口腹之慾，紫衣女郎自然也不例外。

她正待招呼店小二，忽然人影一閃，一位文士裝束之人向她抱拳一拱道：「原來是黃夫人，幸會。」

不錯，她是劉薇怡，爲了黃騰梭的失踪，他們正在傾全力尋找，想不到竟在距離漢口四十里的勝家集，碰到了無雙國士南拓。

劉薇怡微一欠身道：「是南大俠，當眞幸會得很。」

南拓道：「黃夫人是一個人？」

劉薇怡道：「是的。」

南拓道：「那就不必再叫酒菜了，在下剛叫過黃夫人可否賞在下一個薄面？」

江湖兒女原是豪放的，因而劉薇怡螓首微頷，道：「這有什麼不可，南大俠請坐。」

南拓立即招呼店小二將酒菜送到劉薇怡的桌上，伸手拉開長櫈，在她的對面坐了下來。

此人長像雖然算不得出衆，但却風度翩翩，舉止得宜，尤以一張能說善道的嘴，很會博得別人的好感。

因此，這一頓飯是愉快的，在愉快中劉薇怡忘了煩惱，酒也喝得特別多。

終於她醉了。

有人說：「一醉解千愁」，劉薇怡當眞領悟了它的含意。

而且，在酒醉之中還經歷了驚濤駭浪，與急流冲激，這些都是她平生未經的。

生命在激揚中，她感到無比的興奮，無比的滿足，因而她在混淆中完全清醒過來。

拍的一聲脆响，她向無雙國士南拓擊出一掌，掌力擊中南拓的肩頭，一個翻滾，他被震落在地面之上。

南拓功力不凡，雖然事出意外，他仍然一沾即起，但却雙膝一屈，噗的一聲跪了下去。

「小兄該死，請妹子念在小兄適才侍候妳的情份，饒恕我這一次吧。」

「哼，你好大胆，竟敢用酒將我灌醉，欺侮我，佔我的便宜！」

南拓道：「妳太寃枉我了，妹子，小兄只是替妳解決需要，讓妳獲得人生最高的滿足……」

「住口。」

住口是斥責，聲音够大，面色却瞧不出半點嚴厲的成份，也許她當眞留戀於適才的滿足，甚至餘芳在口，回味猶甘。

無雙國士南拓是情場老將，劉薇怡的神色自然逃不過他的觀察。

他移動雙腿，向床榻靠近，道：「妹子，天下的女人都希望跟小兄好，但小兄却視她們如糞土，只有妳，妹子，妳使小兄日思夜想，片刻難忘……」

他說話之間，雙手同時伸了過去。

這是大胆的挑逗，她却默默的接受下來。

於是，第二次的驚濤駭浪再度掀起，昇高，她的生命在飛馳，在激揚。

興奮後的疲乏，使他們沉沉睡去，當他們醒來之後，已是月在中天了。

南拓撐起上身，向她深深的注視一眼，然後以手掌在她那錦緞似的肌膚上緩緩遊走，她的身體一陣震顫，忍不住長長一吁道：「南拓，咱們錯了，我是有夫之婦啊。」

南拓微微一笑道：「我知道，不過你們既無父母之命，也無媒妁之言，這樣的夫婦不能算數。」

劉薇怡道：「可是……」

南拓道：「別可是可是了，天下的男人雖多，只有我才能給妳眞正的快樂，而且黃騰梭只是一個大孩子。」

南拓說的不錯，劉薇怡生張熟魏，曾經領略過迎新送舊的生活，但正眞的興奮，極度的滿足的確不多。

一個追求刺激的女人，是不會顧及倫理道德的，否則他們怎會如此容易的一拍即合？

× × ×

大丈夫難免妻不賢子不孝，何况黃騰梭與劉薇怡本非正當的結合。

不過黃騰梭可沒有這麼想，雖然他遭到十分沉重的壓力，他依然不願辜負劉薇怡。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 × ×

黃騰梭不是一個甘心認命的人，他自然不願聽人擺佈，只是他身中奇毒，眞力無法提聚，生命有如風前燭，瓦上霜一般，不認命又能如何？

再說，父母存亡未卜，他又變做武林盟金牌令緝拿的罪犯，生死事小，這口氣他實在嚥不下去。

因此，他不得不接受白衣姑娘的要求，有條件的交換她師父的解藥。（未完）

俠艷奇情中篇／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紅粉金剛

（九）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宮俊落入天人教主的算計中，他雖沒有答允天人教主的聘請就任天人教總護法，但天人教主對此並不介意，逕自派出四名護衞童子日童，月女，山童，海女爲南宮俊驅役，南宮俊也就將計就計，命日童往探聽橫江一窩蜂的下落，並命月女爲雙雙，翩翩解毒，不久日童回報已探知宇文雷落脚之處，南宮俊着令立刻出發，月女駕來名貴馬車，南宮俊一看這輛馬車，猜出天人教主就是富甲天下的王天一，並在車行中向海女等訓示，說是任何人如欲獲致武林共尊，均須以德以理，才能使人心甘情願——

龍潭擷龍胆　虎穴捋虎鬚

海女又默然了片刻才道：「我們都不明大局之所趨，但憑公子指示就是！」

南宮俊笑了一笑，跨上了霹靂火，山日二童左右夾侍，月女則上了車子，由海女駕車，疾駛飛奔而行。

金陵王家的勢力果然不同凡響，南宮世家只是在武林中受尊敬，但是王家却在州縣官府間吃得開，他們的車馬夜行，經過城門時，居然可以叫開城門通過無阻。

南宮俊笑向日童道：「你們的勢力不小。」

日童淡然地一笑，道：「有錢使得鬼推磨！」

「那只是在上層官府之間行使人情。這些守門的兵丁難道也有什麼好處不成，我也沒看見你給他們銀子呀！」

日童道：「舉凡是我們車馬行經之地，從州府衙門到三台衙役以及守門的兵丁，每人逢年節，都有份固定的津貼……」

「這是一項很大的支出。」

「是的，差不多也等於他們一年從公家領的薪俸與口粮，所以他們對我們的人都巴結得很！」

南宮俊道：「你們主人如此做有何用意？」

日童道：「沒什麼，只不過偶而得些方便，像剛才那種情形，就是其一，還有，就是他們聽見了什麼消息，前來知會一聲！」

「什麼樣的消息？」

「比如說有關的江湖人動靜等等！」

「這些應該是屬於江湖人的秘密，官府中人，如何得知呢！」

「公子，江湖人雖是自成一個體系，不受官府的拘束，但是他們畢竟是在官府的轄治之下，有些行動都是瞞不過官府的，有很多事，他們必須先向官中遞個知會，使官府知所避忌，以免造成些不可解的衝突，不管那一個門派的勢力多大，他們總不能正面與官府作對而造反吧！」

「嗯！你再說得詳細一點。」

「比如說是尋仇報復吧，如果他們報復的對象是在要市鬧衢，一定先要遞個知會，使官府的人到時候避開，事後再設法另外找個理由說詞，如以彌縫，否則的話，他們打鬧起來，出了人命，就是地方的職責，如果地方上的公人前往制止，他們是拒捕呢，還是束手就擒呢？」

南宮俊道：「原來江湖人還可以跟官中人串通起來！」

「公子，這叫做水帮魚，魚帮水，互相照顧，地方上欲求安靜，固然不能得罪江湖人，但一個江湖門戶如果要在一地立足，也不能不給官府一個面子！」

「這一來還有王法嗎？」

「那自然是一些循規蹈矩，尚能守本份的武林知名之士或門派，如果是盜賊之輩，明火執杖，當市搶刦殺人，官府還是不敢包庇的！所謂大盜不操矛觚，就是這個說法，坐地稱雄一方的人，要想做壞事，也不會在本地方作怪的！」

南宮俊點點頭道：「我懂了，眞想不到江湖中事，還有這些個內幕！」

「公子對江湖中事似乎很隔膜！」

「不錯！我雖然學會了武功，却不是家傳的，所以，我對江湖中事一向不過問，別看我出生在南宮世家，却很少去問那些！」

日童一笑道：「也幸得如此，公子才能平平安安地把功夫練成，如果公子管事太早，風聲露了出來，恐怕不待學成，就會遭到許多的打擊了，有些人對公子是非常之忌諱的！」

南宮俊一笑道：「那位百寶齋的主人恐怕就第一個不放過我！」

日童笑笑道：「公子！說老實話，教主如果早知道有公子這樣一個人，的確是會盡全力來阻止公子繼續深造的，不過，公子已經學成了，教主自當全力支持公子了！」

南宮俊笑笑沒有再說甚麼，他的神情很輕鬆，心情却是沉重的，因爲他發現自己的擔子越來越重了。

就這樣疾行夜馳，走了將近三個時辰，天色已明，他們來到一所大宅院前，日童道：「公子，我們在這兒歇一下！」

「是不是已經到了？」

「還沒有，不過此去僅有五里之遙，就是宇文雷等人棲息之處！」

「爲甚麼不一口氣趕到去呢？」

「小的想知道一下，他們是否還在那兒，這一路行來，小的一直沒有來得及連繫！」

水童前去叩開了院子的邊門，車馬都長驅直入，很快地又把門關上了。

南宮俊問道：「這是甚麼地方？」

「是此間百寶齋分號的掌櫃私宅！」

南宮俊沒有再問，但見院中亭台樓閣，十分精美，却不見有半個人影，不禁又問道：「爲甚麼沒有人呢？」

日童道：「這是宅子後進，是內眷住的地方，一應雜役人等是不准進來的。」

「那麼也應該有內宅的人呀！」

日童笑道：「內眷另外有住的地方，這所花園只是利用那個名義阻隔外人，實際上是用來作爲教中弟子的辦事場所。」

「你們自己人還分得這麼清楚？」

「百寶齋的用人很多，却並不全是教中弟子，甚至有許多武師都不知有天人教這個組織，他們只是受百寶齋的聘用做事，所以行事必須要分開來！」

南宮俊心中對天人教的認識又深了一層，負擔也加重了一倍，這個組織的嚴密，設想的周到，幾乎已是無暇可擊了。

魔教在西方，本就是一個神秘的宗派，可是搬到東方來，似乎更神秘了。

日童把南宮俊請入了一間很精緻的花廳中坐下後，海月二女，立刻就捧了茶水等過來侍候，南宮俊才問道：「那兩個人呢？」

「她們損傷元氣過甚，尚須休養，公子要人侍候，婢子們也是一樣的！」

南宮俊心中一動，故意笑笑又加刺探地道：「妳們能侍候嗎？」

海女道：「婢子等是聽候差遣的！」

「任何一種差遣，妳們都應得了？」

「是的，婢子等對所有的操司雜役都經過訓練，沒有不會做的事！」

月女笑道：「我們精解音律，能歌善舞，琴棋書畫，兼通文墨，公子如果感到疲累，我們還會按摩解乏！」

南宮俊笑道：「這倒是眞了不起，妳們幾乎無所不能，無所不通了，但是我現在所需要的侍候非常簡單，並不需要訓練，只要是女人，都能做得到的，如果是美麗的女人，就能侍候得更爲週到。」

他突然說出如此佻撻的話來，倒是使得兩個女子爲之一怔，月女笑道：「我知道公子要的是怎麼樣的侍候了，公子可說錯了一點，並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作那種侍候的，至少有兩種女人都不能做，那就是年紀很大的女人和石女！」

南宮俊笑道：「不錯，妳眞聰明，可是妳們都不老，而且很美麗。」

海女也笑道：「公子不覺得婢子等太小一點嗎？」

南宮俊道：「不，妳們看起來有十五六歲，古人所謂十三織素，十四裁衣，才可容顏十五餘。正是所謂明珠不享的荳蔻年華，也是最能令人動心的年紀！」

月女笑道：「青梅酸澀青菱苦，公子何不待菱紅梅熟時。」

她依然笑得那麼可人，南宮俊一笑道：「有人專喜歡摘嫩蕊！」

海女道：「那兩個孩子身上還有些微媚毒未清，親近起來，一定更爲撩人，婢子把她們送到公子這兒來！」

「爲甚麼妳們自己不能呢？」

月女笑道：「因爲婢子等都是屬於另一種不能的女子，婢子等都是石女！」

她推托得很有技巧，但是南宮俊却不放鬆道：「如此風情，怎會頑石不透！」

海女笑道：「公子如果不信，婢子儘可供公子一試，只怕會掃了公子的興！」

南宮俊笑道：「這點妳們儘可放心了，我修習的神功中，有的是令頑石點頭之

法，任憑關山千阻，我也能破堅攻關。」

兩個女孩子這才有點變色，月女的神色不那麼自然，也笑不出來了，南宮俊道：「還有一個時辰，就要遇上强敵，少不得有一番拚戰，所以我要在這段時間內，輕鬆一下，我相信妳們天人教中，很重視這一種輕鬆，因爲它確具靈效！」

月女可憐兮兮地道：「是的，婢子知道教中弟子在出戰之前，必先盡情歡愉，那能鼓舞鬥志，使人的勇氣倍增，可是那些工作却從來沒有要我們去做過！」

南宮俊道：「妳們對媚情散那種藥物都了解得如此清楚，對男女之事……」

海女也噘着嘴道：「公子，我們對世間萬事萬物都要懂，而且都要懂得很多，這樣才能超然物外而不受其惑，也因此才能保持平靜的心情，因而駐顏長生……」

「駐顏長生未必，如果眞能長生不死，你們的主人該不是現在的這一個，而是他幾十代前的老祖宗了。」

「是的，公子，我們因不能免於一死，不過能够得乘人之壽，而且常保青春，就已經很難得了，如果我們一旦喪失了眞元，就會跟常人一樣地蒼老！」

「照妳們目前的體能型態，離老還有一段很遠的途程呢！」

海女道：「也不過二三十年吧，等到韶華逝盡，我們就會變成白髮龍鍾。」

「那有甚麼不好，世上很多老太太們都活得很愉快，只要內功修爲得法，頭髮雖然白了，龍鍾却未必，像我祖母，今年已經是七十高齡了，可是身手腰腿，健俐不遜任何一個年青人……」

月女道：「隨公子如何吩咐吧，反正我們是受命侍奉公子的。」

「妳們自己心中却並不願意？」

「不是不願意，而是婢子們想到日後的老態，未免心懷悲懼……」

南宮俊笑道：「可是就像妳們保持目前這樣的形貌，再過上八九十年，又有甚麼意思呢？妳們無喜無憎，無愛無慾無恨，一輩子聽人驅策，沒有一點自己的生活，活着又有樂趣嗎？」

兩個女孩子都怔住了，這個問題是她們從沒有想到過的，因此都顯得一片茫然不知如何回答。

南宮俊笑笑道：「我並不眞要妳們侍奉什麼，只是藉此了解一下妳們心中的思想，現在我才明白，妳們在一般的知識上雖然知道得非常多，但是却沒有一點自己的意思，主意與茫然無知，現在妳們不妨去好好的想一想幾個問題，我活在這個世界上是爲了甚麼？我要的是甚麼？我能做些甚麼？以及我得到的又將是甚麼？想通了再來告訴我，想不通也可以來問我！」

說完他閉目靜坐，不再說話，兩個女孩子也沒有去打擾他，侍立在他的身旁，各自想起心事，考慮他提的幾個問題。

將近一個時辰時，日童在外面輕嘆了兩聲，南宮俊道：「進來，日童，你鬼鬼祟祟，在門口裝模作樣幹嗎？」

日童進來後，而還跟着山童，看看兩個女的，然後才囁嚅地道：「屬下以爲公子正在忙着，不便……」

南宮俊微微一笑，道：「有甚麼不便的，日童，山童，我正好問問你們，你們這八個護法童子，四男四女，都是配就了對的……」

日童道：「那只是用字取對的方便，並不是誰配定了誰。」

「那你對她們就毫不關心了。」

「公子，這話的意思屬下不明白，彼此既爲同僚，又是同門同伴，怎麼會不關心呢，不過公子要她們侍奉，並不在屬下關心的範圍之內，也無須屬下關心。」

南宮俊倒是爲之語結道：「好，我明白了，本來我還想向你們解釋一下，聽你這麼一說，那似乎是多餘的了，我們這就出發吧，對那邊的情形你都清楚了？」

「是的，宇文雷於兩個時辰前，帶了十幾個人，恰巧回莊，此時前去倒不會落空！」

南宮俊沉吟片刻才道：「宇文雷那兒還有些甚麼人？」

「還是公子上次見到的那一批橫江一窩蜂，並沒有增加甚麼新帮手！」

「哦！那麼他停留的地方原有些甚麼人？」

「這個……倒不清楚，那兒的主人姓劉，曾做過一任知府，現在告老林下。」

「一個退職的知府怎麼會跟橫江一窩蜂弄在一起去了呢，那個姓劉的，叫甚麼名字？以前在那兒做知府，家中有些甚麼人？」

日童有點愕然地道：「這些都不太清楚，待屬下再去查問一下。」

「倉猝之間，能問得清楚嗎？」

「屬下會想辦法的，必要時派人到他們莊子去抓一個人出來也要問個明白。」

南宮俊搖頭道：「日童，事情不是這樣子辦的，別說現在宇文雷等人進駐，進去的人未必能很順利抓個人出來，就算能够得手，也已經打草驚蛇，像這種事應該事先就打聽清楚的！」

「是的，屬下以後一定遵照公子的指示！」

「本來我以爲你們辦事已經很老練了，現在看來，你們還不如我這個從未闖過江湖的新手呢！」

「公子雖然是初出江湖，但公子出身於武林第一世家，見聞自然比屬下等淵博多了。」

南宮俊笑了一下道：「日童，我們既然以後要在一起相處，像這種客氣奉承話就不必說了，不過既然天人教的耳目不足以對我們的行事有所裨益，以後就不必再去仰仗他們，免得反而誤事！」

日童連連稱是，南宮俊道：「我交代的話你可別當作耳邊風，陽奉陰違，我說不要聯繫，就是斷絕任何的聯繫，因爲我們今天跟宇文雷照過面後，行動將受人注意，你們如若對外面廣事接觸，會把天人教跟百寶齋整個地牽出來，對大家都有害無益！」

日童這才道：「公子，那我們以後又從那兒去打聽消息呢？」

南宮俊一笑道：「這個不勞你費心，我自會有我的辦法，現在我們就動身！」

「是的，馬匹已經爲公子備好了！」

南宮俊道：「不騎馬，也不坐車，我們走路去！」

「公子，還有十幾里路呢。」

「十幾里路，安步當車，也不過是個把時辰，我都不在乎，難道你們還怕累着了。」

日童道：「屬下等怎敢說，只是怕公子走那麼長的路後，面對强敵……」

「我自己的情形我了解，問題在你們究竟有多重的份量，能否接手一戰，還是先估計一下，我好有個打算。」

「屬下等對宇文雷，或許力有未逮，如果是對橫江一窩蜂中其他的人，相信以一敵二，還不至於替公子丟人！」

南宮俊道：「好，那就行了，我們這就走吧，你們在路上最好把兵器收起來，別太搶眼！」

日童恭聲應是後，南宮俊就搖着摺扇，信步踱出了門口。

日月山海四個人則分前後跟着，兩個男的在前引路，兩個女的隨後追隨。

倒像是一個貴冑公子出遊，帶了四個小跟班。

因此他們這一行人雖然由於衣着鮮明而搶眼，却沒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就這麼一路徐行緩進，化了將近一個多時辰，總算走完了那十來里路。

迎面是一爿大莊宅，頗具氣派，門口有一彎清流，環莊而繞，一座寬闊的石橋跨河通向莊門，橋頭還有兩對石獅子蹲守着。

南宮俊走上了石橋，已經引起了莊中人的注意，由於他的氣宇不凡，立刻有人迎上來。

那是一名四十多歲的中年人，青衣小帽，作傭僕的打扮，很客氣的行了個禮才道：「請問公子有何貴幹？」

南宮俊擺擺手，笑道：「沒甚麼，我是出來隨便溜溜，看到你們這兒的風景不錯，想到這兒的主人，必然是位極其風雅的高士……」

「這……祗是一所普通的宅第！」

「不！不！此處一草一樹，一屋一舍，都建造安排得極有章法，深諳五行之道，想必貴主人對河圖洛書的土木之學，有極深的研究。」

這番話倒不是胡謅，他治學很廣，看到這爿莊院的格局，乃是按照陰陽五行變化而設，所以說了出來。

果然那個中年人的神情不同了，再度致禮道：「原來公子也雅好此道，家主人很喜歡土木陣圖之學，致仕退隱之後，專門研攻這一門學問，祗可惜這兩天他因感染風寒，臥病在床，否則一定會歡迎公子進去，詳細地研討一番的！」

南宮俊笑道：「原來貴主人做過官，不知道是在那兒得意！」

「家主人曾經在常州做過十年知府，六年前才退仕歸隱，隱居在此。」

南宮俊故作驚喜道：「我說是誰呢，原來是劉府尊劉老先生，那就不是外人了，他在常州府治時，我們時常見面的，我說呢，目前從事伏羲之學的人不多，差不多我全認識的，尤其是此間的格局，看來就眼熟得很！」

那漢子恭聲道：「原來，公子認識家主人？」

「豈止認識，算來是忘年之交了，故人有疾，知道了豈可不探視一下……」

說着就往裏行去，那漢子只得退幾步，攔住他面前道：「公子貴姓大名，請見示下來，小的好通報進去。」

「不必，不必，你只要一說我，他就知道了，在同好的幾個人中，年青的只有我一個，我因爲有事離開了兩年，回來後聽說他已休致回籍，正感遺憾，却沒想到是住在這兒，眞是太好了……」

他又要往前，那漢子道：「公子，請恕小的失禮，小的追隨家主人多年，好像沒見過公子。」

南宮俊笑道：「那是難怪的，因爲我有個毛病，懶得見官，他在做府台時幾次相邀，都因爲我有那個毛病而方命，只有勞動他自己移駕下顧，現在既然已經休致林下，我倒是不能不拜會一下，管家，請帶路吧，我要給他一個意外驚奇。」

他雖信口胡扯，但是神態自然，看不出一點做作，使得那漢子半信半疑，只得道：「家主人病得很重，無法見客。」

南宮俊哦了一聲道：「那更要去看看了，多年故交，說不定以後沒機會再見了呢，我想他多半是頭痛的老毛病又發作，沒問題，只要見了我，他這病就會好了，我有專治頭痛的祖傳秘方，以前他一發作就會來找我，都是一劑見效，今天可是來巧了，管家，快帶我進去！」

他說得像煞有介事，使得那漢子再無懷疑道：「既是如此，公子就進前廳小坐，小的即刻去禀報家主人去！」

他把南宮俊等一行人引進了莊子，來到廳上坐下，吩咐人送上茗茶後才告退。

日童低聲說道：「公子眞認識此間主人？」

「假的，我只知道他姓劉，還是聽你說的。」

「那公子說得却眞像回事，甚至於連他的宿疾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南宮俊一笑道：「喜歡治土木陣圖之學的人，必然用腦，也就多半會有頭痛的毛病，這是想當然耳！」

日童欽佩地道：「公子不但學識淵博，而且推理入微，屬下萬分欽佩！」

南宮俊笑道：「且莫欽佩，這兒的莊宅布設大有章法，顯見得此間主人，必非易與，且處處都充滿了殺氣危機，回頭還有你們應付的呢，還是先準備一番吧。」

「怎麼個準備法呢，這個管家進去一說，發覺公子根本就不是他相識的人，就會起疑心，很可能就是一場混戰開始。」

南宮俊道：「還不至於這麼嚴重，因爲有宇文雷在此，他們首先是要猜測我的來意，宇文雷是認識的，他看見了我，更不敢輕舉妄動了。」

「這是怎麼說呢？」

「橫江一窩蜂消息靈通，耳目遍及天下，本身又行蹤隱秘，而我居然能在他們不知不覺的情形下摸了來，這就足够叫他

們震驚的了，而且他又不知我究竟帶了多少人來，心中更爲猜疑，所以他不敢輕動的。」

「那又將如何地應付呢？」

南宮俊笑道：「他當然是先行試探，回頭才酌情決定行動，所以我要你們準備，而教你們幾個一出手就得先聲奪人，給他一個下馬威，這樣他們即使是佔了優勢，也會疑神疑鬼，意氣自衰了！」

日童道：「這個公子請放心，屬下等所習的武功，本就是側重在速戰速決，很少跟人拖泥帶水的！」

南宮俊又沉聲道：「用什麼招式，都沒有關係，但是，要記住一點，不得使用暗器……」

「可是他們若是先行使用呢？」

「有我在，絕不會使你們受到傷害，但是你們却絕不可使用，要知道你們現在的名義可不是天人教的門下，而是我南宮世家的人。南宮世家絕不使用暗器的！」

「是的！公子，屬下記住了！」

說着却見先前那個漢子引了三個人出來。

一個六十上下的老者，像貌清癯，臉上似有病容，倚在一張軟榻上，另外兩個是十七八歲的妙齡女郎，抬着軟榻！

來到廳中，那漢子恭身說道：「公子，家主人聽說公子來了，故而抱病出來相見。」

南宮俊一拱手，說道：「劉公盛情，再晚十分過意不去，一別數年，不意今日能得再晤，聞道劉公染恙，再晚乃堅請一晤……」

那老者在軟榻上欠欠身笑道：「那裏，那裏，少兄太客氣了，其實老夫也沒什麼大病，只是宿疾再發而已，好在跟少兄是多年故交，諒不至以疏慢見責！」

這傢伙也狡猾得可以，居然不拆穿南宮俊的冒認之事，裝出他們果眞是以前的舊識，這倒使得南宮俊有點難以應付！

那老者又有點憤慨地道：「想我劉恭正雖曾爲官，却還沒有染上官僚的習氣，對斯文朋友，都是推心置腹地交往的，可嘆世態炎涼，老夫去任之後那些往日故交竟而絕足不來了，還是少兄不棄落拓，遠道下訪，尤見珍貴！」

他很技巧地把自己的名字說了出來，以免南宮俊稱呼上的困難，設想得非常週到，那個漢子還是站在一邊，劉恭正揮手道：「劉義，你到廚下去吩咐一聲，今天有佳客光臨，要好好地弄兩樣菜欵待！」

漢子下去了，劉恭正才低聲道：「少兄，老夫不知道你是爲什麼而來的，如若你是前來跟老夫研究土本消息陣圖之學的，這兩天可來得不巧了，老夫之所以不加拆穿，是愛惜少兄這一表人才，少兄不要多說，小飲數杯，即速離去，以免引禍上身，行時老夫會封贈程儀二百兩，這是老夫的一點心意！」

南宮俊笑道：「劉公以爲在下是打秋風來的。」

劉恭正道：「少兄，老夫爲人一向忠厚，像少兄這樣衣冠翩翩，帶了俊婢俊童隨行，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眞正的貴介公子，另一種就是江湖念秧之輩。」

南宮俊忍住了性子道：「老先生看晚生是屬於那一類的呢？」

劉恭正道：「此二類人在外表上極爲相似，看是看不出來的，唯其如此，那些念秧能把人騙去，老夫此生從未與貴介公子交往過，而貴公子對一個退職的老知府，更沒有光顧的理由，所以老夫才封致程儀二百兩，以酬謝少兄此行辛苦……」

南宮俊見他居然把自己當作騙子，倒是有點意外，不知道是眞是假，如果他是已知自己身份，則此舉不知又包藏了什麼意思，如果他是一片眞心，則此公猶不失爲忠厚長者，倒是不必去傷害他了。

因此心中躊躇着要如何開口，侍立身後的海女却忍不住了道：「劉老兒，你這個人還虧得是做過官的呢，居然連一點見識都沒有，我們公子會是來向你行騙的？而且拿二百兩銀子就想打發我們走路！」

劉恭正哼了一聲道：「少兄，老夫已經仁至義盡，如果你堅持要自討沒趣！」

海女不等南宮俊答話，就捲起了衣袖，褪下一支血紅色的手鐲，拿來放在劉恭正的眼前道：「劉老兒，你若是對珠玉還有點見識，就該估出這隻血玉鐲價值！」

那隻手鐲在青綠的薄絲被襯托下，更顯得紅豔欲滴，連那兩個爲劉恭正抬軟榻的少女都爲之吸引，目不轉睛地盯着，劉恭正先是不經意地拿了起來，等他仔細地一看，才發現玉鐲中還有一條游龍，隨着玉光的流轉，緩緩而動，不禁失色道：「這是上好的白玉龍鳳鐲，如果能有一對，應是價值連城的奇珍！」

海女冷笑道：「你倒還識貨，還有一隻在我那姊妹手上，月姐，給他看看！」

月女擄起衣物，褪下另一隻鐲子，果然是一對，更見寶光璀璨！

海女道：「如果我們是念秧之流，能拿得出這種東西嗎？」

劉恭正沉吟片刻才道：「捨不得金彈子，打不得巧鴛鴦，想要的金鰲，當然也要有碧玉鈎，這對鐲並不能證明什麼！」

海女冷笑道：「劉老兒，你太固執了，好！我再給妳一個證明，不管我們在你這兒動多大的腦筋，騙得的錢總買不到這對玉鐲吧？」

劉恭正道：「不錯，老夫雖然薄有田產，但那是呆的，若以家中的現銀來說，的確買不起這等稀世奇珍，因此你們若是來推銷珠寶，可算是找錯了主兒了！」

海女見一邊的架子上放着一個銅的鎮紙，拿過來對準那一對玉鐲上砸下去！

劉恭正連忙用手護住了，海女一鎮紙砸在他的手背，他也顧不得痛，只是急急地道：「姑娘，妳這是做什麼？」

海女冷笑道：「我砸碎了它，叫你這不長眼的老東西開開竅，你不過才這麼一點兒家財，我家公子高興起來，賞人還不夠呢，你居然還担心我們來打你主意，你拿開手，這是我們的東西，砸碎了又不要賠，你心痛個什麼勁兒？」

劉恭正賠笑道：「姑娘縱不愛惜，但是這一類舉世奇珍是化了多少人的心血才琢成，毀了實在可惜，老夫出言無狀，姑

娘包涵了……」

海女道：「我已經出手的東西就不想再收回了，既然你如此看重，就算是我家公子賞給這兩位大姊的！」

那兩名女郎驚喜萬分，海女却大方地奪了過來，每人一隻，往兩個女郎手中一塞！

劉恭正想不到一個侍女居然有如此大方的出手，不禁呆了道：「姑娘，這可不是小東西，至少也要值個十幾萬兩銀子，妳也不問問你家公子！……」

南宮俊笑道：「東西給了她們就屬她們所有，她們儘有自由處置的權利！」

劉恭正幾乎難以相信地望着南宮俊，發現他並不是開玩笑，這才喜出萬分地朝兩個女郎道：「還不謝謝公子！」

南宮俊搖手道：「別謝我，我說過了，東西是她們的……」

月女連忙道：「公子這麼說，婢子就不敢當了，連我們的人都屬公子所有，凡事自當由公子作主的！」

兩個女郎向南宮俊深深致禮，連聲道謝，南宮俊笑道：「別客氣，這種東西饑不能食，寒不能衣，在我眼中看來不值分文，但世人既然目之爲珍，二位倒是要小心，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如若因此而害二位受到什麼不幸，我反而心中不安！」

劉恭正嘆了一聲道：「公子的話大有深意，像這樣貴重的東西，佩戴的人必須要有那個福氣跟身份，妳們可沒有這兩位姑娘那麼好的命，經常要做些粗重的工作，要是不小心碰了砸了，豈不辜負了公子的一片盛意，快拿進去收了起來！」

兩個女郎萬分不情願地應了一聲，轉身向後面而去。

月女却道：「兩位大姊，這可是送給妳們的，可別叫劉老兒哄了去！」

劉恭正臉上浮起了一層愧色，道：「姑娘，這是什麼話，老朽再不才，也不至於……」

月女道：「可是我看你的意思正是如此，否則你就隨着她們戴上好了，碰了，砸了也是她們自己的東西，要你那麼小心幹嗎？東西送出手，我不該多管，可是想到你居然把我們當作念秧的騙子，如果便宜了你，我可實在不甘心！」

劉恭正的臉上掛不住了，無可奈何地道：「那妳們就戴着吧，否則倒變成我別有用心了。咳，咳，眞是豈有此理。」

南宮俊道：「妳不可對劉老先生太過無禮，劉老先生是仁厚長者，妳怎能以小人之心而忖度之！」

月女恭身道：「是，婢子無狀！」

劉恭正看見這個樣子，倒是不便再發作了，乃正色道：「少兄折節下訪，想必定有見教？就請明示吧！」

南宮俊笑笑道：「老先生既然如此說，再晚就明言了，再晚這次是專誠造訪，爲老先生脫禍以保清名的！」

劉恭正神色一變道：「少兄這話怎說，老夫別說已經退致，交割清楚了，就是在任上，也沒做什麼虧心的事！」

南宮俊道：「假如老先生是清白無辜的，那就是老先生的家中人太不小心！」

劉恭正一愕，道：「舍間有什麼人做了些什麼？」

「也沒什麼，大概是府上的園丁不愼，養了一窩惡蜂，飛出傷人！」

劉恭正笑道：「我還以爲是什麼呢，原來竟是這點小事！」

南宮俊道：「不算小事，這一窩惡蜂已經殺死了好幾個人，而且別的蜜蜂祇採花蜜，府上的這窩蜂却專採銀兩金玉等貴重之物！」

劉恭正臉色大變道：「少兄，這話可不能隨便亂說的，老夫豈不是成了坐地分贓的盜賊了！」

南宮俊道：「目前老先生與那窩惡蜂的關係未明，再晚不便置言，但是老先生窩贓之名却是無法推諉了，因爲那批贓物，在幾天前已搬進府中！」

劉恭正的神色變得十分難看，吶吶地道：「少……少兄究竟是什麼來路……」

南宮俊微笑道：「這個倒不忙，還是老先生把本身的立場說明一下，以便再晚知所取捨。」

劉恭正愕然道：「老夫的立場？」

「是的，老先生出任爲官，自然是不會跟他們打成一伙的，可是那些人居留在老先生府上却是事實，所以再晚想請問一聲，老先生是否受了脅迫……」

劉恭正沉吟片刻才道：「這個老朽無以爲答，如果少兄是爲他們而來，老朽只能置身事外，不加過問，這就是老朽的答覆，少兄滿意也好，不滿意也好……」

南宮俊道：「這是什麼話呢？」

劉恭正笑笑道：「老夫退仕後，兩袖清風，這棟宅子雖是老夫名下，却是別人斥資修建的，就是這句話！」

南宮俊覺得這個老兒詞意閃鑠，可能大有文章了，於是笑笑道：「再晚是登門索鏢的，請教老先生何以教之！」

劉恭正道：「他們出錢，老夫出智慧，蓋下了這爿莊院，外面看起來是一家，實際上却是各起各炊，那些人做些什麼，老夫不能說不知，只是不管而已，少兄如找他們辦交涉，老夫只負責通知一聲！」

南宮俊說道：「那就有煩老先生一下了！」

劉恭正舉手一招道：「芳芳，去通知宇文總管一聲，就說有人找他！」

一個女郎答應而去，南宮俊道：「原來宇文雷是府上的總管！」

劉恭正道：「他這個總管不管家裏的事，專管老夫不知道的事，而且他在很多地方很多大宅院中，都兼具總管之職，算起來老夫這個東家還不如他神氣呢！」

南宮俊輕嘆道：「老先生一生清譽，何晚節不修與匪人爲伍！」

劉恭正道：「世界是非很難說，老夫一生清廉，却幾乎弄得首級不保，未見正義爲老夫作絲毫之臂助，却是這匪類爲老夫奔走營謀，脫于死罪，而且還能夠保住了一生名節，得以優遊林下，少兄說老夫應該感激誰？」

南宮俊頓了一頓才道：「老先生果然能潔身自好，仁政而愛民，天道無虧，必將有以報之，如果老先生自己確信所行未

背正義，又怎會獲罪而致首級不保？」

劉恭正抬頭欲說什麼，南宮俊道：「像這種河圖洛書之學，雖窮天地之奧，卻最傷人心思，非工於心計之徒，無以窺之，再晚從這一點上去推測，也不必問老先生的經過如何了。」

劉恭正忍不住怒道：「諸葛武侯一生功名事業，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難道他也是奸詐小人嗎？」

南宮俊道：「連環計火焚赤壁，甘露寺三氣周瑜，在用心之仁上，諸葛孔明亦多奸詐，不過三分漢家天下，武侯一力而成之，多少還爲後人做了不少事，功可蓋其微節，再者他一生私德無虧，老先生又那裏可以比得上的？」

劉恭正沒話說了，卻聽得廳外一陣哈哈大笑道：「南宮少俠出身武林第一世家，小時又有神童之稱，十四歲試掄元，十六舉試又是會元第一名，若非胸懷恬淡，早就三元及第了。劉公跟他辯口才，怎麼能佔得了便宜呢。」

說話中高大的宇文雷大步跨了進來，朝南宮俊一拱手道：「佩服！佩服，兄弟自以爲行蹤够奧秘了，想不到仍然給少俠找了來，而在下卻事前未得一點消息。」

南宮俊道：「十日之約，在下不敢懈怠，總算在約期前找到了大當家的。」

宇文雷一笑，說道：「只找到了人而已。」

南宮俊道：「找到了人，就不怕找不到鏢銀，有蜂的地方，定會有蜜！」

宇文雷道：「少俠這次帶了多少人手來！」

南宮俊笑道：「跟大當家訂約的是我，何需多少人，就是我一個人，另外就是我家裏的這四個從人！」

宇文雷看看這四個半小不大的少年男女，不禁大笑道：「南宮少俠，兄弟不能不佩服你的勇氣，難道只憑這幾個人，你就跑來索取鏢銀了！」

「不錯！這件事，本來就不必太多的人！」

「南宮少俠，就算在下肯把鏢銀交出，你們這幾個人也搬不走呀！」

南宮俊笑笑道：「大當家的無須爲此擔心，我自然有辦法運走的，何況，說起來這應該由你們帮忙送到地頭才是，若非你們中途就擱了一爿，這筆銀子早就送到了。」

宇文雷雖然笑着，但眉宇間已經有點怒色道：「少俠幾曾聽過綠林道刦了鏢之後，還管代送到地頭的？」

南宮俊笑道：「刦下的鏢又吐出來，在刦鏢者而言是萬萬不情願的事，既是萬分不情願而爲之，必然有不得不爲的原因，那又何妨多吃點虧，人情做到底呢？」

宇文雷赫赫地冷笑道：「妙得很，妙極了，在下還沒聽過如此精妙的談話！」

南宮俊似乎不知道他是在說反話，居然還笑着道：「這個我倒看不出有何精妙之處，既然叫人在萬分不願的情形下把刦去的鏢銀吐出來，自然也能叫人爲我送到指定的地方去！」

宇文雷現在連笑都笑不出來了。暴怒道：「南宮小兒，你欺人太甚，本座倒要看看你有什麼辦法！」

南宮俊泰然地道：「在下此來是客，客需隨主便，但看閣下要在什麼的條件下才肯把鏢銀退還出來了！」

「做你的清秋大夢，這是絕無可能的事！」

「不可能只是大當家的看法，我倒認爲非常可能，好在大當家是個很肯從善如流的人，說不定聽了我的勸告後，就會改變意見了！」

宇文雷一拍桌子，大理石的桌面立刻碎裂出很多紋痕，這一掌他用的是拙力，所以才有如此現象，如若他凝聚貞力，這一掌下去，那張桌面會成爲碎粉。

這現象是頗足驚人的，那顯示了兩個意義，一是他的憤怒已經到了極點，所以才控制不住自己而發作，但也顯示了他武功的修爲，眞力已得到了返璞歸眞的境界，平時不現形跡，用時才傾發而出。

南宮俊却不動聲色地笑笑道：「大當家的性子太急躁了，這張桌子的價值不菲，用來出氣太可怕了！」

宇文雷怒聲道：「少說風凉話，你既然找了來，算你有點本事，但是要想把鏢銀收回去，你還得照規矩來！」

南宮俊道：「我上次就想照江湖規矩索討失鏢，可是大當家的不承認是江湖人，今天怎麼又講起江湖規矩了！」

宇文雷冷笑道：「武林是非沒有一定的準則，以强者爲先，現在鏢銀在我手中，你要想討回去，就得聽我的！」

南宮俊淡淡地道：「宇文大當家的既這麼說，我也不必聽誰的了，更不必講什麼規矩！照我自己的方法來找尋失鏢好了，日童，山童，你們兩個給我去找個人問問看，鏢銀藏在什麼地方？」

日童應了一聲道：「是！公子，不過他們若是不肯說怎麼辦呢？」

南宮俊道：「那一定是沒有舌頭的人，否則一定會說的。」

日童已經明白了南宮俊的意思，含笑恭身道：「是！小的們這就去了！」

跟山童兩人轉身向廳外走去，才到門口，就有兩個大漢攔住了，其中一個道：「小兔崽子，你往那兒去，這是爺們的地方，可容不得你胡撞亂闖的！」

這兩個大漢正是那天跟宇文雷一起赴會的橫江一窩蜂中弟兄，身手都是一等的，可是日童跟山童只是將身形輕掠，白光輕閃得一閃，兩條漢子就成了四條。

那並不是多出了兩個人，而是雙雙被腰斬成了四段。

這祇是極快的一刹那，已經是兩條人命，宇文雷臉色一變，他萬萬沒有想到這兩個毛孩子似的小傢伙，有如此快身手。

恐怕連死掉的兩個傢伙也沒有想到，他們雖然知道南宮俊帶來的侍兒，必非尋常，現身阻攔之際，多少也作了準備，但是，看見兩個小傢伙赤手空拳沒有太當回事。

那知道日山二童的軟劍竟是盤在袖子裏，閃身飄前時，抖手出劍，一掃而過，兩個莽傢伙就這麼糊里糊塗送了命！

更妙的是他們殺了人，居然不當回事，連看都不看一眼，還繼續往外走，宇文雷大喝一聲道：「站住！」

兩人依然不理，宇文雷身形一幌，隨後追上，南宮俊唯恐兩人有失，忙也跟了上去，宇文雷的身法之快是很驚人的，他一掠之勢已然超過了兩個人，連身子都不回，雙手往後一揮，已擊出兩掌！

南宮俊隨後追得也恰到好處，摺扇輕點，宇文雷感到一股尖銳的勁風，刺透了他的掌勁，逼向掌心，連忙收勁化開，回身看見了南宮俊，先是一怔後才冷笑道：「小子，你要代他們出頭領死？」

南宮俊微笑道：「閣下這是什麼話，以你堂堂橫江一窩蜂大當家頭領的身份，對兩個小孩子出手已經够沒面子了，你居然還要發陰勁使暗掌，這未免太有失風度了，在下只好替他們擋一擋！」

宇文雷道：「我叫他們站住了，難道你們沒聽見！」

日童笑道：「我們當然聽見了，可是你又算老幾，我們爲什麼要聽你的！」

宇文雷道：「南宮俊，你聽見了？」

南宮俊笑道：「自然聽見了，他們是我的從人，我叫他們出去找鏢銀，你却叫他們站住，他們自然聽我的！」

「這兩個小鬼眞是你南宮家的人？」

日童冷聲道：「我們是侍奉公子的，不是南宮家的人，還是你橫江一窩蜂的人不成！」

宇文雷道：「很好，你們殺了我兩名弟兄，這筆帳怎麼算，你得作個交代。」

日童道：「宇文雷，你們在刦鏢的時候，殺死了多少人，你又如何交代了，總不成只有你們的人才算是人命！」

這小子伶牙利齒，居然把宇文雷堵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頓了一頓才道：「那些鏢客們護鏢不力，死了也是白死，誰叫他們要幹那一行的。」

日童也笑道：「我們是奉了公子的命令去找尋失鏢，他們攔阻我們不成，死了也只有認命，誰叫他們刦鏢的！」

「說得好，如果你們是憑眞本事，殺了他們我沒說話，可是你們……」

「我們怎麼樣，既沒有使暗器，也沒有使陰謀，是你的人先動手攔阻我們擋着路，才被我們宰了，技不如人！」

「胡說，他們根本沒準備！」

日童笑道：「宇文雷，那他們更該死，既然現身攔阻，便該全神戒備才是，臨敵如此疏忽，不死他們死誰？」

宇文雷忍不住道：「可是他們沒想到你們會在袖中藏刀。」

「該死！該死！他們總不會當作我們是來做客人交朋友的吧，也不會不知道我們是索取失鏢的吧！」

宇文雷眉頭一皺，道：「這不是廢話嗎？」

日童笑道：「這不結了嗎，既然明知我們是爲索鏢而來，而你們又不肯乖乖地交出，想得到的一戰難免，既是免不了要干戈相見，相打無好手，還能限制我不用兵器，坐着等你們來宰！」

宇文雷再次語結，只有轉向南宮俊道：「南宮武林第一世家出來的人，出手如此狠毒，言詞如此尖刻，怎麼配領袖江南武林。」

南宮俊冷冷地道：「大當家的怎麼突然變得客氣起來了，南宮世家四個字如果在你心中有份量，上次我們就把問題解決了，何必又來上個十日之約！」

宇文雷道：「這……我們與江湖人從不交往，可以不受江湖禮範約束，但是，你們南宮世家却不能不講究門戶身份，與行事規範！」

這倒是把南宮俊的嘴堵住，宇文雷可以要賴皮，他堂堂南宮世家少主，却不能也跟着橫江一窩蜂的人要賴皮。

但是日童却飛快地接口道：「南宮世家身負江南武林安危重任，自然是處處要講究行爲規範，但也要看對象，遇文王講禮義，逢紂桀，動干戈，古來已有明訓，遇上你們橫江一窩蜂，就用那種法子！」

宇文雷怒極冷笑道：「南宮俊，本來我是看在你的家世份上，以禮相向的。但是你們這個態度，可就怪不得我了！」

南宮俊笑笑道：「你們橫江一窩蜂做事向來都是以行動代替言詞的，就像你們刦去的那筆鏢銀一樣，這邊還在談判，那邊已經動上手了，今天是你們吃了虧，所以才喋喋不休地找我理論，假如剛才是你的手下捉住了這兩個孩子，你還會跟我講理嗎？」

日童跟着道：「公子，跟他說這些是白費力氣，你說破了嘴皮也討不回半分銀子的，倒不如省點精神，咱們自己去起出贓物來乾脆得多！」

宇文雷冷笑道：「好！說得好，橫江一窩蜂吞下的東西從來也沒吐還過，如你們就憑五個人想在老虎嘴邊來捋鬚……」

很少開口的山童道：「我們不止是捋虎鬚，還要拔虎牙，不單是拔虎牙，還要扒下你們這頭紙老虎的虎皮呢！宇文雷，你還是放痛快點吧，你以爲拖住我們說話，就可以讓你的手下從容布置了，告訴你那是沒用的，小爺不會叫你們稱心如意的！」說完他撮口打了個呼哨，那是他們在動手時的一種連絡暗號，哨音才畢，他與日童兩個人分左右繞過宇文雷，撲向了院牆外的兩道洞門。

宇文雷身形動了一動，似乎想要阻止而又來不及，但是這兩個小傢伙却壞到了極頂，快到洞門前時，雙雙不約而同地把飛速前撲的勢子刹住了，只用脚尖稍稍沾一了點門緣。

然後只聽得一陣颼颼作響，洞口的兩端都射出了大蓬的銀芒，假如他們衝出去，剛好就被罩在那一蓬暗器中。

宇文雷臉上的得色才起，那一絲笑意立刻就僵住了。

這是個方形的院子，用高與人齊的圍牆隔開的，就在日童與山童，刹住身形，誘使對方埋伏者的暗器出手後的一刹那，留在較後的月女與海女悄無聲音，以極爲優美的姿勢以及難以相信的速度彈了出去，輕巧地翻落在圍牆外，接着只聽見兩聲輕輕的呼喊，兩個女孩子又從牆頭彈了回來。

（未完）

洪門女將 莫桂蘭

其人其事

賴嚴霜·文
盧令·圖

近代粵省名拳師當中，最出色的一個人就是黃飛鴻，近這三十年來，有許多小說家用黃飛鴻作爲那一本小說的骨幹，寫下無數絕招，而且有人做製片家，讓他變成電影裏面的角色，特別是關德興，一連演了幾十套「黃飛鴻」，在銀幕上放映，最近還有黃飛鴻的影片搬到電視台螢光幕，同樣的受到觀衆歡迎，總之，黃飛鴻的大名响噹噹，幾乎是婦孺皆知的了，至於武林中人，更加懂得有這個大拳師。

有些人以爲黃飛鴻是百年過外的人，並非如此，黃飛鴻雖已喪生，他的繼室莫桂蘭仍在香港設黃飛鴻健身院，自任院長，可見黃飛鴻只是五六十年之前享譽的拳師，因爲他曾經在兩廣總督的衙門裏面充任國術總教練，迭創惡霸，而且他曾經有一段時期在廣東各鄉賣武，因此之故，上中下三層的人都知道有他的名字，還因他是洪拳裏面最出色的一個，跟各派高手周旋，力挫羣雄，本身功夫確有特殊的造詣，故此，他能够享譽至今，雖然他已不在人世，英名却是長在心頭的。

至於記錄黃飛鴻的史跡，以他的再傳弟子朱愚齋所寫各種情節變化，較爲有些根據，此外就是加枝添葉穿鑿附會的居多，至於朱愚齋筆下的記錄，他說黃飛鴻是南海西樵陸洲鄉人，他的洪拳是從父親黃麒英教授的，因爲黃麒英是陸亞采的弟子，名列廣東十虎，一向在江湖走動，賣武爲生，後來在廣州設館，本身確有斤兩，黃飛鴻十二歲開始就一邊學武，一邊跟隨老父在江湖上走動，故此後來他仍然賣藥爲生，他的拳脚是家傳的，比較一般人在武館裏面學拳所得的招式更加有價值，理所當然。

黃飛鴻最擅長的是洪家基礎拳脚，即「工字伏虎拳」，「虎鶴雙形拳」，以及「五形拳」，「五行拳」等等，棍法則擅長五郎八卦棍，即是化棍爲槍的一種棍法，後因他跟鐵橋三的弟子林福成交遊，兼學鐵綫拳，他的拳脚確是承繼大門派的，出招很有法度。黃飛鴻在父親黃麒英喪生之後，初時走江湖，後來在廣州開設「寶芝林」藥局，兼在該處教授洪拳。二十多年所教的弟子甚衆，比較有名氣的仍有十多個，梁寬，賣魚燦，凌雲階，陳錦泉，帥老彥，帥老郁，陸正剛，林世榮，禤鏡洲等，後來還加入一個女將，她就是黃飛鴻繼室莫桂蘭。

在小說上面描寫的黃飛鴻，功夫極好，經常跟惡霸苦戰，由關德興所拍的黃飛鴻，套套打惡霸，一般人看過這種電影或電視片，可能發生錯覺，以爲他碰頭就打，實則不然，任何一個人有資格走江湖，多數是收斂火氣的，到處打鬥，根本上無法立足，贏了也不能在江湖走動，由此可以反映出黃飛鴻並非喜歡打鬥，在他一生中，亦無打敗一百個惡霸之理，雖然他曾經在劉永福的部下充任武術教練，實際上他眞正交手過的旗下籍拳師，僅三幾個人，不但如此，黃飛鴻教授門徒，首先就叫他們斂火，切勿好勇鬥狠，在別人面前炫耀自己的武功，也不應該，恐防對方由妒生恨，施展暗箭傷人，惹下飛來橫禍，因此之故，黃飛鴻的門人，並非個個碰頭就打的，直到現在，洪拳裏面的高手，仍是十分斂火。

說到黃飛鴻的家庭，曾經娶過四個妻妾，最初入門的太太姓羅，婚後三月染病喪生，續娶馬氏，生子兩人，一名漢深，一名漢林，馬氏亦不久因病逝世，再娶岑氏，生漢熙和漢樞兩人，後來岑氏亦死於疾病，最後一個繼室就是莫桂蘭，相士認爲她生了尅夫命，跟黃飛鴻的尅妻命旗鼓相當，故此，不會給黃飛鴻尅死，是否如此呢？那就非一般人所能知情了，總之，眞正替黃飛鴻開枝散葉，設館授徒的一個人就是莫桂蘭。

說到黃飛鴻的親生兒子，從少學過他武功，而且手上最有斤兩的一個人就是他第二位太太馬氏所生的漢深，這位黃漢深排行第二，看來有點肥，皮膚白晳，認識他的人都把他稱做肥仔二，向來練武之輩，俱是渾身是筋的，而且皮膚要晒到紫棠色，然後顯得出他的精壯，至於肥仔二，看來只是肥仔一名，很少人知道他的一手洪拳學得如此出色，當時肥仔二晚上閉門練習，非常用功，剛剛成年，他的一手洪拳，就擊敗所有登門挑戰的高手，黃飛鴻看了暗自喜歡，因爲當時西江的航業不靖，重金聘請武林高手充當船上的護勇，肥仔二想到外邊見識一下，稟明父親黃飛鴻，便到船上充任護勇的職位。護勇這種人等於保鏢，只是有刦匪包圍，然後大打出手，平時却聚在船談天說地，偶然喝幾杯酒，相當清閒，實在不會惹禍上身的，偏巧當時護勇當中有一個年齡超過五十五歲的老前輩，排行第七，船上的人十分尊敬他，稱之爲七叔，認爲七叔的鴛鴦拳天下無敵，至於七叔，亦有此感，某天，合當有事，碰着船上有喜慶的日子，開懷痛飲，肥仔二飲了一個酩酊，已經醉了，七叔亦有醉意，受到別人慫慂，七叔趨前說：「二哥，聽說你學習洪拳，極有成就，黃飛鴻浪跡江湖，威震四方，你是他的兒子，一定非常出色了，今晚閒來無事，飲醉兩杯，七叔想跟你玩玩，看看你是否有資格做船上的護勇，你的意下如何呢？」

當時七叔等於護勇的隊長，說出這種話來，實在是說得有些過份，他既然像挑剔對方的武功，也像不服氣，如果肥仔二不是飲醉兩杯，決不會一口答應的，但因當時兩人都有醉意，一時胡塗，便在船上交手。

七叔的鴛鴦拳最厲害的一招就是兩手忽長忽短，一隻手以長拳出擊，另外一隻手以短拳應戰，兩手都是能攻能守的，下邊加上極厲害脚法，叫做「拐子脚」，可以看做掃堂腿，亦可以看做勾彈腿，向上輕輕一挑，便即化爲撩陰腿，處處暗藏殺機，等閒之輩，確是無法抵擋的，七叔已經有十年的作戰經驗，擊敗許多好漢，遠近知名，他跟肥仔二過招，雖然說是隨意玩玩，實則傾全力撲攻，希望在各人的臉前顯出自己的威風來，凡是老一輩的拳師跟年輕的一輩同在一起拍手撈，總有此想，懷疑後輩欺他年老，稍爲有機會，就想顯點顏色，讓別人看了佩服，七叔此舉，亦有擊倒肥仔二的意思，肥仔二何嘗不知呢？但因他年少氣盛，剛剛交手，就施展洪門的秘傳絕招，封住七叔右肘，使對方無法用長拳接戰，僅以短拳出擊，氣勢變弱，進而七叔連環飛脚踢出，肥仔二能够及時閃避，更使七叔不安於心，他聽到別人喝采之聲，一時心急，竟以勾彈腿變撩陰腿這一招疾忙向對方下體踢去。

當時兩人纏着苦鬥，勝敗之間相差一綫，肥仔二很難每招退讓的，七叔那一脚在斜角踢出，避無可避，他迫於用洪拳的千字手斬下，那一手剛在七叔踢出撩陰腿之際，斬中膝蓋骨，七叔登時發生劇痛，倒地呻吟，捧着右脚，臉色大變，無法再鬥。

肥仔二看了也吃一驚，因爲對方年事已高，担心這一掌把他的膝蓋波蘿骨打爆，趕快用鐵打藥和鐵打酒灌救，搽食兼施，過了一會，七叔逐漸甦醒過來，肥仔二看了然後放心。

照情形看，七叔應該對他懷恨，但因七叔此人極有陰謀，能忍能發，他不但沒有怪責肥仔二，而且當衆宣稱肥仔二的功夫比自己好，應該做隊長，今後一切護勇由肥仔二調動，對於護航方面，更加出色，他說出這番話來，上下各人都說七叔明白事理，而且讚七叔有涵養，這一場比武就此結束，表面上看來，兩人並無芥蒂，後來七叔還曲意逢迎，想盡辦法使肥仔二增加聲望，似乎由肥仔二代替他，其實他有很大的陰謀，表面上跟肥仔二結交，實際上却是想報復的，不過，他的功夫有限，而且年齡也比較大，兩人相鬥，他一定打輸，他認爲最有效的報復方法就是把肥仔二灌醉，一個人醉了就會脚步浮浮，就算有很好的功夫，也打不出來，七叔這樣想是很有理由的，如何使肥仔二爛醉如泥呢？先决的原則就是跟他有了交情，經常喝酒，知道他的酒量如何，然後在過時過節的時候使他喝醉，隨即下手。

憑着這種想法，七叔就虛心跟肥仔二結交。初時他們兩人喝酒，有三四個人奉陪，七叔佯稱賭番攤贏了錢請客，後來僅得三人作伴，最後就只有他兩人同飲，肥仔二並不防範，常常跟七叔痛飲，七叔認爲時機已至，便在他醉後發槍，一槍就把他送進地府。

關於七叔仇殺肥仔二的情形，有兩種傳說。一種傳說是指肥仔二在上元節的那晚，到七叔家裏歡宴，喝醉了酒，七叔伴他一起離家，走向岸邊打算回到紅船，中途出其不意，在背後發槍射擊，把他殺掉，後來返到船上，非常驚惶失措的說及此事，自稱他爲了自衞，然後放槍。根本上他的功夫不敵肥仔二，肥仔二喝到爛醉，忽然亂性，途中無緣無故的向他襲擊，如果他不敢發槍，便會死在肥仔二的拳下，因此他迫於自衞。本來他只是想一槍打中肥仔二的大腿，使對方無法繼續進攻，怎料他剛剛發槍，肥仔二突然轉身，那粒子彈就射中他的背脊，立即倒下來，這種情形是意想不到的，肥仔二是個好朋友，因酒喪生，實在太過可惜。

另外一種傳說就是指肥仔二眞的酒後亂性，喝了太多的「土炮」，在船上打起來，想把七叔推下海中，七叔無法可想，只得放槍，那一粒子彈射中肥仔二的右脇，穿過肺部，登時倒斃。

這兩種傳說不知那一種屬實，可是，肥仔二死在槍下，却是眞有其事，黃飛鴻

獲悉此事，覺得愛子無辜慘死，禍苗就是他精於武功，如果肥仔二並非自己的兒子，就算武功再好一點，未必有人向他挑戰，心裏懷恨，因此，他決心不教其他幾個兒子學武功，只讓他們到外邊做生意，故此，眞正得到他本人武功精華的人並非兒子，而是他的繼室莫桂蘭。

說到莫桂蘭與黃飛鴻的結合，相當有趣，莫桂蘭本來是高州人，靠近南邊，黃飛鴻卻一向住在廣州，兩人能够結合，實在是天賜良緣，當時黃飛鴻娶過幾個太太，都是婚後不久就喪生的，遺下了幾個兒子，黃飛鴻浪跡江湖，怎能逐個照料呢？所以他想續娶，除了找個女人作伴之外，還想她照料幾個孩兒，不過黃飛鴻尅死了三個妻子，看相者認爲他的命硬，當時的人十分迷信，消息傳出，那一個女子肯嫁給他呢？再又因爲他常常到外邊賣武，更加沒有人願意做他的繼室，他獨居兩年，還未續娶。

有一天，他到南海佛山附近的一條鄉叫做疊滘鄉，在溫許二公誕的節日舉行慶祝，這一座廟叫做臨海廟，香火鼎盛，每逢誕辰，各處到來奉神的信徒，非常擠擁，有些人是用紫洞艇前去的，還有獅子隨行，至於黃飛鴻，一來名氣極响，二來舞獅極精，便有一個富孀邀請他率領門徒前往賀誕，黃飛鴻樂意接受聘請，選了幾個入門的弟子，準備到該處舞獅，那天抵達疊滘鄉之後，黃飛鴻師徒就舞獅登岸，先行到臨海廟參神，然後在廟前的平台再行舞獅，表演各種舞獅的技巧之後，隨即分別由師徒各人表演武功。

就算普通的師傅登台表演，也有人在旁參觀，何況是黃飛鴻呢？當然捧場的觀衆更多，黃飛鴻的武館之內最精於武獅的就是梁寬和大隻窩兩人，一個舞獅頭，一個舞獅尾，表演各種舞獅的絕技之後，再由門徒分別表演刀槍，最後的一個人就是黃飛鴻，他演完了拳脚就演武器，作壓軸戲。

按照武林裏面的慣例，由師傅做收盤那一項表演，這一項表演一定是特別出色，故此，看過黃館門徒演的觀衆不肯散去，聚着繼續欣賞那一場精采的壓軸戲。當時洪拳裏面的虎鶴雙形，工字伏虎，五形五行等拳脚，都給門徒表演過了，另由更加出色的弟子分別表演刀棍，至於黃飛鴻，他想顯出自己的功夫，就要抓另外一種武器。當時他特別演一套猺家大耙，那一個大耙重十八斤，有三條耙齒伸出去，看來有如三叉，黃飛鴻穿了對胸衫，腰間束綢絲帶，脚踏薄底鞋，在台上把猺家的耙法逐項表演出來，由於大耙非常沉重，他能够要得出這些耙功，使那一耙虎虎生風，非常够威，殊不料他剛剛要出老鼠趕貓和鬼王撥扇兩式之際，將大耙一冚，隨即飛起右脚來，合當有事，他的右脚剛剛踢出去，他所穿的布鞋忽然脫了出來，飛到台下，打中一個女子的前額。

黃飛鴻吃了一驚，走到台口看看。給他打中的人是誰，說了一聲：「對唔住！」便想繼續表演。料不到那個女子給飛鞋打中，登時柳眉直豎，鳳眼圓睜，不由分說，走到台上，一口氣衝到黃飛鴻的眼前，左右開弓，把黃飛鴻連打兩下耳光，然後說：「虧你是個鼎鼎大名的拳師，飛脚踢出來，鞋也脫落，打中我的前額，幸而它是鞋子，如果是兵器，我的性命豈不是要喪在你的手上嗎？」

當時所有黃飛鴻的門徒看見那個女子斗胆打師傅，暗吃一驚，深恐黃飛鴻把她抛到台下去，說也奇怪，黃飛鴻吃了兩下耳光，不但絕無怒容，還向她道歉，解釋幾句，請她原諒，那個女子才怒氣全消，下台跟一個中年婦離去。

黃飛鴻目送她走後，便即收場，他心裏暗想，那個女子年紀不過二十歲，容貌雖是平常，但看她登台打自己那種胆量，火氣冲天，威風十足，這樣子的雌威，實在罕見，自己生成硬命，一連尅死了三個太太，如果續娶，應該找個特別够威的女子，旗鼓相當互相尅制，然後有希望同諧白首，憑着這種想法，他就對她有很深的印象，暗中叫人調查，才知道她是高州人，姓莫，叫做桂蘭，到來疊滘探親，不過襯熱鬧，跟她一起同行的中年婦人叫做二嬸，此人就是她的親戚，至於莫桂蘭，雖是女子，性烈如火，鄉中早有佷鷄女的綽號，無人斗胆跟她論婚，此行是她的父母作主的，他們認爲桂蘭如果留在高州，很難嫁出去，故此，讓她到南番東順各處走動，另一方面，暗中通知二嬸替她覓識郎君。那天二嬸跟她到臨海廟走動時，正在看拳師表演刀槍棍棒，非常高興，想不到她給飛鞋打中前額，居然斗胆登台打黃飛鴻的耳光，認爲她闖禍，心裏很是不安，恐怕黃館有些人到來尋仇，立刻透過親友的帮忙，探悉黃飛鴻的居址，登門道歉，同時說出莫桂蘭的身世，讓黃飛鴻知道莫桂蘭仍是雲英未嫁，黃飛鴻聽了正中下懷，立刻叫二嬸替他介紹，二嬸一口應承，回去把此事告知，莫桂蘭暗自盤算，黃飛鴻的年紀雖然比自己大了許多，但却相當英俊，一來是個拳師，二來兩人還未結婚，他已經肯吃耳光，婚後就一定不會給她欺負，如此一想，終於答應，兩人就由二嬸安排之下，見面多幾次，還喝了一次酒，最後便即依照俗例，正式擺酒結婚。黃飛鴻初時以爲莫桂蘭只有一股豪氣，殊不料婚後才知道莫桂蘭學過莫家拳脚的，有了根底，因此，黃飛鴻教她洪拳，莫桂蘭很快就上手，打得十分出色，而且加上了莫家的鬼脚在內，無形中自成一派，黃飛鴻更加喜歡她。

洪家的功夫包括拳脚和刀棍，刀法有兩套，一套是春秋大刀，另外一套是子母刀，即是雙刀，那一套子母刀的刀身較輕。刀身沉重的叫做行月刀。本來行月刀是由林世榮學自叔祖林東冲的，這一套刀法又名東冲刀，因此，在黃館裏面的刀法就有兩套，較輕的一套是子母刀，較重的一套是行月刀，黃飛鴻一向只是把行月刀的刀法教授門徒，至於子母刀的刀法，他却不肯教授，原因是刀身較輕，只是適合身型細小的男子，或者婦女施展，既然進門學習的人俱是彪形大漢，何必學習？於是黃飛鴻索性教他們學東冲刀。

莫桂蘭入門之後，知道黃飛鴻還有一套子母刀沒有教授門徒，便想學習，黃飛鴻很坦白的向她解釋，因爲這一套子母刀向沒有教授門徒，如果把它教給妳，將

來門徒獲悉此事，便會說他偏心，爲了這點，他不願意教她學習此路刀法。可是，莫桂蘭很苦心的求學，那時黃飛鴻經常走江湖，家政完全交給她負責，黃飛鴻有時要錢買藥，向她討取，莫桂蘭就利用他這種弱點，等待他索取款項時，便向他提出要求，要求他把這一套子母刀法傳授給她。黃飛鴻一來受到這種要脅，二來認爲她是女子，體力較弱，不適宜用重兵器，既然子母刀的刀身特別輕，教她學習，也是相當適合的，因此就答應了她把子母刀傳授。

這一套刀法，出手陰毒，不是十字形，就是橫刀變成二字的模樣，連消帶打，招招新奇，莫桂蘭用心學習，黃飛鴻也細心教她，如是者三年過外，她就對於這一套刀法，練習得最精，黃飛鴻認爲這一套刀法不應該單獨傳授給她，索性公開授給各門徒，於是，黃館裏的門徒就有許多人學習得到，不過說到眞功夫，始終是比不上莫桂蘭的。

莫桂蘭在黃飛鴻的門下學習技擊，雖然名份上是夫婦，但是，她對黃飛鴻就看做師傅一樣，十分尊重，經常跟其他門徒互相切磋，看來有如師兄妹，拳脚方面，黃飛鴻發覺她的體質較弱，先行叫她苦練鐵綫拳，使身體壯健，然後教她洪拳，跟着教子母刀，十字梅花劍，行者棒等兵器，逐套教給她。後來黃飛鴻年老，一班門徒，像梁寬，凌雲階等都先後死去，陳錦泉也去了廣西，帥老郁兄弟經商，陸正剛在香港主持教務，林世榮則自立門戶，黃館之內沒有人協助他了，莫桂蘭便出來充任助教，直到黃飛鴻病逝，然後把寶芝林堂的業務結束，專心料理家務，暫時在拳脚方面告一段落。

不久之後，鄧芳在帶河路組織「義勇堂」，鄧芳是黃飛鴻的弟子，他的鐵打醫術也是在黃飛鴻門下學習得來的，後來進入林館，從林世榮處學習功夫，他和哥哥鄧二都是林世榮的得意弟子，那一次林世榮大鬧樂善戲院的一晚，他也在場，因爲當時林世榮率領門徒在樂善戲院打鬥，殺了人，先行飛石打碎大光燈，然後從黑暗中殺出一條血路逃走，死傷了許多人，被清廷查緝，他迫於逃到星加坡，在橡膠園混了幾年，直到清廷倒塌，然後回到廣州，那時黃飛鴻已經收山了，林世榮也把武館移到香港，鄧芳無形中就等於林館的掌門人，設館授徒，在廣州帶河路開設義勇堂，由鄧氏兄弟負責教務，因爲鄧芳曾經在黃飛鴻門下學過跌打，跟莫桂蘭相識，而且知道莫桂蘭的功夫甚好，於是在義勇堂成立之後，便懇求莫桂蘭和鄧秀瓊兩人出來助教，男的由鄧氏兄弟教授，女的由她兩人教授。

鄧秀瓊是林世榮的弟子，她的丈夫吳近，本來是福軍李福林的參謀，林世榮在福軍充任教練那一段時間，和吳近的感情很好，吳近知道鄧秀瓊雖是個女子，却很喜歡武功，便要求林世榮收她爲徒，每天都讓她在館中學技，後來，鄧秀瓊得到林世榮的功夫不少，故此，她學技之際，稱鄧芳爲師兄，她能够獨當一面，鄧芳當然知道她的拳脚頗有份量，故此，在擴充義勇堂的女子部時，跟她商量，懇她出來協助，因此，鄧秀瓊和莫桂蘭一齊到義勇堂協助他。

莫桂蘭在義勇堂協助教授女子的拳脚，就在那時，黃飛鴻不幸病逝，她發覺鄧芳的功夫有許多招是從前黃飛鴻沒有教過的，向鄧芳一問，才知道鄧芳幼時由父親教授茅山功夫，後來出廣州時還得到長壽寺的和尚教授梅花右棍，因此，她發生興趣，便向鄧芳學習，把這些功夫都學習得來，可以說是錦上添花。

鄧芳的義勇堂除了男女班教授技擊之外，最特色的就是組織女子舞獅團，完全由一班女學員組織起來的，教授舞獅技術，也由莫桂蘭和鄧秀瓊兩人負責，經過一個時期的訓練，那些女子就開始正式舞獅了。

因爲女子的體力較弱，所製的獅子比較男獅團的獅頭獅尾都細小一點，所有舞獅打鑼打鼓的人員，全部用女子，服裝也是一致的，黑衫燈籠褲，腰間束着一條粉紅色的綢絲帶，另有薄底鞋。至於遊行之際豎起的橫額上面寫着「義勇堂鄧館女獅團」的字樣。

那時廣州有許多廟宇，每逢神誕都有人舞獅賀誕，鄧芳爲表現女獅團的技術，到了神誕，照例男獅女獅一齊出動，前往賀誕，並在街中遊行，廣州的居民看舞獅另有一種目光，除了欣賞獅技，還看到武功，女獅團是比較罕見的，他們當然看得更加起勁。

看得多了，便有些慈善機關請他們去表演，又有些店戶懇求他們保護，特別是陳塘和塘魚欄一帶的妓院，不管大寨抑或二四寨，有許多人要鄧芳照起，那時鄧芳非常威風，同時莫桂蘭和鄧秀瓊也是很威風的，把黃飛鴻和鄧芳兩人的功夫完全表現出來，鄧秀瓊演的是虎鶴雙形拳，莫桂蘭却演子母刀，兩人只是三十多歲，氣力充沛，確有功夫，到處喝采，後來女子獅團還負責採青，跟男獅團同樣出色。

不久之後，進入抗戰時期，鄧芳雖然沒有做特別抗日的活動，但因日本人不肯讓任何一種國術社和武館開設，義勇堂迫於關門，那時鄧二已經逝世，鄧芳只開了一個私家館，教三幾個門徒，暫時棲身，渡過八年，日本投降，他們一帮人然後到香港來。

莫桂蘭初到香港，仍是無意在國術界發展，不過在高士打道租了一間房居住，在門外掛起「黃飛鴻授妻莫桂蘭精醫跌打」的招牌，後來林世榮的門徒朱愚齋在報紙上寫了一篇「黃飛鴻」的小說，把黃飛鴻生平事跡介紹出來，使港九人士對黃飛鴻有所認識，進而覺得莫桂蘭正宗黃飛鴻的功夫，也是很出色的，便開始有人注意，拜門學技，過了幾年，那些人就替莫桂蘭呈文立案，組織「黃飛鴻國術社」，於是，莫桂蘭就以另外一種姿態出現，教授武功。

不久之後，有些電影商知道黃飛鴻在武術界中的聲譽超卓，便跟朱愚齋商量拍黃飛鴻傳，由關德興飾演，影片上市，哄動一時，場場滿座。

於是，關於黃飛鴻的影片，不斷推出，黃飛鴻因此就變成中外共知的英雄人物。威震武林。

（完）



新穎俠情中篇故事／古龍・文　盧令・圖

碧血洗銀槍（十）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雜貨店中強敵迭臨，先有王萬武，繼而一雙孿生殘廢青年，均為假扮店伙記張老實的大婉應付過去，最後，來了一批青年，先將巷側所有房屋拆去，跟着在泥濘的地上鋪上珍貴的黑石，這時，就連敢作敢為，武功奇高的大婉也不禁臉露驚色的拉着馬如龍奔進後面屋中，馬如龍不明所以的向她詢問害怕什麼？大婉反而向他問道剛才在店中看到了什麼，馬如龍答稱：看見了六七十個穿黑衣服的人，大婉又問他，除了那六七十個黑衣人外還看見了什麼，馬如龍說還看見一大堆黑色的石頭——

拚死縱人道　高義感愚頑

▲死谷傳奇

（一）

黑色的石頭有什麼可怕？

只要沒有人強迫你吞它下去，也沒有人拿它來打破你的頭，不管是白色的，紅色的，藍色的，黃色的，還是黑色的石頭，都沒有什麼可怕。

奇怪的是，大婉却偏偏好像覺得它很可怕，謝玉崙居然也好像覺得它很可怕。

謝玉崙忽然問：「你看見的那些石頭，是不是非常、非常黑？又圓、又黑，黑得發亮？」

「是。」

「你在那裏看見的？」

「在那羣黑衣人的手裏，」馬如龍道：「他們每個人手，都提着一大簏黑色的石頭。」

「然後呢？」

「然後他們就把這些黑色的石頭一顆顆鋪在地上。」

謝玉崙不問了，也不說話了，眼睛裏彷彿也露出了和大婉剛才同樣的表情，一種恐懼之極的表情，就好像一個孩子忽然發現那些只有在噩夢中才會出現的妖魔已到了眼前。

他們為什麼要怕這些黑色的石頭？

×　　×　　×

鐵震天的好奇心也被引起，也忍不住問：「附近有沒有這種黑色的石頭？」

「沒有，」馬如龍道：「就算有幾顆，也沒有這麼多。」

王萬武又替他補充：「我到這裏來的時候，已經將這附近幾百里地却勘查過，這裏什麼樣的石頭都有，又圓又黑，黑得發亮的石頭，我連一顆都沒有看見過。」

「所以那些石頭一定是從幾百里以外的地方運來的。」

「一定是。」

鐵震天更奇怪：「為什麼有人要從幾百里外運石頭來鋪在地上？」

這問題他本來並不期望有人能回答，

大婉却說了出來。

她說：「因為他是個瘋子。」

（二）

瘋子又有什麼可怕的？

這世界上本來就有很多瘋子，各式各樣的瘋子，只要你不去惹他們，他們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世上有很多不瘋的人都比瘋子可怕得多。

大婉自己也說：「眞正的瘋子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外表看來比誰都正常，其實心裏却已瘋狂了的人。」

她又解釋：「平時你看他做事總是規規矩矩，態度總是彬彬有禮，可是只要等他一發起瘋來，什麼樣的事他都做得出，連瘋子都做不出的事他都能做得出。」

最可怕的一點是，誰也不知道他會發瘋，更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發瘋，所以也不會提防他，往往就在你已認定他是個惇惇君子時，他却忽然割下你的鼻子拿去餵狗。

等到你的鼻子不見了之後，你甚至還不相信他會做出這種事來。

大婉道：「我說的這個瘋子，就是這麼樣一個人。」

鐵震天道：「你見過他？」

大婉道：「我沒有，本來我以為永遠都不會見到他的！」

她嘆了口氣又道：「只可惜現在我很快就要見到了。」

謝玉崙忽然緊緊握住她的手。

「他眞的會來？」

「他一定會來，」大婉道：「是翠寒烟把他引來的。」

「你看見了那些黑色石頭，就知道他會來？」馬如龍問。

「不錯，」大婉道：「普天之下，只有他住的那個地方，才產這種黑石。」

「他住在什麼地方？」

「死谷，」大婉道：「什麼都沒有的死谷，只有這種黑色的石頭。」

她慢慢的接着道：「那裏人跡罕至，飛鳥難渡，無論誰都很難在那種地方活下去，想不到他却活下來了，而且好像還活得不錯。」

「他為什麼要住到那種地方去？」

大婉道：「他自己並不想去，是被人逼去的。」

「被誰逼去的？」

「世上只有一個人能擊敗他，」大婉道：「所以也只有一個人能逼他做他不願做的事。」

她忽然又問：「你們知不知道，三十年前，江湖中有個叫『無十三』的人。」

「吳十三？」

大婉道：「不是周吳鄭王的吳，是虛無的無。」

「他為什麼要叫無十三？」

「因為他自己說他是個無名無姓無父無母無兄無弟無姐無妹無子無女無妻無友的人。」

「這也只有十二無，」馬如龍問：「還有一無是什麼？」

「無敵。」

「無敵？」馬如龍不信道：「眞的無敵？」

「三十年前，他才二十三歲的時候，就已橫掃江湖，無敵於天下。」

馬如龍還是不能相信。

「三十年前的事並不算久遠，為什麼至今就已沒有人知道。」

鐵震天忽然插口。

「有人知道，我就知道，」他說得詳細而肯定，「那一年是庚子，我才十九歲，是在九月重陽那一天，才聽人說起他名字的。」

「你老却能記得這麼清楚。」

「因為那一天正好是我生日，」鐵震天道：「也因為他正好是在那一天擊敗連山雲的。」

連山雲是當時的頂尖高手，以「橫雲遮日七七四十九劍」名震江湖，走勢絕不在創立「迴風舞柳七七四十九劍」的巴山顧道人之下。

鐵震天道：「他的七七四十九劍連一招都未使出來，就已被擊敗了，被一個初入江湖的年青人空手奪下了他的劍。」

馬如龍問：「這個年青人，就是無十三？」

「當時我也只知道，昔年有位名動天下的劍客，叫燕十三，可是此後的三個月裏，我聽見的就只有無十三了。」

他又強調說道：「整整三個月，九十天。」

馬如龍忍不住要問：「你怎麼會記得正好是九十天？」

「因為就在重陽到臘月初八的這九十天內，他已戰敗當時江湖中最負盛名的四十三位高手，」鐵震天道：「最後一位是鐵劍門的掌門人，正在和門人子弟喝臘八粥的時候，被他拋入了粥鍋裏。」

「然後呢？」

「然後就沒有了。」

「沒有了？」馬如龍問：「沒有了是什麼意思？」

「沒有了的意思，就是自從那一天之後，『無十三』這個人就沒有了，」鐵震天道：「從此之後，江湖中就沒有再聽說過這個人。」

「也沒有人知道他的下落？」

「沒有。」

「有，」這次插口的是大婉：「有人知道，我就知道。」

×　　×　　×

她知道的事別人都不知道。

那一天之後，無十三也不知用什麼方法找到了「碧玉山莊」，就在當年除夕那一天，和碧玉夫人決戰於莊外的翡翠坡。

這一戰敗的當然是無十三。

沒有人能夠戰勝碧玉夫人，從來都沒有。

奇怪的是，碧玉夫人並沒有將他置之於死地，只不過將他困入了死谷，要他發誓永生不再出谷。

寸草不生，飛鳥難渡的死谷，就像是極北荒寒的星宿海一樣，從來都沒有人生存。

所以無十三就從此「沒有了」，而且很快就被世人遺忘。

大婉道：「可是我們並沒有忘記他，因為夫人常說，如果世上只有一個人能在死谷生存，這個人絕對就是他，只要他活着，等到他自覺有把握能報復時，就一定

會違背自己的誓言，逃出死谷來的。」

馬如龍道：「死谷中本來只有他一個人？」

大婉道：「只有他一個。」

馬如龍道：「但是現在他至少已經有了八十四名屬下。」

大婉嘆了口氣，說道：「只怕連夫人都想不出他怎麼能在死谷中活下去，更想不到那些人是怎麼來的，但是夫人也說過，別人連想都想不到的事，他也能够做得到。」

× × ×

外面本來極安靜，這時候却忽然傳來一陣清朗的笑聲，一個人用一種極優雅愉快的聲音說：「多承謝大小姐和大姑娘關心，其實這些事我本來也做不到的，只不過我的運氣特別好而已。」

說話的人距離這屋子還有段距離，可是他說出的話，屋裏的每個人都能聽得很清楚。

屋裏這些人說的每句話，他也能聽得很清楚。

大婉脫口問：「你就是無十三？」

她的聲音並沒有提高，外面的人還是聽見了。

「我就是。」他回答。

大婉又故意嘆了口氣：「你的耳朵眞靈，好像比兔子還靈。」

她顯然是在故意地要激怒他，想要他一個人闖進來，外面的這個人，却笑得更愉快。

「這是我練出來的，我一個人在那死谷中孤孤單單的過了一兩年，什麼聲音都聽不見，悶得我簡直快瘋了，我只有想法子去聽那些別人聽不見的聲音。」

「什麼聲音？」

「毒蛇在地底交配的聲音，小虫在地下爬的聲音，蛇吞虫，虫吃蛆的聲音，烏龜生蛋的聲音，」無十三帶着笑問：「這些聲音各位聽見過沒有。」

沒有，沒有人聽見過。

無十三道：「可是我已經全都能聽得見了，而且聽得很清楚。」

一個人如果連這些聲音都能聽得很清楚，還有什麼聲音是他聽不見的？

無十三又接着說：「幸好現在我已經不必再聽這些聲音了！」

「哦？」

「因爲五年之後，我就已找到很多人去陪我說話，」無十三道：「那個沒有人的死谷裏，現在已經有八百二十四個人陪我說話，我要他們說什麼，他們就說什麼，我想說什麼，他們就聽什麼？」

大婉道：「你怎麼找到這麼多人去陪你說話？」

「因爲我的運氣特別好，」無十三笑道：「那死谷中除了黑石外，還有種別的東西。」

「什麼東西？」

「黃金。」無十三笑得愉快極了，說：「我保證各位這一輩子，都沒有見過那麼多的黃金！」

有了那麼多黃金，還有什麼辦不到的事。

無十三又道：「所以我的日子越過越愉快，武功好像也進步了一點，所以我才忍不住想出來走走，最主要的當然還是想來看看謝夫人和他的大小姐，如果不是因爲她，我怎麼會有今天？」

大婉又忍不住問：「你怎麼知道謝大小姐在這裏？」

「我當然知道，」無十三笑道：「一個人有了這麼多黃金後，不知道的事就很少了。」

「你爲什麼不進來看她。」

「我不急，」無十三道：「我已經等了二十多年，再等幾天又何妨？」

「你等什麼？」

「我已經派人專程去採購綾羅綢緞，去請手藝最好的裁縫，來爲謝大小姐量身裁衣。還特地帶來了一些京城寶石齋的胭脂花粉，」無十三大笑道：「等到謝小姐換過新衣，梳粧打扮好之後，我自然會來求見的。」

他微笑又道：「現在我還不急，因爲我一向不喜歡骯髒的女人。」

× × ×

他的笑聲聽來還是那麼令人愉快，也沒有說過一個猥褻不敬的髒字。

大婉的心却已沉了下去，她已經聽出了他話中可怕的含意。

——他喜歡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人，等到謝玉崙打扮得漂漂亮亮時，他就準備來「喜歡」她了。

男人們通常只會用一種方法來「喜歡」女人。

男人們對女人報復的時候，通常也是用這種法子的。

鐵震天當然也明白他準備用的是什麼法子，忽然問道：「他是不是個人？」

「好像是的。」

「那就好極了，」鐵震天道：「既然他也是個人，我也是個人，我爲什麼不能出去看看他？」

外面的無十三立刻說：「請出來，快請出來，我早已在這裏擺下戰宴，等着各位光臨。」

鐵震天大笑：「我正想舒舒服服的大吃一頓。」

他忽然問王萬武：「你想不想？」

王萬武已經站了起來：「我也想得要死。」

（本章終）

▲盛　宴

（一）

戰宴還未開。

泥濘的空地上已鋪滿圓潤晶亮的黑石，但却只擺着一張木質極好，雕刻極精緻的胡床。

胡床後百錦帳高高支起，一個鬈鬚虬髯，凹眼碧睛的波斯奴，戴着頂鮮江的帽子，帽子上垂着藍色的絲帶，穿着件銹金的黑色長袍，繫着條鮮紅的腰帶，手扶彎刀，肅立在胡床後。

無十三就坐在這張胡床上。

× × ×

他看起來絕不像是個無名無姓無父無母的孤兒，更不像是個瘋子。

他的臉色非常蒼白，但却非常英俊，他的態度溫文而優雅，蒼白的臉色使人很難看出他的眞實年紀，文雅動人的微笑，和華麗高貴的服飾，更使人根本就不會注

意到他的年紀。

戰宴雖然仍未開，客人却已經到了不少。

絕大師他們居然也是他的客人，也像別的客人一樣，站在胡床前面。

因爲這裏除了這張胡床外，既沒有桌椅，也沒有可以讓人坐下來的地方。

除了這張胡床外，這裏根本連一樣東西都沒有。

但是，等到鐵震天和王萬武出來後，主人居然用最客氣的態度，請他們「坐下來」。

他先問那波斯奴：「你看還有沒有別的客人會來？」

「我看沒有了。」

無十三立刻舉手揖客，帶着絕無虛假的微笑說：「請坐，請各位先入席坐下來再說話？」

第一個「坐下」的居然是絕大師，坐在一張根本不在在的椅子上。

他的臉上還是全無表情，懸空坐在那裏，就好像下面眞的有張椅子一樣。

於是每個人都「坐」下去了，只有鐵震天還站着。

無十三問他：「閣下爲什麼不坐？」

「我喜歡站着吃東西。」鐵震天回答得也很妙：「站着吃才能吃得多些。」

「有理！」無十三拊掌微笑，說道：「今天各位一定要多吃些，今天我替各位準備了東海的烏魚，北海的魚翅，南海的燕窩和龍蝦，京城的羊羔和烤鴨，江南的醋魚和蒸蟹，還有整隻的牛羊，足够讓各位開懷大嚼。」

他說的這些東西根本連一樣都沒有，但是他却用最慇懃的態度一再勸客「多吃一點」。

他還替絕大師準備了一點素菜。

× × ×

第一個開始吃的又是絕大師，連絕大師都已經在吃了，別的人當然也只好跟着吃。

這些人幾乎全部都是威鎭一方的武林大豪，江湖好漢，現在，却像是小孩子在辦「家家酒」一樣，每個人都拿起了一雙根本不存在的筷子，坐在一張根本不存在的椅子上，開始吃喝那些根本不存在的東西。

唯一和孩子們不同的地方是，他們自己也不認爲這種玩法很有趣。

他們的動作看來雖然很滑稽，神色却很沉重。

除了絕大師外，每個人臉上的表情都好像被一雙看不見的手扼住了脖子。

絕大師臉上却還是全無表情，一筷子一筷子慢慢的挾菜，一口一口慢慢的咀嚼，咀嚼的也不知是憤怒，是恐懼？還是一嘴苦水。

自從他成名以來，從未在任何人面前做過一件丟人洩氣的事。

可是現在他已將他辛苦博來的聲名，捧着那些根本不在的東西，一口口嚼碎了，一口口吞下肚裏。

（二）

鐵震天看得全身的鷄皮疙瘩都冒了出來。

他想不通絕大師爲什麼要這麼做？爲什麼要對這個瘋子如此畏懼。

只不過現在他已明白無十三是個什麼樣的瘋子了。

大婉雖然已經將他描敍得很仔細，但是，鐵震天現在才知道，不管她說得多仔細，還是不足以形容出他的瘋狂可怕於萬一。

無十三也在盯着鐵震天，只有鐵震天一個人沒有動筷子。

「你爲什麼不吃一點？」

「吃什麼？」

「羊羔和醋魚的味道都很不錯，」無十三道：「烤鴨也要乘熱吃才好。」

「烤鴨在那裏？」鐵震天問：「醋魚在那裏？」

「你看不見？」

「我看不見。」

無十三道：「別人都看得見，你爲什麼看不見。」

「因爲我沒有他們聰明，」鐵震天道：「你說的這些東西，一定只有聰明人才看得見。」

無十三又盯着他看了老半天，忽然大笑！

「原來你是個呆子，這麼多好吃的東西，只有呆子才看不見。」

他的聲音忽然停頓，臉上忽然露出種憤怒之極的表情，轉過臉，狠狠的瞪着馮超凡，厲聲問：「你怎麼能做這種事。」

馮超凡怔了怔！

「我做了什麼事？」

「有這麼多好東西你不吃，爲什麼偏偏要吃我的小狗？」

「你的小狗？」馮超凡聽不懂他在說什麼？「你的小狗在那裏？」

「剛才還在這裏的，」無十三道：「現在已經被你連皮帶骨却吃了下去！」

他看來不但憤怒，而且悲傷：「這條小狗我已經養了好幾年，就像是我的兒子一樣，你爲什麼要吃掉牠？爲什麼如此殘忍？」

馮超凡臉色變了。

「奉天大俠」馮超凡三十年前就已成名，以一對六十三斤重的混元鐵牌縱橫白山黑水間，什麼事他沒見過？

他當然已看出無十三是存心在找他的麻煩。

他希望絕大師能助他一臂之力，跟這個瘋子拚一拚，他們是多年的好朋友，絕大師至少總該替他說句話的！

想不到第一個替他說話的並不是他的好朋友，而是他一向深痛惡絕的大盜鐵震天。

「這裏根本連一條狗都沒有。」鐵震天道：「大狗小狗都沒有。」

「你是呆子，你當然看不見。」無十三道：「我親眼看見的，絕不會假！」

「這次你恐怕看錯了。」

「你一定要說這裏沒有狗？」

「絕對沒有。」

「可是我說有，而且已經被他吃進肚子！」無十三臉上忽然又露出種神秘的笑容，一字字道：「你想不想跟我賭？」

「怎麼賭？」

「賭那條小狗是不是在他的肚子裏，」無十三吃吃的笑道：「用你的人頭做賭

注。」

鐵震天忽然覺得手腳冰冷了，胃裏好像已經開始要嘔吐。

他已經猜出這個瘋子要幹什麼。

馮超凡顯然也猜出來了，忽然虎吼一聲，向無十三撲了過去。

他的「虎爪拳」和他的混元鐵牌，同樣都是威震關東的武林絕技。

絕大師的臉色居然也變了，疾聲道：

「住手，快住手！」

他說得還是遲了一步。

馮超凡的身子已撲起，無十三身後那波斯奴的彎刀已出鞘。

刀光一閃，鮮血如亂箭般射出。

——只有一種方法能看出一個人肚子裏有沒有小狗，一種最原始，最野蠻，最殘酷的方法，一種只有瘋子才會用方法。

這個瘋子用出來了。

縱橫江湖三十年的馮超凡，竟沒有避閃這一刀，開膛剖腹的一刀。

× × ×

每個人臉色都變了，有的人已忍不住在嘔吐，有的人向外逃竄，有的人向前猛撲！

無十三還在吃吃的笑，笑聲瘋狂詭秘而悽厲，無論誰只有聽過一次，一輩子都忘不了。

刀光還在不停的閃動，一刀就是一條命。

沒有人能避得開這波斯奴的刀，因爲他一刀劈來時，已經先有一枚黑石飛過來，是從無十三手裏飛過來的。

無十三以中指彈黑石，風聲一响，黑石已打在對方的穴道上。

能够避得開的只有絕大師和鐵震天，但是他們也沒法子逼進那張胡床。

刀光和血光已封住了他們的眼。他們幾乎已看不見無十三的人在那裏。

就在這時，他們看見了馬如龍。

× × ×

馬如龍衝入了刀光和血光。

他不是來送死的，他是來救人的，雖然他自己也沒有把握全身而退，但是他一定要冒這個險。

沒有人能拉得住他。

他寧死也不能坐視這種殘殺繼續，他一定要把能够救出來的人全都救回來。

在這一瞬間，他根本沒有把自己的死活放在心上。

× × ×

他沒有死，他知道他自己沒有死，而且救了幾個人回來。

但是他衝回雜貨店時，已精疲力竭，一進門就已倒下！

× × ×

他出生入死，拚了命去救回來的人是誰？

（本章終）

▲裁縫、胭脂、花轎

（一）

馬如龍醒來時，所有的聲音全已靜止，天地間又變爲一片死寂。

他已經被人抱入了裏面的一間房，躺在屋裏僅有的一張床上。

這是他第一次睡上這張床。

謝玉崙就在他身旁看着他，屋子裏只有他們兩個人。

馬如龍勉强對她笑了笑，立刻就問：「人呢？」

「什麼人？」

「我救回來的那些人。」

謝玉崙沒有回答，却反問他：「你知不知道你救回來的是些什麼人？」

「我知道，」馬如龍說：「鐵震天是跟我一起回來的。」

「除了他還有誰？」

「還有絕大師，」馬如龍的神情很平靜，「絕大師跟我們一起回來了。」

他說得很平靜，謝玉崙却顯得有些激動：「你自己知道你救的人是他？」

馬如龍笑笑：「我怎麼會不知道？」

他居然笑了。

爲什麼總是有些人能在最不應該笑的時候笑出來？

「你知道？」謝玉崙顯得更激動：「你知道他就是把你逼得無路可走，一心想要你這條命的人，你居然還要救他？」

「我救的是人，」馬如龍道：「只要他是人，我就不能看着他死在那瘋子手裏，不管他是我的朋友，還是我的仇人都一樣，不管他是什麼人都一樣。」

謝玉崙用一種很奇怪的眼色看着他，看了很久才問道：「你說的是眞話？還是故意做給我看的！」

馬如龍沒有回答這問題。

他拒絕回答。

「你是眞的，」謝玉崙道：「因爲你剛才眞的是在爲他拚命！」

她忽然嘆了口氣：「我本來實在不能相信你是個這麼好的人，但是現在我已經不能不相信。」

（二）

絕大師一直靜靜的站在角落裏那個擺雜貨的木架旁，自從他進了這家雜貨店，就一直站在那裏，沒有動，沒有開過口。也沒有看過別人一眼。他的身上已有血污，衣衫已破碎，而且已受了傷。

但他却還是能够保持冷靜鎮定。

跟他同時回來的，除了鐵震天外，另外兩個人本來應該是他的同伙。

但是這兩個人却好像根本沒有看見他這麼一個人，好像只要一走近他，就會被傳染上什麼可怕的致命瘟疫。

他們當然都知道這雜貨店裏的人，都是他的死敵，他們都不願被他連累。

絕大師也沒有去看他們，眼睛裏空空洞洞的，彷彿什麼人都沒有看見。

第一個說話的是大婉：「我知道你留在這裏一定也很難受，可是只要你願意留下來，我們也絕不會趕你走。」

絕大師仍然保持沉默。

大婉却又道：「你是不是有什麼話要說？」

「是的，」絕大師忽然開口：「可是我要說的話，只能對一個人說。」

「誰？」

「馬如龍。」

× × ×

小屋裏凌亂而簡陋，大婉就在這小屋裏躭了將近四個月。

現在屋裏只有兩個人。

絕大師終於單獨和馬如龍相見了。

「這次是你救了我。」他說：「如果不是你，我絕不會到這裏來，如果不到這裏來，我一定也像別人一樣死在外面。」

他慢慢的接着道：「但是我絕不會因此而放過你，只要我不死，你也沒有死，我還是不會放過你的。」

馬如龍笑了笑，淡淡說：「我救你並不是要你放過我，否則我又何必救你？」

絕大師道：「只不過，那都是以往的事。」

馬如龍嘆了口氣：「不錯，不管你以往要怎麼樣對我，都沒有什麼關係，因爲我們很可能全都活不到明天。」

「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死。」絕大師道：「裁縫還沒有到，脂粉也沒有送來，那個瘋子暫時還不會闖進來的。」

「但願如此。」

「一定是這樣子的，」絕大師道：「我瞭解那個瘋子，他已經把我們看成網中的魚，已經不會急着要我們的命。」

他又道：「所以我們說不定還有機會能逃出去，所以我才要來告訴你，不管你我以後是友是敵，在這段時候裏，我辛絕子唯你馬如龍的馬首是瞻，我這一生中，

練拳必須對拆

麥海雲

一個喜歡練武的人，除了依照師傅教授的各種拳脚，還要跟師兄弟對拆，然後使自己的武功更加實用，缺少了這一點，就算他的功夫練習得更加純熟，拳快如風，一旦交手，仍是無法保證他擊倒對方的。

最好的比喻就是在球場競技，不管那一類球賽，當然是希望搶先接球的，足球或籃球俱是如此，但在事實上，眞正能够搶球的球員，並非很多；他們一定身經百戰，有了經驗，然後能够走空位，出脚快，那雙手也在伸出去的時候剛剛符合當時要求，才有機會捉住那一個球。

倘若你明白這一層道理，你就會進一步的獲悉何以練習西洋拳的人，十居其九要練習打跳起來的一個球，既然發拳準確，而且閃避適當，除非這樣做，否則，落場交手輸多贏少。

日本的空手道，到了較高的階段，便要徒手對打，他們總是很堅決的保持一個原則，發拳一定要跟對方臉孔，眼睛或重要部份相隔三寸，距離太遠；不能够得到績分，如果距離太近，僅有半寸，就算沒有打傷對方，也是扣分的；萬一打中對方一拳，使對方流牙血或者流鼻血，那就扣分更多了，原因是拳脚無情；可能發生嚴重的損害，再者，發拳的人如果對自己所發的拳沒有準確的估計，不知道是否一定擊倒對方，那是沒用的，故此、他們很重視對拆。

如果在對拆的練習當中，能够保持一定水準，知道發拳到了甚麼尺度，就保持對打的精神，沒有人受到損害，那麼，眞正落場打門，只要把這個尺度放長一點，每一拳都跟平時對拆之際的拳長過三寸，那就會很順利的擊倒對方了，故此，對拆不一定要眞眞正正擊倒對方，然後定輸贏，最重要的還是估計得準確。

中國的功夫分門別類，有許多種，所有門派到了較高的境界時，師傅就跟徒弟練習對拆，或者師兄弟一齊練習，不過，這種對拆跟空手道的徒手對拆並不相同，那是依照固定的形式由頭打到尾的，等於表演，有人認爲這樣做太過呆板，原因是兩個人在同一的門派學習拳脚，而且依照指定方式對拆，習慣成自然，萬一眞正打門，對方並非本門派的人，所發的拳脚大不相同，那就未必能够應付得來，故此，有一定方式的對拆，所獲得的效果比不上搏擊的對拆那麼有用。

這種說法是很對的，但仍不能抹煞本門的優點，事實上精於某一個門派的人，一旦落場交手，不管他爲了表演抑或眞的自衞，所施展的拳脚總是不脫本門範圍之內的，故此，他不必考慮對方是否在指定的方向發招，仍是依照本門拳脚打出，從這方面看，可以說，就算本門練習對拆，仍是有用，因爲出手踢脚，習慣之後，就會特別純熟，自然能够應付得來，不必再花腦筋去考慮用那一招去應付。

北方的拳脚往往在對拆中打得十分燦爛，甚至倒地打滾，兩人貼體相門，手和手纏在一起，仍有許多種變化，看來十分熱鬧，那是他們的拳脚當中加入了擒拿手的影响使然，事實上北方拳脚多數有擒拿手的意味，南方的拳脚就不一定如此，特別是蔡李佛，這一門的拳脚叫做甩手拳，從來沒有用手抓住對方的手臂，而且對方抓住他的時候，想盡辦法立刻脫手，絕不施展擒拿手的一招，故此，他們要是練習對拆，看來有如空手道；含有自由搏擊的成份。

南方任何一派的拳脚，特別重視橋手，即是說，左右兩手前半截的手臂，由手腕到手踭，應該特別堅强，不但可以擋格對方打來的拳，甚至可以擋開一條棍，橋手堅實如鐵，兩臂相交，不會發生痛楚，當然是佔上風的，否則，手和手相碰撞的時候發生劇痛，呆了呆，所有拳技都無法施展出來，故此，南方人練習拳脚，多數把橋手打擊木柱或者木人，同時發拳打沙包，認爲兩條臂膀要極端結實，同時要練習坐馬，馬步也十分結實，才有資格跟高手作戰。

南方人特別重視馬步，最大的影响可能是南方很多河流，往往在船上交手，馬步不穩，根本上就無法站在船上作戰的，因爲大船小艇行駛之際，總是搖搖擺擺，故此，他們十分重視馬步，這種看法便影响到南方人重視發拳多過重視一雙脚，只有在纏着打鬥時突然起脚，極少碰頭就用一雙脚上下翻飛的踢。

從未聽命於人，這次却是例外。」

馬如龍凝視着他，過了很久才問：「這就是你要來對我說的話？」

「是的。」

（三）

和馬如龍一起回來的，除了鐵震天和絕大師之外，還有兩個人。

其中一個是王萬武。

他有一條臂的關節已經被捏碎，但是他居然還沒有死在那柄別人都避不開的彎刀下。

大婉安排絕大師去見馬如龍的時候，他忽然問鐵震天：「我知道你有個兄弟落入了絕大師手裏，你難道不想知道他的生死下落？」

「我想。」

「你爲什麼不問？」

「我不能問，也不想問，」鐵震天道：「我怕他已經死在那和尙手裏。」

鐵全義如果已經死在絕大師手裏，鐵震天一定不會放過絕大師的。

「但是我不能殺他，」鐵震天道：「馬如龍既然已將他帶回來，我就不能再傷他毫髮。」

這時候大婉已經回來了，王萬武忽然對她說：「我也想單獨去見他。」

「去見誰？」大婉問：「馬如龍。」

「是。」

「你也有話要說？」大婉又問：「你要說的話，也只能對他一個人說？」

王萬武點頭。

他在點頭的時候，眼睛在看着鐵震天，因爲他知道鐵震天一定也有話對他說。

鐵震天果然已經在問他：「你知不知道你爲什麼還沒有死？」

王萬武知道。「我沒有死，只因爲你一直在保護我，我們以前雖然是對頭，現在你却好像已經把我當作朋友。」

「但是你要說的話，却只能對馬如龍一個人說。」鐵震天道：「你爲什麼不能够對我說？顯然你不信任我。」

「我信任你。」王萬武道：「只不過我更信任馬如龍。」

「你爲什麼要信任他？」

「因爲絕大師也信任他，」王萬武道：「絕大師是不是他的朋友？」

「不是。」

「一個人如果能讓他的仇敵和他的朋友同樣信任他，別的人怎會不信任他？」

鐵震天忽然大笑。「好，你說得好，」他用力拍王萬武的肩：「你去吧。」

（四）

馬如龍也想不到王萬武會要求單獨來見他，更想不到王萬武第一句話就告訴他一個秘密。

「我還沒有死，並不是因爲鐵震天在保護我，」王萬武道：「我還沒有死，只因爲無十三根本不想要我死。」

他接着又說出另一個秘密：「他的『彈指神通，飛石打穴』，的確已練到別人從未練到過的火候，他那波斯奴出手之快，的確也比別人快得多，只不過死在他們手裏的那些人，並不是完全死在飛石和彎刀下的。」

「不是？」

「那些人的死，只因爲那些人之中最少已經有一半被他收買了。」

王萬武又解釋：「譬如說，張三和李四是朋友，是一起來，張三已經被他收買了，李四却不知道，那波斯奴一刀劈下，李四就死在刀下，別人是不是會認爲李四的死，只因爲他避不開波斯奴那一刀？」

「是！」

「等到別人看見無十三彈指飛石時，是不是又會認爲李四的死，只因爲他被無十三的飛石打中了穴道？」

「是。」

「其實不是這樣的。」王萬武道：「其實他並沒被無十三的飛石打中穴道，而是被他的同伙在混亂中點了他的穴道。」

他又道：「我一定要來告訴你，因爲我已不想要你把無十三的武功估得太低，也不想讓你把他看成個神人。」

馬如龍當然要問：「你怎麼會知道這秘密的。」

「因爲我也被他收買了，」王萬武苦笑：「所以我才沒有死。」

「你爲什麼要把這秘密告訴我？」

「因爲我信任你，」王萬武道：「現在我已可確定，你絕不會出賣任何人。」

和馬如龍一起回來的，除了鐵震天，絕大師，和王萬武之外，還有一個人。

這個人年紀既不太大，也不太小，長得既不太英俊，也不太難看，穿着既不太華麗，也不太寒酸。

這種人你每天都不知要遇見多少個。

現在他還沒有死，也許就因爲他的樣子看起來太平凡。

只有少數人才知道「平凡」有時也是種很好的掩護，有時候甚至就是不平凡。

大婉無疑就是這少數人其中之一，她一直都在注意他，忽然問：「你貴姓？」

這個平凡人笑了笑，點點頭，又搖搖頭。

大婉又問：「你聽不見我說的話，還是不會說話？」

這個人的回答還是跟剛才一樣，還是對她笑笑，點點頭，又搖搖頭。

誰也看不懂他這是什麼意思，大婉也看不懂。

他的意思就是要讓人看不懂。

大婉忽然也笑了笑。

「你當然不會是聾了，也不是啞吧，你只不過不想把名字說出來而已。」

她淡淡的接着道：「我問你，你當然可以不說，可是等到別人問你的時候，你想不說恐怕就很難了。」

這個人忽然反問她：「你們是不是在等一個人？」

「等誰？」

「等一個裁縫，」這人道：「無十三派來替一位謝姑娘量新衣的裁縫。」

大婉盯着他。

「你怎麼知道無十三要派一個裁縫來？」大婉問：「你怎知道我們在等他。」

「我當然知道。」這個人說：「我還知道這裁縫現在已來了，不但把綢緞和胭脂都帶來了，而且還帶來了一頂花轎。」

「這個裁縫的人在那裏？」

「就在這裏，」平凡的人忽然露出不太平凡的微笑：「我就是這個裁縫。」

（本章終，全文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

魚躍鷹飛

蕭逸・文　盧令・圖

妄想作奇襲　險遭死亡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陽神君命座下四大弟子之一的谷天雨，接引西門擧護送四明山九代祖傳定風寶珠回山，詎知谷天雨另存機心，從西門擧手上騙過明珠欲逃，西門擧當然不肯放過，父子翁媳聯袂追截，然而谷天雨功力似駕西門擧之上，西門擧不特無能奪回寶物，更且爲谷天雨所傷，危急間突一白衣老人從天而降，把寶珠奪去，西門擧心急寶珠，不顧死活截擊，爲白衣老人擊昏，事後西門擧甦醒過來，見西門雲飛與谷天雨正坐榻前，不禁怒罵，西門雲飛婉言相勸，並說已與谷天雨商量過，將封珠老人底細摸清了——

「啊——？」西門擧神色一振道：「他是誰？」

谷天雨冷冷的道：「提起這個人，你老一定很清楚。」

西門擧一怔：「你早就認識他？」

谷天雨搖搖頭：「那倒不是，不過據我所知，這個人却是江湖上老一輩人中，一個最難纏的人物，你老當然知道——」

「他是誰？」

「這人姓崔，單名一個『奇』字。」

西門擧忽然全身抖了一下，雙目上翻道：「野——鶴崔奇？竟會是……他？」

「前輩說對了。」谷天雨嗒然道：「就是這個人——是個最扎手的主兒。」

西門擧長長的嘆了一聲，遂即不再說話。

西門雲飛在一旁眼巴巴的道：「爹，你老既然知道這個人，咱們就得快想個法子，把東西弄回來，要不然可怎麼向那位老前輩交差？」

西門擧嘆息一聲，苦笑道：「傻小子，你死了這條心吧，要是這個人眞是『野鶴』崔奇，那可就完了……這顆珠子就要不回來了。」

「爲……甚麼？」西門雲飛爲之大惑不解：「他到底是甚麼人……？怎麼我從來就沒有聽說過？」

西門擧一雙瞳子，緩緩由他臉上掃過，再次發出了一聲嘆息。

「眞是做夢也想不到。」他喃喃的道：「這個老怪物，居然還活着……他如果是意圖出山，我看這個天底下，是沒有人能够制服他了。」

西門雲飛呆了一下：「他眞有這麼厲害？」

「你那裏知道，」西門擧苦笑着搖搖頭，道：「完了，完了，原來是他……竟會是他……」

谷天雨冷冷一笑道：「前輩你也未免太過長他人志氣了，據在下所知，這個姓崔的，固然當得上是一世怪傑，可是倒也並不是眞的就沒有人敢碰他——」

「那麼你的意思是……？」

「在下認爲，眼前起碼就有兩個人可以對付他。」谷天雨接着皺了一下眉：「只是，不過……」

西門擧冷冷的道：「甚麼人？」

谷天雨吶吶道：「其中之一就是家師一陽神君——」

「嗯！」西門擧微微點了一下頭：「只是你師父能出來麼？再說，我看即使他能出山，也未見得就是崔奇的對手。」

西門雲飛忍不住道：「谷兄，你說的是兩個，還有一個又是誰？」

「這……」谷天雨偷眼看了西門擧一眼道：「……這個人，就是那位將明珠發還家師的那位老人家了。」

「哼……你說的都是廢話。」西門擧冷笑道：「我當然知道，問題是我怎麼有臉去見他？我怎麼給人家開口？」

谷天雨冷笑道：「醜媳婦難免見公婆，事到如今，又能够瞞得了誰？」

「哼哼！」西門擧頻頻冷笑道：「事到如今，你居然還有臉給我說這些？要不是你，豈能會生出這些事？」

谷天雨冷笑道：「那可不一定，這姓

崔的要是早有居心，我們誰又防得了?」

西門舉聽他這麼說，一時却是無言以對。

谷天雨察言觀色的道：「我師父那邊，目前不宜讓他知道，他那個脾氣前輩想必也是知道的……再說他目前身子骨也不俐落，我看只有前輩你出面去給那位老人家談一談了！」

西門舉道：「我沒臉見他！」

谷天雨道：「前輩可以把一切的過錯推在我身上，那位老前輩也就不會對前輩你有所責難了。」

一旁的西門雲飛點點頭道：「也只有這樣了，爹，我看事不宜遲，你老人家就勉爲其難，去找找他吧。」

西門舉長嘆一聲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只是，這位老前輩却是有名的不好說話，他與我二十年相交，情誼深厚，想不到第一次重任見託，即生出此事，眞叫我難以開口。」

谷天雨冷冷的道：「前輩這麼說可就錯了，這要看甚麼人，遇見了崔奇這樣的人，又能有甚麼辦法?」

西門舉無可奈何的又嘆了一聲，吶吶的道：「我臨行之前，在此老面前還誇下了海口，這麼一來，眞是人丟大了，萬一要是事傳一陽神君，只怕他也不會與我干休，我這又是爲了甚麼?」

一面說，他只氣得呼呼直喘，身上的傷也疼了。

西門雲飛，又好言勸了半天，才把他說服了，次日遂即起程，向來路上折回，去拜訪那個諱莫如深的武林前輩去了。

× × ×

夜晚——天黑得如同墨染的一般！

大風呼嘯着由瓦面上刮過去，瓦上的積雪被刮得紛紛濺起，打在窗子上叮噹作響，整個客舍在此風勢裏，被掀起一陣轟轟聲，眞有一點「天搖地動」的感覺。

郭彤倚着牀角坐着，兩隻脚插在厚厚的被窩裏，只覺得今夜出奇的冷，兩隻耳朵都凍痲了。

他掀開被子下了床，到一邊倒了一杯水，雙手捧着杯子，唏唏嚕嚕的喝着，這才覺得身上有一些暖意——桌子上有現成的餅，他撕下一大塊，儍子也似的吃着。

何以他會變得如此模樣?像是連這間客房的大門也不敢出一步?

從中午開始，他就把自己鎖在屋子裏——像是看見了鬼似的。

說眞的「鬼」他倒是沒有看見，却看見了一個比「鬼」更可怕的東西。

一個「人」！

那個他一想起來，就令他心驚肉跳的人——

「向陽君」金貞觀。

眞是連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居然會在這裏又遇見了那個活寃家。

情形是這樣的——郭彤中午吃完飯回來，在門口無意間發現到「單手托塔」西門舉一家人離店，記得來時，他們是騎馬，想不到離開時居然僱了一輛車，西門舉與他那個小媳婦沈雲英好像身上都不怎麼俐落，被摻上了車，他兒子西門雲飛一個人押着三匹馬，緊緊在車旁跟着。還有另外一個鬍子大漢（谷天雨）也跟在一塊，一行四人，像是有甚麼急事似的，上車的上車，上馬的上馬，要上路走了。

郭彤看得莫明其妙，心裏總算也鬆了一口氣，剛要轉身回店的一剎，就在這一剎，却被他發覺到「向陽君」那個魔王的到來。

那一剎，郭彤幾乎嚇呆了，設非他見機得早，馬上轉身進店，差一點就給對方碰了個「照臉」！

妙的是，他進來，對方「向陽君」也跟着進來了，敢情他也是來住店的，與郭彤住在同一個客棧之內！

從那個時候起，郭彤就開始了他兢兢驚驚，失魂落魄的生活，整個下午，他連這間客房的門也不敢邁出一步。

傍晚的時候，他喚來一個小夥計，打發他去爲自己買了幾個餅，順便問到了「向陽君」這個人，得到的結論是，對方果然在這間客棧落了脚，就下榻在前院東側一間客房裏。

由於「向陽君」奇特的裝束和他神威的造型，自他一踏入這所「快活齋」客棧之後，立刻驚動了所有的人，大家夥紛紛打聽這個怪人的一切，是以郭彤的詢問，並不會引起這個夥計的任何置疑。

郭彤原打算馬上離開，可是一來，日昨遇見的那個白衣老人，曾經要他不要離開，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什麼了要給自己商量！——

再者，他實在怕一出門就被那個向陽君給撞見，那可是無疑「飛蛾撲火」，自己千辛萬苦，好容易脫離了他的追殺，這一次碰上，再要想逃得活命，可就千難萬難了。

心裏愈想愈害怕，却又愈是忍不住好奇——

勉強在床上守了一個更次，他悄悄下了牀，決心要去探查一個究竟！——

這件事他可是一點也不能馬虎，當下換上了布鞋，把一雙褲腿緊緊的紮住，佩好了暗器革囊，把燈撥到最小，僅僅剩下豆大的一點燈光，這才拉開風門，來到了外面廊子上！

這一剎他心裏雖然十分緊張，可是却又有另一番意念，不禁暗自盤算着，如果機緣湊巧，自己乾脆就下手把這個人殺了，倒也是一了百了！永絕後患。

這個念頭不禁大大的鼓舞着他，一剎間使得他殺機猝起，反倒不似先前那麼驚慌失措了。

當下，他遂即內提眞力，順着廊子脚下，快步來到了前面那進院子。

這時天交四鼓，整個客棧內外，聽不見一點點聲音，冷風貼着雪面吹飄在人身上，簡直叫人打哆嗦——

郭彤站定了身子，就只見那一盞黃紙燈籠，掛在樹梢上，迎着風勢，滴滴溜溜的直打着轉兒，偌大的院堂裏看不見一個人影子！

由於有了前番窺伺西門舉失風之事，郭彤不得不抖擻起十分精神，當下貼着瓦簷一直前進，前行了百數十步，可就看見了側面的那一排房舍，這時候那排房子裏，尚還有兩間亮有燈光。

郭彤老遠的打量着，不祇一次的提息運氣，使得自己不沾一些浮力，這才向事

先打量好的向陽君那間房子行去。

他雖然在「達雲寺」未入門牆習技，但因爲早年曾經對武術下過苦功，輕功一門尤其不弱。

這一次他施展出「踏雪無痕」的功夫，果然甚見功力，即見人影連閃之下，已直落對方窗下。

他當然知道向陽君是何等角色，是以站立在雪地裏，一時連大氣也不敢喘，定了一會神，閉住了氣息，這才輕輕向窗前移近。

窗戶上糊的是桑皮紙，厚厚的不透一點風，郭彤伸出小指，以指尖沾了些唾液，輕輕在窗紙上點了一下，即現出了一個小小月牙缺口。

雖然是極爲細微的小小動作，在郭彤行來亦不能絲毫馬虎——他佇立窗前，先留神傾聽了一下，聽到一種奇怪的「吱呀！」聲！

等到他慢慢的把眼睛湊向紙窗，才看清楚了房中的一切。

顯然房中所顯示的一幕，使他爲之大大的吃了一驚。

黯淡的燈光之下，他就看見那個向陽君赤膊着上身，盤膝坐在牀上——

幾個月不見，對方所顯示的那種豪邁氣息，看來是有增無已，像是較之昔日更具有野性，臉上的鬍子也像是有很多天沒刮過了，黑糊糊一片，算得上根根見肉。

這麼冷的天，他非但赤裸上身，而且看來還顯得很熱，全身上下蒸騰着一片白霧，一顆顆的汗珠子掛在他臉上，整個軀體，連同着他那張臉顯示着一片紅光，乍看起來，眞不禁把人嚇上一跳。

這時就見他兩隻手不停的在胸前來回盤弄着，像是在滾弄着一隻大球——他必然是施展出全身之力，以致於每一盤動之下，坐下的木牀即發出「咯吱吱！」的響聲，就這樣他來回不停的兩隻手繼續盤個不休。

窗外的郭彤看到這裏，不着聲的悄悄後退了一步，心裏吃驚不小，僅憑猜測，他已經可以知道，對方正是在從事鍜鍊一種內功。

郭彤這一剎心裏眞是紊亂極了。

他仔細忖度着這個方向，算計着向陽君正是置身於自己正前方的畢直方位，由此而前，隔窗發出暗器必可使對方負傷甚或致命。

腦子裏一經着念後，郭彤立時殺機頓起。

當下探手自革囊裏摸索出一口薄刄飛刀，他雙手夾住刀身，長吸了一口氣，提運出全身勁力，貫注於兩臂之上，正待向正前方假設目標擲出飛刀。

就在這一剎那之間，陡然間身後一股疾風襲到。

郭彤簡直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只覺得頸子上一陣發痛，已吃那人抓住了後頸！——

耳邊上却聽得一個甚爲熟悉的口音道：「小子，看你是不想活了——快走！」

「快走！」二字，方才出口，整個身子已隨着那人猝然騰起的身勢，霍地騰空而起。

也就在這一剎，郭彤忽然發覺到正面向陽君所居住的那間房內，驀地燈光爲之熄滅。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他發覺到對方房中燈光乍熄的一瞬，他整個人身已隨着背後那人落足於高有三丈的一所樓廊之上。

隨着那人的手勢一帶之下，兩個人一起伏身地上，掩住了身子！

驚慌中，郭彤一打量身後那人，白髮白髯，一身雪白的長衣——敢情正是前所救助自己的那個老人，眼前，他顯然第二次的又救了自己。

「老前輩——你——」

才說了這麼幾個字，即爲白衣老人一隻手捂住了嘴，同時老人的另一隻手，用力的把他正想抬起的頭給壓了下去。

二人借以藏身的那個地方，正好是該處樓廊的一個拐角，面前有一根柱子，正可掩飾住二人的身子——

白衣老人雖說是技藝出衆，可是這一剎，也覺顯現出十分謹愼的神態，坐着的身子，緊緊貼着柱子，由下而上根本無法看見他的一鱗半爪。

反之郭彤，白衣老人二人却可以清楚的看見房中的一切，借着些微的一些兒燈光，郭彤才看見了院子裏的一切，由不住大大的吃了一驚。

——敢情那個向陽君，這時已霍然來到了院中。

他身上披着一襲黑色長衣，顯然已非赤裸之身，偉岸的身材站立在雪地裏，黑白分明，更似魁梧十分。

很可能他已經聽見了什麼聲音，一雙光華閃爍的瞳子緩緩的轉動着搜索着——

在他目光搜索之下，郭彤情不自禁的打了一個寒顫。

白衣老人也像是顯得很嚴肅，一聲不吭的，只是注定着對方直瞅着，臉上顯示着一種希冀驚詫的表情。

向陽君看着看着，忽然身勢轉動，在地面浮雪上踏行了一週。

他雖然體態健大，可是輕功甚佳，偌大的身子踏行於雪面上時，看來直如浮光掠影，絲毫不着於痕跡。

看到這裏，白衣老人情不自禁的爲之點了一下頭，臉上神情益加驚詫。

忽然，向陽君站住了脚步，就見他彎下身子來，仔細的在雪地裏搜索着什麼。

郭彤由不住略吃了一驚，情知對方必然搜索着雪面上的脚印——一時他的心由不住通通跳動不已，所幸方才他已經注意及此，是以在現身之始，即施展了「踏雪無痕」的輕功絕技。

可是，話雖如此，在向陽君精邃的目光注視之下，依然爲他察出了一些端倪。

——他顯然在窗前那塊地方，發現到了郭彤留下的一雙淺淺脚印，黑俊的臉上，隨即帶出了一片冷笑。

既已證明有人來過，向陽君可就不欲善罷干休。

就見他身形略閃，鬼影子也似的已掠上了自己下榻的那幢房舍屋頂之上。

夜風呼呼，吹刮得他身上那一襲肥大黑衫噗嚕嚕連連作響——站立在屋頂上，他一雙眸子更似顯得靈活十分，遠近樓舍，在他目光逼視之下，一一在眼。

白衣老人看到這裏，鼻子輕輕哼了一聲。

郭彤隨即覺出耳邊上响起了一絲細小聲音道：「這個人是個罕見的厲害人物，你要想辦法先轉回房去，我隨後就來。」

郭彤心中一動，正要站起，却又爲白衣老人按住。

「傻小子，不是這麼一個走法。」他顯然是以「傳音入秘」的功力，將話聲輸送到郭彤身邊：「等我用調虎離山之計，先將這個人誆離眼前，你就趕快乘機離開，進房以後，千萬不要出聲，熄燈就寢，我自會與你聯絡，你可聽清楚了？」

郭彤點點頭，表示一切遵命。

白衣老人這才將一隻手探出袖外，原來他手上早已備好了兩枚制錢，這時隨即將其中之一運用指力彈出，落於十數丈外瓦面上，發出了極爲輕微的一點聲音。

果然向陽君被那一絲聲音所吸引，身形幌處，捷若飛雲一片般的已趕了過去。

把握這一瞬之機，白衣老人用手在郭彤背上一推，示意他道：「快走。」

於此同時，他手上的第二枚制錢也已彈出，落處較第一枚制錢猶要遠上一程，「叮！」一聲，墜落於瓦面上。

郭彤在他一推之下，及時平身雙足用力，「嗖」一聲縱身而出。

借助白衣老人手上之力，足足飛出七八丈開外，落身於一株大樹之上。

對於向陽君，郭彤早已是驚弓之鳥，是以他身子方一落下，隨即快速的彈起，這一次借助於樹枝本身彈力，一下子，足足把他身子彈起來八丈高下，忽悠悠的落向後院。

然而，向陽君却並非如他們所想的那般愚蠢！

就在郭彤身子一落下的同時，面前人影猝閃，向陽君已然去而復返——

想是他已發覺到自己可能受騙，壯大的軀體一經落下，緊接着再次騰起來，起落之間，有如巨鷹翻雲——「呼！」一聲，已落身於郭彤先時所藏身的那處樓廊之上，身法之快，眞令人不及交睫。

是時郭彤雖然事先得以僥倖脫身，現場的白衣老人却依然守身廊角。

其實白衣老人所以把郭彤先行遣離，未始不心存着會一會向陽君這個奇人。

白衣老人既然心存此意，對於眼前向陽君的來到便有一番躍躍欲試——

是以，就在向陽君身子方一踏落樓廊的刹間，白衣老人首先已發動攻勢。

帶着一聲長笑，白衣老人如同飛雪一片，倏地直襲向來人向陽君身前，後者幾乎還沒有弄清楚方向，白衣老人已發動了凌厲的攻勢。

一團白影，夾着大股的袖上風力，「呼——」一聲，直往向陽君臉上拂來。

前文亦曾敍述過這個白衣老人一鱗半爪，得悉他即爲多年前隱姓不出的風塵異人——「野鶴」崔奇——

此人之功力，尙可由他在對付西門學，谷天雨等人時看出，確是有極高造詣，尤其是[illegible]袖子上，簡直有令人出乎意外的功力。

這時面迎着向陽君的突然來到，「野鶴」崔奇的一雙大袖同時揮到，整個樓廊在他雙袖凌然巨力之下，發出了轟然一聲大响，整個樓舍都大大爲之震動一下。

向陽君似乎也不曾想到對方有此一手，加以對方功力是如此猛勁，一任他身懷不世絕技，倉促面臨之下，亦不禁大大吃了一驚。

面迎着「野鶴」崔奇的進攻身勢，向陽君偌大的身子霍地向後一倒，樓板咯吱吱一陣疾响，樓舍再次搖幌動了一下，向陽君的身子遂即被迫得倒穿了出去！

「野鶴」崔奇一出手之下，即將對方擊退，樣子顯得甚爲得意——

他長衣飄飄，極是瀟洒從容的站立在樓廊之上，等待着對方再次的攻勢。

果然，向陽君心有未甘，去而復還，一去一回，風掣電馳，人影乍閃，已再次登上樓廊！

——他足下一沾着地面，已經看見了長衣飄飄，站立在樓廊正中的「野鶴」崔奇。

彼此都當得上是武林中難得一見的奇人，四隻眼睛初一接觸，也就大致的摸清了對方的底細，彼此心裏都存下了相當的戒心！

向陽君一連向前踏進了幾步，白衣老人——崔奇絲毫也不退縮。

「閣下——」他抱了一下雙手：「幸會了。」

向陽君睜大了眼睛：「你是誰？方才站立在我窗前的人就是你麼？」

「野鶴」崔奇點點頭道：「不錯——只是隨便走走，並無打擾閣下之意！」

「哼！說的好！」向陽君冷冷一笑：「事實上，你却是打擾我了。」

崔奇「赫赫」一笑道：「閣下功力不凡，老夫好不欽佩，如有冒犯之意，那也是老夫心存欽佩，將閣下誘出，萍水論交而已。」

向陽君那張盛氣凌人的臉上，忽然現出了一絲笑容：「說得好！」

說了這句話，他臉色陡然一變，冷冷的接下去道：「——只是這恐不是尊駕你的眞心誠意吧！」

「嘿嘿！」崔奇向前面邁了幾步：「年輕人不要動不動就盛氣凌人，老夫確實是一片眞心，閣下莫非對老夫這個陌生人還有什麼見疑之處？」

向陽君冷哼了一聲道：「但願你言出由衷，否則的話，我看你難以逃出今夜之危。」

崔奇「呵呵」一笑道：「年輕人，你一向都這麼自負麼？須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呀！」

向陽君點點頭：「用不着你來教訓我，這些話我都懂得，請教——」

一邊說，他抱起了雙拳。

崔奇搖搖頭道：「不不不，老夫正有向閣下請教之意！能有閣下這身功夫的人，在武林中當然絕非是無名之輩。」

向陽君道：「我姓金，金貞觀，冀州人，老人家該你的了。」

崔奇猝然間吃了一驚，輕輕的「啊！」了一聲，一雙眸子，在對方臉上打了個轉，抱拳道：「失敬——失敬，原來閣下就是新近出道，名滿天下的『向陽君』，幸會——幸會。」

嘴裏說着，老頭兒着實吃驚不小。

「久仰閣下前此在『南嶽』論劍時，技壓羣雄，一枝獨秀，新領了武林權杖，已是譽滿乾坤的當今武尊，呵呵……當眞是來頭不小！」

一面說，這個老頭兒連連抱拳，向對方打躬不已。

向陽君輕哼一聲道：「聽足下口氣，大有不服之意，金某人此次出道，有會盡天下武林同道的決心，老朋友，你報上個萬兒吧！」

崔奇搖搖頭道：「那倒不必，老夫這個名字一來不怎麼响，再者不說也罷。」

鼻子裏哼了一聲，崔奇繼續道：「聽閣下之言，倒是無獨有偶的與老夫此行宗旨相彷彿，也罷，咱們就來個不打不相識吧！」

說到這裏，脚下一連向前踏進了兩步，右手駢中食二指，向着向陽君右脇下就點。

一股尖銳風力，隨着他遞出的指尖，突地直向着向陽君「中乳穴」上點到，眞有洞石穿木之勢！

「向陽君」神色微微一變，他已斷定出對方顯然不是好兆頭，只是這個節骨眼上，尤其不便向對方示弱。

鼻子裏哼了一聲，向陽君突地凹腹吸胸，把上胸吸進了一半尺，同時右手輕起，用「金切手」的招式，直向着對方白衣老人崔奇那隻手上切去。

崔奇冷笑道：「好！」

他手掌倏翻，巧運姆食二指，向着「向陽君」曲尺穴上就拿。

二人手掌很快的交接在一塊，一合即分。

整個樓舍爲之「轟隆！」大大的震動了一下。

「野鶴」崔奇足尖輕點，斜着身子穿了出去。

「姓金的——你這裏來——」話聲出口，起落之間，已撲向樓下院中！

向陽君「哼！」了一聲，壯軀起處，飛星天墜般的落了下去，看起來二人落勢像是平排同墜。

待到雙方身子一經站定，却成了臉對臉的照面！

「老頭兒，你欺人太甚！」

話聲出口，向陽君身軀霍地向下一坐，右手五指箕開，用「五指燈燦」一式絕招，陡地直向着「野鶴」崔奇臉上擊了過來。

崔奇啞聲笑道：「好招！」

他不退反進，身軀霍地前挺，右掌也學樣的張開五指，驀地用力擊出。

只聽得「叭！」的一聲，兩隻手掌竟然迎在了一塊，十指力合之下，兩隻手掌緊緊相貼着。

彼此的身勢，都似乎搖動了一下，却是不相先後的俱都保持着平靜。

如果僅僅只由他們相接的一雙手掌上，簡直看不出什麼名堂，然而如果能够注意到他們佇立在雪地裏的一雙脚步，顯然就大是不同。

前文亦曾提到過，這裏地面上積滿了落雪，而眼前二人雖自高樓躍下，雪面上却並沒有留下什麼顯着的痕跡。

——而眼前，他們雙方對面而立，更像是身輕似羽，四隻脚浮立在厚厚的雪面上，足下白雪不驚更不曾陷下絲毫足印。

只要觀察到他們彼此這一身輕功，當可知道這兩個人一身內功已至「登峯造極」地步。

兩隻手掌兀自緊緊相貼着。

崔奇臉上顯現着一絲微笑，一雙細長的眸子瞇成了兩條縫，却由那雙細縫裏閃爍出灼灼精光。

向陽君却是表情儼然，絲毫不現於形色。

這個樣子，他們足足相持了有小半盞茶時間之久，忽然，他們雙方同時把身子向下一矮，像是彼此商量好的一樣，同時把手掌撤了回來。

激烈的戰鬥，就在這一刹間，展了開來。

向陽君往左面轉——

崔奇向右面旋——

兩個人在疾轉一圈之後，倏地會合在了一塊。

向陽君猝然雙手齊開，拉開了「大鵬雙展翅」的架式，崔奇右手直豎起來，比了個直劈之勢。

兩個人不等招式遞出去，却忙着各人又收回來。

「野鶴」崔奇一聲低叱，霍地向前一個躍進，下身盤足——「唰！」一脚直向着向陽君足踝上掃去。

向陽君騰身躍起——一拔數丈。

「野鶴」崔奇緊跟着亦拔身而起。

夜空裏，兩個人就像是衝霄而起一雙大雁。

霍地，他們雙方迎在了一塊，淡月稀星之下，一陣子糾纏疾滾，大星飛墜般的直落下來。

在將落未下的一刹之間，他們竟然相繼向對方發動出快速的殺手，各人都約莫遞出了六七招之多。

——緊跟着二人同時落了下來。

像是分飛的一雙燕子，一個東，一個西倏地分了開來，這一次接觸，似乎是頗具實力的一次接觸，一待他們分開來，就不曾再會合。

兩個人站立的方法，恰是這片場地的兩個邊端，雙方距離，約在六七丈左右——他們遙遙的彼此互望着，誰也沒有先開口說一句話！

甚久之後，「野鶴」崔奇才緩緩的抱了一下拳：「領教了——」

向陽君緩聲道：「好說——足下功力之高，是我此次中原之行，所遇見最爲傑出的幾個人之一……」

才說到這裏，「野鶴」崔奇忽然仰面向天，「呵呵！」笑了兩聲。

向陽君神色一凝，道：「足下因何發笑？」

崔奇笑聲一歛，道：「金小友，你對老夫的盛譽，却是大大的不敢當。」

他面色一整，冷峻的道：「老夫對於你此行也略有所聞，希望你在這兩湖地面上僅廝過境而不會盤桓甚久，否則只怕彼此有點不大方便。」

向陽君冷哼一聲道：「聽你的口氣，想必是不容我在此立足了？」

崔奇嘿嘿一笑道：「不錯，就是這個意思。」

向陽君神色一凝，搖搖頭冷笑道：「不，金某人生平有一忌諱，那就是絕不受人要脅。」

「這麼說，你是存心要與老夫鬥一鬥了？」

「老人家你看着辦吧。」

「你不妨再想想清楚，」崔奇冷冷笑道：「這漢中地面上，是容不下你這一號的！」

向陽君搖搖頭，道：「我看還不至於吧！」

「我給你三天的時間，」崔奇冷森森的道：「小夥子，天下地方大的很，你還是到別處去吧，這裏容不下你！」

「哼哼……」年輕人發出了一串冷笑，道：「那麼，我就多住一天，在這裏住四天。」

崔奇怔了一下：「好吧，四天就四天，我等你四天。」

「對不起！」向陽君改口道：「那我就住五天！」

崔奇挑動了一下眉毛：「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

「不！」向陽君道：「我是不見兔子不撒鷹！」

崔奇寒聲道：「這麼說你是要接着我的了？」

「隨時奉陪。」

「好……」崔奇怪笑了一聲：「你等着吧，我一定來。」

向陽君一笑道：「不僅是你的人要來，你的東西也不要忘了一塊拿來。」

崔奇頓時神色一震——

「啊——！」他倒退了一步，打量着向陽君，「看起來，你是有所為而來了。」

「這還用得着說嗎？」向陽君笑了一下：「如果金某人這雙招子不空，那件東西八成是落在了老朋友你的手裏，哼哼……老朋友，你怎麼拿的，我希望你怎麼給吐出來，我等着你。」

崔奇獰笑了一聲：「好，小子，你等着我的吧！我走了。」

霍地騰身而起，直由向陽君頭頂上掠了過去，却在經過對方頭上的一剎，驀地身子向下一沉，飛出右足尖，直點向陽君眉心「祖竅」。

這一手却是出人意料，又快，又準，又狠。

只是向陽君顯然巳經注意到了對方有此一手——

如此，就在對方快速的身手裏，即見他右手驀地向空中抬了一下，手指和脚尖，巧妙的一經接觸，二人遂即快速的分開來。

「野鶴」崔奇的身子，極其輕巧的巳經落在了對面瓦脊之上。

——他遂即發出了一聲狂笑：「好小子，眞有你的，你等着瞧吧！」

人影略閃，夜色裏巳有如長烟一縷，瞬息間巳自消逝無影。

「向陽君」微微呆了一响，冷笑一聲，遂即轉回房中。

× × ×

紙窗上有人輕輕彈了一下，郭彤應了一聲，匆匆上前打開來——白影略幌，崔奇掠窗而入。

郭彤遂即關上了窗戶。

崔奇的聲音說道：「點着了燈，不要緊！」

郭彤答應了一聲，呼啦！一下亮着了火熠子，頓時房子裏大放光明。彷彿看見那個白衣老頭臉色有異，一副盛氣凌人的樣子。

燈點着了，熄了火熠子。

郭彤退向一旁坐下來，道：「老爺子，你怎麼這麼久才來，莫非跟那小子照了臉了？」

「豈止是照了臉，」崔奇冷笑了一聲：「我們動了手。」

「啊！」郭彤吃了一驚：「你們動了手了？」

崔奇看了他一眼，點了一下頭。

——他抬起手來，指了一下桌上的瓦壺：「喂，給我弄碗水來！」

郭彤應了一聲，倒了一碗茶，雙手捧上。

崔奇接過了喝了兩口，放在桌子上，從身上摸出來一個木製的藥筒，拔開筒塞，由裏面倒出來一粒黑色的藥丸吞到肚子裏？

「你老這是怎麼了？」

郭彤在一旁看得有些兒震驚。

「沒什麼！」崔奇搖搖頭：「現在巳經不碍事了。」

他那一雙驚異的眸子裏，閃爍着熠熠寒光：「哼——我就不信……終日打雁會叫雁嘴啄了眼了。」

郭彤吶吶道：「老前輩，這個向陽君端的可不好惹！你老人家可要千萬提防着點兒。」

「向陽君？」崔奇偏過臉來打量着他：「你也知道他？」

郭彤苦笑一下：「知道他？哼——他就是燒成了灰，我也忘不了他。」

「嗯——」崔奇注視着他：「是怎麼回事？聽你口氣，你和他之間好像還有樑子？」

「唉……這個！」

提起這件事，郭彤可是感觸良多：「你老人家也就別問了，這件事可是說來話長，總之，我們是死冤家，活對頭，一照了面，非得死一個才成，這死人八成兒是我，他功夫太高，我簡直連他身邊也挨不上！」

崔奇翻了一下眼皮：「眞有這麼大的仇麼？」

郭彤又嘆了一聲，往事如烟，可眞應上了「不堪回首」那句俗話了。

「老人家——你們眞的了動手了？」

「那還假得了？」

「結果怎麼樣？」

「怎麼樣？」崔奇苦笑一下：「勉强稱得上『不分勝負』——來，小夥子，你把燈掌過來，瞧瞧我老人家這隻『尊足』看看要不要緊，你就知道了。」

一面說，他就把一隻右脚蹺高了。

郭彤莫明其妙的把燈掌近了。

崔奇噝着牙，先解開了緊束在足踝上的紮腿，脫下了布鞋，裏面穿着藍布長襪子。

「哼——好小子！」

一面說着，他往嘴裏面還吸着氣，那樣子像是忍着痛，等到他脫下了這隻襪子，郭彤嚇得手抖了一下，差一點把手上的燈都給砸了。

敢情崔奇那隻脚，整個的脚背上，都現出一片黑紫顏色，彷彿腫大了許多，脚面腫泡泡的，像是包着包水似的。

看到這裏，崔老頭子臉上驀地罩起了一片陰森，鼻子裏長長的哼了一聲，遂即把襪子又穿上。

「你老這是什麼了？」郭彤驚嚇的道：「受傷了？」

「嗯——」崔奇用手撫按着受傷的那隻脚，臉色出奇的難看，他不時的眨動着那雙眸子，像是在運思着什麼，却是一時想他不起。

郭彤由於對向陽君這個人，有着特殊的記憶，見狀頓有所悟——

「啊！」他吃了一驚，道：「看情形，你老人家大概是中了他的『太陽神功』吧！」

「太陽神功？」

崔奇顯然為之一驚。

郭彤連連點頭道：「老前輩你莫非還不知道？這個人最出名的功夫，就是太陽功——不過，奇怪……據我所知這門功夫，好像應該是在太陽底下才可以施展……怎麼會？」

崔奇道：「你說的不錯——太陽功！不錯——」

崔奇連連的點着頭，一剎間像是茅塞頓開——

他冷笑了一聲，點頭道：「天底下也只有這種『純陽』的功力，能够破我的『混元眞氣』，我原先還在納悶，你這麼一提，倒是解開了我這個謎結了。」

郭彤怔道：「可是太陽功，不是必須要在太陽底下才可以施展麼。怎麼——」

崔奇搖搖頭：「不然，你是知其一不知其二！」

——他冷笑一聲，喃喃唸道：「晝吸日菁，蓄之海底，可暖百穴，雖隆冬寒夜，赤膊去衣而不覺其寒，用以制敵，枯其精脈，凝其血，以摧其五行可以制死。」

說到這裏，他忽然頓住了話聲，點點頭苦笑道：「……這就不錯了，這就是太陽功，運之於掌謂『太陽掌』，運之手指曰『太陽指』——」

倒抽了一口氣，他咬了一下牙，又道：「好厲害的『太陽指』！老夫今夜總算見識了。」

郭彤驚道：「要不要緊？」

崔奇苦笑道：「無妨——要是換在另一個人，只怕這時也巳無命，而我練有『洗筋易髓』之功，倒可以平安無事，哼哼！這一點也許是那個向陽君事先沒有想到的！」

郭彤總算把懸着的一顆心放了下來。

「可是……你的傷……？」

「這只是一時氣血不暢，為他純罡指力傷了我的『鷹白』穴門，他雖施展了太陽功力，却並沒有能收到他所預期的效果，不過——」

微微一頓，他長長的嘆息了一聲，又道：「話雖如此，這個向陽君的功力着實了得——眞可以稱得上是我生平第一大敵了……」

一面說，他頻頻冷笑不巳，遂即端起了面前的一碗白水，一飲而盡——

「小夥子，」他把身子倚向牆角，吶吶道：「你可是看見了吧！這個天底下，到處都有能人異士，你厲害，人家比你更厲害……老夫這一次出來，總算遇見了厲害的對手——哼哼！」

一連哼了幾聲之後，他瘦削的臉上，却又帶出了一抹欣慰的微笑，像是「向陽君」這個人適時的出現，正好符合了他潛在的願望似的。

郭彤甚為担心的道：「這個人心狠手辣，什麼事都做得出來，老前輩你對他可要千萬小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看你老人家不如還是忍下這一口氣算了。」

崔奇冷冷一笑道：「你知道什麼？其實我與他並無仇恨，只是遇上了，總要見個眞章兒。」

微微頓了一下，他吶吶的道：「我巳經給了他四天時間，四天之內，他要是能知趣的離開漢陽，我也就省了事，絕不會去找他麻煩。」

郭彤皺了一下眉：「可是他要是不離開呢？」

「那他是存心給我過不去，說不得我們就得見個高下了！」

郭彤道：「可是，你老人家有把握勝得過他麼？」

「這個！」崔奇冷冷一哂道：「到時看吧，現在還不知道，到底鹿死誰手。」

郭彤聆聽之下，遂即不再說什麼，一雙眸子，却緩緩在對方的臉上轉着，心裏情不自禁的暗忖着：「這個老人家到底是誰？看他武功的確不弱，即使較之巳死的『靜虛』老方丈，也不遜色，說不定向陽君此行遇見了他，才算是遇見了眞正的對手——」

轉念又想：「——說不定這個人武技高超，向陽君並不一定能勝過他，果然如此，豈不正合了我的心願？我又何必苦苦予以阻止？」

這麼一想，覺得甚是有理。

然而，有些話他却不得不予以點醒。

「老前輩武功蓋世，說不定對方向陽君這個人不是你老人家對手，只是……」

略一猶豫，他遂即接下去道：「你老人家也許還不知道，巳經有很多武林中頗負盛名的人，都巳經喪生在此人的雙掌之下，老前輩，你可知道麼？」

崔奇怔了一下，道：「啊？」

可是接下去，他臉上情不自禁的現出了一抹冷笑。

「頗負盛名的人？」他冷笑着搖頭道：「一個眞正身懷絕技的人，絕不可能享有很高的名望，反之，那些並無什麼眞實武功的人，却能沽名釣譽，得享大名，這道理很簡單，就如同兵法所云的『善戰者無赫赫之功』那句話的意思是一樣的。」

郭彤點點頭道：「你老人家說的不錯，但是並非沒有例外，否則也就沒有『實至名歸』這句話了。」

崔奇一笑點頭道：「說的好，我們且不要再為此爭執，你剛才說到幾個頗有盛名的人，喪生在向陽君手裏，這幾個人都

是誰？」

郭彤想了一下道：「據悉死傷在向陽君手裏的人數極多，只是對我却沒有什麼印像，我所知道的，只是他在洞庭岳陽一個地方的作爲。」

崔奇點頭道：「岳陽府確是藏有幾個能人異士——莫非竟聽任這個小輩如此胡鬧不成？」

郭彤道：「你老說的那幾人是誰？」

崔奇閉上雙眼道：「『蒼海客』齊天野該是一個具有相當實力的人了，據我所知，他在洞庭以西盤踞了相當長的時間，目前也必不會離開。」

郭彤一笑，道：「除了這位老前輩，你老認爲洞庭地面上，還有些什麼能人異士？」

崔奇點點頭，神秘的笑了笑道：「當然還有，還有一個人……只是這個人是不會輕易再問外事罷了。」

郭彤道：「這個人是誰？」

崔奇搖搖頭道：「不說也罷，對方既巳心存避世，不希望世人再聽到他的名字，我也就不必再說他了！」

郭彤怔了一下，遂道：「那麼，除了這個人之外，你老人家看看三楚地面上，還有些什麼能人異士？」

崔奇一隻手抬起來，輕輕捋着下頷上一綹長髯，點了一下頭道：「這個……據我所知，好像還有盛家兄弟兩個！武功都頗能自成一家，如這幾個人肯爲正義挺身而出，那麼向陽君必將不能爲所欲爲。」

郭彤搖搖頭道：「不見得！」

崔奇十分奇怪的轉臉看着他，問：「怎麼？」

郭彤冷冷一笑道：「看來老前輩確實避世甚久，居然連最近江湖上所發生的大事都不知道——事實上，你老人家以上所提到的三個人，如今都巳作古，不在人世了。」

「啊——」崔奇吃了一驚：「難道說他們都死了？是怎麼死的？」

郭彤冷冷的道：「死因相同，俱都死在同一個人手上，——這個人你老人家自然是可以猜想得到的。」

崔奇臉色忽然間爲之大變——

「什麼？……你的意思，難道說，他們三個人，是死在向陽君……那個小輩手上？」

「老前輩說的不錯。」郭彤冷笑着接下去道：「事實上確是如此！」

「這……」崔奇搖搖頭：「我還是不敢相信！」

「事實俱在，你老人家豈能不信？」郭彤振振有詞的道：「你老人家如果到岳陽地面上走上一轉，就會發覺到那裏處處張貼有緝拿向陽君的公文告示，上面對於你老方才提到的三個人死因記述甚詳，自然是千眞萬確，再實在也不過的事了。」

崔奇聆聽之下，神色微微變了一下，半天沒有說話——

甚久他才搖了一下頭，吶吶道：「果眞如此，這個向陽君實在是太過厲害了，只是又爲什麼要那麼做？」

郭彤冷笑道：「後輩猜想，不過是武林中的『逞强鬥狠』而巳，這個人似乎想殺盡天下所有的英雄好漢，有意要獨步天下，成名立萬！」

「哼！」崔奇緩緩點了一下頭：「也許你說的不錯，也許他正是這個意思！如果他眞有此意，他將會遭遇到意想不到的阻碍和困難！」

微微頓了一下，他遂即又接下去道：「……就在岳陽附近『西塘』，那裏住着一個人……一個少見的奇人，向陽君如果驚動了他，嘿嘿！可就有他的好看。」

提起了這個「奇人」，崔奇臉上現出了一種默默的痛苦——那是混合了「歉疚」與「懷念」的綜合表情！

說到這裏，他情不自禁的發出了一聲嘆息——一種漠漠惆悵和淡淡輕愁籠罩之下，他忽然變得心事重重而不開朗了。

聽到了「西塘」這兩個字，郭彤顯然爲之吃了一驚，想到了師門「達雲寺」的猝經劇變，老方丈以及各堂長老的死，他的心就像忽然壓上了一塊沉重的鉛塊那麼重。

「你老說的是『西塘』？」他奇怪的問崔奇道：「西塘住着一個甚麼人？」

崔奇搖搖頭，大有欲語還休的意思：「我說過不提他，結果還是又提到了他……唉……事實上，我這個老朋友巳非塵世凡俗之人，他目前巳是一個出家人了。」

「啊——」郭彤幾乎驚的由位子上站了起來：「出家人？……莫非你老說的這個人，是『達雲寺』的靜虛老上人！老方丈麼？」

崔奇目光一凝道：「你怎麼會知道這個人？」

郭彤怔了一下，苦笑道：「我怎麼會知道？……老前輩，如果我告訴你那位靜虛老方丈曾是我的師尊，你會相信麼？」

「這——？」崔奇搖搖頭，說道：「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是靜虛老和尙的弟子，你今天的身手必然巳是相當可觀了。」

郭彤苦笑了一下：「你老說的不錯，按常情來說，事實確是應該如此！只是却也有出乎常情的時候！」

「那是因爲甚麼？」

「因爲我入門太晚！因爲老方丈的提前故世！」

「提前……故世？」崔奇幾乎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朶，一雙白眉連連眨動了幾下：「你說甚麼？」

郭彤嘆息了一聲，苦笑道：「老前輩，你說那位『靜虛』老方丈，他老人家巳經死了，這件事莫非你老人家也沒有聽說過麼？」

一陣蒼白，快速的由崔奇臉上閃過，郭彤很清楚的看見他兩處太陽穴上的青筋跳動——這一刹對着他來說，不啻是「五雷擊頂」。

足足有一段很長的時候，他一句話也沒有說。

然後他那雙看來無精打采的眸子，才緩緩的移向郭彤：「小夥子，你別是在信口胡說吧。」

郭彤搖搖頭道：「天下最無聊的人，也絕不會拿別人的生死來開玩笑，更何況靜虛老方丈是我最敬重的師尊，我豈能信口胡說？」

崔奇凝目注視着他，忽然嘆息一聲，

點點頭不再言語。緊接着他又垂下頭來。

忽然他的雙眉一挑，用力的在桌子上拍了一下，發出了「叭！」的一聲，桌上的那盞油燈驀地跳了一下。

「老和尙你死了？」

聲音吵啞，却傾瀉着無比的憤態，那雙眸子裏這一刹更滾動着說不出的淩厲猙獰。

然而，這股氣勢，却並不能維持很久，緊接着他遂即垂下頭來，臉上的憤怒神采一刹那爲之消逝，緊跟着却又變成了無比的悲傷，垂掛在他雪白的鬍鬚上，老年人的悲傷，看來更增斷腸。

郭彤不禁爲對方這種大異尋常的舉止，驚得呆住了，崔奇這番舉止確是發自內心，絲毫不會有做作的成份在裏面。

然而當他目光再次接觸到郭彤時，才恍然由睡夢中驚醒，而又回到了眼前現實了。

「小夥子！」他臉上綻開了一絲苦笑：「你不要笑我的失態，如果你是我，只怕痛苦更不能自禁……唉……想不到我短短二十年不履江湖，竟然會發生了這麼多想不到的變化。」

說到這裏他緩緩由位子上站起來，一直走到窗前，推開了窗戶——一股冷風吹進來——他把自己浸浴在冷風裏，一直過了很久，才回過身來。

「這事發生多久了？」頓了一下他才改口道：「我是問你老和尙死了多久？」

郭彤想了一下道：「有三個月了。」

崔奇點點頭：「他是怎麼死的？」

「是——是被人殺死的。」

崔奇冷笑了一聲：「甚麼人？難道說又是向陽君這個小輩？」

「不錯！就是他！」

崔奇陡然一震，兩道白眉倏地直豎了起來。

他搖搖頭道：「不——這一次我可不相信你說的話了。」

郭彤望了他一眼：「爲甚麼？我說的句句實言。」

「哼！」崔奇冷哼了一聲：「我對於老和尙的武功再清楚也不過，他那一身內外功力，只怕當今天下，很難找得出三四個人是他敵手，向陽君即使練有『太陽掌』至陽至罡之功，也難以是他對手，他又怎麼會反倒喪生在對方這個小輩之手？」

郭彤嘆了一聲道：「老方丈一身武功，的確是當世罕見，然而向陽君的武功却也有令人難以忖測之高奧，否則老方丈也就不會喪生在他手上了。」

崔奇哼了一聲淩然道：「我不信。」

他轉了個身子，重重的就在一張木椅上坐下來：「你說得清楚一點。」

郭彤嘆了口氣，一雙眸子轉看向桌子上的那盞燈，跳動的燈焰，炸開的燈花，一刹間，把他帶回到昔日『達雲寺』的痛苦回憶之間。

「這件事說來話長。」他喃喃的道：「我只能長話短說，事情的起因，是因爲向陽君在岳陽的大開殺戒，而遭到了官府的問津，有一位府衙的大班頭『鐵掌』劉剛，他與老方丈頗有素緣。」

崔奇聽到這裏，搖搖頭岔口道：「老和尙吃齋唸佛之人，怎麼會與六扇門裏的人交往？這一點有欠情理。」

郭彤苦笑道：「這一點後輩也是百思不解，不過自從後輩進入達雲寺之後，短短年許時間，那位岳陽府的劉大班頭，確是常常前來拜訪老方丈。」

「老和尙可曾見他？」

「老方丈原本是不接見外客的，可是對於這個人，却像是破格相待……好像老方丈有不得不對他相見的特別苦衷，這一點就非後輩所能想得通了。」

崔奇想了一下，忽然「哦——」了一聲，點點頭道：「我明白了，想必是老和尙當年爲俗時，曾有幾樁不小的案子，落在了這個鷹爪子的手上，如今他雖然落髮出家，那捕頭仍如此常來困擾於他，哼哼！老和尙這麼一來，可是爲自己惹下了麻煩了，又該如何講？」

郭彤苦笑道：「詳情是否如此，後輩就不知道了。」

「你當然不會知道，當年老和尙稱雄武林耀武揚威時，只怕你還沒出生呢。」

微微停了一下，他看向郭彤道：「好吧——你再說下去——」

郭彤點點頭，繼續說下去道：「——向陽君在岳陽殺人之事，我們在廟裏也所聞不多，只是知道那個劉捕頭曾經到廟裏求見老方丈，請他老人家出山，主持正義，乃爲老方丈所拒絕。」

崔奇點點頭道：「這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後來呢？」

「後來情形就不同了。」

說到這裏，郭彤也就不得不繼續說下去——

「那一夜，老方丈事先由卦上測知，知道有一步浩刦面臨，並測得當夜有人要登山造訪，於是就差人事先在廟外等候，果然，到時候就來了三個俗客。」

崔奇一怔道：「啊？來的都是些甚麼人？」

郭彤道：「除了方才我說的那個劉捕頭之外，另外還有年紀甚輕的兄妹。」

微微停了一下，他接下去道：「這對兄妹事後我才知道姓雷，乃是武林中頗有身份的人物，兄妹二人哥哥叫雷鐵軍，妹妹叫雷金枝——」

崔奇搖搖頭道：「沒有聽說過。」

郭彤道：「這對兄妹，你老人家當然沒有聽說過，可是他們的祖父，却是一代武學的鼻祖，與老方丈當年齊名，而且，交非泛泛，我一提起來，你老人家一定知道！」

「是誰？」

郭彤頓了一下道：「那就是世居東海『七巧嶺』的青蟒客雷蛟。」

「原來是——雷瘋子，我認識他！」

郭彤於是又接下去道：「……那夜劉捕頭帶着雷氏兄妹一齊來那位雷少俠與劉捕頭，兩個人俱爲向陽君所傷，尤其是雷少俠傷勢極重，像是有性命之憂，老方丈本諸慈懷，不得不賜以援手救助。」

「嗯！」崔奇緩緩點了一下頭：「不錯，老和尙的那兩手醫術，眞可以稱得上當世無雙，尤其是那一手『金切玉膏』之術，眞能『生死人而肉白骨』……啊！是了，是了！」

他忿然明白過來，不勝感傷的道：「

老方丈這一爲他們療傷，可就把自己陷下去了。」

郭彤黯然點頭道：「據後輩所知，老方丈因受不了他們的一再情說，遂即答應下來，唉！他老人家千不該萬不該，竟然在這個時候，犯下了大錯。」

「老和尚神機妙算之人，竟然也會失算，犯下了錯誤？」

「可不是。」郭彤嘆息一聲道：「原來向陽君那時不愼爲雷姑娘所傷，流了些血，據老方丈說，向陽君失血之後必將有一種……甚麼現象，這一點我倒是記不太清楚了。」

崔奇冷冷的說道：「是『反潮』的現象。」

「對對對……是反潮現象！」郭彤不自禁的看了他一眼，讚道：「你老人家果然見聞深遠，無所不知。」

崔奇冷冷一笑，道：「說下去。」

他像是全份注意力都集中在這一事件上，顯得有些意不旁矚。

郭彤遂即接下去道：「……老方丈因斷定向陽君有『反潮』現象，在六個時辰之內，行動不能，以此見告，劉捕頭大喜過望，遂即匆匆趕回……」

說到這裏，他臨時頓住，長長的嘆息了一聲道：「事情就出在了這裏，這個消息不知道誰洩露了出去，以至於劉捕頭撲到之後，那個向陽君竟然事先得到了消息，藏躲一旁，非但這樣，據事後我由別處探知，劉捕頭等一行竟然俱都遭了毒手，死於向陽君之手。」

崔奇點點頭道：「說下去。」

郭彤道：「這些老方丈雖不曾親自目睹，但是卻由卦上探出了一個大概，可憐老方丈……」

微微一頓，他接連嘆息了幾聲才道：

「……可憐老方丈雖然事先已由卦上測知了大凶之兆，然而他自己卻無能躲過這步刦難，雖然經過一番精密的佈署，最後依然落得身遭橫死……眞正可憐之至。」

崔奇皺了一下眉冷笑道：「老和尚一身功力何等了得，豈會不是向陽君這個小輩對手？依老夫所見，老和尚即使不能取勝於他，至不濟也能保一個平手，無論如何也不至於就喪生在他手上，這可就令人想不通了。」

郭彤嘆口氣道：「誰說不是呢……只怪那個向陽君來得過於神速，老方丈原待以先天之氣，補後天之功，施展『澄波返渡』之功，將功力補足，果眞如此，那個向陽君是否能勝過老方丈可就難以預卜了，然而，向陽君來早了一步，以至於老方丈功敗垂成，而死於非命。」

「這就是了……」崔奇冷冷一笑道：「果眞這樣，老和尚可眞是命該如此了，只是他難道沒有想到拖延之戰術麼？」

「怎麼沒有想到？」郭彤沮喪的道：「若非這樣，達雲寺的幾堂大師也就不會平白喪命了。」

崔奇「哼」了一聲道：「老和尚應該物色一個身邊護禪的得力手下，使他免於張惶困惑！」

郭彤苦笑道：「這一點他老人家也想到了。」

崔奇道：「是麼？」

郭彤苦笑了一下，道：「那個人就是我！」

「是你？」崔奇的眼睛，在他身上快速轉了一轉：「這倒是失敬了。」一面說，他雙手拱了一下，又說道：「小哥，這麼說起來你當是老和尚最心愛的一個弟子了。」

「不瞞你老人家說，」郭彤吶吶道：「老方丈對我這個弟子實在是期望甚大，只是唉，只怪我獲他老人家賞識爲時太晚，以至於空列門牆，對他老人家的蓋世武技，卻連一層皮毛也沒有學到。」

「這個我知道，不過，你卻紮好了相當的武學基礎。」

說到這裏，他頓住了，忽然嘆了一口氣，道：「這也是我老人家一上來就看上了你的原因。」

一面說他那雙眸子頻頻在他臉上打轉

：「……現在又加上了老和尚這一層原因，我就更放不過你了……小子，你可願意拜我這個師父？」

郭彤先是一陣驚喜，可是緊接着，卻又興起了一片猶豫似有一種難言之苦衷。

崔奇不禁翻了一下眼皮：「怎麼，你不樂意？」

郭彤苦笑了一下道：「你老人家請務必不要介意，實在是老方丈在臨死之前，已經交待了我，要我往投一人。後輩對於你老人家一身武學，雖然極爲仰慕醉心，卻不能有違老方丈之臨終遺命，這一點務必要請你老人家見諒。」

崔奇聆聽之下，不禁呆了半晌，喃喃道：「老和尚難道還有什麼知己的朋友麼？不……這個人我太瞭解了……哼哼！」

目光一掃驚詫的郭彤，他冷冷的道：「……我太瞭解老和尚了，據我所知他生平幾乎沒有幾個朋友，有之，也都是一些與他意氣不合的人，能夠承他死後見托之人，簡直可以說沒有。」

「不錯，」郭彤道：「即使是他老人家的仇人，敵人，也都對他心存敬仰！」

「嗯！小哥子，你這句話說的好，」崔奇喃喃的說道：「即使是他的仇人，也都對他心存敬仰——嗯！事實的確正是如此。」

他驀地轉過臉盯向郭彤道：「說，這個人是誰？」

「這……」郭彤搖搖頭，吞吐道：「對不起，我想還是不要說出來的好！」

崔奇怔了一下：「莫非你還有什麼顧慮不成麼？」

（未完）

武器叢談

會飛的武器

小雲

在武俠小說上面有時會看到一些飛刀飛劍之類的描寫，好像眞有其事，有些影片索性把這種能飛的武器看做該片的靈魂，借此吸引觀衆，「千刀萬里追」裏面就有這樣的一個精采鏡頭，白鷹飾演當時得令的太監「曹太極」，把身上所穿的金衣拍合，變成一個十字形，隨手飛出，虎虎有聲，它在空中迴旋，能夠斬斷一棵樹，然後回到他的手上，幾乎沒有人鬥得過他，後來譚道良飾演的忠臣之後，苦心練習飛躍的本領，用一把鐵鐧穿過金縷衣造成的十字空隙當中，使它無法回到曹太監的手上，然後聚了衆人之力，刀劍齊施，把他幹掉。看來好像眞的有可能發生這種事情，當然的，這個鏡頭只是導演手法加上了攝影的技巧，再加驚心動魄的音响，然後構成，事實上，想舞動相當沉重的十字鐵，而且飛幾百碼回到身邊來，再度拋出去，那是絕無可能的。不過，觀衆會得接受的，因爲他們看過武俠小說，早已在心目中認爲有些武器會飛。

由羅烈主演的「飛龍斬」，就比較合理，它好像一條龍似的飛出去，回到身邊來，因爲它的形狀如澳洲的曲木，利用空氣的回旋力，可以在二三百碼的圓形之內飛了一個圈，因爲這種飛行物有一邊是極爲尖銳的，給它碰着，確可置人於死，如果它回到身邊來，練習得純熟，可以一手抓住它的木柄，那就不會割傷自己的手，這一類會飛的武器比較合理。

又有一種武器能夠飛出又再收回來，但卻必須靠一條長長的繩子或鐵鍊，這種東西就是歷史上很有名氣的「血滴子」，它有如一頂帽，拉開又摺合，飛了出去，在一個人的頭上套下來，使勁一抽，在帽子裏面藏着的旋風刀，便會把這個人的頸子齊根斬斷，頭顱則留在帽形的金屬器具之內，由拋放者把它收回，這是傳說中血滴子的秘密武器，大概是可信的，因爲，清廷當時幾幫武林高手給王爺收買，互相殘殺，不難有些夜行人以特務姿態出現，潛入對方大戶之內，拋出這種會飛的武器殺人。

即使有這一類的「血滴子」，亦非三幾個月的時間能夠練習得來，因爲它要拋得很遠，收得快，而且一拋一放，手上有勁，沒有半點聲響，然後能夠偷襲，實在是不容易的，血滴子的邊緣有刀，向內的刀可以把藏在它中間的頭顱連根割斷，向外的刀就可以殺傷敵人，故此，它不但是一種暗器，還是武器，給人圍攻之際，握着長長的鐵鍊，把血滴子看做飛鉈，便可殺出重圍。

上述幾種飛行武器當中，以資格來說，比不上飛劍，傳說中的劍仙，把口一張開，便有一條白光飛出，殺人之後又再收回，那是第一流的高手，也許有些人相信，也有一部份人絕不相信，照武林的老前輩孫玉峯師傅稱述，確有這種人能夠張口放劍，不過，那種劍吐了出去，就無法收回，所謂劍，只是柳葉飛刀的形狀，長僅兩三寸，咬住末端，把它噴出，刀尖或劍尖是鋒利的，較後的一截就絕不鋒利，故此不會損害他，精於此道的人，能夠把十塊薄薄的劍放入口中，逐塊吐出，大概劍仙的傳說就根據這種口中吐劍本領而言。

另有一種人是拋擲飛刀的，並非拋劍，那種刀的刀柄是空心的，由於拋出後，受到空氣浮力的影响，必然刀柄在後，刀鋒向前，故此能夠飛刀殺人，不過，這一類刀跟口中吐劍的劍大不相同，它是可以收回的，由於刀柄本身有一條很細的鐵鍊繫着，握刀之人兼握鐵鍊，故此可以把那柄飛刀拋出又再收回，再拋一次，練習純熟，那種鐵鍊能夠伸長到一百尺，除非那柄刀已經插入目的物，然後不能收回，很容易把它收回來的，練習有素，收得非常之快。

上述的一種「空心刀」，並非一定用來殺人，同時可以給夜行人看做攀登高處之物，即是說，飛刀到三幾丈高的一座平台樓閣，插入木柱，然後抓住僅有的鐵鍊逐步攀登，練習過輕功的人，中途失手，由三幾丈的高處跌落，仍然不會跌傷，再者，刀法純熟，吃緊了一根的簷角或木柱，不會脫落，這種夜行人如果在江湖上活動，刦富濟貧，便是俠盜，清末有許多著名俠盜都是懂得飛刀的，最有名的一個人叫做「飛刀李」，到死也沒有人能夠捉住他，傳說他活到五十多歲，仍然可以晚上出動，喜歡偷就偷，喜歡殺就殺。

會飛的武器不一定是刀或劍，在一般武俠影片常常出現的飛鏢，或者會飛的三角釘之類，都是眞有其事的，清末有一個俠盜叫做旋風手，姓江，單名一個深字，他就喜歡使用很細小的鐵風車，這種東西順風拋出去，可以飛到二百碼過外，仍然能夠殺人，它有點像孩子們春季用竹竿竪起來玩的風車，每邊都有一塊薄鐵，非常尖銳，由於薄鐵伸展的方向不是全部向左就是全部向右，順風拋出，它自然可以飛行，愈飛愈遠，故此，這種東西能夠看做暗器，同時可以作响，必要時看做警報的訊號，或者作爲通訊之用，如果一個俠盜帶着夾囊，囊中放下二三十個鐵風車，沒有人斗膽敢追他。

最後談談飛箭，飛箭有幾種，當然不是帶着一把弓然後射出，否則，它就是普通的弓箭而已，跟飛箭相差很遠，所謂飛箭，必須單獨拋出，不必靠弓。

這種飛箭跟用弓射出的箭大不相同，它的箭頭特別細，而且非常銳利，至於箭尾，卻是有一塊鉛做箭心的，故此，把它拋出時，等於拋擲飛鏢，所差異的是飛鏢比較短，而且沉重，鏢頭並非尖銳。

這種飛箭只是初步的功夫，練習有素，那個人就不必用鉛心增加重量的箭然後拋出，任何一支箭到了他的手，即時拋出，有如用弓射箭一樣，不過，具有這樣精深的武功的人，並不多見，所知道的是以前王府裏面養活過幾個武林高手，能夠隨手放箭而已。

並非武功特別精的人然後能夠空手放箭，有些人把長達六寸的箭放在竹筒之內，竹筒就纏在左手的前臂，當然是縛牢了的，在竹筒靠後的一處，另有機關，如果他想放箭，右手在竹筒上面使勁一拍，那些箭就會逐支飛射出來，大概能夠射到三尺那麼遠，然後乏力跌卜來，那個人倘若不想放箭，左右兩手都可以自行活動，甚至於攀高，又或握刀棍應戰，並無阻碍，這一類的箭從袖中射出來，故此稱做「袖箭」。

遠在「三國誌」的時候，已經有人使用袖箭了，有些武將在陣上苦鬥多時，無法取勝，便用袖箭傷害對方，由於陣上交手，必然騎着駿馬，如果袖箭射出去，不能殺人，但卻殺馬，突然之間騎着的馬兒仆倒，那一員戰將也會受到影响，倒地打滾，看來鬥輸了的武將便有機會反攻。

這一類袖箭有一個時期非常流行，後來逐漸隱沒，到了清代，有人使用袖箭的俱是夜行人了，不管這傢伙是大賊抑或官方的捕快，總是爲了夜行保護自己，然後製造它。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等一行，迭次遭遇惡毒的偷襲，楚小楓遂向胡逢春建議，把一批江湖高手組織起來，一衆高手，也讚成此一建議，組織辦法是各自依從自己心願，與知己友好組織一隊，共分爲金木水火土五隊，又各自推舉一人爲首，組成後，由金隊領隊田伯烈率隊友開道，前進不遠，田伯烈馳回報喜，說前面樹林發現四名江湖客被吊死樹上，楚小楓等馳往視察，並立由胡逢春，白眉大師，田伯烈，楚小楓四人進林查看，甫進密林又發現二十八人被吊死樹上，現場毫無抵抗痕跡，這種難於令人相信的事實，對方竟然作到了……

身臨危險地　面對生死關

楚小楓一長腰飛身而起，攀在一個樹枝上，正面對一具吊着的屍體，仔細瞧了一陣，才飄落實地。

田伯烈低聲道：「楚兄，瞧出了什麼沒有？」

楚小楓點點頭，說道：「瞧出來一些痕跡。」

田伯烈道：「什麼痕跡？」

楚小楓道：「勿怪他們能够無聲無息，把這樣多人，一下子置於死地了。」

田伯烈道：「難道他們是用了什麼手段。」

楚小楓道：「一種很普通的手法，只不過，我們都未想到罷了。」

白眉大師低喧一聲佛號，道：「我說呢，這麼多人，一下就被無聲無息的收拾了，原來，是用毒而已。」

楚小楓道：「至少，那說明了，他們並不可怕。」

田伯烈輕輕吁一口氣，道：「那用毒之人，也是一個高手，所以，能够輕輕鬆鬆毒倒了這樣的人。」

楚小楓道：「現在，最需要防備的一件事，就是他們用毒。」

胡逢春雙目盯注在楚小楓身上瞧了一陣，道：「老弟，看來，我胡某人這一雙老眼，還沒有昏花。」

楚小楓道：「怎麼說？」

胡逢春道：「因爲，我沒有瞧錯，你老弟是一個有勇有謀的年輕人。」

楚小楓道：「不敢當，不敢當，老前輩太過跨獎了。」

田伯烈笑一笑，道：「胡老，他們費了這樣大的手段，把中毒的人，一個個吊了起來，用心何在呢？」

胡逢春道：「嗯，他們一定有一種陰謀。」

楚小楓道：「我看，他們的用心，不外不讓咱們進入這片樹林罷了。」

胡逢春道：「造成一種莫名的恐怖，使人心生畏懼。」

田伯烈插口問道：「咱們應該如何對付呢？」

胡逢春道：「自然要想法子，阻止他們這一種惡行。」

楚小楓道：「在下覺着，目下，已經不是阻止對方這樣簡單了。」

胡逢春道：「老弟，還有什麼很新鮮的看法？」

楚小楓道：「在下覺着，目下的情形，對方仍是有意要展開一場屠殺，他們要殺的人，包括了你、我在內，現在，咱們不是和敵人對抗，而是咱們要團結起來保命。」

胡逢春道：「保命。」

楚小楓道：「諸位想想，樹上吊的這些人，和他們不一定有什麼恩怨，但他們一個個都被置於死地，難道他們會不殺我們嗎？」

胡逢春點點頭，道：「有道理，有道理，情勢非得逼咱們結合於一起不可。」

白眉大師道：「這實在是出人意外的一件事，眞的竟有人在春秋筆出現的時刻殺人。」

田伯烈道：「大師，我想這是一種故意安排，用心也就在反對春秋筆。」

白眉大師點點頭，道：「單是這一樁理由，咱們就應該對付他們了。」

只聽一陣森冷的笑聲，傳了過來，道：「白眉大師，你好大的膽子。」

聲音在正東方傳了過來。

白眉大師等在場之人，都凝目向正東方望去。

只有楚小楓暗生警惕。

他明白這些人，太陰狠了，完全背棄了一般江湖上行事規矩。

這些人，不求揚名立萬，只求達到目的。

所以，當羣豪都注意正東方位時，楚小楓目光却在西南打轉。

那裏有幾株枝葉特別密茂的大樹。

果然，楚小楓發覺了一株大樹上，枝葉無風自動。

急急大聲叫道：「三位快些閃開。」

白眉大師等三人，都在戒備中，聞聲警覺，急急閃入了幾株大樹後面。

就在幾人避入大樹後面的同時，銀綫閃閃，數十道寒芒，疾射而至。

只聽幾聲卜卜輕響，上百枚的銀針，却射在了樹身之上。

幸好是在樹林之中，有物可以掩遮，如是在空曠之地，這些人就算及時得到了警告，亦很難避過這數百枚銀針的攻襲。

日光由枝葉中透射下來，照在那釘在樹上的銀針之上，只見那三寸多長的特製銀針上，閃動着一片藍汪汪的光芒。

一瞧之下，就可以瞧出來那些銀針上，經過劇毒淬煉之物。

胡逢春歎息一聲，道：「好惡毒的手段，當眞是存心把我們全放倒這裏了。」

田伯烈道：「幸好咱們來的人不多，如是多來幾個人，定然會造成很大的傷亡了。」

白眉大師道：「他們用的暗器，好像是江湖上禁用的梅花針之類。」

胡逢春道：「這不是梅花針，這是子午追魂針，比梅花針長，也有梅花針歹毒，强力的機簧，可以使毒針射到五丈之外，大概是暗器中最歹毒的一種。」

田伯烈道：「這種暗器，聽說來自萬知兵器譜上，在暗器中排名第四，天下能够躲過這種暗器的人，實在不多，一筒子午奪魂針，二十五支，看樣子，至少有四筒齊發，如非那位楚兄早招呼咱們一聲，只怕咱們都難逃過這一刧，如非這裏有樹，咱們就算得到了招呼，只怕也無法逃避子午追魂針的速度。」

白眉大師道：「子午追魂針，可不可以連續發射？」

田伯烈點頭道：「可以，裝塡的手續很快，可以連續發射，分段機簧，可以一枚一枚的射出去，也可以一起射出二十五支。」

白眉大師道：「這麼說來，咱們被困在此地了。」

田伯烈道：「暗器，本來是補充武功上的不足，一個眞正造詣很高的人，不大怕暗器，但如像子午追魂針這樣的暗器，那就超越了武功的速度，構成威脅了。」

胡逢春道：「田老弟對暗器一道，似是特別熟悉。」

田伯烈道：「寒家以暗器自豪，所以，我們對萬知兵器譜上，有關暗器一道，特別的留心。」

楚小楓道：「田兄，子午追魂針，排名第四，那一二三名，又是什麼樣子的暗器呢？」

田伯烈道：「在下只知道第二名，叫作血翅鳳，至於第一，三，那我就不知道了。」

楚小楓道：「田兄出身暗器之家，對暗器一道，修養至深，但不知現在，咱們應該如何應付。」

田伯烈道：「目下處境，只有用長弓强箭，對付他們。」

胡逢春道：「田兄身上，沒有帶暗器麼？」

田伯烈道：「有，我一身暗器，但只能到達三丈左右，無法射死他們。」

楚小楓道：「那只有設法利用這樹木掩護，待逃出樹林，再作道理了。」

田伯烈道：「這雖然有些冒險，但也只好如此了。」

楚小楓暗中估算過，借林木掩護，自

己也許可以對付那隱在枝葉叢中暗器手，但那勢必要全力施爲，恐會驚世駭俗，暴露出身份。

至少，在目前還不是他全力以赴的時機。

胡逢春道：「好，諸位先退，老夫斷後。」

田伯烈道：「如論對暗器的瞭解，在下比諸位深刻一些，還是在下斷後吧！」

白眉大師道：「此地在他們子午追魂針控制之下，先脫危境，再想辦法。」

楚小楓道：「大師和胡老，是咱們領導人物，不可涉險，兩位先退，在下和田兄斷後。」

一面伸手拾起了一把石子。

胡逢春道：「好！兩位小心。」飛身疾轉，繞到了另一株大樹之後。

楚小楓運足內力，一揚手，七八顆小石子疾如流星一般，直向那株枝葉密茂的大樹上飛去。

連他自己也未料到，這些時日，內力竟然是大有增進，七八顆小石子流星閃電一般，射入枝葉中。

但見樹葉紛紛飄落。

緊接着，響起了兩聲呼叫。

一全身綠衣的人，蓬然一聲，由樹上摔了下來。

那枝葉繁茂的大樹上，似乎是人還不少，楚小楓這七八顆小石頭，竟然打下來一個人。

就這一陣混亂，白眉大師和胡逢春已閃飛出林。

田伯烈和楚小楓相隔於八九尺遠，都靠在一顆大樹之後。

對方顯然是受過嚴格訓練的人，略一混亂之後，立刻恢復了平靜。

田伯烈低聲道：「現在，他們都在舉着針筒，等着咱們，咱們逃走的機會，實在很渺茫。」

楚小楓道：「除非，咱們能夠製造一次混亂。」

田伯烈道：「很難很難，咱們幾乎是沒有機會再製造一次混亂。」

楚小楓道：「機會一向是由人來創造的。」

田伯烈怔了一怔，道：「好！楚兄豪氣過人，兄弟佩服。」

楚小楓道：「不敢當，田兄，你帶有幾種暗器？」

田伯烈道：「我帶有七種暗器，而且數量也不少，只可惜，很難有打出去的機會。」

楚小楓道：「爲什麼？」

田伯烈道：「我打暗器的手法，雖然不錯，但這暗器的速度，絕對快不過對方的子午追魂針，但更重要的是，我打出暗器的距離，比他們要短兩丈。」

楚小楓道：「你是暗器名家，對這子午追魂針的暗器，也相當瞭解，你看咱們有幾分逃走的機會。」

田伯烈笑一笑，道：「他們有五具針筒，在這種距離之下，他們瞄準發射，咱們連一成的機會也沒有。」

楚小楓低聲道：「這麼說來，咱們只與自己創造機會。」

兩人談話的聲音，雖然不大，但是距離不大遠，林中也很靜，仍然有不少話，被對方聽到。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由那大樹上傳了過來，道：「胡逢春和白眉大師僥倖走脫，算他們運氣，但你們兩位，算是死定了，絕對沒有再逃脫的機會，子午追魂針，已經完全封鎖了你們左右的退路。」

楚小楓未再答話，却一提眞氣，向樹上緩緩升去。

他速度很慢，而且極度小心，不讓它發出一點聲息。

田伯烈看到了，心中暗叫了兩聲慚愧，忖道：「由樹上走，當眞是唯一的機會，這麼簡單，我竟然沒有想到。」

當下一提氣也向樹上升去。

兩人很快的爬升上兩丈多高。已到樹身分乂之處。

再向上，就可能被人瞧到。

手抓樹幹，暗暗調息一下。

楚小楓用手勢打出了一個走的表示，同時回頭觀察退路。

田伯烈點點頭。

兩人幾乎在同一時刻，忽然彈身而起，雙足在樹身一點。

身子倒躍而射，疾如流矢。

果然，這一招，大大出了對方的意料之外。

待對方警覺，兩人已出去三丈，脫出了子午追魂針的有效射程之外，人也跌入了草叢之中，落到實地。

田伯烈一臉佩服之色，道：「楚兄這份冷靜急智，好叫兄弟佩服。」

楚小楓道：「愚者一得碰巧罷了。」

田伯烈笑一笑，道：「一個人表達出的應急機智，是天賦才慧和平日修養混合而成，成敗雖然有靠幾分運氣，但才慧仍是主體。」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偶然一個靈機，當不得田兄如此誇獎……」

語聲一頓，接道：「田兄，你是暗器名家，如何對付子午追魂針，還要田兄出個主意才是。」

田伯烈道：「萬知兵器譜上，此針排名第四，兇厲可知，難處在那强力的機簧，製造不易，針筒也經算計製造，如今，對方把鋼針加上劇毒淬煉，更加歹毒，一般的藤牌，只怕也擋它不住，只怕要用特製的盾牌。」

楚小楓道：「如若那子午追魂針，可以連續的施放，這五筒針，就很可能造成咱們很大的傷亡。」

田伯烈道：「眞要對面放射，場中能夠逃生的，實在不多。」

楚小楓道：「田兄，這個咱們該如何應付？這等荒涼山野，那裏去造盾牌。」

田伯烈笑一笑，道：「一個眞正的高手，隨手都可以找到可以代用的盾牌。」

楚小楓點點頭，道：「那毒針能不能穿過兩寸厚的木板。」

田伯烈道：「那要看什麼木質了，這强力彈簧發射的毒針雖然尖利，但它還是小一些，藤牌雖然擋它不住，但兩寸以上

的木板，應該可以擋得住它了。」

楚小楓道：「多謝指敎，咱們退回本隊去吧！」

形勢的詭異變化，對方慘酷的屠殺，使得這一批原本爲烏合之衆的武林人物，忽然間齊心合力起來，立刻間，造成了一種堅强的團結。

楚小楓和田伯烈退到樹林外面之後，胡逢春和白眉大師已經把人手撤退到了十幾丈外。

眼看楚小楓，田伯烈退了回來，胡逢春才長長吁一口氣，道：「好！好！兩位也平安退回來了。」

突然間，胡逢春對楚小楓生出了無比的好感。

不但覺着這個人智勇雙全，而且，可與共事，遇上了什麼危險疑難，他好像都是一馬當先。

他是老江湖了，心中雖然對楚小楓偏愛很多，但對兩人所表示的歡迎，却是一樣的熱烈。

白眉大師已經把十二羅漢調了上來，每人手中，都執着兩面銅鈸。

田伯烈微微一笑，低聲道：「楚兄，這十二羅漢還會飛鈸，少林飛鈸，在萬知兵器譜上排名第十，但飛鈸威力可以及遠，聽說練到十分火候，可以取人十丈，那些針手，未必都是武林高手，飛鈸對付他們，應該是最好的利器。」

他不斷暗器名家，每一種暗器，入他之目，都可以說出一番道理。

楚小楓道：「田兄，萬知兵器譜上，一共排名幾種暗器。」

田伯烈道：「十種。」

楚小楓道：「少林飛鈸，是敬陪末座了。」

田伯烈道：「能排上名，已經不錯，我們家傳一十三種暗器，只有一種能排上兵器譜的。」

楚小楓只覺此人胸羅極博，應該和他好好的談談，倒是可以增長不少的見識。

但他心中明白，這不能表現得太明顯，點點頭道：「田兄博學。」

轉身行近王平，低聲吩咐數語。

王平帶着周横，成方，華圓，急步而去。

只聽白眉大師高聲說道：「走入樹林，飛鈸即無作用，咱們這些人，決無法通過子午追魂針的攻襲。」

胡逢春道：「想不到，這一次春秋筆的出現，竟帶來了如此嚴重的挑戰。」

楚小楓道：「唉！看對方屠殺無辜者的手段，只怕咱們現在散去，回頭，對方也未必會放過咱們了。」

原來有些人，已準備散去，回身離去，不再參觀春秋筆出現的事，但楚小楓這幾句話，却立刻發生了强大的嚇阻之力。

樹林中被吊死的人，景像依舊，仔細想一想，誰也不敢輕易離羣獨行。

楚小楓已肯定，正面臨到那神秘組合全力擊殺。

他們要保護隱密不外洩，必需殺死知道隱密的人。

以自己在江湖這種聲譽的身份，決無法說服這多武林人物，合力同心，對付强敵，只有用些技巧了。

雖然是用的手段，但也有幾分事實，這些人分散之後，極可能遭到那神秘組合的屠殺。

分散之後，他們保護自己的能力就更爲脆弱。

十步之內，必有芳草，楚小楓發覺了這批同行的武林人物，有很多在武林中藉藉無名，但却是身懷絕技。

田伯烈緩步行了過來，低聲道：「楚兄，……」

烱烱的目光，盯注在楚小楓的臉上。

似乎要從楚小楓的神情探索出一些什麼？

楚小楓盡量保持着神情的平靜，道：「什麼事？」

田伯烈低聲道：「你好像知道他們來自何處？」

楚小楓搖搖頭，道：「不知道，不過，我知道他們是一個組合，一個神秘强大的組合，目下正對我們展開各種擊殺。」

田伯烈道：「是我們所有的人？還是只有你們幾個，及那輛馬車中的人。」

楚小楓淡淡一笑，道：「田兄，車中人只是一個起因，但就目前他們的作法而言，好像是要對付我們所有的人。」

田伯烈沉吟了一陣，道：「楚兄，你我一見如故，不過，我田某人一向不喜歡被人蒙蔽，我想知道實情。」

楚小楓心頭震動了一下，緩緩說道：「有一個神秘的組合，要對付武林中所有的最大門戶，我們也許是被他們優先選中的人。」

田伯烈道：「只有這些麼？」

楚小楓道：「兄弟知道的並不多，我不知道他們的來路，也不知道他們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組合。」

田伯烈道：「篷車中的那位婦人知道麼？」

楚小楓道：「她也許知道，但她不肯說。」

田伯烈道：「這就是楚兄全力保護她們的原因麼？」

楚小楓道：「在下很希望了解內情，所以，只好全力以赴了。」

田伯烈道：「好！在下相信楚兄，我再請敎最後一件事！」

楚小楓道：「兄弟知無不言。」

田伯烈道：「那婦人有沒有告訴楚兄，在她胸中的隱密，到什麼時候，才可以說出來？」

楚小楓道：「她可沒有肯定說出來，但看樣子像準備在春秋筆出現的時候。」

田伯烈道：「這也是楚兄保護她的原因麼？」

楚小楓道：「不錯。」

田伯烈笑一笑，道：「多蒙指敎，在下要交你楚兄這個朋友。」

楚小楓一抱拳道：「承蒙不棄，小弟何幸如之。」

田伯烈哈哈一笑，說道：「好！大丈夫肝膽論交，田某人不客氣，叫你一聲兄弟了。」

楚小楓恭聲道：「田兄年長，理當如此。」

胡逢春快步行了過來，道：「兩位談得很投機啊！」

田伯烈說道：「胡老，在下認了個兄弟。」

胡逢春嘆息一聲，道：「患難與共中，最易見眞情……」

這時，白眉大師帶着分花手時英，水中神龍何浩波，百步飛蝗譚志遠，匆匆行了過來。

分花手時英和田伯烈，相識甚久，微微一笑，道：「林中被殺了幾十個江湖同道，田兄，仔細看過他們的屍體？」

田伯烈道：「是這位楚兄看的。」

時英回頭打量了楚小楓一眼，才淡淡一笑，道：「楚兄，能肯定他們是先中毒，才被吊上樹麼？」

楚小楓道：「是，在下看過了。」

這些時日中，他處處留心觀察，學會了由外表，看透一個人的內心。

他發覺了這位分花手，冷靜幽沉，說話清澈緩慢，內心中，存有着一股莫名的傲氣。

這種人，大都是很自負，也眞有一點本領的人。

楚小楓發覺了，時英就是屬於那種冷傲的人。

時英嗯了一聲，道：「楚兄，能肯定麼？」

言下之意，頗有不信任的味道。

這是一種輕藐。

楚小楓還未及接口，田伯烈已經搶先說道：「時兄，這位楚兄觀察入微，決不會錯。」

時英哦了一聲，再道：「田兄如此推崇一個人，倒是少見啊！」

田伯烈道：「兄弟句句眞言。」

時英對楚小楓點點頭，道：「能得天馬行空如此頌讚的人，自非凡響。」

楚小楓一抱拳，說道：「全是田兄抬愛。」

白眉大師突然揷口，道：「諸位檀樾，老衲在江湖上走動了幾十年，但却很少遇上如此慘酷的大屠殺，這些人未必是他們的仇人，只是用來向人示威，就下了如此的毒手。」

胡逢春道：「咱們也一樣是他們屠殺的對象。」

田伯烈道：「對！目下情勢，似乎是已經造成了咱們要拚命保命的局面了。」

白眉大師道：「敵人心狠手辣，殺人不分皂白，老衲已經交代了十二羅漢，他們如出樹林，就用飛鈸對付他們。」

胡逢春道：「大師，老朽連做夢也想不到，途中會遇上這樣的事，目下有兩件大事，必須要有個決定才好。」

百步飛蝗譚志遠道：「請問是那兩件大事？」

胡逢春道：「第一，咱們是不是要過那片樹林，冷酷的屠殺，已在那爿林木中，造成了一個恐怖的關口。第二，目下之人，大都是一方豪雄人物，萍踪相聚，合於一處，形勢格禁，造成了這樣的局面，每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打算，是否眞能坦然合作，很難預料，目下，也該作個區處了。」

田伯烈道：「胡老，第一件大事，咱們要廣集羣智，商量個辦法出來，至於第二件，用不着多考慮了，前轍可見，那些屍體，仍在林中高掛，向前進充滿着凶險，向後退，未必就能躲過刼難，大家既然都是常在江湖上走動的人，這一點必會看的清楚。」

這是完完全全的帮忙，楚小楓心中暗暗感激。

但這樣一番話，由田伯烈的口中說出來，效果特別不同。

時英，譚志遠，何浩波，都聽得不住點頭。

白眉大師道：「田施主的話不錯，就算你宣佈了讓他們走，只怕他們也不會擅自離去。」

田伯烈道：「胡老，你既然是大家推舉出來的頭兒，就該發號施令，兄弟和楚兄，亦會全力支持。」

時英道：「蛇無頭不行，鳥無翅不飛，胡老要我辦什麼，吩咐一聲就是。」

大家這一捧，捧得胡逢春豪氣大振，呵呵笑道：「諸位這麼說，老朽是責無旁貸了，好！現在，咱們要商量一下，如何過那爿充滿着凶險的樹林。」

田伯烈道：「林中埋伏的人，手中子午魂追針筒，而且多達數具，就算我們全力衝進去，也未必能過得那一關。」

百步飛蝗譚志遠道：「照田兄的說法，咱們不能散，也無法通過那爿樹林，咱們究竟應該如何呢？」

田伯烈道：「這是一個大困難，現在，咱們聚集於此，就是要想個法子通過那爿樹林，咱們的目的是映日崖去看看春秋筆的出現，決不能在中途退走。」

時英道：「田兄說的不錯，春秋筆不定期出現江湖，這可是難得一見的大事，一個人這一生中，也難得遇上幾次，決不能錯過。」

水中神龍何浩波道：「時兄的話是不錯，那實在是一個很難見到的盛會，但我們先要有一個通過樹林的法子。」

時英道：「何兄，辦法是大家想的，所以，才請諸位來商量。」

何浩波道：「哦！」

時英一皺眉頭，道：「何兄，咱們在陸地上，不是在水中。」

何浩波臉色一變道：「什麼意思？」

時英道：「不是在水中，何兄最好能客氣一點。」

何浩波怒道：「姓時的，就算不在水中，我何某人，還未把你放在心上。」


時英冷冷一笑，緩步向何浩波行了過去。他沒有發怒，也沒有暴跳如雷，但雙目中，却充滿着濃重的殺機。

田伯烈攔住時英，低聲道：「時兄，這不是意氣之爭的時候。」

時英笑一笑，道：「好！田兄吩咐了，兄弟只好從命。」又緩緩退了回去。

何浩波回顧譚志遠一眼，道：「譚兄，兄弟要先走一步。」

（未完）


男子漢 大丈夫
體力充沛，精神飽滿，英姿瀟洒，男性雄風。紫金丹純用多種王道中葯提煉而成，寧神固腎，增强體力，有意想不到之功效。
HONDA
註册商標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永安公司 總批發
☎5-223283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有銷售